武俠世界



第33年

25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扶桑西渡」，在今期刊出。文中主角林瀚與阿郎兒時因打架而成爲好友。十年後，林瀚因緬懷兒時玩伴，前往阿郎舊居，無意中碰到赫連夫人、雁子，因此牽入了卷宗爭奪戰。爭奪卷宗者計有來自日本的黑衣忍者、白衣死使；有海鯊、巨鯨兩海盜幫……赫連夫人連同林瀚等人與敵周旋，擊殺了兩批死士，用計謀挑起兩海盜幫之間的爭鬥……在連串的爭奪戰中救了阿郎，而最後眞相大白，謀奪卷宗的陰謀者竟然是……故事情節錯綜複雜，打鬥場面驚險刺激，結局更是出人意料，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今期新作有石中蓮先生所著兩期完故事「兩劍客」，麥中青先生所著短篇故事「千劍鬥七煞」，故事短小精幹，值得一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狄心先生所撰著「邪魔之子」。伴霞樓主所著新篇「雪嶺梅嬌」也將於下期刊出。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扶桑西渡(湖海恩仇故事)
林瀚和阿郎久別重逢，他們竟然捲入「卷宗」爭奪戰的漩渦中……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采石磯(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三)◀三▶……張龍 50
千劍鬥七煞(武林傳奇)
奇門八卦陣　火葬四金剛……麥中青 58
兩劍客(兩期完短篇故事)◀上▶
鬥劍決生死　行俠分高下……白玉蓮 66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夢斷微山(情俠希夷故事)◀四▶
再次充情俠　撮合好姻緣……巴人 76
英雄夢(杜一非傳奇故事)
潛入陸府查探　獲知內幕眞相……西門丁 85
雙紅傳(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析城山作稀客　三怪傑動干戈……東方玉 95
龍的傳人(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鳳女重逢親生娘　揭曉罪魁鳳嘯天……歐陽雲飛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慾海五壯士(俠情輕鬆技擊連載)
三個殺手聚於滬　接獲幫主新任務……辛棄疾 109
霧夜快刀(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小妞大膽精明　揚言弄錢本領……司空羽 119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25期
(總號167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扶桑西渡

湖海恩仇故事／南宮宇・文
可　飛・圖

緬懷童伴

暮春三月，鶯飛草長。

草叢之中，兩個伏着的孩童各自從東西兩方慢慢移動，他們因為太集中精神於草地上的東西，所以根本不知對方的存在，忽然，兩人同時撲起。

他們像兩隻餓狗般，撞個正着。

中間一隻大草蜢從中躍起。

原來，這兩個孩童正在捉這草蜢！可惜，草蜢沒有捉到，兩人卻撞得金星直冒。

「你……」西邊的孩童，臉孔稚嫩，皮膚雪白，指着對面的孩子，一時之間，因為太痛，而說不出其他話來。

「你……」東邊的孩子，臉孔也同樣稚嫩，但皮膚却是黝黑而粗糙，看來是個慣於在山間奔跑的孩子，他雖被撞，似乎並不太痛，但仍



巧遇雁子

望着對方，只說了一個「你」字。

他們互望着，慢慢的站了起來。

白臉孩童道：「你想怎樣？」

黑臉孩童道：「你又想怎樣？」

「我想捉那草蜢。」

「我也是要捉那草蜢！」

「那草蜢是我先見到的！」

「不，是我先見到的！」

白臉孩童怒目而視，那黑臉的也不示弱。

於是，一人走前一步。

「你再走近三步，我便打你！」白臉孩童道。

「你敢再走近一步，我也打你！」

白臉孩童走近了一步。

黑臉孩童也走近一步。

白臉孩童道：「你再敢走近兩步？」

黑臉孩童並沒有回答，只以行動作答，走前了兩步，白臉孩童非常生氣，也向前走了兩步。

這時，兩人只有一步之隔。

兩人對峙着。

白臉孩童忽然抬起了右手。

黑臉孩童以為他在揮拳，以左手格開他的右手，然後左手出了一拳。

白臉孩童中了一拳，本來是非常痛楚，但他忍着，趁黑臉孩童還沒有收拳，一手撥出他的左拳，也同時向他胸口一拳打了過去。

黑臉孩童並沒有料到他反應是那麼快，吃了一拳後，感到非常痛楚。

兩人本是面對面，而今一人一拳，立時躍了開去。

兩人站着，讓痛楚過去之後，沒有多說一句話，兩人又同時撲起。

他們互扭着，不成章法的亂打，結果是互相糾纏，跌在地上，仍不相讓，在草地之上，左扭右扭，然後翻滾着。

兩個都是氣盛的孩子，互不相讓，也互不認輸。

結果是筋疲力盡的時候，才互相放開。

兩人躺在草地之上。

白臉孩童問道：「你是誰？」

黑臉孩童並不回答，反問道：「你是誰？」

「我叫亞郎！」

「我叫亞瀚！」

「亞汗？出汗的汗？」亞郎問道。

亞瀚並沒有回答。

亞郎道：「我以後叫你亞汗！」

頓了一頓，他望着亞瀚，又道：「你叫亞汗，其實你並沒有甚麼汗？」

這話一出，不知為何，又激怒了亞瀚。

亞瀚突然橫身撲起，又與亞郎糾纏起來。

亞郎這次不再與他死纏，左一縮，右一縮，從他的雙手中走了出來。

亞郎道：「你想打架？」

「那又如何？」

「我們真真正正的打一架，不是你拉我抱！」

「好呀！」

兩人跳了開來。

亞郎先作了一個抱拳式，道：「請！」

亞瀚亦抱拳，道：「請！」

於是，兩人果真在草地上打起來，他們學着成年人，你一拳我一腳，倒也是中規中矩！

他們打了足有一炷香時份。

看來，兩人並沒有勝負，兩人的臉，各有腫脹，也有瘀黑。

打架其實是非常疲累的事，兩人越打越覺乏味。

亞瀚一招虛晃，跳了開去。

亞郎也趁這機會，停了下來，歇息一下。

「你打不過我的！」亞汗道。

亞郎道：「你也打不過我的！」

兩人無言，各自休息。

過了一會，亞瀚道：「明天你有膽來？」

「來做甚麼？」

「來再打一百個回合！」

「來便來，你以為我怕你？」

「好極，咱們是不見不散！」

「不見不散！」

那時，已是日近正午。

他們又再抱拳，互道：「請呀！」

兩個孩童，各自走向一方。

自東來的往東去，自西來的也往西返。

* * *

翌日，風和日麗，日上三竿時份，兩個孩童又出現在草原之上。

兩人臉上都滿有信心。

亞郎看見了亞汗，道：「你這麼早來？」

「我是害怕你不來！」

「我怎會不來！今天，你無論如何都會敗在我的手下，請！」

兩人抱拳。

這次，他們並不急於攻對方，只見抱拳游走。

亞瀚終於看到了亞郎稍一分神，他便撲了過去，並且拳隨身去。

這一拳倒也厲害，直打亞郎的鼻樑！

亞郎非常機警，頭一側，已避開了來拳，但亞瀚那拳還未收回，而腋窩竟是空門大開。

亞郎立刻一指而出。

那一指碰着亞瀚的腋窩，他對此是非常敏感，整個人矮了下來，發出笑聲。

亞郎趁此難得良機，矮身前去，以肩膊頂托向亞瀚腰間。

他並不是蠻撞，而是當他肩膊一近他腰，整個人便站起，而肩膊已把亞瀚托起，然後一拋。

亞瀚因爲腋窩被搔，而全身酥痳，笑聲不止，那會想到亞郎會在此時進襲，他根本無從抵擋。

整個人被拋上了半空，落在地上。

幸好草坪軟綿，並沒有多大傷害。

不過，很明顯，亞郎這一招，是大大的勝了！

亞瀚也明白，但並不氣餒。

他慢慢的站了起來。

突然，又再一撲而起。

亞郎看着他的來勢，已準備好接他，可是，他並沒有撲來，那只是一個虛幌。

因爲亞郎想着要接亞瀚，身體稍稍微傾向前，而亞瀚並沒有落在他手上，而是迅速落下，然後是一個掃堂之腿，向亞郎腳下掃去。

他意不在腳，而身體前傾，重心並不穩，加以亞瀚是故意如此，那一腳已運足了氣力，撲掃而過。

亞郎是擋無可擋，避無可避。

整個人被亞瀚掃低，吃狗矢似的，向前翻了幾翻。

這一招也是非常明顯，亞瀚大勝。

亞瀚道：「起來起來！我們各勝了一招！」

「是的，我們各勝一招，那是未分勝負，再來。」

剛才兩人各出一招，都是有板有眼。

亞瀚那一招，開始是長拳，是少林寺的基本拳法，但只是使得太過直接，並無實效，因此才給亞郎有機可乘，而亞郎那一招，也並非普通招式。

亞郎以肩托人，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方法，中國拳術無疑也有，不過，却很少以肩托人。

也許這是蒙古摔跤之法也說不定。

無論如何，他們各使的一招，都是有根有據，可是，當他們再打，却又回復了昨天的樣子，互相扭打，只是市井之徒的混戰。

兩人忽分開。

然後又再游走了一會，又再互撲。

他們又再重覆最初的樣子，一人一招，不過，這次兩人都知道了對方的來路，有了防備，因此，兩人都沒有吃虧。

兩人對望了一會，臉有疑色。

兩人都想問對方，却又忍着。

亞瀚道：「好了，我們明天再戰，明天，我無論如何也要贏你！」

亞郎道：「明天試過才知道！」

兩人又再抱拳，一聲：「請！」

＊　＊　＊

第三天。

亞瀚與亞郎依時而到。

兩人似乎又有了新的招式。

亞瀚的幾個虛幌招數，使亞郎一時之間無所施其技，他的「四兩撥千斤」手法雖然俐落，但因無法接觸到亞瀚的身體，一直無法發揮。

第四天，情形有所改變。

亞瀚一連使出五招的拳法，這五招互有關連，也各有變化，迫使亞郎連番遭到挫敗。

那天，亞郎覺得非常失意，他沒有說話便離開。

第五天，這次輪到亞瀚被亞郎打敗。

亞郎使出精妙的招數，看似無關重要的出手，但一接觸到亞瀚的身體，便倏變招。

只要他一搭着亞瀚的身體，無論是任何一部份，或者甚至是衣服，也會被其凌空拋起。

第六天，亞瀚有了反抗的招數，不過，他仍然敵不過亞郎的手法。

第七天，亞瀚沒有出現。

第八天，亞瀚仍然沒有消息，不過，亞郎仍然等着，他看來極有信心，亞瀚一定會出現。

直到第十五天，亞郎有點心灰。

不過，當他想離開前一刹，亞瀚出現。

他們一見面，並沒有說話。

他們只是對打。

亞瀚並不避開亞郎的招式，當他被拋跳起，他也沒有甚麼新招式。

可是，當他一落地，就像一隻

貓那樣，無聲無息地落下，並沒有再跌倒。

再兩招，也是如此。

亞郎道：「好武功！」

亞瀚也道：「你手法也更純熟了。」

他倆停了手。

不知怎樣，他們不再對打，而雙雙躺在草坪之上。

亞郎問道：「這幾天，你往那裏去了？我還以爲你以後不再來了！」

「不，我們說過不見不散！」

「爲甚麼不來？」

「因爲我要學好這『不倒指』！」

「不倒指？是甚麼東西？邪術？」

「當然不是，」他頓了一頓道：「你先告訴我，你那四兩撥千斤之法，是不是來自中原！」

「當然不是！」

「來自甚麼地方？」

「來自東洋！」

「東洋？是甚麼地方？」

「從東邊，過了一片大海，那邊便是東洋！」

「很遠？」

「很遠，很遠！」

他們沉默了一會。

亞郎又問：「你那不倒指，誰教你？」

「我的爺爺。」

「你的爺爺是誰？」

亞郎並沒有回答，反問：「你的功夫，又是誰教你的？」

亞瀚道：「我的婆婆！」

「婆婆，很老？」

「八十歲！」

「八十歲還懂武功？」

「不只懂，還很厲害！不過，她病了！」

「病？她怎教你武功？」

「前幾天沒有病的！」

亞瀚又道：「你爺爺功夫實在不錯！」

「你婆婆的功夫，也非常好！」

兩人本是敵對，而今竟是慢慢相識起來。

亞瀚道：「你可以帶我去看看你的爺爺嗎？」

亞郎道：「我的爺爺，脾氣極怪，我不敢直接帶你去，讓我先問問他。」

「好極，其實，我的婆婆也是脾氣古怪的人！」

「是否老人脾氣都古怪？」

兩人都笑了起來。

亞瀚忽而又有一個奇想，道：「你的爺爺與我的婆婆，都是好武功的人，假如他們來一次較量，那應該是誰勝誰負？」

「沒有勝也沒有負！」

「爲甚麼？」

「因爲他們根本不會對打！」

亞瀚道：「我不信！」

「你不信我們可以分別問，然後明天再說！」

這一對本是鬥氣的孩童，竟成了莫逆。

第二天，兩人依時出現。

亞郎道：「我爺爺答應了！」

「答應甚麼？」

「帶你去見他。」

亞瀚道：「不過，我婆婆却不肯！」

「爲甚麼？」

「我也不知道，他說你們是東洋人。」

「是的，我們是東洋人。」

「東洋人又有甚麼分別？」

兩人却不知道。

亞郎道：「無論如何，我會帶你去見一下我的爺爺，好嗎？」

亞瀚似乎有點猶豫。

「爲甚麼？」

「我的婆婆叫我不要與你玩，也不要去見你的爺爺，所以……」

「所以你不去？」亞郎有點失望。

「不，我去，我們是好朋友，婆婆不會知道的。」

於是，他們兩人便起程。

亞郎住的地方，其實離這草原並不太遠，只不過他們所住的地方，是一個下陷的山谷，因此，無法看到他們的屋子。

下山谷的地方，是一條小徑。

兩個孩子並沒有沿着小徑走，而是沿着兩邊的草坪，半跳半滑的下去。

整個山谷，便只有亞郎一戶人家。

「這三間屋都是你們的？」

「是爺爺所建的！」

亞郎已走在前頭，大聲叫道：「爺爺！爺爺！」

沒有人回應。

亞郎道：「也許他打坐了！」

「打坐？」

「是的，我爺爺休息的時候，只是打坐！」

亞郎領着亞瀚，想進入其中一間屋子。

忽然，屋內傳來一聲怪叫。

兩人呆着。

接着，有兩個黑衣人從裏面出來。

他們並不是走出來，而是被拋出來。

那兩個黑衣人身上似是濡濕的，不過，他們一跌在地下，便沒有再起來。

他們身上的濡濕，並不是水，而是血。

他們當初看不到那是血，是因爲血水淌在黑衣之上，並沒有特別的痕跡。

然後，又有兩個人被拋出來，

同樣是黑衣人，也是身上淌血。

兩個孩子開始時有些害怕，不過，亞郎關心爺爺安危，他不再考慮，衝身入內。

亞瀚也隨着他。

屋子並不大，却是亂如戰場。

地上有幾柄明晃晃的長刀，說刀也不像刀，說劍却又不像劍。

而屋子內，傢俱都是用木或竹來做成的，而今已被這些非刀非劍砍成了一截一截似的，幾乎是沒有一件東西是完整的。

亞郎叫道：「爺爺！」

忽然，傳出一陣呻吟之聲。

他們朝着聲音來處，只見兩個蒲團之下，一個乾瘦的老人在蠕動。

他也是滿身濡濕。

亞郎見了，撲上前道：「爺爺，你怎麼了？」

那老人又發出呻吟聲。

亞郎道：「爺爺，你受傷了？」

爺爺支持着，坐了起來，他看見亞瀚在，似乎有些顧忌，一時之間，緘口不言。

亞郎道：「這是亞瀚，與我打架的！」

爺爺道：「你帶他回來做甚麼？」

「見你！」

爺爺看着亞瀚。

亞瀚一時之間，不知如何稱呼他才妥當，便跟着亞郎叫道：「爺爺！」

「你我總算有緣……亞郎，我們要走了。」

亞郎奇怪道：「你身體受傷，怎麼能走？我們住在這地方也很久了，還走到甚麼地方去？」

爺爺吃力地站起來，並沒有回答亞郎的說話，只向亞瀚道：「你也是練武功的好料子，你好好努力，也許將來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

「你們往那裏？」

爺爺茫然道：「我也不知道！」

亞郎上前扶着他的爺爺，問道：「我們要收拾一些東西？」

「不用了！」

亞郎轉身向亞瀚道：「亞瀚，我本以爲帶你回來，見我爺爺，吃一頓飯，那知……」

亞瀚道：「亞郎，你快扶你爺爺走吧……也許……也許，我們將來仍可吃一頓飯……」

猝然的離別，帶來了一些傷感。

爺爺道：「甚麼東西也不用帶，只有那幅畫，一定要收藏好！」

他手指着在牆上一幅非常普通的山水畫。

亞郎也沒有多問甚麼，上前把畫除下，又再來扶他的爺爺。

亞瀚陪着他們出去，只是那幾個黑衣的死者，躺在地上，臉孔發黑。

他們都是孩子，看見死屍，有點害怕。

亞瀚依依不捨的離開了他們，並沒有多說一句話，似乎所有的話都盡在不言之中。

他沒有再回頭，一直上了斜坡。

他再回頭的時候，谷子裏的三間屋子已全部着了火，火光烘烘，烈焰衝天。

亞瀚當然覺得十分奇怪，不過，他們是外來人，也許他們不想留下甚麼，因此一把火便把所有東西燒光。

他心中其實還有很多疑問，譬如那幾個黑衣死者，究竟是甚麼人？他的爺爺是被人尋仇？他們是從那裏來的？他們爲何這麼匆匆的要走？

一切一切，都是問號。

* * *

亞瀚離開了山谷。

他的心很惆悵，他也說不出是爲了甚麼。

當他回到家時，他仍感到一陣陣重壓壓在他的心頭，他見了婆婆，除了招呼一聲：「婆婆！」然後，他沒有多說一句話。

亞瀚的婆婆是個非常精明的人，雖然她的年紀已不少，但頭腦仍然靈活。

婆婆道：「亞瀚，讓我猜一猜……」

亞瀚無精打采的問，道：「猜甚麼？」

「你今天有一件極不如意的事情！」

亞瀚仍然沒有作聲。

「打輸了？」

「沒有，今天沒有打！」

「讓我再猜，」她頓了一頓，才道：「你們談過來？說武功？」

亞瀚搖了搖頭。

婆婆道：「那你們談將來一起行走江湖……」

亞瀚仍然搖頭。

「他不敢與你一齊闖蕩江湖？」

「不，他走了。」

「走往那裏？」

亞瀚爲了避免他的婆婆再多猜疑，便把今天遇到的事情，簡單的說了一遍。

婆婆似乎有些深思，然後問道：「你說那被拋出來的人，全身黑衣？」

「連頭也裹着！」

「有沒有聽過他們說話？」

「沒有，不過我聽過亞郎的爺爺說話，他們的說話，口音與我們不盡相同！」

「是，照我估計，他們並不是中原人士！」

「那是甚麼人？」

「中原人士，除了强盜之外，或者是夜行需要，很少見全套黑衣，也很少連頭也裹着！他們是東洋的浪人！」

「浪人？甚麼叫浪人？」亞瀚問。

「浪人，是他們的武士，而這些全身黑衣的人，可能更是忍者！」

「忍者？他們忍甚麼？」

「不是忍受甚麼，而是可以忍沒的人！」

「有邪門法術？」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是忠心耿耿的人！」

婆婆似乎是越想越像，道：「他們的山谷離這裏有多遠？」

「我走回來，費了大半個時辰！」

「這附近再沒有其他屋子的了？」

「是的！」

「他們知你住在這裏？」

亞瀚搖搖了頭。

「你可知道他們死了？」

「烈火烘烘，甚麼也應該死了！」

婆婆似乎放心了一點，忽又想起，道：「他們甚麼也不拿走，只要那幅畫。」

「是的，我也奇怪。」

「看來那些黑衣忍者，也是來搶那幅畫的，不過，他們並不知道，那隨隨便便掛在牆上的畫，便是他們所要的東西！」

忽然，婆婆有點緊張起來。

亞瀚也留意到，問道：「怎麼了？」

「不要說話。」

婆婆連枱上唯一的油燈也弄熄了。

「怎麼？」

「有人來！」

亞瀚小心聆聽，並沒有半點聲音，他再留神，也只是聽到一些風聲。

「不只一人！」婆婆道。

她的話還未說完，亞瀚已聽到了另一種聲音，衣袂的聲音。

婆婆一手把他按了下來。

而這時窗門之外，有東西拋了進來。

兩人一動也不敢動，而那東西跌在地上之後，立時發出濃煙。

婆婆道：「快走！」

可是，已經太遲，那濃煙變成了火燄。

這一個變化，實在是始料不及。

濃煙極厚，火燄也漫延。

亞瀚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情形，一時之間，驚慌失措，連婆婆叫他走，他也不知如何走。

事實上也是無路可逃。

四處都是煙，四處都是火燄。

亞瀚只覺自己被人一推，身體騰空，竟然是被拋出了窗外。

亞瀚叫道：「婆婆。」

完全沒有回應，亞瀚站了起來，想衝進去，可是，火燄實在太大，整間屋子都也是火，看不到窗，也看不到門，只是一團火！

忽然，他看見了人影。

黑衣人的人影，五個，一共是五個，全身黑衣，連頭也是用黑布裹着。

亞瀚本來想衝出去，可是，他回心一想，這些人來，一聲不出便放火放煙，目的是殺人滅口。

自己有幸被婆婆拋了出來，沒有死在火海，已是萬幸。

假若被他們發現，那是自尋死路。

如果沒有估計錯誤，婆婆仍在火海之內。

這一段時間，婆婆已經……

他不敢想下去，不過，無論如何，他要留下，留下找婆婆，或者爲婆婆報仇。

可是，突然他又有另外一個想法。

假若他不去抓着其中一人，以後，他往那裏去找這些黑衣人？

他憑着這股勇氣，突然一縱身。

那五人本已離開火海，但亞瀚的一縱身，他們居然聽見，同時回首，並且發出了暗器。

五隻飛鏢似的東西，同時射向亞瀚。

亞瀚不知如何，他縱身的力量並不大，下墜也很快，五個暗器並沒有射中他，而是迫他再進火海之內。

那五個黑衣人，見他再沒有起來，也便揚長而去。

亞瀚再墮火海，不過，他仍有些幸運，跌在一個水缸之內。

他下墜之力極大，水缸立時爆裂，而水花也四散，一時之間，在他附近範圍，火並沒有逼近。

亞瀚爲了逃命，滾了出去，暫離火海一小步，當他看清楚，已發現了一處可以逃生之處。

那邊只有濃煙，躲在濃煙之中，應該是可以暫避那些黑衣人。

當他滾動過去的時候，他忽然被一些非常硬的東西刺着，他一手拿起，也不清楚是甚麼，便收入懷內。

一共是五個，因爲附近仍然大火，那五個東西也帶有一些熱力。

濃煙密佈，呼吸十分困難，不知怎的，他便昏了。

完全沒有知覺的昏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三間屋子，已成了廢墟。

到處都是白煙。

看來是剛剛下過一場雨，這場火才被撲滅了。

亞瀚吸了一口氣，引起一陣嗆咳，不過，他身體並沒有受傷。

他站了起來。

五個相當重而硬的東西拿了出來。

五個金屬的暗器，並不是飛鏢，也不是金錢鏢。

風車似的東西。

亞瀚也看過一些暗器，但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暗器，五角星似的東西，全是用精鋼打成，風車的邊緣，十分鋒利，如果射中，一定很痛。

亞瀚小心的看着，發現了這五角星的暗器後面，每個都刻有一個字，爲首的一個字是：子，然後是丑、寅、卯、辰，非常工整的中國字。

這些字代表甚麼？代表這五個黑衣人的身份？

假若他們這麼神秘，沒有理由把他們的身份寫在暗器之上，這豈不是自暴身份？

這一切一切，都存着矛盾，其實，亞瀚一直以來所遇的事都充滿着矛盾。

亞瀚小心把這五個暗器放入懷中。

他慢慢走入火場，似乎一切的東西都已變成灰燼，那些沒有變成灰的，只要用腳一踢，或者是走過，亦立刻會全然粉碎！

他看見一個人影，打坐的人形，已完全燒黑。

「婆婆！」

他的婆婆已成了焦炭。

亞瀚看着，號啕大哭了一會，可是，怎麼哭也沒有用了，人死又豈可復生？

他脫下了自己半濕的外衣，把婆婆的焦炭屍體放在其上，然後，他背着這些骨灰，離開這傷心的地方。

他一直走，走到一處有瀑布的地方，便在附近掘了一個洞穴，把婆婆下葬。

然後他便離開。

茫茫前路，何處是他家？

＊　＊　＊

匆匆轉眼是十年。

林瀚已不再是一個沈鬱的少年。

這些年來，他到處尋師學藝，在江湖上也略有薄名，人人都尊稱他爲「妙手學士」。

這個名稱自有其根據。

先說妙手，他學會了三種絕技，一是施其空空妙手，能在衆目睽睽之下，要拿甚麼便拿甚麼。

第二種妙手是暗器絕技，自從他拾到那五個五角星暗器之後，一直埋頭研究暗器。

他不單研究暗器的種類，而且研究暗器的發放，從用機括的暗器，至隨手而拋的暗器，他都非常精通，而今，他已是一個摘葉飛花也成暗器的個中高手。

第三種妙手，也是他名重江湖的妙手。

那叫做「覆雨翻雲手」。

這種功夫是由他所創，他集合了各家的掌法，合而爲一，因此，這種掌法既帶少林的剛勁，武當的陰柔，峨嵋的細膩，崑崙的險阻，崆峒的蒼茫……

當林瀚每與一位高手交手之後，他便會把他的「覆雨翻雲手」提高了一層，他會把對手的精粹吸收，融化成他的武功。

然而，叫他爲「學士」，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意義。

那是因爲他名林瀚，與翰林差不多，只是倒轉而已，翰林自然與學士拉在一起，因此，江湖上人都稱他爲「妙手學士」。

林瀚這人，自從婆婆死後，便到處爲家，從來沒有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安定下來。

不過，他每年都在清明前的一段日子，回到他與婆婆居住的地方，憑弔一番。

然後，他會順路來到那山谷。

亞郎所住那個山谷，那裏再沒有人來，只是長滿了花草樹木，成了一個天然花園。

看着這一切，懷想往事。

林瀚童年，其實沒有甚麼值得記憶，唯有這一段與亞郎的比武，卻永在他記憶之中。

亞郎，如今在那裏？

＊　＊　＊

那年的山谷，所有的花草樹木，似乎都生長得比往年更加美麗。

林瀚又在谷前憑弔。

想起以前的景象，一切仍是歷歷在目，他不禁發出了一聲喟嘆。

他的喟嘆未完，林瀚立即又聽到一聲喟嘆。

他立時轉過頭來。

只見一個白色的身影從他不遠的身邊而過，林瀚叫道：「誰？」

那白衣人並沒有回答，只是像一縷炊煙似的，向山谷而去。

林瀚並沒有追去，假如以他的功夫造詣來說，追上這白衣身影，是不費吹灰之力。

那白衣身影一直往谷底走，到了谷底，他在一堆荊棘與野花叢前站着。

林瀚這時才發覺，白衣人並不是個男人，而是一個長髮披肩的女人。

一陣和風吹起，也吹起了那女人的長髮與衣袂。

林瀚看不清楚她的臉孔，可是

，秀髮在空中飄起的情景，也足以令他神往。

他忍不住向下走去。

那女人似乎並沒有發覺林瀚，但事實上她是知道的，因爲她早從林瀚身邊經過。

林瀚到了半山，那女人也開始走動，她走往另一邊的花叢。

她身手快捷，轉眼已是不見。

林瀚加快了腳步。

可是，當他來到那荊棘叢前，再往後轉，已不見那女人的踪影。

林瀚叫了一聲：「姑娘！」

沒有回應。

其實這山谷並不大，尤其是這谷底，她應該不會走得很遠。

林瀚又再叫多一聲。

「嗯！」有了回應，可是，只有這簡單的一字。

林瀚覺得奇怪。

「姑娘，你在那裡？」

「我……」她應該在花叢亂石的後面。

林瀚實在覺得奇怪，這女人爲何不回答，似乎是有些甚麼陰謀似的。

他等了一會，仍然沒有那女人的聲音。

他慢慢的沿着亂石花叢一轉，只見那邊花石更亂，而當中便是那白衣的女人。

她再沒有剛才那麼飄遙瀟洒。

她整個人斜躺在一堆看似黑色繩索的東西，四肢更被那些黑色繩索繞着。

她整個人動彈不得。

怪不得她不好意思的喚林瀚來看她那狼狽相！

林瀚知她是中了一個特別的陷阱，但看情形，並沒有甚麼危險。

「你怎麼了？」林瀚故意裝作若無其事。

姑娘怒道：「難道你瞎了？」

那位姑娘實在忍耐了很久，而今火爆出來，不過，她的口音奇特，並不像一般中原人士。

「是的，我是瞎了！」林瀚故意如此說，是因爲她太無禮。

那女人再沒有說話，但臉上通紅，看來她是有口難言，忍在心內。

「那我走了！」林瀚說完，慢慢轉身。

「你……你……不要走……」那聲音表現出那女人的倔强，可是在這情形，不出聲又不行，不叫林瀚回轉，就會錯失機會。

「你叫我？」林瀚轉過身來。

「是。」那女人知道，林瀚是故意作弄她，可是在這情況之下，只有忍氣吞聲。

「叫我做甚麼？」

「救我！」

「怎麼救妳？」

「你看不見我被這些黑色繩索綑着？」

「看不見！」

姑娘被林瀚氣得七竅生煙，但她眼珠一轉，道：「大俠，請救我！」

林瀚故意道：「那才像個樣子！」

「是的，大俠，你小心這些繩子，它並不是普通的繩子，千萬小心！」

林瀚還以爲她是隨口而說，因此，他彎下腰來，試圖弄開那些繩索。

林瀚慣於使掌，使暗器，因此，他一向都沒有携帶兵器在身。

他要弄開黑繩索，只能用手了。

他一沾上這些繩索，開始也沒有甚麼，但是一弄兩弄之後，整隻手也被那些繩索纏着！

原來那些看似繩索的東西，並不是繩索，而是一些帶有極重黏性的東西。

林瀚見自己的手也黏了不少那些東西，於是，也不再怕污穢，大力拉開捆在那姑娘手上的黏性東西，那知道，他越拉越長，大部份的黑色東西，反纏在林瀚的手上。

他本以爲拉開這些黑色繩索，是件易事，舉手之勞而已，那知道原來不易。

姑娘並沒有說話，但眼睛却流露出一種神態，好像是在說道：「看你又如何！」

林瀚越弄越狠狽，他的雙手已黏滿了那黑色的東西，而且是揮之不去。

他心一急，只覺所站的地方，似有些下陷，因爲他太集中精神弄那些東西，不以爲意，那知下陷之處，突然加速，他整個人也失去了重心。

姑娘身體也動了一動。

這裏一動，林瀚更是無可扶持，向前一傾，整個人便撲在姑娘身上。

他當然知道撲下去並不是好事，拗腰一轉，整個人便斜斜的跌在姑娘的身旁。

一跌下去，林瀚才知自己也惹上麻煩。

因爲他們身體也陷在那些黑色的東西之內，他伸開四肢，掙扎了一下。

那知道，另外一些黑色的東西，不知從何而下，把他四肢綁住了。

他越是掙扎，那東西越綁得牢。

姑娘嘆了口氣。

林瀚知道，越是掙扎，越是離不了，便停了下來，問道：「你嘆甚麼氣？」

姑娘道：「我以爲你是甚麼大俠來救我，那知……」

林瀚道：「我並非甚麼大俠，而你……」

「我們而今是同起同坐了！」

林瀚聽了這話，似乎是另有所指。

他想了一下，猛然省起，她是有意讓他跌下來，使他也和她一樣，被困在這裏。

林瀚道：「這對你並沒有甚麼好處？」

「也沒有甚麼壞處！」

「如果你提醒我，也許我能救你！」

「我想你有一副聰明的頭腦，不用提醒……」

這說話的方式，是反過來的，無疑是說林瀚是個大蠢材，到了如此田地，林瀚也沒有甚麼話好說。

林瀚不再出聲。

靜了一刻，反而是那位姑娘不耐煩。

她道：「大俠高姓！」

林瀚氣在心頭，道：「我並不是甚麼大俠！」

「那麼小俠高姓？」

這說法倒也令林瀚啼笑皆非。

「我姓林，林瀚，姑娘高姓！」

「我叫雁子！」

「你來這裏做甚麼？」

「我……」雁子似欲言又止，半晌才道：「我來這裏玩玩！」

「玩玩？」林瀚故意如此說。

「是的，這山谷美好……」

林瀚並沒有再說話，這姑娘不願意說眞話，再談下去也無益。

「林公子，爲甚麼不說話？」

「沒有甚麼好說的！」

雁子掙扎了一下，道：「你知道把我們纏住的這些東西，究竟是甚麼？」

「我不知道。」

「看來像個陷阱。」雁子道。

「我不知道。」

雁子道：「看你像個江湖俠客，眞的甚麼也不知道？」

「我要知道的便自然知道，不想知道的，便是不知道！」林瀚總是覺得這女子十分傲氣，總想挫她一下。

「那你是知道的！」

林瀚道：「知道也不說！」

雁子却道：「我知道！」

這人花樣百出，說話也往往是出人意表。

「那你說……」

「我聽人說過，中原……是北中原……不是，是中原北……」

「你說的是中原的北部……」

「對，是中原的北部，有個叫『黑寡婦』的大惡人出現！」

「聽過！」

「你知爲甚麼她被人稱爲『黑寡婦』？」

「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有一種毒蜘蛛，與雄蜘蛛……之後……」

「甚麼之後？」林瀚是故意如此說。

「它便會把雄的吃掉！」

「是嗎？那太殘忍了！怪不得人們都叫她黑寡婦……難道這人也是……」

「我相信是……這人就像一隻蜘蛛，她常常殺人，居無定所，不過，她有一種特別的本領，便是這些蜘蛛膠！」

「蜘蛛膠？」

「眞的蜘蛛吐絲後結網，而她會弄這一些蜘蛛膠，作爲陷阱困人！」

「這些是蜘蛛膠？」

「不知道！」

其實林瀚是聽過江湖上流傳着這一個女人的故事，但知之不詳。

雁子道：「其實，而今我是爲你難過！」

「難過甚麼？」

「因爲那黑家婦一刻便回來，那時，你……」

「我？我怎麼樣？」

「她會放你出來，殺了你……」

「你呢？」

「我是個女孩子，沒有用。」

「你以爲她會放了你嗎？」

「要我作甚麼？」

林瀚故意道：「你是個雌的，而且這麼年輕，我想最好用來補身！」

「補身？怎麼補身？」

「燉！」

他又說了一個字，雁子起初也不爲意，可是過了一會，她才問道：「甚麼？」

林瀚並沒有回答。

「黑寡婦吃人的？」

「傳聞是如此，事實並不知道，但願不是！」

這時，雁子才感到有些恐懼。

林瀚道：「我們又再度平起平坐！」

「爲甚麼？」

「因爲我要死，你也要死，而且相信比我死得更慘！」

雁子更加恐懼起來，她掙扎了一下，而那些膠更緊緊地黏住她。

「那麼，你要救救我。」她的聲音是眞正的惶恐。

林瀚看着這位年輕的姑娘，也實在覺得奇怪，她既是一個十分倔强的人，但情緒改變極易，很快又把倔强改爲懇求，總括來話，這姑娘性格複雜，很難應付。

這時，又一陣和風吹來。

風吹向谷底，他們却嗅到了一陣香氣。

並非天然的香氣，是一種人體與香料混合的香味。

林瀚道：「來了！」

「甚麼來了？」

「黑寡婦！」

雁子緊張起來，林瀚却並不怎樣，因爲他不想那膠更黏緊他一些。

他們的面前出現了一身黑衣的女人，臉披黑紗，就像一個剛去送殯回來的寡婦。

不過，她的身上滿是香氣的。

「看看今天有甚麼收穫……」那女人走近，當她一見到是兩個人，便道：「今天不錯，一男一女！」

雁子叫了起來，道：「你是黑……」

「我是甚麼黑？」

雁子知道此人得罪不得，便改口道：「你是黑暗中的光芒！」

「甚麼？」黑寡婦對這話似極感興趣。

「請你放了我出來！」

黑寡婦道：「其實我們的目的物並非人，不過，既然你們闖入，我也無法！」

「我是無意跌下來的！」

「跌下來，那也是天意，天意要我破戒。」

雁子道：「破甚麼戒？」

「我已經吃了肉。」

「改吃菜。」

「不，只是戒了人肉！」她頓了一頓，改口道：「這兩天精神不佳，有嫩滑姑娘補一下身，也是不壞！」

雁子聽了，嚇得哭了起來。

林瀚並沒有亂說，這黑寡婦果然是吃人的。

黑寡婦向雁子道：「小姑娘，不用哭！」

「你放我？」雁子天眞地問。

「可以！」

這個答案實在是意料之外。

雁子急急的道：「那麼，你立刻便放我出來，並且放這位大哥！」

黑寡婦並沒有直接回答，她望望林瀚，道：「公子高姓？」

這人倒也客氣，對付囚犯也客氣。

林瀚道：「在下林瀚！」

黑寡婦聽了，似乎是一怔，道：「林瀚？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林瀚學士，妙手學士』？」

「在下粗人一個！」林瀚道。

「你的一雙妙手沒有用了！」

「在下誤闖禁地，請高抬貴手！」

黑寡婦嘿嘿的笑了兩聲，半晌才道：「可以，不過，在放你之前，我有一個請求！」

「請求？」

「我想借用一下你那雙空空妙手！」

「斬下來用？」林瀚早已回復鎮定，居然在這個時刻開一下危險的玩笑。

「不，是偷一些東西！」

「那是我的看家本領，你想要甚麼？」

「一個……」黑寡婦本是脫口而出，不過，到了唇邊，她突然嚥了回去。

林瀚並不心急。

黑寡婦道：「這東西並不十分貴重，不過……」

「既然暫時是不方便說，那也無妨！」

黑寡婦似乎想把這事說出來，但却又覺得時機不宜，她考慮了一會，才道：「我先放了你！」

她坐言起行，手一揮，一條極幼的銀色絲線往那些膠處去，只見她一拉，那些膠便斷了。

不過，那些纏住林瀚手腳的黑膠，雖然是被那幾乎看不見的銀絲線割開，但不一會又會自動黏結。

幸好黑寡婦手揮銀絲，非常快捷。

林瀚一經鬆開，把手或腳抬起，免再黏結。

他終於得了自由。

雁子看見林瀚被放，心想自己應該沒有例外。

可是，黑寡婦似乎並沒有打算放她，她非常焦急的叫道：

「黑……黑……」

「我姓赫連！」

「赫連姑娘，請放我！」

「我並不是小姑娘，我最後的夫家姓赫連！」

「赫連夫人，請放開我！」

「可以，不過，你可要懇求一下這位大哥！」

「爲甚麼？」雁子問。

「我？」林瀚也問。

赫連夫人道：「因爲我要你答應替我去找一樣東西，我才放她！」

「你已說過！」

「但你並沒有答應我！」

「可是，我也不知道你要我做的事，是否在下能力範圍之內。」

「暫時，我不可以告訴你！」

林瀚道：「那你叫我如何答應你！」

赫連夫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並不說話。

「大俠，你不答應赫連夫人，她便不放我！」

「我也沒有辦法！」

林瀚實在不敢答應赫連夫人，因爲他根本不知道要他做甚麼事，好事，壞事？

其實這黑寡婦也怪，托人做事，又怎麼神神秘秘的，不讓人知道！

「夫人……請你放了她，其實

我與她只是萍水相逢，在道義上我請求你。」

赫連夫人並沒有回答。

半晌，她嘆了口氣，道：「我也不能勉强你，不過，上天註定我找不到人幫手，不過，却有口福。」

林瀚聽了，並不覺得怎樣。

但雁子聽了，却急得哭了起來，她又不自覺的掙扎，而那些膠又再串串的黏住了她手腳。

林瀚道：「赫連夫人……」

「不要再說，我不是一個婆婆媽媽、囉囉嗦嗦的人，請！」

她居然叫林瀚離開。

林瀚站了起來，似乎要離開。

這一下子，雁子眞的哭起來，剛才有人伴在身邊，心中害怕也有個人一起，如果林瀚眞的走了，那自己是必死無疑，死沒有問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要給赫連夫人作晚餐。

「大俠，大哥，你答應她！」

一時急上來，雁子亂叫起來。

林瀚道：「你叫我甚麼？」

「大俠，大哥。」

「好，就憑你這一句話，我一定要救你！」

赫連夫人並不明白，道：「爲甚麼？」

「因爲剛才我們是萍水相逢，不過，而今她叫了我一聲大哥，那麼我們有了親情關係，我一定要救她！」

「好，你救！」

林瀚上前，想用手動那些黑膠，不過，回心一想，自己一碰那些黑膠，又會被困，因此，他不期然的縮手，呆望雁子。

雁子以爲他又改變主意，便哭起來。

林瀚道：「我並不是不救你，這東西……我沒有辦法弄開！」

「你有辦法的！」

林瀚當然知道，不過，他實在不想答應赫連夫人去做一件她不肯透露的事。

赫連夫人突然道：「你們好好談一下，我去弄一些開水！」

「做甚麼？」林瀚問。

赫連夫人並沒有回答，轉身而去。

「這個時候要開水……」

雁子放聲大哭，淚水有如傾盆大雨。

「好了，好了！你不要哭！」

雁子道：「你答應她，她便放我。」

「也好……我們總算一場相識！」

「好，大哥，大俠，你救了我的性命，將來我也一定以性命相報，她要找甚麼，我也跟你一起爲她找！」

林瀚道：「唉！」他不想再說下去。

一會，赫連夫人回來，帶了一個大鍋子來。

赫連夫人道：「談好了？」

兩人都沒有出聲。

赫連夫人道：「怎麼樣？」

林瀚道：「好，你放了她，我答應你！」

赫連夫人微笑，道：「我早知你一定會救她的。」

「爲甚麼？」

「因爲你是一個好人，一個俠義心腸的人！」

她一邊說，一邊手揮銀絲。

雁子也非常聰明，迅速的離開了那團黑膠。

「好了，你們暫時住下！」赫連夫人道。

「住下，這小山谷有甚麼地方？」林瀚問。

赫連夫人道：「這裏有一個大山洞，洞內有幾個房間，如果你們不嫌簡陋，也可住下！」

她帶着二人轉入一叢荊棘，在荊棘深處，竟然有一個廣而深的山洞。

林瀚以前來山谷之時，並沒有見過這些山洞。

看來裏面一切日常用品，式式俱備，黑寡婦住在這地方，應該已有一段日子。

黑寡婦赫連夫人爲他們分配了地方，她道：「這地方相信還要住一段時間！」

「爲甚麼？」雁子問道。

「因爲我要等一些人來！」黑寡婦道。

「甚麼人？」

赫連夫人並沒有回答。

過了一會，赫連夫人反問林瀚，道：「大俠士，爲甚麼你沒有問題？」

林瀚道：「如果你想告訴我的事情，早已告訴了我們！毋庸多問！」

赫連夫人微笑，她望了雁子一眼，沒有說話。

雁子也沒有再問。

她是個聰明人，缺少的只是江湖歷煉，她不再多問，爲他們兩人預備了一些食物。

晚飯之後，他們各自就寢。

林瀚本來是來山谷憑弔，而今却碰到了這一件事，其實，他是極有本領的人，可以一聲不响便離開，但他知道，雁子並沒有他的本領。

她只要一動，又會被赫連夫人捉回來。

林瀚一方面是答應了赫連夫人留下來，他是個重諾言的人，而另外，他對這一切實在也是充滿好奇心。

細說原因　定計迎敵

這個黑寡婦在等甚麼？

以林瀚所知，自從亞耶與他的爺爺住過這地方之後，一直沒有人住過。

那麼，要來的人，是否與亞耶有關？

十多年了，他實在想念亞耶，他們雖然相交沒有太長的日子，不過，那是他記憶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

還有，那五只飛鏢，古怪的飛鏢，與整件事情是否有所關連？

他實在想解開這一個謎。

午夜，林瀚睡得並不太穩，因爲他睡在地上，他忽然聽到地面傳來的聲音。

腳步聲，輕微的腳步聲。

假若他並非睡在地上的話，林瀚也不會聽到。

開始是細碎的，然後是重覆的，那並不是一個人，至少三個。

林瀚坐了起來，立即披衣。

他躡足出了山洞。

外面相當黑，一時之間，只見樹影幢幢，微風吹過，不知是人還是影。

林瀚一縱身，上了一個小斜坡，那裏，他可以看得到外面的情形。

他人在山谷，往上望去，暫時仍沒見人影。

忽然，他身邊不遠之處，却有人影晃動，林瀚想動，不過，他耳畔聽到了聲音：「勿動！」

是黑寡婦赫連夫人的聲音。

林瀚不再動，赫連夫人飄身再近。

林瀚道：「你等的人來了？」

「也許。」

赫連夫人不再說話，她手握銀絲，有點緊張。

突然，有三個黑影在樹叢中竄起，並且立即攻向二人所在之地。

赫連夫人銀絲一閃，三人在急速的飛撲之中，竟然能夠在半空轉迴。

這三人的輕功造詣實在不凡。

赫連夫人的銀絲洒出，並沒有接觸到那三個黑影的身體，她迅速收回，人亦向三個黑影而去。

林瀚也如風般隨着。

那三個黑影十分眼熟。

林瀚不知在甚麼地方見過，對，是火燒山谷之時，五個全身裏上黑衣的人，連頭也蓋上的人。

眼前這三個人也是如此。

連他們的行動，使出的招數也是如此。

赫連夫人猛攻他們，三個黑影快速的閃避，也快速的進攻，猛攻赫連夫人。

赫連夫人可以應付得來，不過，要想拿住其中一人，似暫時不能。

林瀚一個飛身，加上戰圈。

有了林瀚，形勢完全改變。

林瀚的招數手法，向來特別，那三個人招數快，林瀚更快！

三人受制於林瀚，赫連夫人銀絲洒出。

一陣銀光。

其中一人似中了個正着。

赫連夫人奮力一拉。

那人叫了一聲，其他二人躍開，林瀚也收了手，看看情形有甚麼重大的變化。

那中了銀絲的人迅速轉身，並向後奔去。

赫連夫人連忙把銀絲收緊。

看來那人是逃不了，因爲赫連夫人這武器獨特，千餘萬條銀絲一洒出，只要一碰着對方，無論是皮是肉，一拉住，就像釣魚的魚鈎一般，只要一沾上，應該是沒有逃去的機會。

那人仍走，他似乎不怕痛。

「嘶」、「嘶」、「嘶」的一連幾聲，那人的衣服，一幅一幅的被扯下來。

那人本來是穿着全套黑衣，但一經扯下，全是白色的內裳，與其他兩人比較之下，非常古怪。

赫連夫人把銀絲再拉，連那人褲子也整幅拉了下來。

那人拚命擺脫了赫連夫人的銀絲，他似乎是知道厲害，不想久留的樣子。

他一竄身，走到那兩個黑衣人之間。

他們似乎交換了一兩句話。

三人突然轉身。

接着是多個的黑色物體連續飛來。

赫連夫人稍退，林瀚上前，他本身是個暗器的大行家，自然知道那是一叢一叢的暗器。

林瀚發力，以掌力迫使暗器改道。

不過，他們的暗器似是放不完。

兩人都無法攻上去，雖如此，他們各自運功，阻擋了暗器如雪花飄下之勢，已是非常上乘武功。

長此下去，只要被其中一個暗器射中，也有危險，林瀚急中智生。

遠處地上有一個大黑鍋。

那是赫連夫人用來嚇雁子的。

林瀚奔上前去，以黑鍋擋着，一時之間，叮叮噹噹之聲不絕。

有了保護，林瀚自然不怕。

他奮力向前，接近他們，在鍋旁邊伸手而出。

這一伸實在快而準，一抓之下，一連三聲「嘶」、「嘶」、「嘶」，竟

抓下三人身上衣服。

二黑一白。

他再迅連轉抓爲掌。

三掌同時擊出，那三人阻擋不了那巨大的力量，翻身倒下，順勢滾了兩個觔斗，總算是緩和了那掌力。

林瀚再上。

他的掌又再變成抓。

他並非致命的一抓，而是抓着三人胸膛，他知道他是抓到一些東西。

應該是三件暗器，冰冷的暗器。

但他却感到最後一人，胸前是軟綿綿的。

是個女人。

他完全沒有想到，這三個人之中竟有一個是女子。

那人叫了一聲，好像是說着甚麼話，林瀚却完全聽不懂。

三人受到林瀚如此攻擊，再迅速衝上斜坡。

暗器既然攻不到他，留下也無用。

赫連夫人亦奔上斜坡。

三人知道，只有走才是上策，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三人便立即騰身。

來時快，去時也快。

林瀚沒有追下去，道：「先回去看看我抓到了一些什麼！」

他們一起回到山洞。

那時已是曙光微露，當他們一近山洞口，已見到地面滿佈着那些小小的暗器。

幸好有這黑鍋作爲盾牌，否則他們必會中了其中一些暗器，想不到黑鍋用來嚇雁子的，却也變成替他們擋去暗器的好東西。

三人都各自拾起那些小小的暗器來看。

林瀚一見，不覺詫異。

他沒有說話，看着二人。

雁子較爲平和，但林瀚可以看得出，她對這種暗器並不覺得奇怪。

就像一般中原武士，看到飛鏢一般。

赫連夫人的臉色却是充滿疑惑，她既覺得暗器奇特，也覺得有點意料之外似的。

赫連夫人打破了沉默，道：「這並非中原一般人所用的暗器。」

林瀚道：「對，這種風車型的東西，殺傷力相當强，施放也並不容易，我行走江湖那麼久，並沒有接過這種暗器！」

只有雁子沒有說話。

林瀚道：「你見過嗎？」

雁子如夢方醒的道：「我……沒有……」

林瀚道：「你精神恍惚，是否受傷？」

「沒有！」雁子勉力集中精神。

林瀚道：「赫連夫人，你要等的人是否便是這幾個？」

「不！」赫連夫人道：「如果他們來，一定不會如此詭秘。」

「我早已知道。」林瀚道。

「你知道什麼？」赫連夫人有點緊張。

「我早知道他們並不是妳要找的人。」

「爲什麼？」

「如果他們是妳要找的人，只要妳射出那些黑膠，我相信他們一定無法逃離。」

「你果然聰明，而且觀察事情也仔細。」

「那妳等什麼？」

赫連夫人道：「你不用問，要來的一定會來！」她頓了一頓，又道：「你們也回去睡。」

她轉身進入山洞。

雁子與林瀚並沒有立刻跟她進入山洞，她反而走向洞口。

林瀚隨着她出去。

雁子一出了洞口，便想奔上山谷。

林瀚一手拉住了她，道：「你想逃？」

雁子把他推開，道：「你沒有理由阻止我。」

「沒有理由？」林瀚道：「對黑寡婦來說，我已是你的保證人。」

「保證什麼？」

「保證你不離開！」

「其實你而今可以立即離開。」

「可以！」林瀚道。

「爲什麼你不立刻離開？」

「因爲……我當然有我的想法……你好好坐下，聽我解說一下。」

雁子依言坐下。

林瀚道：「雁子姑娘，妳是知道這些暗器的來歷的。」

「不！我不知！」

「你知道的，雁子姑娘，不過，如果妳堅持不說，我也不會勉强妳。」

「林公子，我……」

「其實妳不應叫我公子，妳忘記了叫我一聲大哥，我才救妳的。」

「是的，大哥！」

「既然妳眞的認爲我是妳的大哥，那妳爲何不把事情說清楚，這對妳對我都有好處。」

雁子似是欲言又止。

林瀚道：「妳害怕什麼？」

「我害怕那黑寡婦！」

「我想她不會那麼卑鄙，如果她要我們講實話，她應該有很多方法。」

雁子道：「大哥，其實你可以一走了之。」

「是的！」

「那爲什麼不走？」

「我有很多原因，爲了妳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我們還是回到正題。」

「什麼正題？」

「妳早已見過這些暗器？」

雁子道：「你怎麼知道？」

「因爲你看到那些暗器的時候，你的表情早已告訴了我。」

「是的……」

「那是什麼暗器？」

「東洋暗器！」

「東洋暗器，妳怎知有東洋暗器？」

「其實我們中土的人，也有很多人去過東洋。」

「東洋，妳是指扶桑之國？」

雁子點了點頭。

「妳去過？」

雁子又再點了點頭。

這點倒是出乎了林瀚的意外，雁子年紀輕輕，衣飾一切都是中土人士打扮，那會去過扶桑之國。

雁子道：「我也知那些黑衣人……」

「他們是誰？」

「他們是扶桑國的忍者。」

「忍者？」

「是的，他們擅於跳躍翻騰，武功自成一派，最特出的，是這種風車式的飛鏢。」

「妳知道的實在不少！」

「是的，他們來這裏，目的是殺我。」

「殺妳！爲什麼？」

「因爲……我根本是來自扶桑。」

「什麼？妳不是中土的姑娘？」

「不，我是日本人！」

這個說法，更是大大出乎林瀚意料。

「妳不像……」

「將來終有一天你會看到我原來的樣子，我來中土已有一年，因此，沒有人可以從外表看出我是日本人。」

林瀚心中亂作一團，因爲雁子給他的印象是出乎他的想像，他要重新估計這人。

「爲什麼那些忍者要殺妳？」

雁子道：「因爲……」

這時，陽光已從山上照下這谷底，但這時忽然暗了下來，兩人抬頭一望，並非烏雲遮住了太陽，而是有一個巨大的身影在谷頂出現。

不知是那人身軀龐大，還是他恰巧遮住日影，使他看來是碩大無比，像個天神。

兩人呆住。

那天神般模樣的人，直奔下谷。

那人身穿白衣，頭上一把頭髮也全雪白，兩人看着，實在懷疑自己的眼睛。

因爲一直沿着山坡而下都是長草，而那人一身白衣白髮，沿着青草而下，實在是好看。

他們本想說一句話，可是却沒有時間，因爲那人在一瞬間，已在他倆面前。

那人實在高大，白髮、白眉、白衣、白靴。

一切都是白的。

林瀚的腦海中，立刻聯想起江湖中有一個人，正是如此模樣。

白毛神薛勝霜。

此人力大無窮，却不要小覷他外表粗獷不凡，內心裏却是心細如塵。

此人智謀兼備，爲何會來這山谷，而且似有目的而來，他爲的是什麼？

白毛神薛勝霜見了二人，道：「兩位是黑寡婦赫連夫人的貴親？」

林瀚道：「朋友？敵人？我們也不知道！」

「囚犯？」

兩人不知如何作答。

白毛神看着林瀚，道：「這位大俠士……」

林瀚道：「白毛神便是閣下？」

「我這標誌，認得我的人實在多，閣下是……」

「在下林瀚！」

「妙手學士林瀚，對，你是妙手學士，聽說你的妙手非同凡響。」

林瀚道：「那是江湖朋友給的面子。」

白毛神道：「我一向敬重有眞材實學之士。」

這話似是不大相信林瀚。

林瀚並不理會他的懷疑，只道：「這是雁子姑娘！」

白毛神並沒有理會他的介紹，只道：「聽說你是暗器妙手，也是空空妙手！」

他說完便在地下抓起了一撮草，隨意似的，便撒向林瀚，林瀚一手推開了雁子。

然後，他一個旋身，在那些看似柔弱無力的草葉之間，作了一個劃圓的手勢。

而他便這樣抓住了那一把草葉。

白毛神看了，忍不住叫道：「好妙手！」他的話未完，他的暗器又出。

他並不是施放出什麼特別暗器，而是左手往地上抓了一把沙。

這一把沙，却是勁道十足。

林瀚不敢再直接用手去接，他把自己的袍袖散開，雙袖一抄，竟然是載滿了泥沙。

白毛神看了林瀚的手勢，實在佩服。

「我向來尊重有本領的人，林大俠！」他雙手一揖。

林瀚雙手垂下，那些泥塵直下。

忽然，他一個箭步，上前拍拍白毛神的胸前，他的動作好像替他拍去身上的泥塵似的。

白毛神本想避開，不過，林瀚身手實在快，而且他並沒有用力。

白毛神只是以為他尊敬自己，為自己服務。

林瀚拍完之後，閃身離開，道：「得罪白前輩！」

「有什麼得罪，我忽然向你撒了兩把暗器，那才是多多得罪！」

林瀚道：「不過，我却拿了你一些東西。」

「什麼？」

林瀚攤開了手掌。

白毛神定睛一看，而雁子也小心細看，然後，雁子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白毛神看了，先是一呆，繼而是一臉通紅。

因為在林瀚的手掌之上，竟然是一個珠花。

那是女人裝飾頭髮的珠花，不過，這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珠兒，而是一個非常精緻的。

珍珠是渾圓而晶瑩。

「請交回給我！」白毛神道，他說着話也顯得有點不好意思。

「得罪！」林瀚道。

「好極，你果然證明了你是妙手學士，既是暗器妙手，也是空空妙手。」

雁子却插口道：「白毛神大俠，你竟會藏着一個女人的珠花。」

本來這事已在兩人改了話題下，不了了之，却又被雁子提起，白毛神無法不答。

白毛神道：「那是一位紅顏知己……」

雁子道：「是定情之物？」

白毛神仍是一身雪白，但臉却紅得像醉酒似的，他拿着珠花，不知是對自己說，還是對雁子道：「我也希望這是。」

他迅速地謹慎地把那珠花藏入懷內。

雁子似乎還有些事情想問。

白毛神並不想說下去，可是，一時之間又不知如何可以阻止她，只有走近林瀚。

林瀚看到白光一閃，身體已有了一種壓迫的感覺，他一閃身，避開了白毛神的一掌。

白毛神又再多加一掌。

林瀚再度避開。

白毛神似乎有些詫異，但在這兩掌落空之後，他仍然繼續發出第三掌。

這一掌無論在掌力、速度上，都在其剛才兩掌之上，而林瀚一避再避，到了此刻，已是避無可避。

他一掌硬接白毛神的一掌。

另一掌却是先向上，而後向下覆來。

白毛神的掌與林瀚的一掌硬碰，他只感到對方掌力凌厲，不過，他有把握這一掌可以勝過林瀚。

可是，當他已覺勝算在握之際，他感到另一股力量却是從上而下。

他稍為退却，以另一掌向上一撐。

這一撐使他感到下壓之力極為龐大，他不敢硬接，他向後騰身，一連退了三步。

白毛神道：「果然是名不虛傳的『覆雨翻雲掌』！」

林瀚也退後道：「白毛神辟勝霜的功力掌法，在下也實在佩服。」

兩人從不認識，直至交手後，似乎有了惺惺相惜之感。

忽然，白毛神臉上變色。

雁子在那邊，道：「赫連夫人！」

林瀚也回首，不知道「黑寡婦」赫連夫人什麼時候已在他們的後面。

「你怎知我在這裏？」赫連夫人問。

白毛神吶吶不知如何說話。

赫連夫人又再厲聲道：「我早說過你不要再來。」

她的聲音越是嚴厲冷酷，白毛神越是呆呆的張開了口，不知說些什麼才對。

林瀚看着他們臉色，早已知道他們之間可能是有些秘密，不想別人知道，於是，他拱手道：「兩位既相識，應該好好的談一下。」

他退回山洞之內。

雁子也非常機靈地隨着林瀚而行。

赫連夫人見他們進內，才冷冷的道：「你來做什麼？這事根本不關你的事。」

「我來……只為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因為妳來了，所以我來。」

「你可以幫我嗎？」

「兩個小子都可以，為什麼我不？」

赫連夫人嘆了口氣。

「有什麼事發生？」白毛神關切地問。

「黑色忍者來過！」

「黑色忍者，是扶桑國來的？」

赫連夫人點了點頭。

「吉田村郎呢？」

赫連夫人搖搖了頭，忽地望着白毛神，道：「你怎知道這人？」

白毛神沒有回答。

赫連夫人續道：「你既然知道這人，也知道這件事……整件事？」

「不，我知道的仍然有限……

不過，自從妳來了這山谷之後，江湖上竟然出現了一個人物，那便是吉田村郎！」

「他怎樣？」

「他揚言他已知道『卷宗』所在。」

「卷宗？」赫連夫人臉上變色。

她本是個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的人，但想不到聽到「卷宗」二字，便如此緊張。

「他說卷宗會在什麼地方出現？」

「我沒有聽聞過，不過，我在江湖上，聽過很多人說，很多高手都會來風谷。」

「風谷？風谷在那裏？」

「離開這山谷三十里之外的一個山谷。」

赫連夫人沉吟着。

白毛神續道：「妳失踪了大半年，便是躲在這裏？怪不得妳不知道江湖上發生了這事。」

赫連夫人似是自言自語道：「他揚言卷宗將會在風谷出現，風谷離這地方只有三十里之遙，換句話說，他可能已知道……」

白毛神道：「其實知道有這事的人實在不少，倒不如你請我進內，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一一告訴妳。」

赫連夫人似有些無奈的道：「好，你跟我來！」

白毛神似獲得什麼珍貴禮物似的高興地隨着赫連夫人進內，白毛神外表威猛之極，但在赫連夫人的面前，却像一隻馴服的貓似的。

赫連夫人所住的山洞並不太大，不過，只有一個出口敞開，其餘的通路，似有一些蛛網封住，然而，細看清楚，那並不是普通的蛛網。

白毛神入內，有點惴惴不安的站着。

赫連夫進道：「坐吧！不過，你也試過我的『蛛網塵封』，如果亂闖觸及，我不會給你清除。」

「我當然記得，上次我闖……」

赫連夫人道：「不要再說以前的事，我只想知吉田村郎之事。」

「聽說他在福建上岸。」

「他是個非常有頭腦的人，他如何揚威立萬？」

「他一上岸，便惹上巨鯨與海鯊兩大門派。」

「他的選擇沒有錯。」

「他把巨鯨幫兩條大船弄沉了，也把海鯊派的一座海上禁宮弄得體無完膚。」

「那座海上禁宮，聽說是守衛森嚴，他用什麼方法弄得它體無完膚？」

「不知道，只知道只他一人，便弄到火燒海上禁宮十日，這轟動了中原武林。」

「然後呢？」

「他一直北上，大大小小門派，與他週旋過的，實在不少。」

「他瘋狂殺人？」

「沒有！」

「不過，再沒有人容忍他存在。」

「這個當然，但看來他的目的也是如此。」

赫連夫人道：「想不到他不敢單獨來。」

「妳與吉田村郎有過一段交情？」

赫連夫人道：「看來這件事……一定會弄得很大，讓我告訴你，不過，你知道這事情的來龍去脈，那你也脫不了身。」

「我這樣唐突闖來，也是想脫不了身。」白毛神這話，顯然是有弦外之音。

不過，赫連夫人並沒有理會他。

赫連夫人道：「其實這件事，轉眼已發生了十二年，十二年前，吉田村郎還是個孩子，他與他的祖父吉田朝陽，携了卷宗來此，他本想在中土開基立業，但他並沒有開展拳脚，便已被扶桑人追殺。」

白毛神問道：「卷宗究竟是什麼？」

「那卷宗其實只是一卷文字，就像一幅掛牆的圖畫一般，上面有一些文字，並非我們所熟悉的文字，而是梵文，而這種梵文，又並非我們在一般佛經所見。」

「那究竟是什麼梵文？」

「是梵文中的古文。」

白毛神道：「那卷宗有什麼神秘？」

「我不知道，傳說是看過那卷宗的人，會有兩個非常極端的反應。」

「什麼？」

「一是瘋狂、一是非常平靜，進入大智大慧，大解脫的狀態。」

「我還以為是看後會學到武功。」

「我不知道，也有人這麼說，據說那種梵文所載的武功，足以使人瘋狂，也使人平靜。」

「我實在不明白妳說什麼。」

「我自己也不明白，據說，這是有關大智慧之事，並不是一般人能明白。」

「那又何必你爭我奪。」

「發生之事，便是如此。」赫連夫人道，頓了一頓，她續道：「天下很多事情，都是明知不可為而為。」

白毛神聽了，似乎有點心弦震動，道：「是的，明知不可為而為。」

赫連夫人嘆了口氣。

白毛神道：「歸根究底，他們

是爲擁有這一卷宗。」

「是的，要擁有這卷宗的人實在多，先說在扶桑國內，青蓮與白蓮兩宗，早已爭了五百年。」

「什麼青蓮、白蓮？」

「這卷宗最初擁有人，是日本的淨蓮宗。」

「又多一個？」

「淨蓮宗是佛教一支，到了日本，佛教不再分大乘，小乘，而只有淨蓮宗最受人歡迎。」

「淨蓮宗已有悠久歷史？」

「達摩東來之時。」

「那已是好幾百年了。」

「是的，那卷宗據說是達摩親手所寫，送與淨蓮宗，卷宗上是古代的梵文。」

白毛神道：「那麼，這卷宗應該是屬於淨蓮宗了。」

「却也並不一定。」

「爲什麼？」

「因爲淨蓮宗後來分裂成兩派。」

「那是青蓮宗與白蓮宗。」

「換句話說，那是再沒有了淨蓮宗，在分裂之前，最後一位宗主把這卷宗一分爲二，分別交與青蓮宗與白蓮宗，結果是……」

「引起兩宗不斷的爭鬥。」

「是的，那位宗主本是大慈悲心腸，却是埋藏了這一大禍根。」

「結果呢？」

「結果又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怎樣？」白毛神問。

「這兩宗爲了要成爲卷宗的唯一主人，幾百年來，你爭我奪，死人無數，結果，被一個宗內的小毛賊偷了。」

「是青蓮宗或是白蓮宗所爲？」

「不知道，他們不知道這人是屬於青蓮宗或是白蓮宗，然而，這也是異數，這小毛賊把兩卷卷宗據爲己有之後，他一直躲藏，躲藏不了便逃之。」

「逃亡來中原？」

「逃亡來中原也是幾百年後的事情。」

「我不明白？」

「事情是這樣的，那毛賊拿着那本卷宗之後，先是躲藏，後來逃走，說也奇怪，兩宗的人，日夜派人追殺他，總無法殺死他奪回卷宗，而那毛賊，因自己收藏那卷宗，不斷亡命天涯，當他死後，他的後人也是如此。」

「一代一代而下，也是如此。」

「是的，不過事情又變得非常複雜。」

「怎麼？」

「因爲卷宗在外面，外面的人既是好奇，也是爲了貪婪，佔有慾，也加入找尋卷宗，其中有兩個組織的人最有興趣。」

「其中是這些風車暗器的主人。」

「黑色忍者！」

「是的，他們剛才也來過，被我們暫時擊退了。」

「還有什麼人來？」

「白色死使！」

「咦！聽說在扶桑之國，這些死使比忍者更神秘，更少見於江湖。」

「是的，因此，他們也更難於應付。」

「十多年前，據說這個小毛賊的後人，在扶桑之國，避無可避，逃來了這裏。」

「中原？」

「是，也是在這山谷。」

「啊！」白毛神有些感慨。

「這兩個人一起來，是一個祖父與一個孫兒，他們是希望終老在此，結果是不成……」

「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們結果又再回扶桑。」

「再回扶桑，豈不是自尋死路？」

「不，在中原，他們始終沒有我們這麼方便，一經被人發現，便再無藏身之所。」

「他們回去，沒事發生？」

「沒有，那位祖父，據說是死了，留下那位孫兒，說也奇怪，這一家人，天生便要護着那卷宗，聽說近日在扶桑國內暴露了身份，一直在逃。」

「逃來中原？」

「有這個可能。」

白毛神聽了這故事，嘆了一口氣，道：「人生便那麼追追逐逐而過了。」

「你不用追什麼！」赫連夫人道。

「我也尋尋覓覓的，天涯海角，何處不追尋。」

赫連夫人聽了，心下一怔，改變話題，道：「我經過一番偵查，發現了這山谷。」

「是當年那爺孫居住之處？」

「是的。」

「妳隱居蟄伏在這裏，目的是要捉到那來避難的孩兒？」

「是的！」

「爲什麼妳這麼有把握？」

「因爲我相信，那孫兒一來中原，遲早也會再來這處，因爲這地方是他童年生活的地方，人是懷念過往的，因此，他一定會來。」

「結果呢？」

「我日夕在這裏守候，在各處佈滿了蜘蛛膠，希望只要他一來，我便可以捉到他。」

「他來了，裏面那一個是……」

「不，他們不是，你也知他是『妙手學士』林瀚。」

「另一個女的？」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叫雁子，看來他們有可能是情侶。」

「你這麼處心積慮，爲了那卷宗？」

「當然！」

「有什麼價值？」

「有，我練的『蜘蛛功』已到了一個盡頭，如果我不參考其他各門各派武功，我不單不會有突破，也許我會被自己的蜘蛛功所毀。」

白毛神明白，武功到了某一個階段，如果不能突破，便會走火入魔。

「你認爲那卷宗對你有幫助？」

「有，因爲曾經看過卷宗的人，都會有所成。」

「什麼成就？」

「不知道，不過，看過的人，沒有一個出現。」

「可能是死了，那是不祥之物。」

「不，並不是死，而是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爲看過卷宗，武功有了重大突破，再不是而今的江湖人可以對付，因此，他們神出鬼沒，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行藏；第二，他們學了比武功還要厲害的東西，跳出了人生的框框……」

「妳怎知道？」

「當然是傳言，不過，我相信。」

「我想到一件很奇怪的事，你我都未見過那卷宗，自然是諸多猜測，但那毛賊的一家人，或者是來逃難的那位孩兒，他們一定看過，那麼，他們的武功……」

「不，你錯了，他們這一家人，一代傳一代，却只有保護那卷宗，從來不看那卷宗。」

「有這麼一回事？」

「是的，保護與收藏這卷宗，已成了他們心目中神聖之事，他們世代相傳，不會打開卷宗，否則褻瀆神靈。」

白毛神聽了，心下有很多問題，一時之間，却不知從何說起，只有道：「赫連夫人，爲什麼你肯把這事情告訴我？」

「因爲……因爲那些黑色忍者已經來過。」

「換句話說，那是……」

「白色死使也會來的。」

「妳要我……」

「我想，這卷宗我也不能一人獨得，倒不如你我一起合作，希望可以得到。」

白毛神聽了，當然高興之極，因爲他這麼多年來，是希望爲赫連夫人做一些小事也不可能，而今竟然要他共同合作，眞是求之不得。

他高興道：「好極，好極！」

赫連夫人外表雖然沒有什麼表示，但看見他喜出望外，高興唯恐不及的表情，實在是感動。

白毛神外表神武，其實是一個不錯的男子，可惜的是……她不想再想下去。

白毛神道：「黑色忍者妳已會過，白色死使還沒有來……他們是一黑一白，我們也是……」

赫連夫人不想聽他說下去，接口道：「你也應該好好休息一下。」

白毛神道：「好極，好極！」

* * *

林瀚與雁子各自進入了自己山洞臥室。

不過，他們是無法平靜心情入睡。

忽然，雁子走了過來，道：「大哥，你睡了嗎？」

「沒有！」

「那我們談談也好。」

「好極！」

「你知道外面來的那白色的人……」

「那是白毛神薛勝霜。」

「他似乎對赫連夫人……」

「是的，他們之間的事，早已轟動江湖。」

「什麼事？」

「其實那可以說是薛勝霜單方面的，一廂情願的事，他從不諱認鍾情於赫連夫人。」

「那怎麼可以分開？」

「是的，不過，那是薛勝霜表示自己的鍾情不二，而赫連夫人早已是個寡婦。」

「可是，寡婦也是……」

「我明白妳所指，赫連夫人一直獨來獨往，她的『蜘蛛功』已名震江湖，其實她自己做什麼事，江湖上的人，沒有人敢多說一句。」

「她不喜歡白毛神？」

「可能是。」

「白毛神並不老。」

「不，他全頭皆白，並不是因爲年紀老，而是因爲赫連夫人……情可以使人侵蝕。」

「他的頭髮便在這情形之下全白了？」

林瀚點了點頭。

雁子道：「他也可算是一個多情種子。」

「是的，不過，赫連夫人據說是從來不假以他任何顏色，因此……」

「我看這次有些改變。」

林瀚道：「是的，倒不如我們往……」

雁子道：「好極，看看他們有其他什麼計劃。」

林瀚本來不想聽人隱私，不過赫連夫人要留下白毛神，當然有她的理由。

這個理由可能是這件事的整個關鍵。

他們躡足到了洞口。

那時，赫連夫人與白毛神正談

論卷宗之事。

這個秘密，在江湖上斷斷續續的傳聞着，林瀚也聽過不少，不過，却沒有這一次這麼完整。

當他們提及兩爺孫在這山谷隱居的事情，他立刻想起了亞郎。

難道亞郎與他的爺爺便是保護卷宗的一脈。

他越聽越似。

他繼續聽下去，知道亞郎可能是來了中原，他心下狂跳，他實在渴望可以再見一下這個童年朋友，甚至是助他一臂之力。

當他聽到了有關黑色忍者與白色死使也會前來，不覺血脈沸騰。

他眞的希望可以在亞郎的身邊。

當赫連夫人與白毛神談話終結時，他們迅速的回到自己的山洞。

林瀚一直留意外面的對話，並沒有留意雁子，當他們進入內，只見雁子臉色蒼白。

林瀚道：「妳怎麼了？」

「沒有什麼。」

「妳騙不倒我的，妹子，妳說！」

「我……我是害怕那白色死使。」

「妳見過他們？」

「沒有，在扶桑國內，沒有人見過白色死使。」

「爲什麼？」

「因爲一見他們便等如在他們的長刀下。」

「那你怎知？」

「傳說，幾百年來的傳說，亞郎告訴過我。」

「甚麼，你，你認識亞郎？你是亞郎的什麼人？」

林瀚一口氣的問。

雁子被他問得透不過氣來。

「快說快說！」

雁子道：「你讓我休息一下……是的，我認識亞郎，也認識他的祖父。」

「那麼妳是……」

雁子道：「我是亞郎的妹妹！」

「啊！」林瀚而今才明白，雁子無端在這地方出現的原因，他想了一下，道：「你是與你哥哥一同來的？」

「不……他先來，我才趕來。」

「爲什麼？」

「因爲我害怕他會被殺。」

「他帶了卷宗來？」

「這點我不知道，關於卷宗的事，我們女孩子不會插手，也不會告訴我們。」

「爲什麼妳會來這裏？」

「我要找尋大哥，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他，我想，他一定會來這裏。」

「他比妳先離開扶桑？」

「是的，那麼，他如果要來這裏，應該比妳來早一點，可是……」

雁子雙眼潤濕的道：「我就是害怕……」

林瀚安慰地道：「不會的，吉人自有天相。」

「可是，他往那裏去了？」

「既然黑色忍者出現過，白色死使也可能會來，那麼，他是逃避這兩幫可怕的人物。」

「你也看過那些黑色忍者？」

「我知他們厲害。」

「白色死使，可能更可怕。」

「這是意料之內的事。」

「那麼……」

「那麼妳大哥一定安全，如果他被黑色忍者，或者白色死使殺了，他們也不會再在這裏出現。」

這個假設非常有說服力。

林瀚想改變話題，一時之間，却不知說些什麼才好，反而是雁子有了新問題。

雁子道：「那你爲什麼會來這裏？」

「妳也聽說過，妳亞郎大哥，有過一個童年的朋友。」

「是的！」

林瀚默不作聲。

雁子隨即會意，道：「那麼你便是大哥的朋友？」

林瀚點了點頭。

「你有他的消息？」

「不……我來這裏，也是緬懷過去一番。」

「那麼巧是遇着我！」

林瀚也道：「眞是巧極，但想不到竟有人早已在這裏恭候，黑寡婦赫連夫人早已處心積慮。」

「不知她又如何得知。」

雁子又道：「我還是有很多事想不通……我的大哥來中原，他是被人追殺的，他怎會開罪兩大派。」

「妳是指他一上岸，便跟這巨鯨與海鯊惹上麻煩？」

「是的！」

「那是他聰明之處。」

「我實在不明白，如果是我，我只會一聲不響，躲了起來。」

「有時很多情形之下躲也躲不了。」

「那怎麼辦？」

「找人保護。」林瀚道。

雁子依然不明白。

林瀚解釋道：「找人保護，並不一定要找妳的朋友來保護妳，有時可以找一個敵人。」

「找敵人保護自己？」

「是的，當亞郎被人追得避無可避的時候，他開罪了沿岸兩個大幫派，那兩個大幫派當然不會放過他，而那個大幫派之間，也許早已有嫌隙在內，因此，他們在追殺亞郎之時，也互相猜忌懷疑，亞郎便

赫連夫人等三人正圍觀白毛神等人打鬥。

可以利用他們，作爲一個臨時避難處。」

「但那些忍者與死使，仍然會找他。」

「是的，但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的找他，第一、他們畢竟是外來，有道是猛虎不及地頭蟲；第二、巨鯨與海鯊都派出了人來找亞郎，那麼，他們更不敢現身。」

雁子聽了，才明白過來，道：「眞想不到我大哥有這麼聰明的頭腦。」

「沒有辦法，人要生存，便要想辦法。」

「是的，我也是如此。」

「任何人也是如此，妳中了黑寡婦的蜘蛛膠之後，妳以爲死定了。」

「是的！」

「但結果沒有。」

「因爲有你。」

「不，因爲妳有不放棄的信心，而妳呼喚我一聲，也救了妳一命。」

「如果我不叫你呢？」

「也許我不會救妳也不定。」林瀚當然是說笑。

事情終於有了一些眉目。

他們都在盼望。

盼望亞郎的出現。

黑寡婦赫連夫人與白毛神薛勝霜也有他們的盼望。

各個擊破　尋人療毒

之後的兩天，一切平靜，並無異動。

最開心的還是白毛神，看來，他只要看着黑寡婦便覺得快樂，覺得人生是滿意的。

但黑寡婦赫連夫人却是有點不安。

第三天，拂曉。

外面是寒風陣陣的侵入山洞之內。

赫連夫人聽到有些異聲，走出洞口處，白毛神薛勝霜也是異常機警，也來到洞口。

林瀚也是被一陣輕微的震動聲響所驚醒，也差不多是同一時間來到洞口。

他們只是點頭招呼了一下。

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霧氣重重。

赫連夫人想出外，但白毛神已先走一步，並示意她不要跟來。

他出了洞外，他是一身雪白，在霧中，好像是混入其中，一時之間，不見了他的踪影似的。

黑寡婦與林瀚同時竄出。

白霧之中，只見白光閃閃。

那是刀光，幾乎可以把霧割開的刀光。

只見五個白衣人，正用一種非

常長而狹，但稍爲內彎的刀，齊攻白毛神。

白毛神一直沒有亮出兵器。

他的雙袖其實也是一件很好的兵器，只見他雙袖翻滾，撥開了霧氣，他們更可以清楚的看到，五個白衣人的後面，還有五個白衣人。

他們全身雪白，頭也是用白布包裹，黑色的地方，只有他們一雙眼珠。

五人刀法詭異，並非一般中原刀法。

赫連夫人與林瀚不期然的輕聲問道：「死使！」

他們心目中同樣盼望的已經來了，白毛神一人應戰，並不是綽綽有餘。

只聽見「嘶」的一聲，是裂帛的聲音。

接着是一條胭紅，白毛神的袖已被割破，那條血痕染紅了他的衣袖。

白毛神受了傷，但步法未亂。

「鏗」的一聲，只見他手上已多了一支短戟。

再「錚」的一聲，短戟立時變成了長戟。

銀色的長戟在他手中盤旋，發出眩目的銀光，把霧氣也震退了。

五個白衣人，以爲再加幾招，便可以了結此人生命，想不到他隨身的武器，竟是如此厲害。

他們迴旋了一會。

在旁的黑寡婦一直監視着，她不敢貿然挺身而出，是因爲那些白衣人的長刀實在厲害，便是站在旁邊，也可以感到他們的刀鋒透出刺膚的寒氣。

另一方面，她也是在監視着另外五個人。

那另五個白衣人也是虎視眈眈。

只要他們一動，赫連夫人也會同時挺進。

說時遲，那時快，那五個本是一動也不動的白衣死使，已隨着他們的詭異長刀，一起加入了戰圈。

赫連夫人不猶豫，跟着他們一起加入了戰圈。

五柄長刀本來是攻向白毛神的，但赫連夫人已把他們及早的牽引住。

赫連夫人的「蜘蛛功」早已聞名天下，林瀚與雁子却從來沒有看過。

這一次倒眞是開了眼界。

只見赫連夫人雙手一揮，她身上多條帶子同時翻起，帶子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其中六條，較爲長而粗，在她身體舞動之下，就像六隻手。

這六條帶子，加上她本身的兩隻手，合共八條，在白衣死使人叢之中，果眞像一隻蜘蛛。

赫連夫人一開始便採取了主動，八隻手臂鉗制着那五個白衣人的長刀，使他們根本無從發揮他們長刀的威力，五人展開另一種刀法。

這種刀法慢些，但劈下的角度却是極其刁鑽。

赫連夫人也立時以慢制慢。

她的帶子分別的撤出，把他們分別的隔開，無從發揮他們的合作力量。

突然，赫連夫人加快了速度。

那五人似無選擇的加入，可是他們却是力不從心，他們想利用他們的刀鋒，來削斷赫連夫人的帶子，可是，那些帶子非常堅韌，無論他們直劈橫削，都是無法可以削斷她的帶子。

一時之間，赫連夫人與白毛神二人，以二敵十，仍然穩佔上風。

赫連夫人突然長嘯一聲。

這聲音非常古怪，白衣人也愕然了一下。

白毛神似乎領會，他稍爲退後。

然而，赫連夫人的雙手，已拿着一個古怪的棕色袋子，用力一擰。

白衣死使却不知赫連夫人在弄什麼玄虛。

不過，當他們知道，似已太遲。

因爲赫連夫人手中的棕色袋子，噴出了一些黑色的絲線似的東西。

就像蜘蛛在吐絲結網似的。

那些人不知那是什麼，開始以爲是暗器，以刀來擋，那知道，當那些絲線一落在他們的刀上，便凝結起來，膠住了一些。

他們拚命揮刀，希望可以把那些絲線曳開，可是，他們越是揮刀，那些絲線越是膠着。

這正是赫連夫人著名的「蜘蛛絲」，那種膠粘性，眞是厲害。

林瀚與雁子也嚐過那蜘蛛絲的厲害，不過，他們嚐過的那種與這種又是不同。

相同的只是越纏越結實，永遠是糾纏不清。

那五個白衣死使也知道這種古怪的東西厲害。

他們其中一人，發出了一些嘯聲。

然後是幾句話，可惜他們都聽不懂，然而雁子却輕聲向林瀚道：「他們要走了。」

林瀚道：「你怎麼知道？」

但他隨即便明白過來，因爲雁子根本是扶桑國來的人，而這些白衣死使也是來自日本。

林瀚朗聲道：「兩位前輩，他們想走。」

兩人本在疑惑他們在說什麼，一聽到林瀚的提示，赫連夫人那兩

個吐絲袋子反而慢了下來。

他們開始急退。

那五個與白毛神交手的，並沒有什麼問題。

另外五個，却是痲煩之極。

其中一人，因爲最接近赫連夫人，因此被那些「蜘蛛絲」黏住最多。

他奮力劈開，可是越劈越是糾纏。

其他死使上前幫助他。

可是，那些長刀，不但不能劈開那蜘蛛絲，反而一不小心，又被黏住。

那人越弄越狼狽。

白毛神猛喝一聲，一戟而下。

其他人只好護着他。

赫連夫人道：「讓他們走，我只要留下一個便可。」

原來她是故意擒住一人。

白毛神也不再動。

那人在九個人護住之下，想抖開那些蜘蛛絲，不過，他們實在無法。

那本身被纏的人無法自救。

其餘九個人，也是無能爲力。

那人怒哮了一聲，說了一句話。

其他人却不肯動。

林瀚問：「他說什麼？」

「他叫衆人走！」

「爲什麼他們不走？」

「因爲他們要堅持救他。」

這時，那被纏的人突然舞刀，他想自刎。

赫連夫人的身上絲帶射出，纏住那人手臂，刀無法刺下。

那人尖叫。

衆人聽了，無奈的迅速離開。

白毛神作勢上前，嚇了他們一下。

那些白衣死使，來時快，去時也快，雖是攀上斜坡，也像一陣陣白色輕煙似的，轉眼不見。

只有一人留下。

赫連夫人的一條帶子仍然纏着那人手臂。

忽然，他手上的刀滑下。

白毛神上前一看，只見那人臉孔變黑，了無氣息。

原來他已服毒自盡。

白毛神奇怪地道：「他在這情形之下，動也不能多動一下，如何能自盡？」

林瀚也走上前，覺得非常奇怪。

雁子上前，看了一下，在地上拾起一條樹枝，插入那死使的口中，看了一看。

赫連夫人也上前，只見那人口中盡黑，她立時明白，那人口中早已藏毒，在最危險關頭，一咬而破，以自盡的方法，來保持組織的秘密，也可以表示自己忠於組織。

林瀚道：「名符其實的死使！」

雁子道：「其實其他的死使也應該死在這裏。」

白毛神道：「其他的人也不是怕。」

赫連夫人道：「當然不是怕，他們身上仍有任務，不能死去。」

雁子道：「他們肯定會再來。」

白毛神道：「赫連夫人，你的蜘蛛絲實在厲害。」

赫連夫人沒有心情跟他說下去，道：「雁子，你似乎知道不少。」

雁子沒有回答。

林瀚道：「既然他們一定會來，甚至有更多的人會來，我們都同在一條船上，那麼……」

雁子依然低首不語。

林瀚道：「你想你哥哥平安無恙嗎？」

雁子點了點頭。

林瀚道：「那麼，我們好好說一下吧！」

四人一同進入了洞內。

林瀚首先把他知道的告訴了衆人。

雁子也告訴了他們。

赫連夫人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她一直小心聆聽，也暗自分析事情的始末。

「爲什麼你會肯定你哥哥亞郞會來這裏？」赫連夫人問。

其實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林瀚也沒有問過。

雁子欲言又止。

林瀚道：「這件事已變成了我們四個人的事？」

雁子道：「因爲……因爲……」

她仍是不想說出來。

赫連夫人道：「雁子姑娘，如果你不想說，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向來是兵來將擋。」

白毛神接口道：「水來土淹。」

林瀚知道他們是以退爲進，但事實上，這個方法也是相當收效。

雁子道：「因爲他曾對我說過，十多年前，他與爺爺離開這裏的時候，遇到一個意外。」

「什麼意外？」三人發問。

「有些不知名的人，突然在半途突襲他們，這些人武藝高強，不過，他們却又不像搶他們的『卷宗』，他們迅速的擺脫他們，折回這裏，並把卷宗留下。」

「把卷宗留下？」

三人不期然的用眼睛到處搜索。

雁子道：「可是，他只是說留下，但並沒有指明留在什麼地方。」

白毛神道：「我們趁其他人還沒有來之前，好好搜索一下。」

赫連夫人也沒有反對。

四人分路去搜，其實，赫連夫人來此地，轉眼已有三年，這地方

一草一木，她也應該非常熟悉。

不過，她仍然也去找。

一個時辰之後，依然沒有結果。

赫連夫人道：「好了，我們不用找，因爲這卷宗事關重大，亞郎當然不會亂放，而他有信心，在十多年後再來拿回，他自然是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問題是……」

「什麼問題？」白毛神問。

「扶桑國的黑色忍者，與白衣死使都似已知道這個事實，他們必會再來，黑色忍者與白衣死使雖然是武功厲害，但他們逃不出巨鯨與海鯊兩派的人，因此，他們來過，巨鯨與海鯊也會有人來。」

白毛神道：「這裏可熱鬧了。」

赫連夫人道：「會是天翻地覆！」她頓了一頓，道：「其實我在這地方隱居差不多三年，也是等這一天，只不過，沒有想到要對付這麼多人。」

忽然，有人答口道：「還要對付我。」

這聲音好奇，好像就在他們對面說的，但却沒有見到什麼人影。

衆人皆緊張起來。

赫連夫人一向冷靜，但聽了這聲音，似乎有了重大的改變，她道：「你也來了？」

聽她的口氣，她是認識此人的。

既是相識，他們不用再緊張。

白毛神問：「什麼人？」

「你認不得他的聲音？」

「什麼？他……」他滿有怒意似的。

赫連夫人的神情有點異樣，說不出是驚是喜是怒，不過，他們都可以看得出，她在按捺着自己的感情。

然而，白毛神却是絕然不同，他突然一竄身，飛快似的離開山洞，就像一陣白煙。

雁子道：「什麼事？又有敵人來襲？」

赫連夫人道：「我們也出去看看。」

林瀚看着她的複雜表情，知道來者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他隨着二人往外去。

未到洞口，已聽見衣袂之聲。

他們加快脚步，只見白毛神已在與一人交手。

那人在白毛神的猛烈攻擊之下，只見一片金光，因爲他穿的是一件金光閃閃的衣袍，並拿着一枝黃金的杵杖，迅速的移動，發出陣陣金光。

雁子看着赫連夫人，見她並沒有行動，知道這人可能是她的相識。

杵　林瀚看着這金袍人——江湖上敢穿金袍招搖過市的人並不多，以

金杵杖作兵器的更不多。

他是——「金牌十三」岳不羣。

此人人如其名，向來是不羣不黨，獨來獨往，而他那外號，也來得奇怪。

人人都知道，岳飛當年大破朱仙鎮，有直搗黃龍的可能，却被皇帝下金牌召回，岳飛一直沒有理會，那知道，到了第十二道金牌下，他不得不回京面聖。

岳飛是在第十二道金牌之下才被召回，岳不羣在江湖上，從來便是獨來獨往，就算是皇帝有十三道金牌召他，他也不會賣帳，因此，他才得此古怪綽號。

「金牌十三」岳不羣算是一個正邪之間的人，幾十年來，他一直以自己的喜好在江湖行走，有時是鋤强扶弱，大快人心，有時是顚倒是非黑白，令人憤激！

不過，這幾年來，却並不多見他在江湖走動。

想不到他與白毛神薛勝霜是有仇怨的。

只見一個白影，一個金影，在洞外閃動。

一時是黃金杵杖與銀影畫戟相撞，發出震耳欲聾的聲响。

兩人招式之快，雁子是完全看不清楚。

林瀚功力較深，當然是可以看到，不過，他也不敢肯定那一招一式。

他們的武功，看來是不相伯仲。

突然是金光一閃，岳不羣的黃金杵杖迎頭擊下。

白毛神以畫戟一擋。

那知道，岳不羣這一招是虛招，當白毛神發覺的時候，已是太遲。

岳不羣已把擊下的手勢，化作一刺，這一刺是虎虎生威，並有風雷之聲。

以金杵杖一刺，而有風雷之聲，可想而知，他的力度是如何驚人。

眼看這一金杖，便要穿過白毛神的胸腹。

白毛神也知中了這一着。

他退，急退。

岳不羣的金杵杖刺進，又再刺進，看來這一招，無論如何也要使白毛神血染白袍。

赫連夫人突然高叫：「住手！」

這兩字比任何武功內力的力量更大，岳不羣果然是立時住了手，硬生生的住了手。

白毛神也呆着，汗水從他額上汨汨而下。

赫連夫人道：「一場相識，何必如此？」

林瀚與雁子聽了，才舒了一口氣，原來他們三人都是相識。

赫連夫人道：「岳不羣，你還不放下你的黃金杵杖。」

岳不羣立刻垂手，把黃金杵杖收回。

而白毛神薛勝霜似乎深深不憤，正要揮動銀影畫戟，不過，赫連夫人比他快，一閃身已在他們兩人之間，道：「白毛神，你再動……」

薛勝霜的畫戟也活生生的慢了下來。

兩人都望着赫連夫人。

赫連夫人的說話、行動，對這兩位江湖異人來說，實在如聖旨綸音似的。

林瀚與雁子冷眼旁觀，已知道這兩人都鍾情於赫連夫人，不過，他們兩人都沒有得到她的特別青睞。

三人都呆着。

赫連夫人站在他們之間，忽然失笑起來，道：「我們在兩位後輩前面，像個什麼樣子……林瀚，雁子，快來見過我的朋友岳不羣。」

林瀚與雁子上前拱手。

林瀚道：「在下林瀚，拜見前輩。」

雁子也襝衽爲禮。

「金牌十三」岳不羣見過林瀚，道：「你是『妙手學士』林瀚？」

「不敢！」林瀚謙道。

「不，你的妙手，名震武林，我有機會，一定要好好領教一番。」

林瀚道：「前輩說笑，在下不敢獻醜。」

岳不羣道：「獻不獻醜也沒有問題，我一定是要試一下，我的金杵杖厲害，還是你的妙手更妙。」

原來岳不羣也是個非常喜武的人，一知道別人有特別的武功，便興起躍躍欲試的衝動。

赫連夫人道：「而今不是我們之間切磋武功的時候，是我們要聯手對外的時候。」

「什麼？聯手對外？這地方古里古怪，我也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找到，還有什麼人可以找到這地方？」岳不羣不解地道。

白毛神躍開了兩步，道：「只有愚蠢的人才會如此說，還有什麼人……」

岳不羣聽了，把黃金杵杖一揮，發出虎虎之聲。

白毛神也把銀彩畫戟也旋了幾下。

看來他們爲了這一句話，又要打了。

赫連夫人只是微含怒意哼了一聲，向洞內而去。

兩人連忙隨着。

林瀚與雁子不知道跟着去還是怎樣才好。

只聽到赫連夫人道：「你們想打，以後有的是機會，快來，快來

，我們商討一下，對付陸續有來的人。」

林瀚與雁子聽了，只好跟着進內。

他們已分別的坐着，面對赫連夫人。

赫連夫人為免尷尬，特別叫雁子坐在她身旁，林瀚又坐在她的另一邊。

白毛神與金牌十三無可奈何的坐着。

赫連夫人首先把事情敘述了一遍，岳不羣聽了，似乎感到非常興趣，向雁子道：「你肯定你哥哥把那卷宗留在這裏？」

雁子點了點頭。

岳不羣道：「卷宗內所載的武功，一定驚人！」

「這點我不知道！」

岳不羣還想追問。

白毛神已道：「甚麼武功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你本身有甚麼料子！」

岳不羣聽了，勃然大怒，正想發作。

赫連夫人以非常溫柔的眼光望了他一眼，他立刻靜了下來，她又再用另一種眼神望了白毛神一眼，白毛神也立刻緘口不言。

赫連夫人道：「岳不羣，其實你來得正好，因為我們已與黑色忍者，白色死使大戰一場，再來的，會是中原武林人士，包括海盜兩大門派，更是指日可待！」

「他們來了，你們有白毛神在，甚麼也不用怕！哼！」他哼了一口。

岳不羣這話，假若沒有了最後一個字，也算是一種讚美，不過，多了一個字，却完全改變了意思。

白毛神想發作，不過，他這次較為聰明，他先望赫連夫人一眼。

赫連夫人已有了慍意，道：「好極，我們已有足夠的人手，你可以立刻離去！」

岳不羣連忙改口道：「不過，為了你，我甚麼苦也願意受！」

赫連夫人臉露笑意，道：「那好極了，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雁子、林瀚，我們便合作！」

他們互相討論一下這山谷下的形勢，作了一些非常簡單的建議。

白毛神與金牌十三雖然內心不和弦，但看在赫連夫人的臉上，他們不敢再頂嘴。

＊　＊　＊

三日之後，谷中仍然非常恬靜。

他們五人，輪流把風，並沒有發覺絲毫動靜。

雁子最為心急，因為她害怕她的兄長會遭毒手。

林瀚極力安慰她，不過，事已至此，憂慮是在所不免了，唯一可行之法，也是只有等待。

第五天，入夜時起了一陣風雨。

本來是相當悶熱的天氣，一掃而光。

午夜，雨是越下越大。

雁子負責把風，看着外面風雨飄搖，心中突然起了一陣傷感。

這時，山谷上面似乎有一些樹影搖動。

因為是狂風暴雨的關係，雁子並沒有發覺不對的地方，不過，當她發覺她面前也有樹木晃動之時，已是太遲，因為在她面前已站着十多人。

他們都披着一種特製的長袍，那袍子似乎並不怕雨水的侵襲。

雁子知道，自己力弱，高叫了一聲。

其中一個黑袍人，標竄上前，一手叉住雁子的咽喉。

雁子往後一閃，避過了他的來勢，她再猛喝一聲，這兩聲相信已可以叫醒了洞中各人。

那黑袍人又再出手。

這時電光一閃，她已看清楚那人手上一柄短刀向着自己腹部一插。

雁子已是後退，避開來勢，但那人的刀子緊貼，已使她避無可避。

她自忖必傷。

「噹」的一聲，那人持刀的手，突然就在她的前面停了下來。

接着是一個身影，從洞內飛撲而出。

那身影在她身前一過，「噠」的一聲，那人的刀被踢個正着，飛了開去。

那些長袍人紛紛讓開。

雁子這時才看清楚，飛身而出的正是林瀚。

但林瀚已在那十多個長袍人當中。

那時，仍然下着大雨，林瀚被圍在當中，全身盡濕。

黑袍人稍為散開，又再圍攏上來。

他們的手中都有一柄長闊而頂端很尖的刀，每一柄刀都非常鋒利，他們舞動起來，發出破空的聲音。

林瀚手中並沒有武器。

不過，他的「妙手空空」的確厲害，三兩下手腳，已奪了其中一人的刀子。

有了刀子，他可以保持一下强勢。

雖然是十多人圍攻，他毫無懼色。

林瀚揮着與長袍人一樣的刀子，進攻他們，不過，他進攻了一會，便知道自己吃虧。

因為那些長袍人的袍子，不知

是用甚麼做的，竟然是刀槍不入！

林瀚一連揮了幾刀，無論是刺、是削、是砍、是捺，都不能傷害到他們。

反之，他稍一不留神，手臂便中了一刀。

刀過處，血如泉湧。

林瀚稍退，他是個能征慣戰的人，當然不會一見流血便退縮，他反而安靜下來。

袍子既然插不入，只有攻他們的臉部，因為只有他們的臉沒有東西掩蓋。

而雁子見了林瀚受傷，不理一切，加入了戰圈，不過，她是處處受敵，不但幫不到林瀚，反而是使林瀚為了保護她，處處受到制肘。

林瀚知道她是為了協助自己。

他也沒有多言，使用那刀子，揮向每一個人的臉上，那些人都知道他厲害，一時之間，不敢太近。

不過，那些長袍人，都知道雁子是他的負累，反而是攻向雁子來要脅他。

忽然，赫連夫人已站在洞前。

她的後面是白毛神與金牌十三。

赫連夫人道：「來者是何方神聖！」

她的聲音甜美而帶威嚴，衆人手腳稍慢。

林瀚趁這機會，一手把雁子拉了出圈外。

其中一個黑袍人叫道：「海鯊派！」

赫連夫人道：「咱們向來是河水不犯井水。」

「你便是『黑寡婦』？」

赫連夫人還沒有回答，她身旁兩人已咆哮了一聲，這聲音果真有如猛虎出柙。

他們的聲音弄得黑袍人也禁不住的退了一步。

赫連夫人道：「是又如何？」

「那你們交出吉田村郎便可！」

「吉田村郎？」

雁子道：「他人呢？」

那長袍人聽了，道：「他人不在？」

赫連夫人道：「我們明人不作暗事，你們要找的吉田村郎並沒有到來！」

長袍人道：「那我們上當了。」

這些人想退，而且行動一致。

赫連夫人道：「你們這樣便想走？」

長袍人道：「我們得罪！」

「至少也要報上名來！」

「在下是海鯊派二旗船船主。」

「二旗船船主？那你便是江湖上人稱『風平浪鯊』胡世杰了？」

「在下正是！」

赫連夫人道：「海鯊派竟然出到你二旗船船主，可想而知這任務實在重要，你怎會被人所騙？」

「被人所騙？你說的是甚麼意思？」二旗船船主胡世杰並不明她所指。

赫連夫人道：「你來此地，要的是甚麼？」

二旗船船主胡世杰似乎不想多說，支吾着。

赫連夫人道：「你不用瞞着我，我知你受騙，當然知道你為何而來！」

「為何而來？」

「為『卷宗』而來！」

胡世杰道：「那你知道了又如何？」

「因為我知你受騙！」

「受甚麼人所騙？」

「受巨鯨派所騙。」

「巨鯨？」

「他們來過。」赫連夫人望着衆人。

林瀚雖然知道她是在說謊，也明白她正是利用海鯊派這些人，不過，她真正弄的玄虛是甚麼，誰也不知道。

「巨鯨他們怎樣？」

「已奪去了卷宗！」

「甚麼？」

赫連夫人並沒有回答。

「甚麼時候奪去？」

赫連夫人仍不回答。

岳不羣接口道：「你信便信，不信便走！」

胡世杰怒道：「不信便怎樣？」

「他們說過你們這所謂海鯊，只不過是徒有虛名，嚇也嚇不倒人的，走吧，你們根本沒有資格搶奪卷宗！」

「為甚麼你這麼說？」

「因為你們沒用，巨鯨搶了卷宗之後，說過要滅了你們，那麼沿海一帶，便是他們的世界！」

「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赫連夫人道：「不過，事實是如此，巨鯨已搶去了卷宗，遲早會消滅你們！」

白毛神辭勝霜道：「你們還是回去，好好稟告大旗船船主，比在這裏像隻呆鳥好得多！」

「你說甚麼？」

「我說你是呆鳥。」

胡世杰突然憤怒得像着了火似的，撲向白毛神。

白毛神也不知自己說錯了甚麼，他多口一句，只是想刺激他一下，讓他早些退却。

胡世杰道：「你這白毛佬，我不理甚麼卷宗，你出來，我要把你白毛剃光！」

白毛神一向以自己一頭白髮為傲，胡世杰要剃光他，這侮辱對他來說，也實在大。

同時的，胡世杰一生最恨人叫他「呆鳥」，雖然，在他背後，人人

都這樣叫他，但在他面前，沒有人敢說，因此，這時他是極端憤怒。

兩人竟在這誤會之下，跳了出來。

金牌十三岳不羣望望赫連夫人，赫連夫人的眼神表示，暫時讓他們打下去。

林瀚也看着赫連夫人，她並不表示干預，他自然是暫時不敢多動。

於是，兩人不再多言，便在當中打了起來。

兩人武功不相伯仲。

但是，白毛神一頭白髮，在互相舞動扭打之際，非常有威勢。

赫連夫人望着她，一雙眼睛充滿了柔情。

岳不羣對這最爲敏感，他心下十分不悅，他倒希望有機會在赫連夫人面前與人對打，讓她滿是溫柔愛意的眼睛也盯在自己的身上。

白毛神突然施展他的白毛神威，把那二旗船船主胡世杰打得連連退却。

這可能是赫連夫人的目光的鼓舞。

胡世杰一退，其他人也上。

這正好給岳不羣一個機會，於是兩人又合作起來，聯手對付這海鯊派的人。

林瀚一直在旁，根本不明白赫連夫人在做甚麼，看來她是有意挑起他們再打。

林瀚也想動。

突然，赫連夫人一閃身，走近林瀚與雁子身旁，輕聲道：「我聽到有人正朝我們這山谷而來，你們上去看看，我在這裏想辦法，當你們見有人眞正上來，你們立即下來。」

林瀚與雁子立刻從另一邊上了山谷。

赫連夫人的功力實在厲害，當他們一到谷頂，果然見到遠處有人影閃動。

這時雨已停下來。

那些人比海鯊派的還要多，而且來勢極速。

雁子道：「怎麼辦？」

「你先下去告訴赫連夫人！」

雁子立刻下去，而林瀚看了一會，覺得自己在這裏也無濟於事，於是他也立即下去。

下面的情形又再改變。

白毛神與金牌十三已住手，海鯊亦已似在戒備。

赫連夫人道：「林瀚，我已說服海鯊，不用多言，他們已能對付巨鯨，免却我們不必要的損傷！」

至此，林瀚與雁子才明白，赫連夫人一直在挑撥，也在扯謊，目的是利用海鯊鬥巨鯨。

他們兩派早已有嫌隙，在赫連夫人的慫恿之下，那會有罷手之理！

赫連夫人實在是個智勇兼備的女人。

海鯊的成員早已改變了方向，沿着山谷上去。

赫連夫人道：「當他們下來，我有辦法令他們決一死戰，當他們酣戰，我們便要逃離！」

「逃往那裏？」雁子道。

「如果你喜歡，你可以仍留在這裏！」

林瀚道：「前輩，我們也有一個目的，因爲雁子要在這裏等她的大哥。」

「我們會逃離這地方，但不會逃離這山谷。」

林瀚道：「他們呢？」

「他們定然會隨着我而去！」

這時，山上已有人影閃下。

赫連夫人朗聲道：「巨鯨幫的朋友，海鯊派的人早已在這裏恭候光臨。」

那邊巨鯨幫爲首的人，在黑暗中仍看得出他是肌肉結實，非常健碩的一個人，那人道：「海鯊派？啊，原來早已來了！」

赫連夫人道：「他們已搶了卷宗！」

這話一出，全山谷哄動。

因爲海鯊的人哄動，是爲了他們並沒有取得卷宗。

巨鯨的人哄動，是因爲敵人取了他們所要的東西。

其實兩者都沒有取得，但兩者都立時怒氣衝天。

赫連夫人繼續道：「我也沒有甚麼辦法，我無能爲力取得卷宗，那麼，你們兩派好自爲之！」

山谷上的巨鯨幫湧下，山谷下的海鯊派也湧上。

一時之間，斷殺展開。

赫連夫人一手拉了雁子。

林瀚也隨着，而白毛神與金牌十三，也是十分機警，他們立時隨着赫連夫人走。

赫連夫人對於這山谷形勢十分熟悉，一閃身進入了山洞，再由山洞另一邊的出口走了出來。

他們迅速的到了山谷的另一邊。

再上一些，又有幾個較小的山洞。

這些山洞，未輕修葺，不過，仍有一些天然的石塊，可供他們坐下。

赫連夫人道：「我們在這裏安歇一會，讓海鯊與巨鯨大打一場！」

「我不明白！」白毛神道。

岳不羣也道：「我也不明白！」

赫連夫人道：「林瀚，你明白吧！」

「我不知道，大概是……現有這麼多人搶奪這『卷宗』，如果憑我們五個人的力量，肯定不能與海鯊、巨鯨這兩大派人對敵，赫連夫人是利用他們互相殘殺的局面，減少一下我們的受敵，我們少了敵人，得到『卷宗』的機會也會多些！」

赫連夫人點點頭，道：「很多時候，我們不能憑一己之勇來做事，就像你們兩人，未對付敵人，就先鬥個你死我活，甚麼也不能辦到！」

兩人互望一眼。

「其實我們……」白毛神道。

岳不羣也搶着道：「我們也沒有甚麼……」

兩人相視一笑，看來這一笑，暫時可解開他們之間的敵對。

赫連夫人道：「其實，要來搶卷宗的，還不只這兩批人，一定會陸續再來！」

白毛神道：「還有誰？」

「我不知道！」赫連夫人道：「而今福建沿海一帶，對這『卷宗』之事，已無秘密可言，早已有很多人知道，而且客船沿岸來往，知道的人會更多！」

「海鯊與巨鯨的人會保守秘密！」

「他們是想的，不過，他們根本沒有把握可以搶到那卷宗，因此，他們會散播消息，讓其他的人也來，降低對方的機會！」

林瀚道：「我們處在他們之間，會有好處？」

「當然有，最低限度，『卷宗』所在還未出現，他們已傷了不少人，對我們更有利！」

雁子聽了，臉色有變。

林瀚道：「你不用擔心，當你等不了，我們再作打算！」

雁子道：「我就是害怕中原武林有這麼多人知道『卷宗』之事，若這樣，我哥哥他來不了。」

「不會的，吉人自有天相！」

忽然，赫連夫人作了一個手勢，叫大家靜下來。

然後，她低聲道：「有幾個人走來，其中一個受傷！」

「誰？」衆人問。

赫連夫人道：「隨我來！」

他們出了小山洞之外，只見崖前果然站着了五個人，其中一個是被押着。

那個被押着的是個受傷的。

那人白衣白袍，但並不像白毛神全頭白髮，而是一頭濃密的黑髮，紮了一個水髮的模樣。

雁子一見了，便想衝出去。

幸好林瀚在旁，一手拉着了她。

她動不了，便想大叫。

林瀚一見她如此，立時又用手掩蓋着她的嘴巴。

這樣拉着她、掩着她嘴巴的動作，幾乎是把雁子整個人擁抱了過來。

當雁子冷靜下來，發覺了，她立時全身發熱，臉也紅了。

林瀚看見了，只好慢慢放了她。

雁子也沒有叫。

林瀚道：「你看見了甚麼？」

雁子沒有說話，只是指着那人，似乎是那受了傷的人，臉有憂色。

「那人？」林瀚問。

雁子點點了頭。

「那人是誰？」

「是我哥哥亞郎！」

「亞郎？」林瀚實在不相信，前面那個人，便是他年少時的一個好玩件。

他的樣子似乎變了，最重要的，還是他身材高大了許多，雖然而今他是受了傷而被押着，但仍然可以看到他是個英偉挺拔的人。

林瀚也上前輕聲對赫連夫人道：「那人便是亞郎！」

赫連夫人聽了，立刻道：「我們立即救他，不過，押着他來的人，並非普通人。」

林瀚也看清楚了，其中兩個，他也認識。

其中一人，高大英俊，背負着一柄長劍，外號是「俏郞君」陳東方。

另外一人，却是適得其反，矮小而醜陋，也背負一柄長劍，那劍幾乎與他的身體那麼高，他的外號叫「疤臉狠君」高峯。

這一俊一醜的好朋友，向來是在江湖上共同進退，不知道爲甚麼竟會牽涉進亞郎的事情內。

至於另外三個人，林瀚並不認識，只覺面善。

不過，無論這三人是甚麼人，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是武功高强的人物。

林瀚悄悄的告訴赫連夫人，道：「那是亞郎，也是雁子的哥哥！」

赫連夫人道：「小心點，這是個關鍵的人物，我們絕對不能失了他！」

在旁的「白毛神」薛勝霜與「金牌十三」岳不羣已經躍躍欲動。

赫連夫人道：「我們先搶回亞郎！」

她是第一飛身而出，落在「俏郞君」陳東方與「疤臉狠君」高峯的前面。

兩人一見有人，已拔劍在手。

赫連夫人仍未落地，他們的長劍已出手。

陳東方身材高大，攻向赫連夫人的上盤；而高峯矮小，但劍仍長，一連使了三招，攻向赫連夫人的下盤。

赫連夫人在空中一個美好的翻騰，她人未落地，也立時有了反

攻。

她手中並無武器，但她一雙玉手，却像一雙判官筆似的，一連向兩人身上重要穴位刺去。

兩人劍光如電，撲削直刺，止住赫連夫人的攻勢。

然後兩人又再出招，一高一矮的劍招，竟然是非常配合，一時之間，使赫連夫人暴退。

白毛神與岳不羣已立時躍出，加入戰圈。

陳東方與高峯望着赫連夫人，忽然有一些茫然的感覺，兩人的劍都慢了下來。

而這一個好機會，給白毛神與岳不羣攻入，兩人都重重的吃了一記。

兩人咆哮了一聲，再度抖擻精神，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改攻白毛神與岳不羣二人。

赫連夫人倒有一個脫身機會。

這時亞郎已被推在一旁。

雁子已顧不得甚麼，上前叫道：「哥哥！」

亞郎聽見了雁子的聲音，仰面望着雁子，可是，他並沒有站起來，也沒有其他反應。

而另外那三人已一起飛身而來，在不遠之處，圍着雁子與亞郎。

他們三人，並沒有行動。

林瀚害怕那三人會傷害雁子，也飛身入了其中，那三人只是作了戒備的模樣，並不動手。

雁子又叫：「哥哥！」

亞郎仍是沒有反應。

林瀚上前，叫道：「亞郎，記得我嗎？」

亞郎聽着聲音，望向林瀚，只有茫然的眼神。

林瀚道：「我是亞瀚！你忘記了嗎？」

亞郎望着亞瀚，但並沒有甚麼激動的反應，也沒有甚麼聲音。

雁子道：「哥哥，你怎麼了？」

林瀚也覺得奇怪，叫道：「亞郎，你怎麼了？」

雁子非常激動，上前擁着哥哥，並且搖晃着他。

吉田村郎仍然是沒有甚麼反應，看來他是呆了，像個靈魂出了竅的人似的。

林瀚看了一會，已知道他可能是吃了一些藥，或者是受了嚴重的創傷。

林瀚道：「雁子，勿再搖他！」

雁子仍然激動，不過，她沒有再搖他的哥哥，只是哭個不停。

林瀚站了起來。

那三個人也慢慢的移近。

其中一人道：「那是他的妹子！」

「他也曾說過，那東西可能在她身上！」另一個這樣回答。

第三個人道：「有了她我們更有把握！」

三人的說話十分清楚，在林瀚聽來，都不明所以。

三人已立時採取行動。

林瀚站了起來，迎着他的來勢。

那人招式剛强有勁，是非常正宗的功夫。

第二人也一掌使出，陰柔之中略帶勁道，很明顯他只是試試林瀚的武功。

第三人也一揮手，這一招快而狠辣，是三人之中最急躁的一個。

林瀚也展開他的招式。

三人的武功來自三個不同的宗派。

林瀚目的是護着雁子，不讓他們下手把她搶去。

而那三人經過十來招之後，已是較强勢的攻向林瀚，林瀚立刻還以顏色。

林瀚知道，這三人功力不錯，如果要以速戰速决的手法，他不能不立刻使出「覆雨翻雲手」。

他一招「興風作雨」使出，勁道十足，逼使他們三人同時散開。

其中一人道：「你是妙手學士？」

林瀚道：「那又如何？」他頓了一頓，另一招「雲海翻騰」使出，猛攻發問的一人。

那人受了這一强悍攻勢，不由自主的使出一招他自己非常熟悉而有把握的招式。

那是一招「雙龍出海」，非常强勁的內力與林瀚猛拚，林瀚看了，心中有點詫異，這簡單而有力的招式是非常熟悉，他趁勢閃開，稍退。

那人見有機可乘，並不退讓，又再以一招「雪花蓋頂」猛拍向林瀚的頭！

林瀚快退後，這時，他才省悟，這人使出的招法，比甚麼都簡單，但內力渾厚，並非尋常之輩可比。

忽然，他叫道：「你來自少林！」

這人並不言語，但表情却有些驚異，不過，這表情很快便回復正常。

這一陣子，林瀚猛攻這一人，其實另外兩人並非不動，而是因爲他們出招化招猛烈，動作强勁而快，他們才稍爲慢上。

當林瀚說出那人是來自少林，另一個人却叫道：「妙手學士果是名不虛傳，好，你也來，看看我是甚麼家數！」那人一個閃身，已在林瀚面前。

林瀚護着雁子，稍稍退後。

那人已發出强而有力的一招「左右逢源」，他並沒有把林瀚打個正着，繼而發出另外一招。

那招式使出一半，林瀚已然反攻。

他又再度使出「覆雨翻雲手」中的「興風作雨」，因爲這一招是非常强勁，內力渾厚，因此，那人不能不以自己師承的功夫應變。

果然，那人再無辦法使出其他招式。

他改使一招「攬雀尾」避開林瀚，再一招「仙人指路」猛攻向林瀚眼睛。

林瀚昂頭避過。

那知道，這一招「仙人指路」只是虛招，他目的是支開林瀚的注意力，而踢出他的拿手好戲：「虎尾腳」。

林瀚是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如何不知這一腳是致命的一腳？他沉着氣，也同時使出他的一腳。

這一腳名爲「蹴地踢天」，也是「覆雨翻雲手」內以腳使出的罕有招數。

兩人以腳硬碰，也同時的分開。

林瀚只覺腳骨非常痛楚。

那人雖然沒有哼半句，但林瀚也知道，他應該比自己好不了多少。

林瀚道：「好一招『攬雀尾』，再以『仙人指路』虛幌，『虎尾腳』才是眞正的東西！」

「你認識我的招式，並不表示甚麼。」

林瀚道：「你不用再耍花招，你來自武當！」

那人腳痛未了，被林瀚一口指出，臉上驚呆不定。

林瀚道：「你不用多言，你雖多花巧，但無法否認你踢出的『虎尾腳』，是正宗的武當招式！」

林瀚還未說完，另外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粗獷地叫道：「來，試試我的。」

那人不讓林瀚有機會思想，一出兩招「剜肺剖心」，「肝腸寸斷」，一出手便是致敵人死地的招法。

林瀚一手推開雁子，人向橫邊一閃，避開了第一招，再以「覆雨翻雲手」中的「虎從風起」與「龍藏雲嘯」，以七分功力，與「肝腸寸斷」硬拚。

那人有點駭然。

他想不到，林瀚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發動，而且一出兩招，不但可以化解了他們攻勢，而且可以同時反攻，這兩招實在展示出他的實力。

可惜的是，這兩招惡招，並沒有看出他是來自甚麼宗派，依照林瀚暗下猜測，這一出招便是如此惡毒，並不是名門正派所爲。

那人是有心用古怪招式，以混淆林瀚視聽。

林瀚久歷江湖，對手無數，那有不知這簡單的道理，不過，他也知道，當一個人性命有危險之時，他一定是無法隱藏自己的武功。

林瀚也在這時，突然一竄。

他以自己非常熟悉的「覆雨翻雲手」的「興風作雨」「風起雲湧」同時使出。

第一招壓向那人上路，逼得他無法不退，另一招向他腹部而來。

林瀚已使出七成功力。

那種來勢，使那人不得不嚴陣以待。

他使出一招「蜻蜓點水」，再來一招「孔雀東南飛」，兩招輕盈纖巧，避過林瀚。

林瀚看了，也不禁讚道：「好招式，你是來自峨嵋，陰柔巧俏……」

不過，他還未說完，那人又再使出兩招，兩招全然不同的招式。

一招是「烏雲蓋月」，另一招是「力拔河山」，兩招都是非常粗枝大葉，但他使出之下，竟是粗中有細，不同凡响！

很明顯，這兩招與最初兩招完全不同，峨嵋根本很少這種武功。

看來他並非來自峨嵋！

那人笑道：「看不出了？」

林瀚一時之間，實在無法看出。

那時三人突然交換了一下眼色，三人迅速攻來，使林瀚再沒有時間想下去。

雁子心情已暫平伏，與林瀚一起對付來勢。

林瀚不用費心雁子，可以與這三人交纏下去。

那邊廂的高峯與陳東方，似乎已不敵白毛神與金牌十三，再加上赫連夫人，他們正節節敗退。

忽然，他們之間，不知是誰發出了呼嘯。

各人都虛晃了一招，然後退後。

雁子跳了過去，護着她的哥哥亞郎。

原來那一聲訊號，是全面的退却，他們出現快，退後也快。

衆人都噓了一口氣。

這一幫人等，雖然暫時敵不過他們，可是，如果加上日前來過的黑色忍者與白色死使，他們並沒有一定可勝的把握。

其實，而今不是勝負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那「卷宗」的所在。

雁子扶着她的大哥，而亞郎似是倦極欲睡。

赫連夫人道：「我們暫時也要躲一下！」

她領着衆人，穿過一個地洞，竟然可以轉上山上，而由一堆樹叢之中，上到山谷之上。

赫連夫人對謀奪這「卷宗」所下的功夫實在不少，看來她是志在必

得。

以她這一個人，居然可以在這山谷隱居，而且在這看似平平無奇的山谷，早已佈置妥當。

看那三個睡房般的洞穴，早已知道她是深謀遠慮，再看她在山谷內建的通道，更明白她的處心積慮。

而這時他們已在山谷之上，這種以自然環境來設計的通道，實在是非常攻心之計。

那些人如果想攻下山谷，很容易便被欺騙，以爲山谷之下是死路一條。

其實，一切佈置，反而是引人下山谷，而赫連夫人却趁機用不同途徑離開山谷，這一種誘敵深入，而自己可以在外面一網成擒的佈置手法，實在高明。

他們上了山谷之後，赫連夫人道：「看來來攻我們這裏的人比我心目中聰明的更多，我看我們還是離開一下，看好形勢，我們再攻！」

林瀚道：「最重要還是救亞郎！」

赫連夫人道：「是的！」

白毛神問：「我們可以躲在那裏？」

「跟我來！」

衆人跟着赫連夫人，她一直往山邊走。

不遠之處是一個小樹林，下面滿佈荆棘，是一處相當難走的地方。

林瀚走得比較辛苦，因爲他要扶着亞郎。

亞郎並沒有昏倒，但整個人是眼神呆滯，他望着林瀚，似乎完全不知他是誰。

突然，赫連夫人止住了衆人，道：「上樹去！」

她首先飛身上樹。

這一帶地方，樹林茂盛，林木葱郁。

赫連夫人上了樹之後，衆人也用輕功上樹，林瀚與白毛神二人合力，托着亞郎，以輕功上樹，也費了不少內勁，因爲亞郎完全半癱瘓似的，不知合作。

赫連夫人飛身過樹。

然後，她找到一條隱藏在樹葉的藤條，一拉之下，竟成了一條繩梯。

沿着繩梯爬上去，她用手拉下了一些叢生的寄生樹葉，竟有一所好像屋子的東西出現。

赫連夫人已一馬當先進內。

衆人也不爭先，先讓白毛神與林瀚扶了亞郎進內。

樹葉叢之內，居然是幾個簡單的居室。

居室之內，並沒有甚麼設備，只有幾張用網吊着的床，他們把亞郎放在其中一張內。

亞郎完全沒有反抗，在搖晃之中，反而自得其樂。

雁子看着亞郎，滿眼淚水。

林瀚問道：「雁子，你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雁子搖搖了頭。

白毛神道：「我看他是中了毒似的！」

金牌十三道：「我看他被人點穴，以致神志不清！」

赫連夫人道：「先看看他身上有沒有傷疤！」

這倒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因爲他們都是太關心亞郎，看到他目光呆滯，精神散亂，已經不知如何是好。

林瀚小心掀起他的衣服，搔着他的癢處之時，亞郎竟也笑起來。

可是，經過林瀚小心的看過，他的身上並沒有甚麼傷痕，他的身體仍然是非常强壯。

赫連夫人道：「他身體沒有受傷，那麼可能便是中毒！」

白毛神道：「我早說過中毒！」

這話似乎是向金牌十三挑戰。

赫連夫人不想他們再鬥嘴，道：「你既然知道他中毒，你來替他把脈！」

白毛神並不懂得醫理，不過，既是赫連夫人說了，他也沒有推辭之理。

他把着亞郎的手腕，集中精神，一會又是皺眉，又是嘆息。

這個樣子使雁子非常擔心，頻頻催問：「怎麼了？我的哥哥中了甚麼毒？」

他放下了亞郎的手腕，半晌才道：「我不知道。」

這令在場的人，都啼笑皆非。

雁子更爲傷心。

赫連夫人道：「讓我來。」

赫連夫人有著名的「蜘蛛膠」，她實在是一個使用毒物的高手。

她按了一下亞郎的手腕，一會才道：「他的脈搏正常，看來他並不是中毒那麼簡單！」

林瀚也爲他按了一下脈，道：「他學的武功與我們中原的不相同……也許……」

雁子道：「他在扶桑時，一切都正常的。」

白毛神道：「他來到中原，挑起巨鯨、海鯊，他那時也是正常的！」

金牌十三道：「不過，他出現之時，有三個人護着，那三個人是何方神聖？」

林瀚道：「他們沒有透露身份，不過，我試他們武功，有兩個可以肯定，另外一個……」

「那兩個是誰？」

「我不知他們是誰，但可以肯定一點，一個來自少林，一個出自

武當，兩人輩份也不小，否則，他們的武功也沒有到這個地步！」

「另外一個呢？」

「我試過他，他知道我熟悉各門各派，因此一時陰柔，一時粗獷，我也無法在幾招之內知道！」

「爲甚麼這事與少林武當也有關係？」赫連夫人提這問題時，好像在問自己，也好像在問衆人。

林瀚道：「最重要的關鍵，當然在『卷宗』！」

白毛神道：「卷宗？那究竟是甚麼？」

沒有人能回答。

雁子道：「我也沒有看過！」

「你哥哥呢？」

「他有與我談及，但我沒有看過他拿出來，爺爺在的時候，爺爺每天都對着它出神。」

「它？那卷宗，究竟是怎樣一個樣子？」

赫連夫人道：「那只是一卷紙軸，就像一卷山水畫似的！」

「裏面有甚麼？圖畫？」

「不知道。」

林瀚道：「如果亞郎清醒，他一定可以告訴我們多一些有關的東西。」

赫連夫人沉思了一會，道：「是的，我們沒法救他，林瀚，你的體力沒有問題？」

林瀚搖搖了頭。

赫連夫人道：「好，好，你先試用內力，逼他體內毒素出來，看看有沒有用？」

林瀚並沒有異議。

赫連夫人簡單地把利用內力的方法，一一詳告了林瀚，她的方法雖然簡單，但非常實用。

想不到赫連夫人武功極好，連內功也是出人意表的好，造詣之深，連在旁的白毛神與金牌十三，也在心裏暗暗佩服。

林瀚上了一課歧黃醫理，也上了一課內功運氣之道，得益匪淺。

赫連夫人道：「我們先出去，你依照我所言，試試使他小周天先運行，再使大周天湧動！」

她又轉向白毛神與金牌十三，道：「我們在外面把守，免得他分神。」

於是，白毛神與金牌十三隨着赫連夫人往外走，外面是非常濃密的樹葉，他們很容易找到一處樹杈，好好的在那裏休息，雁子在這巢居的門口把守着。

林瀚先解了亞郎的衣服，雙掌搭在他的背上，開始用內力輸進他的體內。

開始的時候，十分順利。

林瀚的內力，一直源源向林瀚體內輸入，而亞郎亦有反應，他開始全身發熱。

可是，過了一會，林瀚便發覺不大對勁，因爲亞郎體內的經脈運行，似乎並不依照一般常理而行。

林瀚加勁。

這一加勁，更明顯地發覺，亞郎身體表面並無異樣，但他的體內是洶湧着，當林瀚輸入的力量愈大，亞郎的體內反抗力也愈大。

林瀚再試，情形並沒有改變。

亞郎本是衰弱的身體，接受了外來內力，開始有了增强的力量，不過這力量，林瀚可以感覺得到，並非他自己產生的。

林瀚把雙手拿開。

只見亞郎臉如死灰，額上汗珠汩汩而下。

但他沒有睜開眼睛，看來他精神更爲迷惘。

林瀚立即往外面，叫雁子通知赫連夫人。

赫連夫人進內，看到這情形，也心知不妙。

林瀚問道：「是否我功力不夠？」

赫連夫人道：「有這個可能！」

她頓了一頓，道：「我看他體內的毒，是被人用內功逼進去，假若以單方面的內力逼那些毒物出來，是不可能的。」

「我實在不明白。」

赫連夫人道：「我也是估計，簡單來說，你用內功想使那些毒物逼出來，那些毒物並不會出來，反而在他體內游走，這樣更破壞他的神智。」

白毛神道：「沒有其他辦法？」

赫連夫人道：「有，但有危險！」

金牌十三道：「說出來聽聽！」

「你們兩人試試。」

「我們兩人？」白毛神與金牌十三同道。

「是的，你們兩人年紀比林瀚大，內力的深厚程度應該是較高的，你們兩人各自在前後輸入內力，用兩股力量，逼使他體內毒物盡出。」

兩人互望了一眼。

赫連夫人道：「不過，你們要心智合一，當發覺他體內氣脈游走，你們一定好好合作，如果你們不合作，那會使他內臟血脈顚倒或混亂，那時……」

林瀚聽了，實在擔心。

雁子反而沒有甚麼，因爲她不明白赫連夫人所指。

赫連夫人道：「不，你們兩人不大適合這工作。」

「爲甚麼？」兩人齊問。

赫連夫人不用解釋，其實他們自己也明白。

白毛神道：「爲了救人，也爲了卷宗，我們是可以合作的。」

金牌十三道：「對，我們可以破例合作！」

赫連夫人道：「這不是兒嬉的事！」

「好，我們便開始。」白毛神道，他要坐下，運功以待。

金牌十三也坐了下來。

赫連夫人道：「林瀚，我們出去把守！」

三人一同出去，各在巢居附近找了一個位置。

白毛神與金牌十三依照了赫連夫人的話，以內力慢慢輸入亞郎的體內。

開始並沒有甚麼特別的跡象。

不過，當兩人本身的經脈運行了一大周天，亞郎的經脈却開始紊亂起來。

兩人都感到那經脈混亂的壓力，他們各自慢慢收起了內力，然後一起放開。

亞郎陷入了昏迷。

看來兩人輸入的功力，不單不可以把他體力的毒引誘或壓迫出來，反而是會使他脈息混亂。

他們叫了赫連夫人與林瀚、雁子進內，詳細地解釋一番。

赫連夫人想了一下，道：「那麼，亞郎體內的毒物，本身是非常厲害之外，下毒的人也是個箇中高手，才有這個反應！」

雁子心急道：「夫人，沒有其他辦法了？」

赫連夫人道：「我知道的便是這麼多了。」

雁子道：「夫人，爲甚麼你不親自試試！」

赫連夫人道：「我也想過，不過，我是女人，他是男人，男女授受不親。」

白毛神道：「他只是個孩子。」

金牌十三也道：「他只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赫連夫人又道：「其實，那並不是一個主要的原因，最重要的，我還沒有找到他體內毒物的眞正所在！」

林瀚道：「難道就讓他這樣……」

「不，我想仍有一個人可以！」

「誰？」四人齊問。

赫連夫人道：「這人很難請到！」

「究竟是誰？」

赫連夫人道：「我在這山谷隱居蟄伏三年，常常在這附近出沒，我認識了一個怪人，看來這個怪人可能有些本領，如果他答應，會有希望！」

「他究竟是誰？他在那裏？」

「他居無定所，不過，總是在這附近一帶，通常有山坑有山水的地方，都會見到他，可是，有時却幾個月不見！」

「他知你在這附近？」雁子問。

「是的，但我自己也沒有把握找到他！」

「他懂岐黃醫理？」

「懂，他似乎甚麼都懂似的，因爲以我自己的『蜘蛛膠』而論，那是我師傅不傳之秘，他也懂！」

林瀚問道：「你怎知他懂？」

「他給我一些藥末，滲入我本來的配方，效果更好，你們也試過！」

林瀚並不明白。

反而是雁子細心，道：「那天我們跌入了蜘蛛膠內，無法起來！」

「對，以前我的蜘蛛膠不能太過長久露於空氣，但經他指點後，竟然可以。」

雁子道：「我去找他！」

林瀚道：「我去！」

「不，林瀚，你讓雁子去！」

「爲甚麼？」

「因爲那怪人較喜歡女人。」

「那更不可！」

赫連夫人道：「我並不是說他是個色魔，而是他喜歡與女人說話，他看見男人，都要奴役他一番才安心！」

天下間竟有這樣一個怪人！

雁子道：「瀚哥哥，你陪着我去，暗中保護我，豈不是兩全其美？」

赫連夫人道：「這辦法也好！」

白毛神道：「那麼我們在這裏死等？」

「不，我們人少，要勝這一場，並不容易，我們在這裏再佈置一下，對於我們與這一班人再戰，也大大有利！」

事情便這樣決定下來。

雁子已經從赫連夫人處知道這山頭附近有幾處地方是有大水坑的。

林瀚伴着他，一連幾天，都找有水坑的地方。

這附近的山頭都是怪極，有很多地方都有水坑，有些非常大，就像山中一個小湖似的。

不過，他們並沒有發現那人的踪跡。

他們足足走了三天。

那日下午，他們身上帶來可吃的東西都吃完了，他們坐在一個大水坑旁邊。

兩人都在發呆。

林瀚走近水邊，肚裏有點餓。

忽然，有一條魚從水中標竄出來。

林瀚道：「你喜歡吃魚嗎？」

雁子點點了頭，道：「不過，我們沒有工具，怎能捉魚？」

林瀚道：「試試看！」

他走入水中，站穩了腳，他屏息靜氣，不一會，果然有些魚游近，那些魚也不少，可能是生活在這人跡罕到的地方，並不怕林瀚。

有些魚游近，並用嘴啄林瀚的腿。

林瀚一手去捉那些魚，但那些魚却是機靈之極，他的手未下水，已游開去。

看來在水中用手捉魚，並不容易。

但如果那些魚標竄上來，只要手急眼快，看來也並不太難。

不一會，果然有魚竄了上來。

林瀚是抓着了魚，不過，那魚身太滑，一抓着便「奪」的一聲，溜了出去。

一連試過幾次，都是如此，他氣憤之極。

雁子看了，道：「讓我試試！」

她也下到了水中，並且站穩，屏息靜氣。

她似乎知道在水中的魚，一定無法用手抓到，她是看着標竄上來的魚。

果然標竄上來的魚，雁子一手抓去，雖是抓到，但魚身太滑，一用力便滑了出去。

她一連試了幾次，都是如此。

林瀚這時又再等待，他雙手預備。

忽然，又有一條魚竄上，他立時雙手一扣，那魚竟然無法逃離。

林瀚高興地道：「有了，有了！」

原來他是用手刺，直刺入魚身，使那條魚無法逃離，魚是捉到，但魚身有些爛了。

不過，有了魚也暫時可以充饑。

雁子找了些乾樹枝，很快便生了火。

林瀚繼續用這方法多捉了幾條魚，他一邊捉，雁子一邊燒，香氣四溢。

他們一共燒了四條。

忽然，他們聽到了一個奇怪的聲音。

「哇哇……」

像嬰孩哭的聲音。

這地方四野無人，那裏會有嬰孩哭叫的聲音。

接着又是「哇哇」兩聲。

林瀚道：「你聽見了沒有？」

「是嬰孩的叫聲！」

「是的，你沒有聽錯，我也沒有聽錯！」

雁子道：「好像水裏來的！」

「沒有可能，水中那有嬰孩！」

「這地方根本沒有嬰孩！」

當他們正在討論之際，不遠之處出現了一個人，這人個子不大，但風塵僕僕。

那人走近道：「兩位可願施捨一些東西給我們？」

「你們？你拿去吧！」雁子道。

那人上前。

爐火之上，還有兩條燒好的魚，那人一手便整整的把這兩條魚拿去。

林瀚道：「兄台，你過份了一些！」

那人道：「甚麼？」

「兩條你全拿了？」

「因爲我有兩個人！」

「兩個人？還有一個在那裏？」

他指指後面。

後面並沒有人。

「好香，好香……」

那人所望的地方，傳來了聲音。

「我平生最喜歡吃魚，天下那裏有人弄魚弄得那麼好味道！」

他們循聲望去。

只見一個禿頭的人，蹣跚地從山的另一邊走來，他的行動好像很笨拙，但轉眼人已到。

「好香的魚！」

他一手拿了那魚，便放進嘴裏咀嚼。

這些魚非常多骨，但那人似不怕，咀嚼了幾下之後，居然把幼骨吐了出來！

他又再吃一口。

轉眼兩條魚都吃光，看來是意猶未盡。

林瀚道：「既然你喜歡吃，我去捉給你吃！」

那禿頭人道：「不！」

雁子接口道：「我去！」

「好極！」

林瀚知道，這人可能便是他們要找的人，因爲他喜歡女孩子爲他服務。

雁子當然也知道。

她趕快跑入水中，希望盡快多抓幾條魚上來，不知是否心急的原因，她一連抓了幾把，却仍然是兩手空空。

那人有些不耐煩。

那個童子似的人，也走入了水潭之內，希望幫一把手，可以抓到。

那知道，多了一個人，連魚也沒有標竄上來。

雁子心急，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那禿頭人道：「你們上來，讓我來！」

兩人依言上來。

那禿頭人却不下來，他是坐在那伸出水邊的一塊石頭之上，他把衣袖捋了起來。

他呆呆的看着水面，一動也不動。

林瀚看着這禿頭的人，已知他是非凡人。

三人也目不轉眼的望着他。

那知道，突然那人站了起來，手中已多了一條魚，他們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爲甚麼他手中會突然多了一條魚？

當然是他出手極快，快得沒有人可以看見。

也許他們生了幻覺。

不過，那禿頭人也不說，又蹲下去，不一會，似乎動也沒有動，便又捉到了一條魚。

他一直捉了七條。

他不單好像沒有把手插入水中，連衣袖也沒弄濕，唯一可以看到的是水中有些漣漪！

這證明他的確是有插手下水，只不過他一伸一縮極快，快至他們無法看到而已。

七條魚，魚身都比林瀚所捉的大，那當然可以使每一個人大快朵頤。

那人吃完的時候，並沒有發出一句話。

幾次雁子想說話，都被那童子模樣的人阻止。

吃完了魚，那禿頭人起身便走。

雁子追上去，叫道：「前輩，前輩……」

那人並沒有回答，而那童子也轉身跟那人走，林瀚追上去，但轉瞬便不見那兩人踪跡。

兩人非常失望，千辛萬苦找到要找的人，說不上一句話，那人又失踪。

雁子忍不住再追前幾步。

林瀚道：「沒有用的……」

雁子停了腳步，轉身問道：「他是我們要找的人？」

林瀚道：「我相信是！」

「他會再來嗎？」

「不知道！」

雁子顯得非常惆悵。

林瀚道：「我想如果我們有緣，他一定會再出現的，你着急也沒用！」

雁子當然明白他的意思。

可是，反而是林瀚覺得，「有緣人」這兩字是多麼飄緲，不知要等多久，那禿頭人才會再出現。

他們便在這水潭附近過了一宵。

翌日，他們在山上有水坑的地方再找，可是費了一整天，仍沒有那禿頭人半點踪跡。

那夜，他們又回到那禿頭人來過的水潭處，兩人疲累之極，林瀚又捉了兩條魚準備燒來吃。

他們生了火，可是當火還沒有生起，便下起大雨來，雨勢非常大。

他們走到山邊避雨。

拿着兩條生魚，林瀚覺得十分好笑，因爲肚子既餓，却又不能把這吃下。

雁子看見他無端笑起來，便問：「瀚哥哥，你笑甚麼？」

「我笑天公作弄！」

「作弄甚麼？」

「我看着這本是可吃的東西，却又不能吃下！」

「你指這魚？」

林瀚點點了頭。

雁子道：「爲甚麼你說不能吃？」

「生魚怎可吃？」

「生魚爲甚麼不可吃？」

林瀚滿臉奇怪，雁子却是滿臉疑惑。

雁子見他如此，也不多言，縱懷裏拿出一柄小刀，那柄小刀非常鋒利。

她在附近找了幾片樹葉，然後用非常熟練的手法，把魚割了開來，她把魚讓雨水淋一下，又再割開那魚的背鰭部份，又再把多粗骨的地方一一割去。

結果是留下了一條非常精美的魚肉。

雁子道：「你試試……」

林瀚非常疑惑。

雁子見他猶豫，自己先拿了一塊，往嘴裏送，然後是吃得津津有味。

林瀚見了，也拿了一塊，有些害怕似的，放入口裏，然後細嚼。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魚肉並沒有那種腥味，反而是非常甘潤，再細嚼之下，反而覺得那是從來也沒有吃過的東西。

再多吃一塊，他可以領略那種鮮味。

「怎麼？」雁子問。

「好吃！」

「其實，我們這麼原始，沒有其他配料，否則，你吃過這生魚之後，不想再吃熟魚！」

「爲甚麼？」

「因爲只有未經火的東西，才可以保持天然的鮮味！」

轉眼之間，那幾塊魚肉已吃完。

雁子又爲他割開另外一條魚。

林瀚問：「爲甚麼你懂得這樣割魚？」

「我本生長在漁家！」

「你們是常常這麼吃？」

「遇到有鮮魚，眞正從河裏拿出來的，就像剛才我們從水坑拿上來一般……」

她的手法實在非常熟練。

林瀚又可以大快朵頤。

林瀚問：「你對烹魚也有研究？」

「不敢說是研究，不過，每天對着這些不同類的魚，一定要想出不同的辦法，否則……」

「否則日久也會生厭！」

「是的，亞郞也是十分喜歡吃魚的，可惜，他現在吃甚麼也不知味道……」她說着便哭起來。

林瀚道：「你不用傷心，我們一定會找到人醫好他的！」

「那人，那禿頭人可能是……」

那時雨勢又加大，他們所站的地方，也因風雨撲來而無法再站下去。

林瀚往後面，沿着僅可避開雨水的山邊去，終於找到一處僅可容二人的地方。

「等雨停了，我們再找地方安歇！」

於是，兩人對着，互相談起一些童年往事，兩個來自不同地方的人，自然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那晚，他們都沒有睡，因爲雨一直沒有停過。

接着的兩天，雨也沒有停。

他們沒法冒雨找那人，只好找個較爲可以避開風雨的地方安頓下來。

吃是沒有問題，因爲雁子實在懂得弄魚，甚至弄魚生也是有層出不窮的方法。

一直到了第五天，雨仍然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那晚，他們又再弄魚吃。

忽然，附近發出「沙沙」的聲音，本來，外面下雨，很難聽到另外的聲音，不過，林瀚一直是戒備着，因此，他已發現。

他正想起來，出外看看。

忽然，一個人影出現。

是那個童子，伴着禿頭人的那個童子。

童子抱拳道：「兩位！」

林瀚護着雁子，道：「你師傅呢？」

「他們正想找你！」

「找我？」林瀚問。

「不，是找你！」

雁子道：「找我作甚麼？」

「我也不知道，你跟我來！」

林瀚本想多問一句，但那童子轉身便走，兩人也別無選擇，跟着那童子走。

雖在風雨之中，那童子走得極快。

林瀚並沒有甚麼問題，但雁子却很辛苦。

那童子發覺他們追不上，便停下來等一等，然後又再上路，雨勢仍然極大，他們全身盡濕。

千辛萬苦等那禿頭人，他却不出現，而今他邀請他們，他們當然不會放棄。

過了一個山後，那地方更多水潭。

不一會童子停在一個山洞之前，他並沒有說話，只是指指裏面。

林瀚與雁子抹去身上雨水進內，只見那個禿頭的人果然在裏面。

林瀚道：「前輩你……」

那禿頭人並沒有理會林瀚，只對雁子道：「你懂得弄魚？」

雁子十分奇怪，不過，她仍然是回答了這個問題，道：「懂！」

「有多少方法？」

「基本上是八種。」

「八種？」禿頭人似嫌不夠多。

林瀚輕輕地推了她一下。

雁子十分機靈，接口道：「如果工具齊全，混合配製，可以是雙倍以上！」

「十六種……來，妹子，來！」

那童子進來，禿頭人續道：「她說可以弄十六種，我也說過，是十種以上！」

童子道：「你信她吹牛？」

「吹牛？」雁子似乎不明白。

林瀚道：「他認爲你說謊！」

「不，我不是說謊！」

禿頭人道：「好了，好了，你先弄些給我吃！」

雁子道：「爲甚麼我要弄給你吃？」

這話使禿頭人愕然。

童子道：「我哥哥一向好吃，尤其是魚，我只能用兩三個方法烹調，他說你可能會有很多方法……」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只想吃！」這禿頭人年紀不少，但却像一個孩子，一個大大的貪吃人！

「爲甚麼我要弄給你吃？」雁子仍然是那句話。

童子道：「聽說你哥哥中了一種毒。」

「中毒？他只是呆呆滯滯！」

禿頭人道：「最高明的毒葯，是慢慢致人死地，外面看不出，裏面也驗不到！」

「你知他中了甚麼毒？」

禿頭人沒有回答，只道：「我很餓了！」

雁子知道，催促他也沒有用，只能投其所好！

童子道：「往裏面去！」

他們隨着他進入，禿子却從後面另外一道門進入。

這山洞之內，居然有一個相當不俗的客廳佈置，還有一個大廚房。

的確是一個大廚房，廚具一應俱全。

「有魚嗎？」雁子問。

禿頭人道：「爲甚麼還沒有？」

童子道：「你要最新鮮的，我要找到她，才可以去捉魚，那才合你心意，我現在去捉！」

林瀚道：「我也去幫你！」

童子沒有反對。

林瀚輕聲對雁子道：「好好試探一下他的口氣，看來他是唯一可以解救亞郞的人！」

雁子明白他的意思，不過，她有點害怕，道：「我一個人在這裏？」

「不用怕，他看來甚麼也不喜歡，只喜歡吃魚，而吃魚也是他最大的嗜好！你好好與他談談怎樣弄

魚吃，引得他垂涎欲滴，甚麼也說出來！」

那童子已離開山洞，林瀚害怕追不上他，於是，也迅速的離開山洞。

他一直追着那童子往外面走。外面仍然是滂沱大雨，這幾天來的持續大雨，似乎不但沒有停下來的意思，而且變本加利。

童子沒有說話，一直往一個大水坑去。

那時雨勢大，風也大，本來是十分平靜的水坑，也竟然有一些浪似的水波。

童子跳了進去。

林瀚也跳下去，因爲在上面也是全身盡濕，倒不如在水裏浸着。

這個水坑是出奇的大。

只見那童子在水坑內，也像游魚一般的在游戈慢索。可是，附近一條魚也沒有。

經過這一連幾天在這山中生活，林瀚也知道這些水坑是盛產魚的，爲甚麼而今一條也沒有？

童子四處搜索，連一些大石也翻起來，可是，那些魚不知躲往那裏！

林瀚閉氣下水，也跟他搜索了一會。

那些魚兒，可能因爲天氣太惡劣而躲起來了！

他們上了水面吸氣。

童子又再搜索，林瀚也再試。

同樣，他們也是一無所獲。

於是，他們又再上到水面，吸了一口氣，又再下沉搜索，這樣一直試了五次，都不見魚兒的踪影。

童子又再上去，林瀚也跟着！

那童子到了上面，對林瀚道：

「我看情形有點不對……」忽然，他停住了說話，口呆目瞪的樣子。

林瀚回過頭來，他立時也口呆目瞪！因爲山上一條大水柱正滔滔而下！

他轉身已來不及。

他只覺那大水柱已冲到他的身旁，把他撞向下游，林瀚想說話，但已沒有能力，他只能雙手亂抓，希望可以抓着那童子。

可是，他甚麼也抓不到。

水勢實在大，在水中的林瀚，一切都不由他作主，他只能隨着水勢而下，他只感到他的前面是白茫茫的一片。

忽然，他的頭撞在一塊大石上，那痛楚未完，又被水衝往別處，撞在一條粗大的樹幹上！

他忍着痛，想抓着那樹幹，可是，那水的力量實在太大，他無法抓緊，又被水冲往另一塊大石處……

他一直被水衝着，林瀚自忖：

「想不到自己會死在這山洪暴發之中……」

他想着想着，好像想到很多事情，也像甚麼事情也想不到，一時之間，腦海一片空白，又却像腦海塞滿了各式各樣的人物的臉龐。

忽然，他雙手抓着了一些東西，一些軟綿綿的東西，他不理會那是甚麼，只是拚命抓着。

當他抓緊時，他才發現，那是個人，他再看清楚，才發現是那童子。

那童子已呈昏迷狀態。

林瀚緊緊的抱着他。

那時，水勢已慢了下來，林瀚浮在水面，只見到處是一片汪洋。

遠處，他看見一些好像是屋頂的東西，他拚命游了過去，發現那些果然是屋頂。

不過，附近也只有這一個屋頂。

他爬上了那最高的屋簷上面，這大屋看來非常有氣勢，因爲只有這一個飛簷還可以容納兩人，可惜，所有的東西都在水下。

林瀚安置好那童子。

那童子發出了一些嚶嚀的聲音，這時，林瀚才看清楚，這童子並不是眞的童子，因爲她有一頭長髮，而身上盡濕的衣衫，顯現出她是一個成熟的女子身體。

當他想到在水中拚命擁着她的時候，不覺也臉紅起來，忽然，那人醒了，一雙茫然的眼睛望着林瀚，問道：「怎麼？我還沒有死？」

「沒有。」林瀚簡單地回答。

那人看看自己，臉上赧紅，不過，轉瞬即回復正常，道：「謝謝你！」

「謝我甚麼？」林瀚問。

「謝你救命之恩！」

「甚麼？」林瀚頓了一頓，道：「那個時候，不知是你救了我，還是我救了你！」

「林大俠，想不到我們一出來，外面便變成另一個世界！」

「你知道我是誰？」

「當然知道，你和同伴一起來時，我早知你叫你林瀚！」

「你呢？」

「我叫連，單名一個理字！」

「連理？倒也是一個有趣的名字！」

「我想是我父母十分恩愛，生我之後，仍然要紀念他們在地願爲連理枝的意願！」

「令尊令堂呢？」

「我三歲時已不知道他們在那裏！」

「你一直跟着那老頭子，那愛吃魚的老頭子？」

「不，我最近才遇上他！」

「他究竟是誰？」

「他是『吊魚郎金非殊』！」

「金非殊？這人據說常在海邊出現，福建浙江一帶海面的人，都

視他爲救星的。」

「是的，他是個扶危濟急的俠士，不過，性情古怪，一生只是最喜歡吃魚！」

「他既然喜歡吃魚，爲甚麼會到山中？」

「不知道，他的武功厲害，我跟着他，替他捉魚，烹煮來吃，他便教我這種水中閉氣之法！」

「爲甚麼你要學武功？」

「因爲……因爲……」

「如果你認爲不想講，算我沒有問過！」林瀚道。

「因爲我想搶得卷宗！」，

「卷宗？你知道卷宗是甚麼？」

「是一卷至高無上的武功，也是解開天下謎的唯一東西。」

「解開天下謎？這與你何關？」

連理嘆了一口氣，道：「我在這塵世上生活了二十年，我有太多的事情，却不明白！」

「你不明白甚麼？」

「我不明白我爲甚麼會沒有了父母？我不明白我活在這塵世上爲的是甚麼，我不明白我學武功作甚麼？我不明白我有時救人，有時却殺人？我不明白……」

她一連串的不明白，使林瀚也不知如何作答。

天下事實在有太多的不明白。

不只連理如此，林瀚自己也是如此。

爲甚麼他會無端遇上那個扶桑國來的少年亞郎？爲甚麼他又會無端的離去？爲甚麼這麼多人爲了「卷宗」而前仆後繼的來？爲甚麼……

他也有太多的不明白。

連理道：「其實，我最大的目的，只是找回我的父母！」

「你對父母知道多少？」

「一點也不知道！」

「那麼你怎樣找？假如你眞見了你的父母，你也不知道的。」

「我相信一點，如果我碰見我的父母，我一定會有特殊的感覺……」

「你見到我之時，有沒有那種感覺？」

連理聽了，開始並不明白那是甚麼意思，但後來一想，才明白他是討她便宜。

於是，他們在屋簷之上這樣談談笑笑着。

那晚他們便在屋簷之上渡過，當天亮時，雨已全停，而水勢亦開始退却。

到了下午，天上已有一絲陽光出現。

他們已看到一些屋頂，原來他們所處的一間屋，是間兩層高的大樓，比一般附近的屋宇高出一層，他們才有機會在這屋簷上躲避了一日一夜。

當水退至一半，他們下去，看看這屋內有甚麼東西可吃，但這屋子雖是十分堂皇，却已被水冲洗一空，甚麼東西也沒有留下。

屋的附近，有很多牲畜的屍體，不過，那些屍體都被水浸得發脹，發出臭味，不能煮來吃。

他們餓了兩日。

第三天，水勢已完全退去，這時，他們才發現，他們所在的地方，原來是一個相當大的鄉鎮，可惜，整個鄉鎮已被洪水冲毀，一個人也沒有。

他們看見無數人的屍體，情景實在使人不忍卒睹，他們迅速的離開這地方，返回所住的山谷。

原來他們被水冲得非常遠，要返回那山頭也要費一段日子，幸好這一帶地勢較高，一路上仍然可以見到洪水爲患的痕跡，不過，這邊地勢較高，受害程度漸見減少。

連理一直十分擔心，向林瀚道：「他們不知怎麼了？」

林瀚道：「我看沒有甚麼，因爲連日大雨，山上的人不會出來，山下的人也沒法潛上去！」

「不知他們有沒有東西吃！」連理有點天眞地道。

林瀚笑道：「他們都是慣於餐風露宿的人，你實在不用爲他們擔心！」他心裏想：「這女孩子實在是個大好人，心腸頂好！」

兩人找到有店的地方，立刻往打尖，飽餐之後，不分日夜，趕回那山頭。

屈指一算，他們已離山十日。

那日，他們已接近那山頭，因爲趕了一大段路程，他們感到非常渴倦，便在路邊一間簡陋茶寮坐下。

忽然，連理臉色突變。

林瀚問道：「你不舒服嗎？」

連理搖搖了頭，道：「你看！」

她指着不遠之處，十多個鄉下人，正在趕着十來頭牛而過。

林瀚道：「他們……」他小心觀看，立即發覺他們並非普通的牧人。

看他們步履穩健，而又不十分懂得駕馭那些牛。

連理道：「他們是黑色忍者！」

「他們？他們又再捲土重來？」

林瀚頓了一頓，道：「你怎會認得？」

「你看他們的衣袖！」

林瀚細看，果然發現他們每人身披那種農牧人所穿的短袍，但內裏仍有他們自己的緊身黑衣，其他部份不易看出，但袖口却容易看到。

「他們趕牛去，目的是甚麼？」

連理道：「我們追踪去！」

林瀚點點了頭。

過了那茶寮一帶地方，已是上

山。

那些農牧人，一見附近沒有人，便開始趕路，那些牛便在他們鞭打之下，也加快了脚程。

不過，到了上山一段路，牛羣無法加快，他們也只好在無奈的呼喝聲中，慢慢上山。

林瀚道：「我們要趕在他們之前，告訴山上的人，好作準備！」

連理道：「好，跟我來！」

原來她十分熟悉這山上的形勢，轉過了山背，有一些高崖，攀上去相當困難，不過，却可以算是捷徑。

他們攀上了兩個高崖。

回身一望，却又發現有人也從這邊高崖而來，他們身手敏捷，看來武功不弱。

連理道：「那會是甚麼人？」

林瀚立時想起那幾個灰衣的喬裝客，其中有兩個，林瀚從他們施展的武功中，知道他們來自少林與武當，另外一個則因爲他並沒有顯示甚麼，而暫不知他是來自那一家那一派。

林瀚道：「看來他們都是爲卷宗而來！」

「其實那有甚麼用？他們武功已這麼好，要那卷宗作甚麼！」

「你年紀小，還不明白！」

連理道：「我們要比他們快，才可以使赫連夫人與我的師傅有充足的準備！」

兩人又加快脚程。

越是上到高處，山勢越是險峻。

有幾處地方，連理因爲武功較弱，幾乎是無法躍上，幸好得林瀚扶着。

他們上了幾個只見一線天的崖口，然後是一片平坦的山坡，他們坐了下來。

連理道：「林大哥，我實在不想參加這些追逐打鬥！」

「爲甚麼？」

「因爲我覺得這種生活實在無聊，搶來搶去。」

「你大可退出！去找你自己認爲快樂的生活。」

「不……」

「爲甚麼？」

「因爲禿子是我救命恩人！」

「那禿子究竟是誰？」

「我也不知，我只是知道，他曾捨命救我！」

「他爲甚麼要救你？」

「我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他一些甚麼事情？」

「我只知道他喜歡吃魚！」

林瀚聽了，大笑起來，連理也笑，這一笑使他們的辛苦一掃而空。

可是林瀚往另外一邊山上看去的時候，他的笑聲立時停了，因爲他看見一羣身手極快的人。

他們一身雪白的衣裳。

他們上山的時候便像一股上升的白雲那樣。

連理道：「白色死使……」

「你怎也知道？」

「我們在路上，也曾遇過他們，他們非常殘酷，爲了裹腹，他們殺死了一戶人家，那戶住在山谷的農家，一戶十五口，一個不存！」

「爲甚麼他們要殺那家人？」

「沒有甚麼，那家人有豐足的糧食，不過，他們不肯賣給他們！」

「那麼，他們便一殺了之！」

「是的，他們殺人之前，一聲不响，可怖之極！」

林瀚道：「看來所有人都忍耐不住，趁這洪水一退，就來攻山！」

「是的，我們不要再停下來！」

他們迅速的再攀上高崖，再下山，漸漸，他們已看見了那些一個一個的水坑。

那些水坑都滿溢着，而附近也有水浸的痕跡，看來這山上，也有過洪水爲患。

連理道：「如果不是這麼危急，我可以捉兩條魚給師傅吃！」

「快走吧！」

突然，水中竄出了一個人。

兩人迅速後退。

「林瀚。」

那竟是雁子。

林瀚喜道：「山上的人沒有甚麼？」

「你們往那裏去了？我們都以爲你們被洪水冲走了！」

「我們的確是被洪水冲走，不過……」

連理看着他們親熱的對話，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滋味，道：「我先回去報訊！」

「報甚麼訊？」雁子問。

「他們攻上山了！」林瀚道。

「他們？」

「黑色忍者、白色死使、海鯊、巨鯨、陳東方、高峯……他們都來了！」林瀚一口氣說了出來。

雁子立即急步往山洞去。

山洞之內也是鬧哄哄的一片，赫連夫人、白毛神、薛勝霜、金牌十三岳不羣，都圍着兩人。

其中一人是亞郎。

另一個是連理的師傅，那禿頭人。

只見那禿頭人正運功，他雙手搭在亞郎的肩上，頭上冒出陣陣白煙。

連理見了，上前叫道：「師傅！」

禿頭人並沒有理會她。

赫連夫人見了他們兩人回來，立即示意大家出外面，然後對林瀚道：「你們往那裏去了？」

林瀚道：「遲些告訴你們，而今當務之急，是想辦法對付來攻的敵人！」

他簡單地叙述了一遍有關攻山的情形。

赫連夫人聽了，臉色也凝重起來。

她想了一下，道：「希望他們不要一起來！」

白毛神薛勝霜道：「怕他們甚麼！他們多來，我們多殺！」

赫連夫人道：「他們人多，我們以寡敵衆，總是吃虧的！」

金牌十三岳不羣道：「只懂動粗，有甚麼用？」

白毛神道：「你說誰？」

「說你又如何？」金牌十三道。

白毛神跳了起來，雙手揮向金牌十三。

兩人立時便對打起來。

赫連夫人並沒有說話，只嘆了口氣。

兩人立時又停了下來。

赫連夫人道：「爲甚麼你們不留下一些力量，來對付攻擊我們的人。」她頓了一頓，厲聲地道：「你們再動手，我先請你們下山，以後不要再見我！」

兩人噤聲不言。

赫連夫人道：「情形究竟如何？」

林瀚道：「看來那些白色死使與黑色忍者會先到！」

赫連夫人道：「而今我們已沒有甚麼辦法，唯一的辦法是集中力量對付，也只有希望他們不是一起前來！」

這山洞對開是一片廣闊的山坡，經過洪水的破壞，再沒有甚麼樹林，只有一些冲不走的大石留下。

赫連夫人道：「我們齊心守在這裏！」

她再吩咐白毛神與金牌十三各據一方，雁子與連理在一起，而她自己與林瀚一道。

從山坡上望去，仍不見有甚麼動靜。

林瀚道：「亞郎他怎麼了？」

赫連夫人道：「他的昏迷情況沒有好轉，那位禿頭師傅一直用內力替他把體內的毒逼住。」

「逼住？」

「是的，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知道他中了甚麼毒，而這幾十天，洪水滔天，濕氣是異常的重，而他的情形也是越變越壞；今天天氣較爲乾燥，情況是比較好一點！」

「有關於卷宗之事？」

「沒有，完全一點線索也沒有！」

林瀚道：「這位吉田村郎，可算是我少年時代的摯友，一場相交……」

「我們也在幫助他！」

林瀚心內明白，而今無論在這山洞內的人，或許是快要攻上來的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仍是那「卷宗」。

他們又談論了一些山洪暴發後之事。

忽然，白毛神那邊發出了一些哨聲，那是他們約定用來互通訊息的。

赫連夫人道：「我先過去，你叫雁子與連理一起來！」

林瀚去叫雁子與連理，這兩個女孩子也談得非常投機，兩人一起往白毛神那邊去。

金牌十三也在。

只見下面是十多個全身黑衣的黑色忍者，他們向山來，此起彼伏的，像一股一股的黑煙。

林瀚道：「讓我先來對付他們！」

白毛神第一個忍不住，道：「爲甚麼要先由你來，你武功最好？」

林瀚道：「不，在下武功與兩位來比，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冒昧請纓，只是因爲我曾與他們交手，熟知他們的手法，而且，他們暗器厲害，在下……」

金牌十三道：「好極，你是『妙手學士』，也就顯顯你的空空妙手，不用理會……」

看來金牌十三本想再說多幾句，但看見了赫連夫人嚴厲的眼色，立時閉口。

林瀚道：「我也要你們助陣，假若他們一發暗器，我會以掌力撒開一些粉末，那時，你們一湧而上，相信可以解決他們！」

轉眼之間，那些黑色忍者已到。

林瀚一躍而出。

爲首的一個黑色忍者，早已認出林瀚，他一言不發，自己身先士卒，人隨他的彎刀而上。

林瀚也不敢怠慢，已使出他的「覆雨翻雲手」。

對於林瀚來說，這是第一次動手便使出自己最厲害招數，這是他自出江湖以來少有的。

原因是他知道黑色忍者的厲害，也想用最快的方法去解決這些黑色忍者。

他們像一羣穿着黑袍的奪命無常，自四面八方攻向林瀚。

林瀚以「覆雨翻雲手」緊緊的護着了自己的門戶，偶而發出一掌。

這一掌非常厲害，總有一個黑色忍者被震開十丈以外的地方。

林瀚一直在穩守之中，尋求突破。

這一個戰術，非常成功。

三個黑色忍者已被林瀚掌力震開，被拋出十丈之外，再不會起

來。

為首的忍者立時知道情形不對。

他立時以快刀劈向林瀚。

而其他的忍者却慢了下來，在他們之間以極快的速度左竄右閃。

這些閃電般身影並沒有直接攻擊林瀚，却形成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威脅。

突然，那黑色忍者向上一躍。

林瀚以為他使虛招誘己，他仍以不變應萬變。

可是，這回他却猜錯了。

原來當那忍者躍起，有一陣破空的聲音。

林瀚知道，那是他們厲害的暗器，他連忙以雙袖作為護身之用，同時揮出雙掌。

一陣白色的粉末，迎風散開。

這是他們約定的暗號。

白色的粉末令那些忍者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他們稍退，暗器也慢了下來。

而赫連夫人、白毛神、金牌十三，雁子與連理，也一同出現。

那些忍者還沒有看清楚，已被打傷。

林瀚有了他們出手，如虎添翼。

不消一盞茶工夫，只剩下那為首的一個忍者。

他瘋狂似地向林瀚攻擊，完全沒有顧慮他自己的安全，看來他是希望殺死或重傷當場任何一人，也算是有本有利。

這時，林瀚却不想傷他。

雁子突然一竄而來，用淒厲的聲音問那黑色忍者，可是，她的說話，只有她與黑色忍者才明白，因為她是使用扶桑的語言。

開始的時候，那黑色忍者是死不開口。

雁子又決絕的說了一番話。

那番話使那位黑色忍者越聽越是惶恐，過了一會，他終於說了一句話，那句話聽來十分重要。

然後，那黑色忍者一刀插向自己的腹部。

雁子本不理他，可是見他臉上的表情越來越痛苦，而且目光充滿了懇求的神色。

雁子一咬嘴唇，奔了上前，一手奪了他插入腹中的刀，然後颯地一聲，竟然把那黑色忍者的頭，在眾目睽睽之下，一砍而下！

眾人見了這場面，都被嚇得不敢多言。

殺人他們都見得多，但這殘忍而肅穆的情形，實在是從沒有經驗過。

良久，眾人如夢初醒。

林瀚道：「雁子，他告訴了你甚麼？」

雁子道：「他告訴了我有關亞郎的昏迷以及那卷宗之事！」

「為甚麼他會告訴你？」

「因為我告訴他，這十個黑色忍者的家人，已遭殺戮！」

「他會信你？」

「我說的是事實，我比他們離開扶桑遲，因此知道這些黑色忍者背後的大家族，控制着他們家人的性命，當他知道家人已死，他把卷宗之事說了出來，並且把亞郎為何昏迷的事說了出來！」

「為甚麼他肯這樣做？」林瀚並不明白，因為這些黑色忍者，是著名的殺手，寧死也不會透露他們所知的內幕，為甚麼雁子三言兩語，便令他說出眞話？

「因為他們相信，只要在他們死後，有人回到扶桑，為他們這一班忍者念經超渡，他們才再有輪迴的一天！假如我不替他們做，那麼，他們這十個忍者，加上他們在扶桑的家人，將會永不超生！」

「那麼，亞郎怎麼了？」

「他說他中了『五妖之丸』！」

「那是甚麼？」

「一種扶桑傳統之毒！」

「你有辦法可解？」

「只要集齊了五個配方便可！」

「五個配方？」

「是的！」雁子上前，用刀割開了那沒有頭顱的黑色忍者的衣襟，然後挑開裏面一個暗袋，果然，袋內藏有一張小紙，紙上是密密麻麻的小字。

那全是扶桑文字，他們完全看不懂。

「這只是其中一個配方！」雁子道。

「其他的呢？」

「在快要來的人身上！」

赫連夫人也插口問道：「那些白色死使？」

「還有兩派海盜，兩山君，三個神秘人！」雁子道。

金牌十三道：「兩山君是那『俏郎君』陳東方與『疤臉狠君』高峯？」

雁子點點了頭。

「那三個神秘人是甚麼人？」白毛神問。

雁子道：「這點我也不知道！」

赫連夫人道：「他們都快要來了，這件事也快解決了，我們趕快收拾一下。」

眾人知道，這些人來這山谷，是決死的一戰，這一戰關乎亞郎的性命，也關乎卷宗之事。

枉費心機　眞相大白

那夜，山谷平靜，並沒有任何聲息。

半夜，林瀚在半睡半醒之間，發現有人，他並沒有立刻起來，只蓄勢以待。

「林瀚。」

竟是連理的聲音。

林瀚坐了起來，只見連理在洞口。

「甚麼事？」

連理進內，道：「我實在無法入睡。」

「甚麼事使你……」

「我冷眼旁觀，這次回來，似乎與我們被洪水冲走之前，有些分別！」

「甚麼分別？」

「雁子，她似乎變了一些！」

「她變了，變得勇敢剛毅！」林瀚仍然憶起她一刀砍下那黑色忍者的一刹。

「也許我疑心大……」

「連理，你還是好好休息！」

「我師傅也曾向我說過，她似乎……」

林瀚道：「我想，雁子是亞郎的妹子，她目的在救她的兄長，而她的兄長一直昏迷，也許她心焦……」

連理想再說，但見林瀚對雁子的信任，只嘆了口氣，便離開了。

林瀚並沒有再睡下去，他的確也感到雁子變了，但並不是連理口中那麼使人懷疑。

他想着想着，漸漸依着石洞的牆壁而睡，忽然，他感到有些異常的震動。

他整個人醒了過來。

他衝出山洞，那時是大清早，到處是白茫茫的一片，可是，在這些白色霧氣之中，有一些白色的東西在蠕動，衝下山谷。

林瀚立即長嘯了一聲。

這一聲是他們互通訊息的聲音。

「白色死使！」

連理是第一個出現，然後是雁子。

這時，那些「白色死使」已經上到了山上。

他們完全沒有說話，一見了人便攻來。

林瀚與連理拚命在這些白衣人中拚鬥，他們全不講究招式，每一刀一劍，都是要致人死地。

這古怪的打法，令林瀚與連理兩人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

幸好赫連夫人與白毛神、金牌十三亦來到，看到這個情形，他們也不用多言，便加入戰圈。

這一次比昨天的「黑色忍者」之戰更為激烈，因為他們旨在殺人。

林瀚並不慣見這種打鬥的場面，他可以護着自己，但殺不了那些白色死使。

可是，白毛神與金牌十三却全然不同，他們似乎在大開殺戒。

赫連夫人也使出渾身解數，一連殺了三人。

白色死使一共來了十五人，轉眼之間，已被殺了十個人，剩下五人，仍然拚死而戰。

這種拚死激戰，是天下間最慘忍的場合，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感覺逼人心窩。

林瀚似有不支之慮。

雁子一直沒有甚麼大動作，她有動手，只是在旁，看準形勢，才稍為動刀。

當她見林瀚似有敗象，她立時挺身而上，叫道：「讓我來！」

她一躍入戰圈，連揮三刀，三刀都有血自她刀口揮出，却是驚人！

雁子突然又用扶桑語言喝了幾句。

剩下的兩個白色死使似乎十分震驚的退下。

雁子又再說了幾句。

其中一個白色死使回答了，臉色慘白，然後，他雙手抓開了自己衣襟。

只見他赤裸的腹部上，竟綉着了一些蠅頭小字。

雁子上前一看，然後是手起刀落。

林瀚喝道：「為甚麼不留一個活口？」

然而那人的人頭已落地。

雁子看着那從他頸上標出的血，臉上紅霞乍現，實在是使在旁的人也覺驚心動魄。

林瀚想起了連理的懷疑。

不過，雁子很快恢復了原來的模樣，道：「不用了，他已留下另一劑藥的配方！」

她蹲了下來，竟然割下那人胸膛滿是小字的皮膚，雁子的舉動實在驚人。

林瀚道：「他說甚麼？」

「與那些黑色忍者是大同小異！」

「他們家人也受害？」

雁子點點了頭。

「那你是甚麼人？」

「我？」雁子有些愕然，隨即道：「我是甚麼人？我是亞郎的妹妹，我要救亞郎，甚麼手段也要使出！」

林瀚也沒有多言，他只是感到雁子那股冷而肅煞的味道，令他冷了半截。

連理道：「而今你有了兩份配方！」

赫連夫人也前來，道：「雁子，一切都順利！」

雁子微笑，道：「多謝你們！」

殲滅「黑色忍者」與「白色死使」這兩件事，好像很容易便過去了，一切都在雁子控制之下。

這也並不奇怪，「黑色忍者」與「白色死使」都來自日本，而雁子也

來自日本，她了解他們的來龍去脈，把握一切，輕而易舉的消滅他們。

但林瀚總覺其中有些不對。

第三天，風很猛。

「兩山君」……「俏郎君」陳東方與「疤臉狠君」高峯仿佛是乘風而來。

這早，赫連夫人發現他們的來勢。

當赫連夫人想對付這兩隻如狠似虎，實際上他們已是虎的陳東方與高峯時，白毛神與金牌十三已搶先而上。

白毛神面對陳東方，全無懼色。

白毛神與陳東方在翠綠的山坡上，打得難分難解。

白毛神的招數粗獷而嚴緊，一招一式，都帶來震慄感，使人膽戰心驚。

陳東方却仍是有極優雅氣度，從他一招一式中可見他內蘊的功力。

一時之間，兩人實在難分難解。

那一廂是金牌十三與高峯。

兩人都是屬一個「狠」字，名震江湖。

他們每一舉手，一投足，都帶有濃重的腥味，不過，他們都知對方的長與短，緊字之中，重重殺着。

四人在山坡上，一直戰至山坡之下。

赫連夫人、連理都集中精神看着他們戰鬥。

不過，林瀚一直注視雁子。

雁子似乎在等機會。

當四人戰至酣處，雁子突然一閃身，林瀚發現不見了她的踪影。

他立時躍上了山洞一塊大岩石之上。

居高臨下，他看見雁子，她似乎是有些古怪的行動，林瀚小心的窺伺着。

不過，他這一次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雁子並沒有甚麼古怪的舉動，她閃身離開，原來她發現了另一邊來攻山的人。

那是巨鯨與海鯊。

來的人雖多，却顯然是盡量不動聲息。

不過，這仍然瞞不過雁子。

林瀚也覺有點慚愧，因爲他太注意雁子的一舉一動而忘記了提高警惕。

雁子看見下面來的人，似乎十分不安。

但當她一抬頭，發現了林瀚，便飛身上了岩石之上。

林瀚見了她，有點尷尬。

那知道，雁子並沒有甚麼表示，只道：「好了，你在這裏，趁他們還沒有全部上來，趕往那邊，我們一起劈開赫連夫人所佈置的『石雨陣』！」

「甚麼『石雨陣』？」

「你不用知道，你只要在這裏等着，與我同時扳動這一條木柱便可！」

果然，在這巨大崖石之上，有一枝新削的樹枝。

雁子道：「待我過去那邊，向你一發訊號，你才可扳開這樹枝！」

林瀚也不再多追問。

雁子在空中兩三下翻騰，已過了另一邊的大崖石，她一揮手，林瀚便扳下那樹枝。

登時，一大堆石塊，似是從天而降，滾向下面。

石塊如雨下，林瀚這才明白雁子所說的石雨陣。

在過去的十多天，他們早已佈下這石陣，免得因人手不足，而陷入敵人的包圍。

這「石雨陣」倒可以解決了巨鯨與海鯊這兩大幫派的人海戰術。

石雨陣下，山坡之下，死傷枕藉。

但「風平浪鯊」胡世杰並沒有死去。

他領着幾個人，飛身而來。

雁子扳下樹木之後，也過來林瀚處，因此胡世杰一羣人也是向林瀚這邊而來。

胡世杰來勢極勁，林瀚小心招架。

其餘的人也一湧而上。

林瀚暫時穩守，因爲始終是雙拳難敵四手，何況是那麼多手？

可是，他却是十分奇怪，爲甚麼雁子一直沒有幫他？他瞥眼望去，只見她袖手站在一旁。

胡世杰非常厲害，他的虎鯊刀連削五下，幾乎是削去林瀚的肩膊，幸好他機靈避過。

林瀚知道，雁子不會幫手，他立時再奮力起來，一連發出五招。

五招來自他的「覆雨翻雲手」。

五招震退了胡世杰身旁的人，但震不開胡世杰。

其實那也是林瀚的本意，他故意讓胡世杰近身，胡世杰急舉刀再削，削下林瀚的兩個衣袖。

他大爲得意。

林瀚急退。

雁子這時才飛身，一個「燕子穿簾」，姿勢非常優美，直飛胡世杰處。

胡世杰也想不到，雁子的速度是如此驚人，他稍爲一個猶疑，雁子已在他人前，他只感到心口一痛。

林瀚退開，却見胡世杰胸口中了一柄刀。

那是他自己的虎鯊刀！

林瀚實在不明白，爲甚麼他會自刺？

他當然是不會自刺，只不過是他眼慢，而雁子手快，這一個飛身，雁子奪刀，反刺，卻是非他眼睛所能跟隨得那麼快！

雁子的武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厲害。

林瀚有一種被騙的感覺。

自從連理提醒過他之後，他已有這種感覺，到了這時，他才知道連理的話並非無根據。

雁子連胡世杰的屍體也不看一眼，她道：「瀚哥哥，你在他懷中抓到甚麼？」

林瀚赫然大驚。

他自問有「妙手學士」之稱，而其中的「妙手空空」並非一般人可以察覺到。

而雁子居然可以在這相當遠的另一邊看到。

「甚麼？」一時之間，林瀚也不知如何作答。

「你抓到的東西？」

「沒有。」

「你不用騙我！」

林瀚道：「是這一張條子！」

他剛從懷裏拿出來，雁子上前便要搶。

她的手極快，但林瀚也不慢，沒有辜負江湖人送給他的外號「妙手學士」。

雁子見搶不到，道：「上面是扶桑文字，你要了也沒有用！」

林瀚退後，打開一看，果然，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扶桑文字，扶桑文字與中國文字有些是相像的。

「這究竟是甚麼？」林瀚問。

雁子道：「也是解葯的一部份。」

「那你得到三份，有眉目解救阿郎沒有？」

「還不可以，因爲還有兩份！」

「在那裏？」

「我也不敢肯定，看看有甚麼人來，可能在他們身上找到！」

林瀚想再追問下去，不過，雁子已飛身回轉到山谷的另一邊。

這邊的激戰亦已停了。

白毛神與金牌十三都勝了，不過，他們都勝得非常淒慘，白毛神的白袍變了紅色的血袍；金牌十三也是全身浴血，受傷極重。

而俏郎君陳東方與疤臉狠君高峯早已一動不動的躺在山坡之上，臉容扭曲。

俏郎君本來是非常英俊，而今變得使人不敢看，疤臉狠君更是可怕。

赫連夫人十分忙碌，她在替白毛神兩人裹傷。

他們受傷十分重，不過，他們仍然知覺到赫連夫人的協助，當赫連夫人一近，他們臉容也寬鬆下來。

林瀚走近連理處，問道：「你不幫手？」

「他們不用我！」連理道。

忽然，他們聽到了赫連夫人的哭聲，這位名震江湖的「黑寡婦」竟然慟哭起來。

林瀚知道，她兩位知己一定是死了。

連理想上前，林瀚一把拉着她，道：「她的心情我們是很難理解的，我們還是讓她好好哭上一會！」

林瀚沒有猜錯，這位令人聞名喪膽的黑寡婦，其實內心是滿腔情感，只不過外面看不出，以爲她是冷血。

林瀚拉了連理在一旁，問道：「你見到了雁子？」

「沒有，你是追踪她去的！」

「是的！」林瀚把那邊的激戰情形簡單描述了一遍。

連理沉默着。

「連理，你的懷疑並沒有錯，看來雁子是這件事情的重要關鍵！」

「那麼，她現在往那裏去了？」

「她拿了胡世杰身上的紙條！」林瀚道。

連理道：「看來，我那禿頭師傅也有危險了！」

「你師傅一直護着亞郎？」

「是的！」

「那快去看看！」

亞郎一直處在半昏迷狀態，那禿頭老人一直用眞氣維持他的性命。

當連理與林瀚同到那個岩洞之中，只見亞郎一人單獨的躺在一張石床之上。

他們走近。

出乎意料之外，躺在石床上的亞郎，竟然睜開眼睛，而且相當有神采。

林瀚叫道：「亞郎！」

亞郎並不能動，但他的目光搜尋着聲音的來源，也微弱的回應：「是你，亞汗！」

「你沒事了？」

亞郎並沒有再回答。

林瀚道：「你怎麼了？」

「我人很清醒……但非常衰弱……」

「禿頭師傅呢？」

「他出去了。」

「去了甚麼地方？」

「我……我不知道……女魔頭出現了沒有……」

林瀚與連理道：「甚麼女魔頭！」

亞朗正想解釋。

雁子突然在這時候出現，道：「亞郎，你沒事了！」她的聲音充滿

了喜悅之情。」

可是，亞郎立即瞌上了眼睛。

林瀚道：「他可以說話了！」

「他說了些甚麼？」

連理道：「也沒有甚麼！」

雁子突然厲聲道：「他說了甚麼？」

林瀚道：「他實在沒有說甚麼！」

雁子迅速轉回平靜，並且道：「哥哥，你要說甚麼快對我說！」

亞郎一直在閉着眼。

林瀚已經看到其中的微妙之處，不過，他實在沒法了解。

雁子是亞郎的妹妹，爲甚麼哥哥會怕妹妹。

最難明的是，亞郎提過一個女魔頭，難道雁子就是那個女魔頭？

一切看來都沒有可能，雁子外貌清純，一個十分純樸的扶桑女孩，無論如何與女魔頭也攀不上！

難道他是指赫連夫人？

這個可能性倒是大！

這時，赫連夫人也進來了。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刀劍相碰的聲音。

赫連夫人第一個竄了出去，然後是雁子。

林瀚對連理道：「連理，我看保護亞郎，是最爲重要的事。」

連理道：「好極，你出去看看，特別是找那禿頭師傅，你一定要好好……」

林瀚點點了頭，轉身出外。

刀劍聲是來自三個人圍攻一個人的，那三個人，正是曾經出現過的三個神秘人，而被圍攻的却是連理的師傅禿頭人。

赫連夫人與雁子都沒有動。

她們各自站着一個位置，但林瀚可以察覺到她倆是在互相牽制着。

那三個身份不明的人，似乎非要取下禿頭人的人頭不可似的，攻勢的凌厲，深深的吸引着衆人。

林瀚早已知其中兩個，一個來自少林，一個來自武當，但另外一個却是未知之數。

這時，他早已全神貫注的看着。

轉眼是三十回合，禿頭人似有落敗之象，而林瀚也好像看到了一些端倪。

他知道，只有控制這三人，事情便會更加清楚，而這兩個都有可能是魔頭的女人，她們都會因這三個神秘人身上的東西而無可避免的露出眞面目來。

林瀚終於有了決定。

他奮身一躍，躍入了戰圈。

他的目的物，便是當中沒有露出任何身份的第三個神秘人，那人拿的是一柄長而幼的刀。

林瀚手上並沒有武器。

他使的仍然是「覆雨翻雲手」，這次，他並不是以掌擊人，只見他雙手左右開弓，急如雨下。

忽然，林瀚已近那使長而幼刀的人，他的手已搭在他的刀上，他並沒有奪刀，而是借勢使力，控制了那人的手，反攻向另外兩人。

這實在是奇妙的一着。

原來林瀚這「覆雨翻雲手」，最厲害便是這一部份，他可以借用別人的武功。

覆雨翻雲，換日偸天！

那人已受控制，漸已改爲攻向他的同行人。

禿頭人沒有了第三人的攻擊，才有機會吁一口氣，而今第三人改爲攻那兩個少林與武當來的人，他更爲游刃有餘。

本是三人攻一人，而今却是三人攻二人，形勢大爲改變。

這時，這三個神秘人知道，他們再沒有能力殺禿頭人，反而是立敗在前。

他們有脫身的虛招。

可是，赫連夫人與雁子已阻住他們去路。

赫連夫人一連出了兩招，十分厲害，其中那個使少林拳的神秘人，吃了兩招，似是支持不住。

赫連夫人似乎因爲她的兩個知己死去，深受刺激，一連兩招之後，把她內心的激憤都打了出來，而且越打越勇，非要使那人死去不可。

雁子突然喝道：「不要打死他們！」

赫連夫人似失控制，仍然是一招連接一招，那人使出渾身解數，也無法招架。

她雙袖同時一拂，那人上了半天。

當他一跌下來，他就再無生機，而赫連夫人的另外一掌已蓄勢以待。

可是，雁子亦同時出掌。

「霹啪」一聲，兩人玉掌相碰。

出乎意料之外的，赫連夫人被雁子的掌力震開十丈以外的地方。

這時，衆人都停了下來。

林瀚詫異的望着雁子。

這時的雁子，再不是一個荏弱的扶桑女孩！

只見她把赫連夫人震開之後，閃身上前，在那三個神秘人額前各印了一下。

三人無聲的倒下。

然後，她在三人的懷內一摸，在旁邊的人，却不知她摸去了一些甚麼。

林瀚問道：「你想……」

然而，雁子不單沒有理會她，反而是像一陣風的進了山洞之內。

這一個變化實在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赫連夫人仍然躺在那邊，叫道：「不要放過她，她才是要殺亞郎，奪卷宗的人！」

衆人聽了，都呆着不知所措，因爲他們心裏有太多的問題要問。

赫連夫人道：「快阻止她，否則……」

林瀚道：「你怎麼了？」

「不用理會我！」

林瀚望了禿頭人一眼，那人也看了林瀚一眼，沒有作聲，他們同時跨步。

他們進了山洞之內，却沒有了亞郎與連理的踪影，他們正在驚愕之際，却聽到連理道：「這裏！」

他們擧首望去，只見連理藏在山壁上的一個洞內，伸頭出來，向他們招呼。

兩人一躍而上。

這個外面並不顯眼的洞，裏面却是十分寬敞，亞郎已坐在裏面。

林瀚道：「你怎麼了？」

亞郎道：「我沒有甚麼事了，多謝禿師傅！」

「也沒有甚麼！」禿師傅道。

亞郎道：「亞汗，而今事情已到了最重要的關頭，我以爲我閉口不言，那卷宗是永遠沒有人知道，那知……」

「卷宗在那裏？」

「在銀杏樹上！」

「銀杏樹？在那裏？」

連理道：「在這山谷前的那棵！」

林瀚立時想起。

亞郎道：「快去阻止那野雁應子。」

林瀚與禿師傅二人，一起出了洞口，向那棵銀否樹而去，這本是一個荒蕪的山谷，因爲亞郎與他的祖父曾在這地方住過，也種下了這棵銀杏。

銀杏是一種千年樹，越老越是茂盛，只見那棵銀杏樹，枝葉參天。

上面的枝葉是搖晃不定。

原來那三個神秘人早已在上面，正與雁子相鬥。

他們是邊鬥邊罵。

只聽見雁子道：「你們何必在這個時候改變主意！」

其中一人道：「是你改變主意！」

「我根本沒有，我只是要你們先說出來！」

另外一個人叫道：「你先說出來！」

雁子道：「我不能。」

最後一人也不多言，大露空門，但進攻之勢非常凌厲，他似乎以死相搏。

雁子並沒有上當。

他們又相鬥了十多回合，林瀚與連理根本沒有插手的機會。

而他們的拚搏，看來已到了無可收拾餘地。

雁子忽然一個虛招，整個人向後騰身，上了最高的一層銀杏樹。

「在樹上！」雁子已在枝葉之上。

那三人亦已騰身而上。

林瀚與連理正要一同躍上去。

忽然，後面是赫連夫人的聲音，道：「讓他們自相殘殺！」

「那卷宗在上面？」林瀚回首問。

「我想是的！」

這時，樹頂急勁地搖晃，而且樹葉紛紛而下。

林瀚想動，赫連夫人道：「你不用上去，我放上『蜘蛛膠』，看他們難逃蛛網！」

赫連夫人運勁，雙手向上揚去，而她整個人也進入了茂密枝葉之內。

不一會，赫連夫人竟然從樹頂中出來，她似是四肢無力的被拋出來似的。

林瀚與連理上前，問道：「你怎麼了！」

「我受了一些傷。」她話未說完，已口吐鮮血，然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快叫亞郎來！」

他們並不知道她找亞郎作甚麼，不過，見她這麼辛苦也要找亞郎，連理便迅速進內找亞郎！

那知道禿頭師傅已扶着亞郎出來。

赫連夫人一見了他，便道：「你上去拿回那卷宗，我不知道你是否會被蜘蛛膠裏纏着，如果是，那你千里而來却要無功而退！」

禿師傅一竄而上。

樹內再也沒有甚麼動靜，不一會，禿頭師傅從上而下，手上拿着一個卷軸。

禿師傅把卷軸交給亞郎，道：「宗主！」

亞郎接過了卷軸，道：「赫連夫人，卷宗在這裏了，我們有過協議，你拿去看吧！」

赫連夫人似乎完全不動容，她本來在這山谷住了三年，爲的是一看這卷宗，可是，而今卷宗在面前，她却似完全沒有看的慾望。

赫連夫人道：「不看了，武功出衆，天下無敵又如何，總不及有兩個知己，在我身旁吵吵鬧鬧！」

她的身體似乎突然變得異常虛弱。

林瀚道：「亞郎，事情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亞郎道：「亞汗，多謝你月來爲我奔走，我明白你完全是爲了我……」

赫連夫人道：「亞郎，讓我說吧！」她頓了一頓，似乎精神提升了不少，道：「其實我在福建海邊

早救過亞郎，初時，他爲感我救命之恩，願讓我看一看找到的卷宗，因爲那是扶桑國最高的武功記載，那時，我日夜盼望的是在武功上的突破。」

這時，她又有點氣弱。

亞郎接口道：「其實，除了忍者，死使，是從日本來搶我卷宗之外，其他的人，都有救過我之恩，而且我答應過給他們看卷宗……可是，他們都用心不良，要搶我的卷宗，這包括了海鯊與巨鯨！」

「那雁子呢？」

「她是扶桑著名的女魔頭野雁應子，她一直覬覦我們淨蓮宗的寶物，她處心積慮，改裝易容一直追踪我，並以最清純的形象騙人……然而她也騙不到；而今墮入了赫連夫人的『蜘蛛膠』內！」

「這位禿師傅呢？」

「他一直是我的護法之一！」

「連理又是……」

連理道：「我也救過禿師傅，我救他並非我武功好，而是因逢際遇，我一直要找一個異人，我一見他，便知是異人，因此，我一直跟着他。」

禿師傅道：「我要回扶桑去了！」

連理道：「我也跟着去！」

林瀚道：「那麼爲甚麼又會惹來那三個神秘人，一個來自少林，一個來自武當，另一個……」

亞郎道：「一個是來自峨嵋的，她是個道姑，可是一直以男人形象出現！」他停了一下，道：「這三人也是與我有協議，我知道中原武術，精湛高深，比起我們扶桑，是一個武學巨人，我願與他們互相交換學習，可是他們都不肯，但我偷偷接觸了其中三大派的人，他們都是開明之士，願偷偷出來與我交換關於……」

「赫連夫人，那你爲甚麼也要把他們膠着！」

赫連夫人道：「我會解開他們，因爲要捉住野雁應子，我是無法不這樣做！」

這時，山下傳來一陣誦經的聲音。

禿頭師傅道：「想不到他們竟來了！」

他們一起往山邊看，只見下面一層白一層青，好像是一些僧人，原來他們都裹着頭，看不見是否光着頭。

「甚麼人？」林瀚問。

亞郎道：「那是我們淨蓮宗，包括了青蓮宗與及白蓮宗，他們都是來接我回去的！」

林瀚道：「那麼你們不與他們交換……」

亞郎道：「我看不必了，天下武功同出一源，武功高低，也只是看自己的修爲，不能單靠甚麼武功比其他武功好，我想好好的保護這卷宗回去，已經夠好了！」

連理道：「我也跟着你們回去！」

禿師傅道：「我們回扶桑途中，也許還有很多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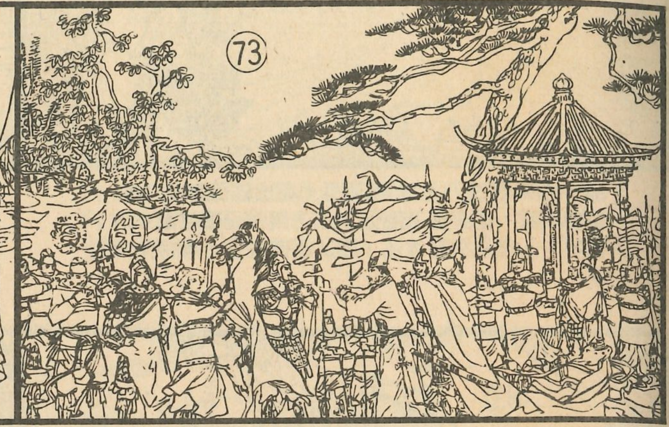
「我不怕！」

林瀚道：「這也是一個歷練的好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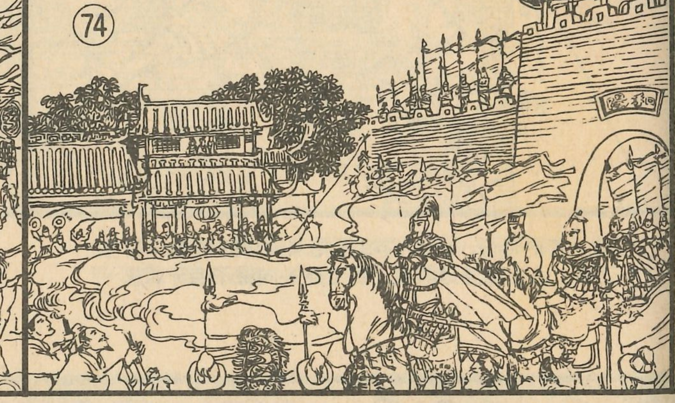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三　張龍・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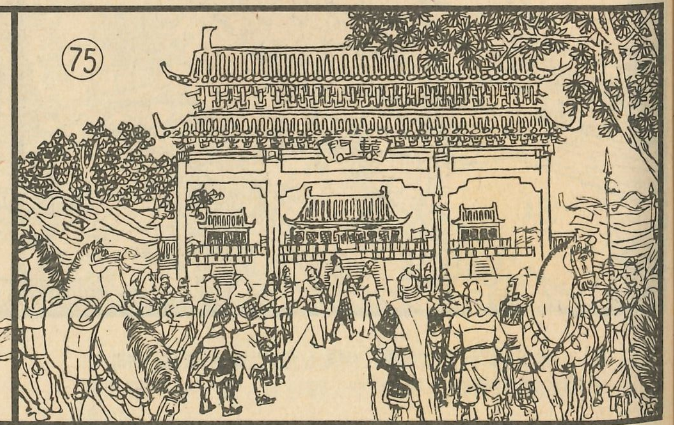
采石磯（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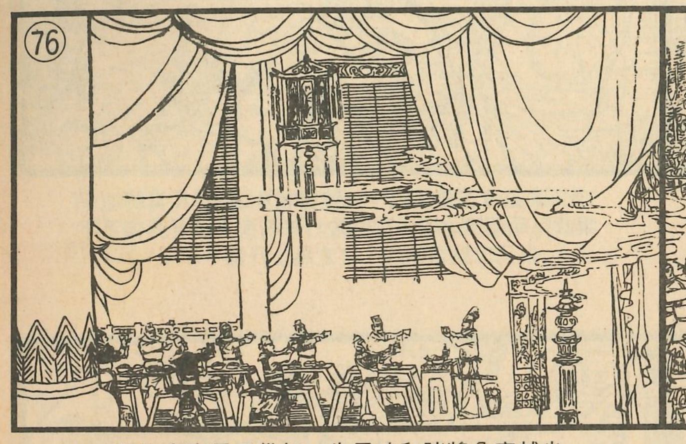
73　李善長聞朱元璋率軍凱旋，馬上傳令調選三萬精兵，夾道歡迎；全城文武，不分官階大小，一律到十里長亭迎接。



74　朱元璋一進入和陽城門，只見道路兩旁三萬義軍排列整齊，衣甲鮮明，刀槍映日，全城百姓扶老携幼，擁塞街道，競相觀看。



75　朱元璋與衆將在轅門外下馬，在李善長的陪同下，往大殿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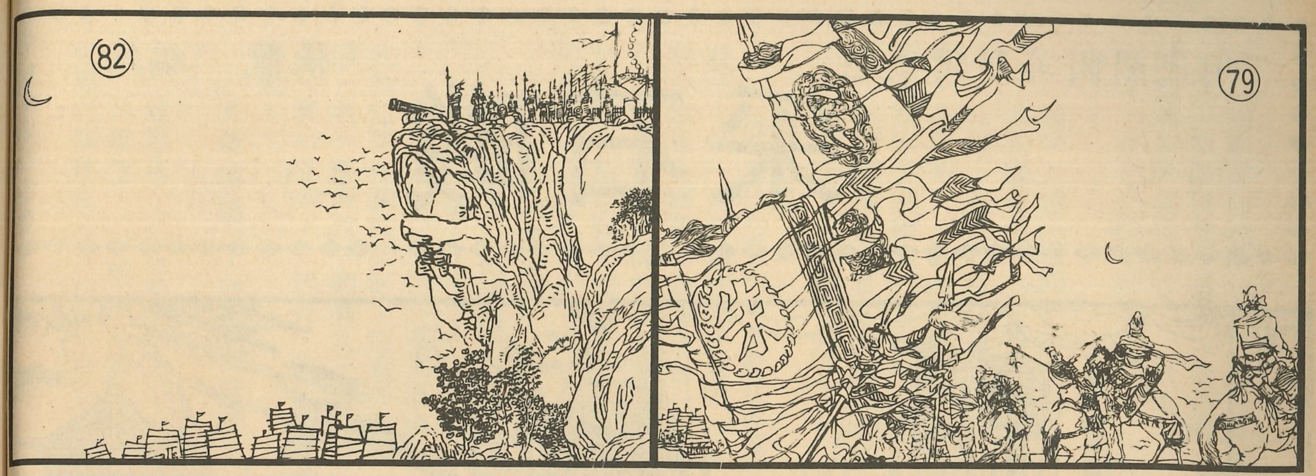
76　殿內宴席早已備好。朱元璋和諸將分席就坐，觥籌交錯，熱鬧異常。



77　休息了三日，朱元璋留下朱文正鎮守和陽，自己率領李善長等將士，向牛渚頭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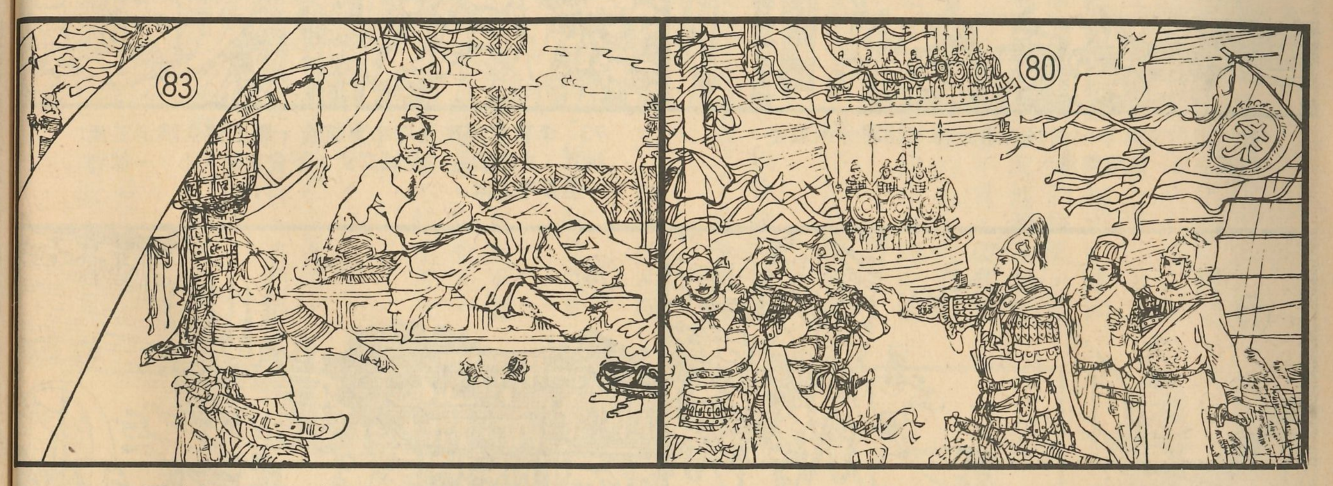


78　朱元璋率領將士行至牛渚渡，已是月掛中天，兪廷玉迎上來，說：「蠻子海牙屯兵南采石磯，阻截要路，其勢猖狂……」



79 朱元璋正要答話，徐達却搶先說：「兵貴神速，乘此月明順風之際，突然攻打采石磯，使元兵措手不及。」朱元璋點頭稱好，決定馬上行動。

82 那采石磯乃是陡峭江濱，高出江面數丈有餘，守磯統領，便是蠻子海牙。上次與朱元璋較量大敗，預料朱元璋必乘勝渡江，因此踞磯坐守，專待朱兵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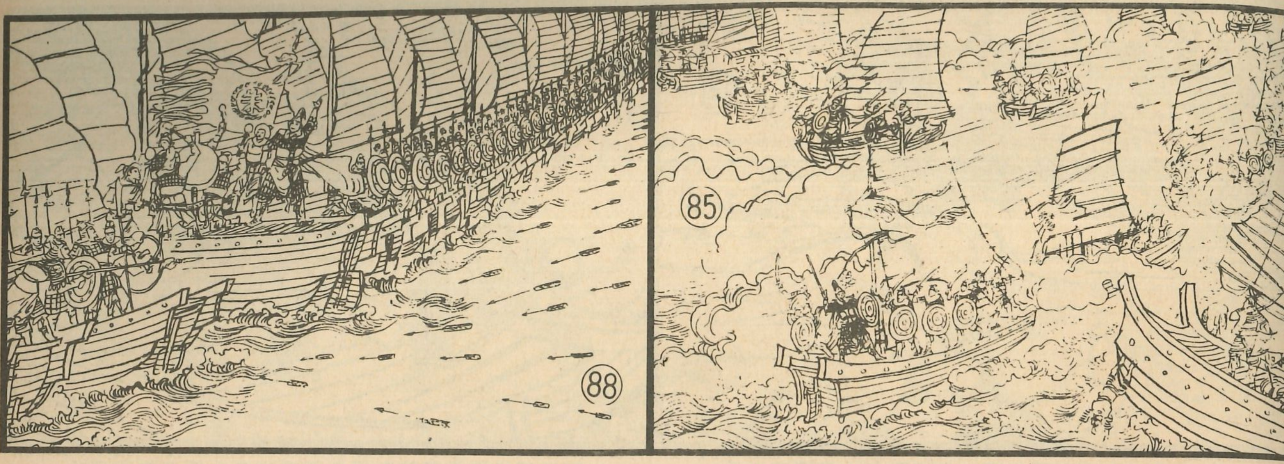
80 朱元璋當即決定自己與徐達、李善長，領戰艦七百隻，分左、中、右三路進軍，並命常遇春、胡大海和郭英爲各路先鋒。

83 五更時分，元兵的哨馬見朱元璋的戰船從百里江面上浩浩蕩蕩地開來，馬上跑去向蠻子海牙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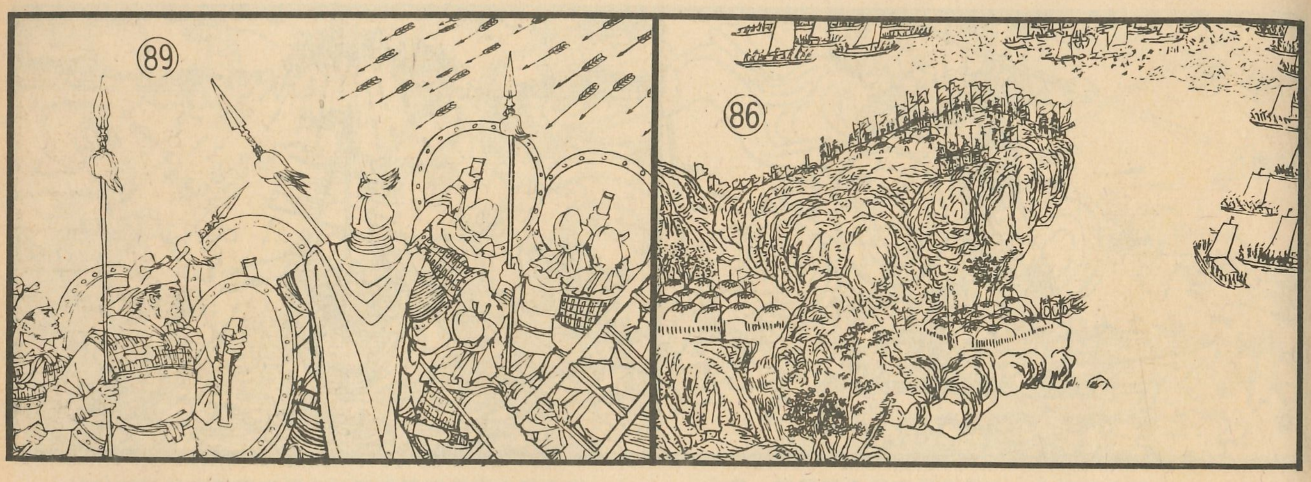
81 明月當空。朱元璋率領三路戰艦一齊向采石磯揚帆進發。

84 蠻子海牙異常震驚，馬上傳令水上戰艦，向朱元璋的戰船發動進攻。



85 朱元璋的船隊冒着敵軍的炮火，奮不顧身地直向元軍的船羣衝去，如同鋒利的鋼刀一樣，把敵船隊伍攔腰斬斷。

88 朱元璋見磯上刀光劍影，旌旗舞動，便讓戰艦一字兒排開，道：「今日，有先登上采石磯者，即爲正先鋒。」



86 朱元璋的部隊把元軍團團包圍在江心。敵人見勢不妙，競先逃命，紛紛掉進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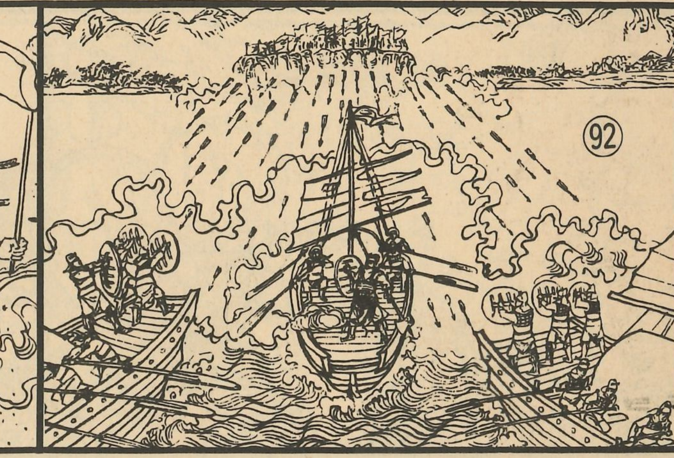
89 郭英應聲而出，領着一班老槍手，奮勇前進。



87 朱元璋見江面敵人大敗，剛想率領船隊靠岸，猛然聽一聲鼓號，采石磯上的飛箭，如雨點一般射了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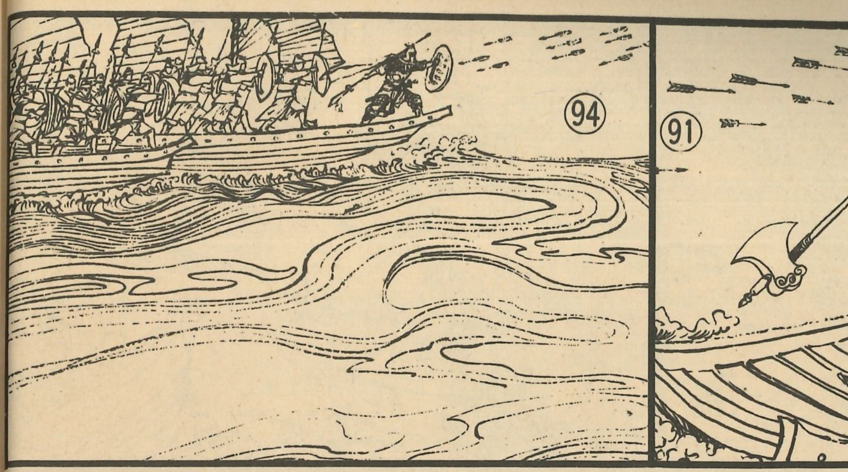
90 郭英正要上磯，不料前面的士兵紛紛中箭倒下，郭英也幾乎被射中，幸虧退避得快，才得脫險。

91　胡大海見郭英敗退，氣冲牛斗，便自告奮勇，率衆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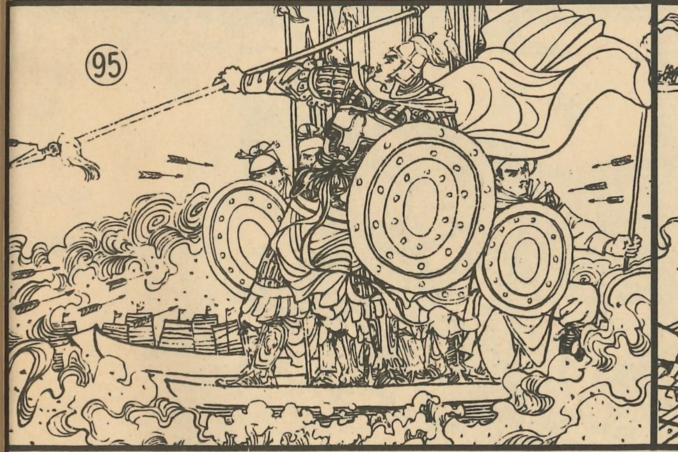


92　胡大海率衆冒矢而進，無奈那磯上的炮箭放射愈密，無縫可鑽，任憑你力大無窮，一點也不中用，也只好慢慢退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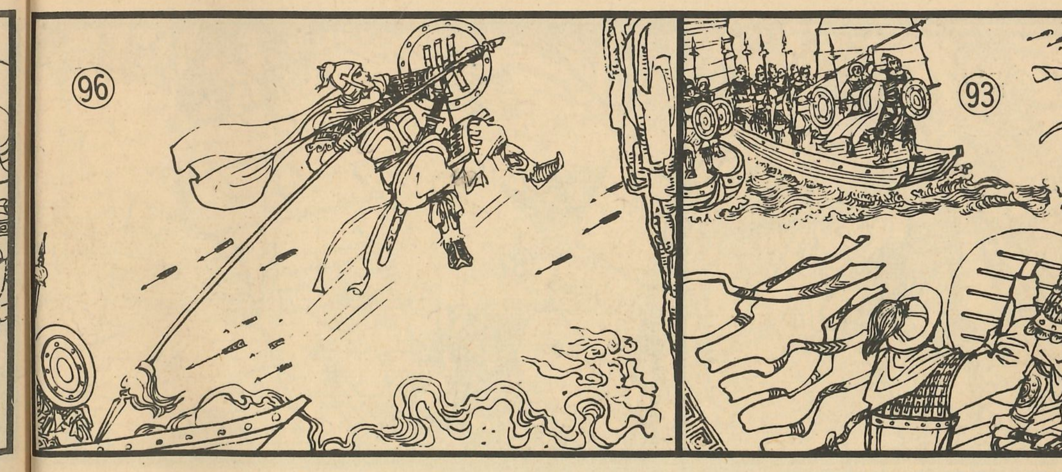
93　朱元璋正急得無計可施，只見常遇春率衆戰船疾馳而來，高呼道：「請主帥讓常某奪此頭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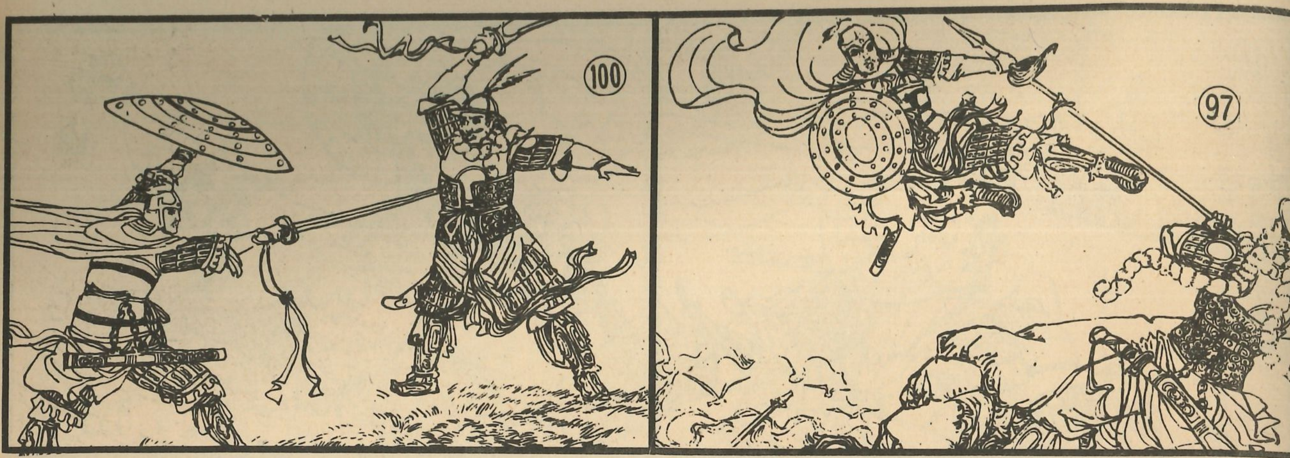
94　朱元璋聞言微露笑容，連連點首，常遇春左手執盾，右手握矛，領着衆兵奮力朝磯下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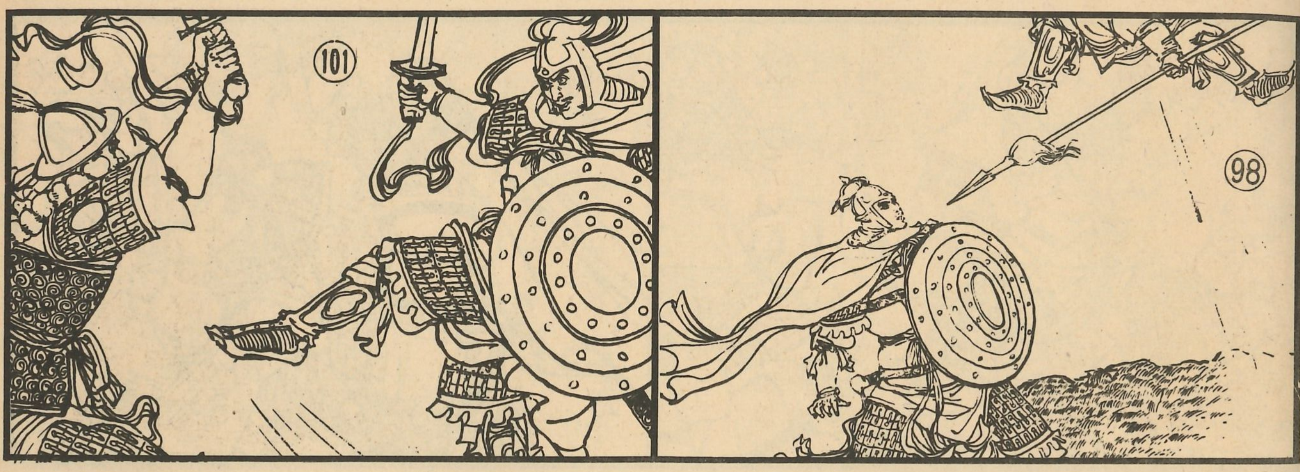
95　元兵見形勢危急，朱元璋的炮箭多如飛蝗，常遇春又大聲呼叫：「不得采石磯，誓不回師！」元兵個個心驚膽戰，船隊也頓時亂作一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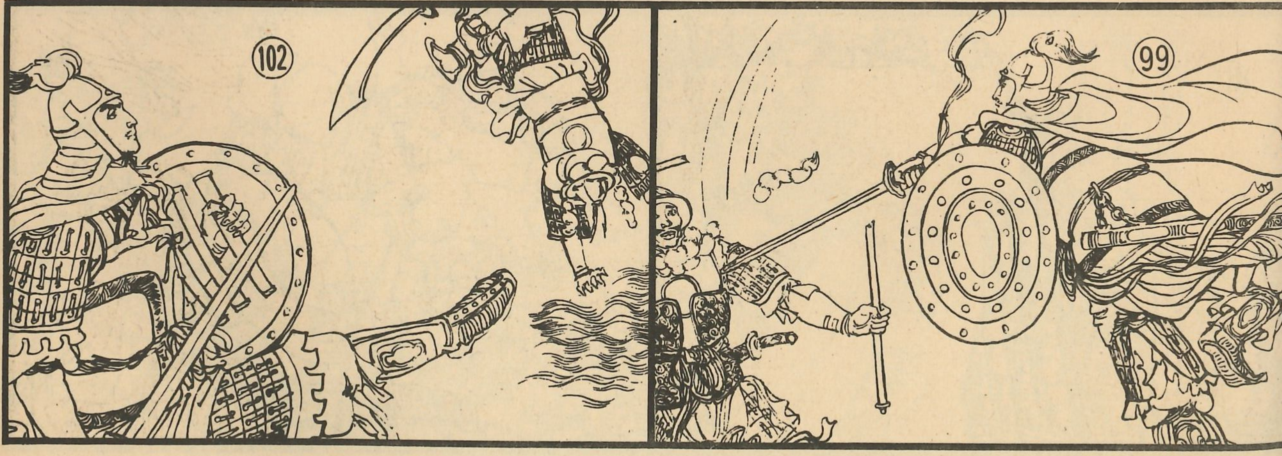
96　常遇春說罷，將長矛一頭觸在船板上，奮身一躍，直往磯上躍去。



97　把守采石磯的元將老星卜喇見常遇春往磯上衝來，急用長矛刺去，常遇春用右手拿住擋箭牌，用左手捏住了老星卜喇的矛杆，就勢大叫一聲，凌空直跳磯上。



98　常遇春剛剛站定，老星卜喇已抽矛在手，回身騰起，直向常遇春的咽喉刺了過來。



99　常遇春斜身讓過，拔劍快速向老星卜喇胸口刺去。老星卜喇橫矛一擋，矛杆被削爲兩截，劍鋒在他的左臂上割了長長的一道口子，鮮血直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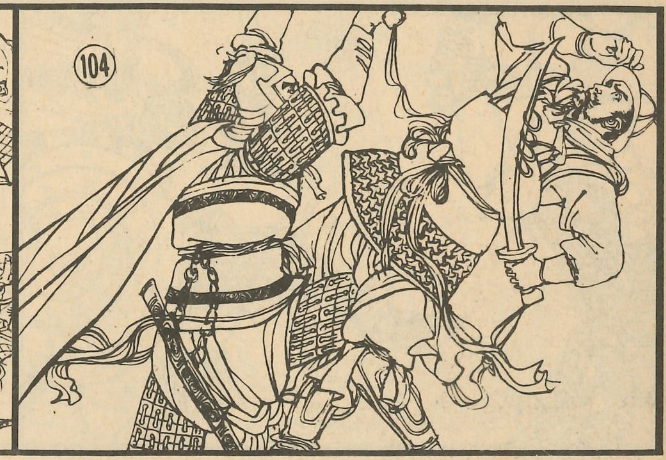
100 老星卜喇疼痛難忍，急忙抽刀交手，勉强戰了七八個回合，他的右胸又被常遇春刺中。

101 老星卜喇大怒，瘋狂地朝常遇春撲去，常遇春也不躱避，飛起一脚，向老星卜喇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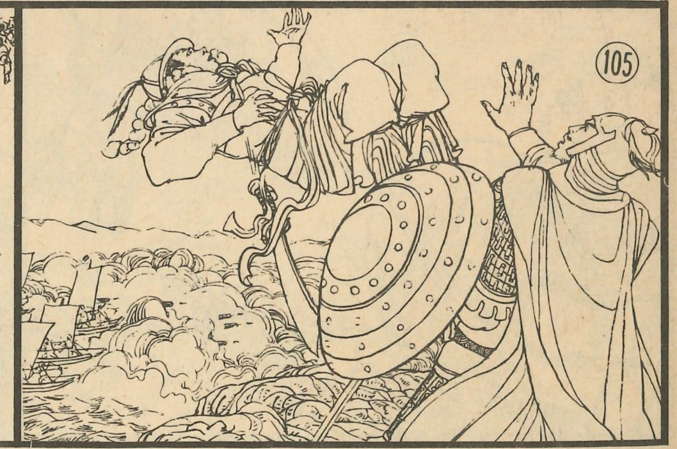
102 這一脚力大無比，把老星卜喇踹向空中，倒斃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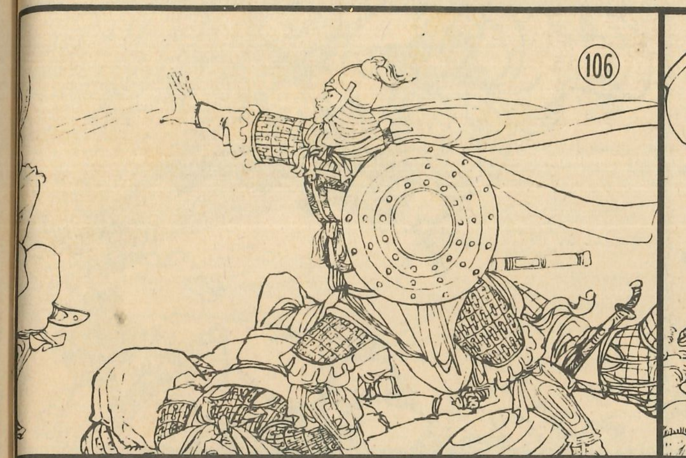
103 這時，只見斜刺裏竄出一個大漢，呼呼兩刀，向常遇春猛劈過來，常遇春忙用劍抵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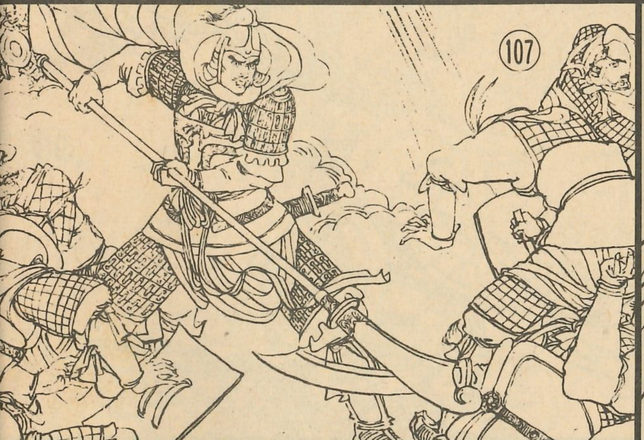
104 突然之間，只見常遇春膝蓋猛地上挺，撞在那大漢的身上，那人突然口噴鮮血，倒斃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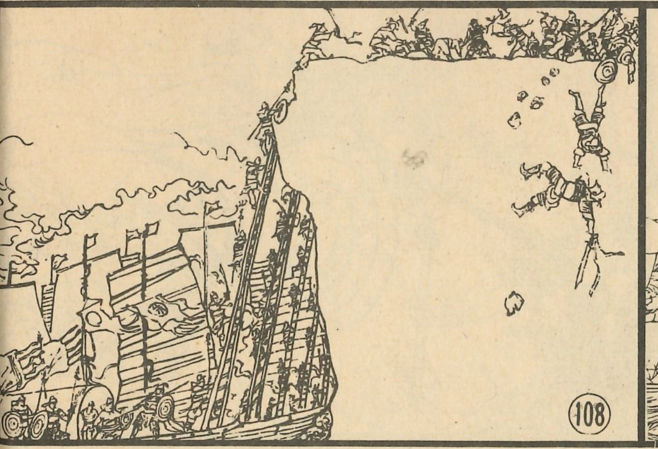
105 常遇春剛站起身來，又見一大漢從身後撲來，常遇春也不言語，一伸手便抓住了那大漢的胸口，拋入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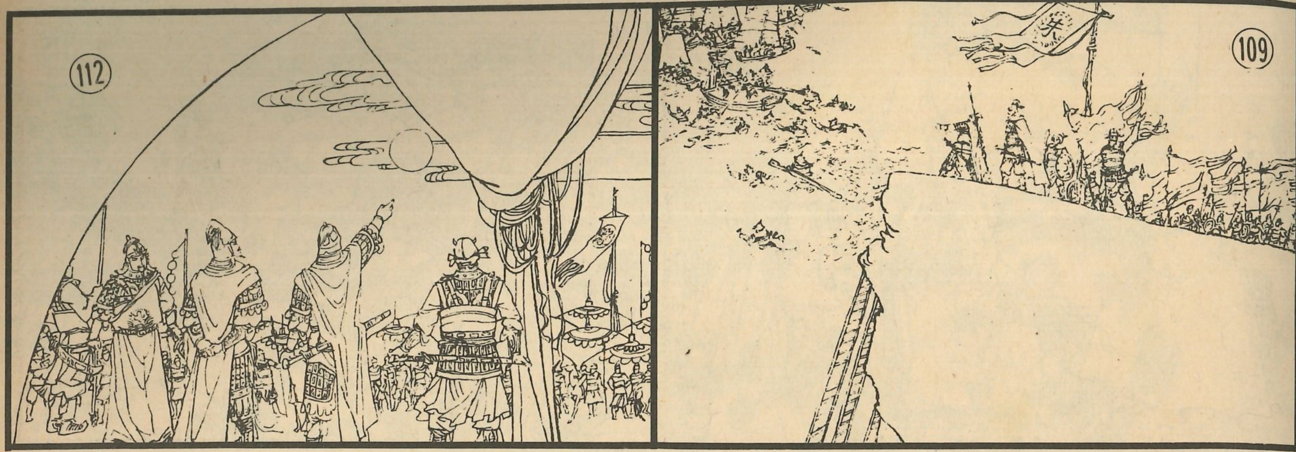
106 常遇春轉身又抓一人，投入江中，跟着又抓一人，先後共有五人被他投入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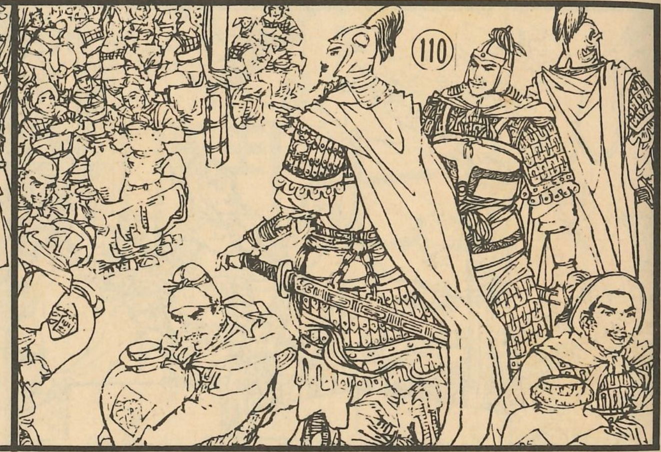
107 常遇春愈戰愈勇，從地上抓起一柄長刀揮舞着衝入敵羣，一連砍死了十多個元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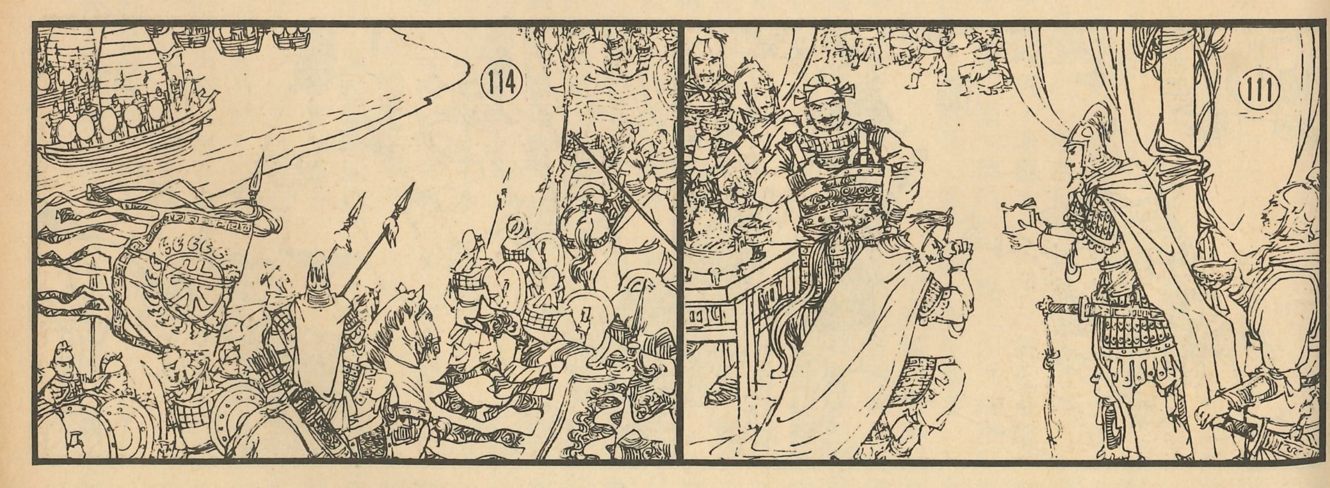
108 蠻子海牙正要反撲，郭英、胡大海等又一擁而上，爲常遇春助戰，和元軍展開了激烈的搏鬥。



109 蠻子海牙大敗，只好收拾殘兵敗將，狼狽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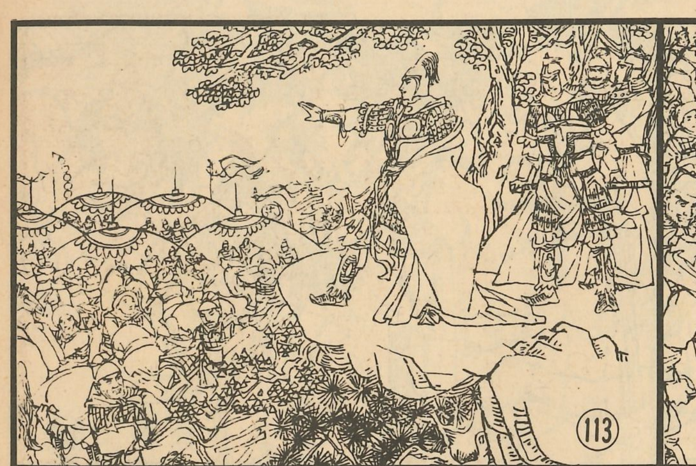


110 攻下采石磯，朱元璋便吩咐將帶來的酒宴擺上，犒勞全軍將士。



111 席間，朱元璋大喜，說：「常將軍奮勇當先，萬夫莫擋，攻克采石磯，特授爲正先鋒。」常遇春連忙叩謝。

112 朱元璋又連夜在采石磯上安營紮寨，時值中秋，月色如晝，衆將在帳前共賞明月，熱鬧異常。



113 次日，朱元璋軍內的將士紛紛準備回兵和陽，沒想到朱元璋忽然傳下軍令：「人不卸甲、馬不停蹄，即刻進取太平。」

114 戰鼓催征，軍令如山。將士們個個抖擻精神，跟上隊伍直奔太平城而去。行至太平城下，只見城門緊閉，朱元璋便率衆架起雲梯，四面攻城。

武林傳奇／麥中青・文　可飛・圖

千劍鬥七煞

奇門八卦陣　火葬四金剛

清朝代的氣數轉弱，就快陷入無可挽救的境地，那時羣雄稱霸，親王到處招攬奇才異能之士，擴張自己勢力，用來保護自己。

當時，有一個親王是八旗裡面的大阿哥，稱做「多魯王」，極有權勢，他的王府在京都一角，連續有十多座官邸，另有高墻防衛，墻內有許多武士精於技擊，簡直是一隊天兵，隨時可以出擊。

多魯親王聚集了幾十個武林高手，仍不知足，簡直想網羅盡天下的英雄好漢，他在王府的外墻懸掛了一面銅鑼，離地有十五尺，不管是誰，如果此人能夠凌空飛躍，伸拳踼脚，打响銅鑼，王府自然有人走出來跟這人交談，邀請他入內獻技，讓多魯親王欣賞他的武功。

一般來說，銅鑼離地十五尺，不管是誰，無法跳得那麼高來向它發拳的，就算武功超卓的人，想打响銅鑼，仍要另想辦法，故此，多魯親王認爲用這種方法招引拳脚有勁的人入門獻技，乃是聰明之舉。

如何能夠打响十五尺高的銅鑼呢？那是一個謎，不過事實上確有十多個英雄好漢是靠那個銅鑼進入王府做武官的，他們並非站在平地上面突然躍起向銅鑼出擊，而是在五十尺過外之處，提起渾身的氣勁，向前奔走，走到銅鑼之前，打了一個觔斗，然後在整體飛躍之際，倒轉過來，變成雙脚朝天，頭向地，再用脚尖向銅鑼使勁踼去，才會有機會打响了它。

這樣做是很困難的，不但要疾走當中打一個觔斗，能夠用脚尖向銅鑼擺出蜻蜓點水姿勢，只是壓了一下，就使鑼聲作响，還要顧慮到一點，因爲銅鑼懸掛之處，貼着石墻，疾走當中，不易留步，就算打响了銅鑼，那時已是整個軀體倒轉，頭部跟地面相距僅有六七尺光景，避無可避，前面就是石墻，唯一的辦法是用一雙手先行落地上，按了一下，打消倒撞下來的壓力，然後在地上滾了幾滾，再站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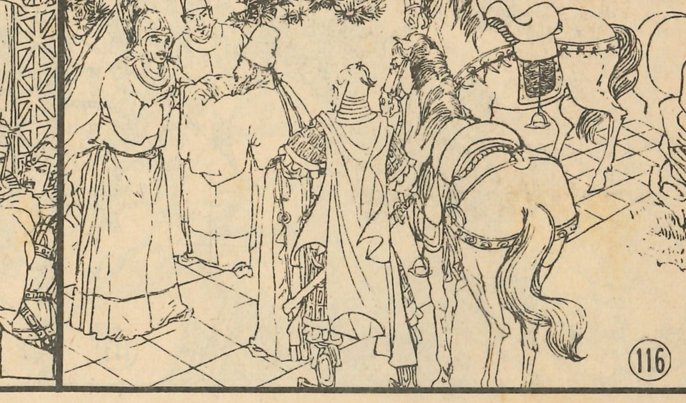
換句話說，想打响銅鑼一定要脚上有勁，能夠上，能夠踼，又能在倒撞下來的時候雙手按地打滾，才有辦法闖過這一關。

闖了這一關之後，進入王府獻技，又是另外一番局面了，如果那個拳師的武功有限，闖得過一關，未必能夠闖另外一關，甚至有可能喪生在四大金剛的脚下，故此，等閒之輩，不敢走這條投靠多魯親王的路，免得自尋死路。

四大金剛是多魯親王旗下的武林高手，憑着他們測驗進門投靠的拳師，當然要個人的武功根底極好，各有絕招，一個打四個，並非容易取勝。

再又爲四大金剛互相配合打出

115 朱元璋的部下個個驍勇善戰，一舉攻克了太平城。朱元璋入城安民，嚴申軍律，全城肅然。



116 這時，恰有元平章李習率衆求見，李習系漢人，博通經術，見元朝綱紀不振，特來投奔，朱元璋問：「太平誰是賢才？」李習說：「有一人姓陶名安。」朱元璋遂遣人將陶安請來。



117 朱元璋見了陶安，大喜道：「久聞汝是江左名賢，今日相見，猶恨晚矣」陶安說：「朱帥如此恤民撫士，人心所向。」

118 朱元璋又說：「吾欲取金陵，何如？」陶安建議說：「如今羣雄並起、攻城奪邑，不過是爲金錢玉帛，燒殺搶掠。他們怎成氣候，將軍若能一反羣雄所爲，東取金陵，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方可平定天下。」

119 朱元璋大喜，遂改太平城爲太平府，授李習爲知府，陶安爲參謀都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設壕，準備固守。

120 次日，朱元璋與諸將正在計議，出兵進取金陵，忽見哨子來報：說元將陳也先領兵十萬，分水陸來攻太平，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集 《取金陵》(本段完)

來的一套「金剛拳」，招法奇詭，不可思議，王府之外的人，只有聞其名，不知道他們的拳脚怎麼施展，亦既無法預防，實情如此，王府雖然在墻外懸掛一面銅鑼，並非經常有人向它撞擊的。

為了預防某些混飯吃的傢伙先用瓷片飛擲，打响了銅鑼，然後站在門外，王府除了懸掛銅鑼之外，還宣佈一種規矩，任何人不能以瓦石或其他硬物抛擲到銅鑼上面去，使它作响，又不能用長棍或花槍刺它，借此取巧，希望騙過這一關，倘有其人使用詭計混入王府，一經發覺，便即斬首，處以極刑。

有了這種限制，更加無人斗膽用詭計騙過這一關了，但却有些人利用那面銅鑼，借刀殺人，這種情況，實在出乎意外。

多魯親王發覺到幾個月來都有人被捕斬首，死前大呼寃枉，自稱在「長街」那邊聽到帶路之人一番胡言亂語，給他引到王府前面站定，跟着此人飛石擊响銅鑼，馬上轉身飛奔，白天看來，他是無所遁形的，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夜幕低垂以後，那就會構成一個陷阱。本來想靠武功進入王府獻技之人，無辜被捕，認為他以石塊打擊銅鑼，依法斬首，當然是大叫寃枉了。

多魯親王聽到了這些謠言，半信半疑，跟侍衛長沙塔爾研究如何防範，免得損害王府的聲譽。

侍衛長沙塔爾說道：「長街那邊有許多酒家，品流複雜，人與人之間難保有甚麼仇恨，借此陷害一個仇敵，並非奇事，我們不容易派人到那一條街巷查探的，還是派人在王府墻外的大樹橫枝上潛伏，有機可乘時，飛躍下來，把佈局殺人的傢伙抓住，這樣做比較有效點。」

多魯親王一向對侍衛長沙塔爾言聽計從，聽了他這番話，喜形於色，道：「沙塔爾，你負責此事，精選二、三十人，帶備弓箭，在樹上埋伏。」

沙塔爾奉命派人爬到王府墻外的大樹上面，每晚夜色初臨，便埋伏在樹上，不管此計是否有效，仍然奉命照辦。

數日之後，有一晚，風高月黑，微聞脚步聲，沙塔爾早已派人在樹上恭候，他看見有兩人站在銅鑼的前面，另有一個人站在距離較遠之處，忽聞銅鑼聲响，此人即轉身飛奔，他立刻吹號。

躲在樹上的士兵，早已引弓搭箭，看見有人沿着林中小徑飛奔過來，又再聽到了號角聲响，不敢怠慢，颼颼的一陣响聲，十多枝箭插在這個人前面的草地上，把他嚇得矮了半截。

站在銅鑼下面的兩個拳師聽到弓箭聲，大吃一驚，不敢留在該處，向樹林那邊飛奔過去，不消說，他們也給飛箭嚇住，不敢再走，跟着有許多火把分別從樹下出現，先見二十多名弓箭手，跟着又看見六七十個黑衣侍衛，分別從各處隱蔽的地方走了出來，他們知道王府裡面有人出動，不敢抵抗，束手待斃。

三個人被帶到多魯親王的大廳，並非同時盤詰，分別讓他們到密室去，個別盤問。

三個人都是由侍衛長沙塔爾盤問的，一問再問，知道其中原委，果然不出所料，長街那邊有人專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借刀殺人，險些被害的兩名拳師，一個姓施，單名一個斌字，要得一手雙鈎，拳脚也過得去。另外一個輕功特別出色的拳師，姓楊，綽號三眼，以前他是江湖上的夜行人，夜間能夠見物，有如白天，故有三眼之稱，這兩個人的武功並非上乘，但却不是違法，故此，多魯親王傳令他們去大堂獻技，如果兩人能夠抵擋四大金剛，衝過那一關，便可錄用。

至於轉身向林中飛奔的傢伙，姓宋，臉上有一個酒糟鼻，看來並非是正派人，他給沙塔爾抓住，迫不得已跪地叩頭，願意招供。據他說，京都裡面有一個邪門的高手，姓張，名叫千劍，此人包攬一切惡事。不管是誰，肯付錢的話，甚麼人都可以殺，向來有些高手給人帶到王府外墻，跌進陷阱，死於斬首之刑的，一種邪惡勾當，就由張千劍包攬。

宋酒鼻自稱有辦法把張千劍引出來，但請親王赦他死罪。

侍衛長沙塔爾不敢作主，回報親王，多魯親王聽了這報告，很是高興，說：「既然張千劍是一個武林高手，那麼，我們設法收錄他作為自己的鬥士，當然是有利無害的，你立刻設法把他引出來。」

沙塔爾奉命而退，跟着就和宋酒鼻商量，那姓宋的傢伙一向就喜歡爛嫖爛賭，稍有辦法找到一些銀兩，甚麼事也敢作敢為，根本上他跟張千劍只是泛泛之交，不過張千劍想殺那兩個拳師，所以委托他辦理此事，既然現時有更好的主顧，想把張千劍幹掉，他就不會推辭，很快他就跟侍衛長沙塔爾研究出一個巧妙的安排了，他們兩個在長街的一間酒家裡面進食，但却分做兩張枱，另有爪牙密佈在那間酒家附近，等待張千劍出現。

那間酒家叫做「杏花樓」，雖然長街密佈着邪門的角色，經常有人流血，但在該處來說，杏花樓可以說是比較正氣的一間酒家，打鬥的事情極少發生，同時掌柜老黃手下也有十多個武林高手坐鎮，因此之

故，來往客商，總是喜歡到那個地方飲宴。

以侍衛長沙塔爾的想法，如果張千劍單人匹馬走到那邊去，一定無法逃生，不過，他們的目的只是想把這傢伙捉住，那就比較吃力，不然的話，門內門外埋伏了許多個弓箭手，箭如飛蝗向他掃射，張千劍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他們王府那邊的人佈置妥當後，跟着就由宋酒鼻一個人在那間酒家第二層樓的最後那個座位坐着喝酒，等候張千劍。

宋酒鼻習慣了每次幹掉甚麼拳師之後，隨後就找一家酒家坐着獨酌，然後暗中叫酒家小二拿一個半邊銅錢送交張府，到時張千劍看見那一個給利劍斬開的半邊銅錢，試把它跟自己收藏的一半個銅錢併在一起，如果剛剛併合，那就相信來人所說的話，他知道宋酒鼻在某一個地方等候他。

他跟宋酒鼻已經有四次交易了，每次都是如此，出動之前，先行給他白銀十兩，事成之後再給二十兩，他故意把後給的那一截銀兩的數量增加一倍，那是預防宋酒鼻收了錢不肯幹害人的勾當。

故此就作這樣的安排，張千劍忽聞敲門之聲，叫人開門，小二被張府的家丁迎入大廳，先行交出半個銅錢給他過目，然後告訴他宋酒鼻已在杏花樓的二樓飲酒恭候，請他從速駕臨。

那個小二說完，正想轉身，張千劍臉露微笑說：「老哥也辛苦了，請到後堂跟我們的兄弟乾杯！」

說完，他把手一揮，跟着有四五個人一湧而出，把那個小二阿六帶入後進，强迫他喝酒。

張千劍是邪門劍客裡面最出色的一個，幹甚麼事情都是特別小心的，他擔心小二佈局抓他，故此把他囚禁起來，到了他跟宋酒鼻見面之後，一切順利，才返家把他放走，再者，如果那個臉現驚惶之色，看來好像有古怪，他就不是單人匹馬前往杏花樓酒家，而是帶着七八個家丁同行，準備隨時厮殺。

阿六根本就不知道侍衛長沙塔爾跟宋酒鼻講妥一切，準備大打出手，故此他的反應很平淡，雖是吃驚，並非渾身發抖，張千劍出門之前，向他望了一眼，認為無礙，故此他隻身前往，還在一個包袱裡面放下二十兩銀子。

凡是江湖的人物無法再叫宋酒鼻幹那幹那借刀殺人的勾當了，故此他必須備銀兩。

到了杏花樓，張千劍剛剛走上二樓，就看見宋酒鼻在大吃大喝，臉露笑容，他很是高興，左手略為使勁，隨即提着二十兩銀子，昂然走向那張方桌的前面，坐着喝酒。

張千劍為人極之機警，就算那個地方毫無異動，他仍要保護自己，他坐在貼近墻角的一個坐位，然後放心的吃喝，不但這樣，宋酒鼻斟酒的時候，一壺酒分別斟在兩杯酒內，他要看見宋酒鼻先喝下那杯酒，他才舉杯，照他想，如此小心，就算有人埋伏，他也應付得來，因為背後沒有人能夠偷襲，故此他很放心的吃喝。

宋酒鼻故意製造一派緊張的氣氛，說出他如何逃走，聽見背後刀劍相擊之聲，料想那兩個拳師無法再活，他說完就注視着張千劍，好像在等候他的吩咐。

張千劍笑了笑，道：「我帶來一個包袱，銀兩就在那包袱裡面，多喝一杯，我先行離座，你跟着走出，由你付賬，那些銀兩夠你嫖、賭的了。」

說完，他就舉杯互相祝賀。

就在這時，忽然從下邊走上一個彪形大漢來，這傢伙剛走到了那張桌子前面就站定了脚步，目露兇光，大喝一聲：「酒糟鼻，你還記得起我姓謝的鏢師嗎？」

此人自稱姓謝，却沒說出名字來，作鏢師打扮，好像是專門找酒糟鼻算賬，酒糟鼻聽了，面不改容，先行對張千劍說，自稱有緊要的事情要辦，說聲：「張爺，少陪了！」然後離座，向前邁進一步，跟着發拳。

自稱姓謝的傢伙，根本就是多魯親王的手下猛將，宋酒糟鼻絕對不是他的對手，不過，他此行並非找宋酒鼻算賬，而是想跟他兩人纏着打鬥，希望由二樓打到下面去，讓宋酒鼻走了，才讓埋伏的人出擊，這樣做可以使宋酒鼻擺脫一種痲煩，萬一捉虎不成，張千劍以後跟宋酒鼻見面，未必會因此懷疑他佈局擒虎。

這一招是侍衛長沙塔爾想出來的，宋酒鼻也同意這樣做，故此他跟謝老七交手，打得非常兇狠，愈打愈起勁，看來不分高下，跟着兩人倒地打滾，飲食客人紛紛走避，張千劍定眼看時，宋酒鼻已經和那個對手纏着滾到那邊去，再看看兩邊的飲客，幾乎全部走到墻角閃避，他覺得有些不妥，不想捲入旋渦，索性站起來，用手拍打桌子，大喝一聲，叫小二走近，準備付賬離開。

他沒有帶劍，身上沒有任何一種兵刃，不過，左手所挽包袱之內，却有二十兩銀子，每個銀兩一兩重，一共有二十個，如果他碰着十多個人圍攻，那些銀子就可以當作飛鏢。

張千劍是邪門裡面的高手，京都那麼大，正人多過邪人，他居然能夠站得穩，當然有他的一手，他

大拍桌子，大聲叫喊，沒有人回答，他就冷笑一聲，提起包袱，昂然的離座，走向樓梯那邊。

本來閃避到墻角的一些飲客，忽然有四個人跳了出來，攔住去路，說了一聲：「張爺，請留步！」

張千劍的身形手法眞快，他一眼就看出那幾個人來意不善，必須突圍而去，聽了這句話，立刻向前踏進一步，忽然轉身，使用虎尾脚，向背後撐出來，站得比較近的兩名大漢，哎的一聲，仰後便倒，另外那兩個大漢立刻亮刀，向他砍來，張千劍已經身形一變，倒在地上，向橫一滾，使他們砍來的刀劍落空，接着張千劍從地上站起來的時候，已經順勢把一張方桌的枱脚抓在手裡，向那兩人一掃。

他們二人的武功不弱，但却鬥不過張千劍那麼機警，刀劍第二次砍來，剛剛劈在桌子上面，跟着張千劍向前一推，連桌帶人，全部推倒，他很快就打敗了四個人，哈哈大笑，向前跨進兩步，飛身躍下。

他已覺得杏花樓危機四伏，當然不會從樓梯走下去的了，二樓跟木梯之間有一個地方，正好躍下，他並非躍在地上，而是跳到一張擺滿了酒席的圓桌上面，雙脚落在圓桌之上，點了一點，再行飛身躍出，那就不怕地面有人躲着用刀砍他的脚了，憑着這一招，他從六七張桌子上面飛躍，轉瞬就跳到最爲靠近門前的一張。

那時他沒有再向門口那邊飛躍了，因爲他不知道門外究竟有多少人埋伏，故此，他在那張方桌上面略爲留步，看清楚對方的動靜，然後才決定要怎樣做。

果然不出所料，在門外面眞的有六個人手握着鈎鐮槍恭候，那種東西本來是陣上作戰的兵器，表面是槍，其實有兩個倒鈎，用來割馬脚，刺馬肚，使馬上人跌下來，漢人不會用這種兵器的，因此之故，張千劍看見鈎鐮槍，立刻知道那是滿州人向他尋仇了，忙亂之間，他實在想不起仇人是誰？不過，滿州人在京都的勢力極大，說不定有親王做後盾，不敢戀戰，就在圓桌停步之際，想辦法脫身。

他的眼睛一掃，一眼就看得出在杏花樓裡面上上下下起碼有二十人，全部帶着刀劍或鈎鐮槍的，心裡暗想，在屋內作戰，對方人手太多，說不定打敗一個，再來兩個，這種情況之下，自己屈居下風，還是逃到戶外交手好些，主意打定了，他就長嘯一聲，向地上躍下。

不過雙脚在地上一點，他就飛出了戶外。

他早想像到門外有人截擊，故此，他必須走到最貼近門口的一處，然後向外飛躍，那時，杏花樓仍

然做生意，大門打開，毫無阻攔，故此他這樣飛躍，可以躍出二丈過外，雖然王府有十多人留在戶外，長槍短劍，各種兵器，式式俱備，也無可奈何。

張千劍跳到外邊的時候，因爲去勢太急，站也站不穩，終於倒地滾了幾滾，然後站了起來，不過，他借着一滾再滾的時候，已經伸手在包袱裡面取出銀兩來。

說時遲，那時快，他剛剛站起，已經有八個人拔出刀劍圍攻，其中還有一個人用花槍向他當胸刺來。

張千劍不愧是江湖上的邪門劍客高手，他的右手抓着銀兩，向前使勁發出，八個刀劍客裡面有四個人的臉上給銀兩射中，慘叫一聲，倒地流血，另外的三個人持刀，一人持槍，沒給銀兩打中，立即再向他圍攻，怎料張千劍發出銀兩之後，立即倒躍，一躍就是一丈。

練武之人，向前飛躍，跳出一丈三丈，並不困難，可是，如果向後倒躍，能夠跳得出四尺的人，已經算是高手了，張千劍居然可以向後一躍就是一丈，這一招是王府所養的刀客夢想不到的，故此他們衝刺攻劈的武器全部落空。

到了第二次進攻，張千劍已經拋出另外幾塊銀兩，四個刀客中其中倒下了兩個，剩下來的兩人，知道不是他的對手，雖然纏着打鬥，但却大聲叫喊，盼望埋伏在杏花樓外邊的另外一批武官和刀客知道那一頭猛虎仍未逃出重圍，展開第二次大包圍。

張千劍聽到他們大聲呼叫，殺機頓起，赤手空拳向前追擊，那枝花槍向他當胸刺來，他微微一閃，伸手一捋再又飛脚踢出，此人已經重傷倒地，花槍給張千劍奪到手中，一陣舞動，轉眼之間，剩下來的最後一個刀客，也就吃了一槍，慘叫倒地身亡了。

張千劍大獲全勝，不過，他挺槍向南方飛奔的時候，却又給人截住，他知道想回家這條路已經截斷了，無可奈何，只得向相反的一個方向轉身飛逃，向北疾走。

在怒火高燃之下，他的一支梨花槍要得神出鬼沒，見人就挑，那時靠近深夜，長街沒有甚麼人走動，故此受傷的人不多，再者，王府的伏兵，俱是在南邊埋伏，北方那邊沒有人，他很輕易的提着花槍，衝出了重圍，落荒而逃走了。

多魯親王當時檢點殘兵敗卒，怒不可竭，吩咐侍衛長沙塔爾把宋酒鼻押上大堂，親自審問，當時他懷疑捕虎的消息洩漏出來，使張千劍逃生得那麼容易，後來從受傷的刀客和武將口中分別聆悉張千劍逃走的經過，相信他並不是說謊，儘管如此，多魯親王仍是怒火攻心，高聲說道：「區區一個邪門劍客，竟然逃過王府六十多人的包圍！這還了得？張千劍此人非殺不可。」

跟着他命令沙塔爾急派刀客到外邊傳播消息，不管是誰，抓住張千劍，如果是個活口，賞黃金三百兩，死了的張千劍，也值黃金五十兩正。

他的勢力遍佈京都，根本上沙塔爾邪正兩路都有朋友，當晚就把這個消息傳到京都各處。

照沙塔爾的想法，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料想張千劍難逃一死，而且京都內外，都有兵卒徹夜看守，他實很難逃出城外，更爲放心了。

沙塔爾的想法實在太過天眞了，雖然多魯親王懸賞那麼多的黃金，希望抓到張千劍，但因爲邪門劍客裡面有許多人是張千劍的朋友，一個人藏在京都之內，捉他有如大海撈針，實在不容易，張千劍走了三日，仍是音訊全無。

多魯親王認爲張千劍此人該死，非想辦法把地找出來不可，因此，他就叫人把施斌以及楊三眼帶到大堂來，親自審問，希望從他們的口供獲悉張千劍究竟是何方神聖。

施斌跪下稟告道：「我跟張千劍並無交情，不過，聽說他有本領把外來的拳師送入王府，爲了找尋進身之階，故此虛心結識，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機密可告。」

多魯親王審不出口供來，勃然大怒，道：「讓你們試試四大金剛的滋味吧！」

說完，就令兩人在大堂等候，由侍衛長沙塔爾傳令，振臂一呼，便有四個特別巨型的滿州人走出來，每人都是身高七尺，體重二百磅過外的，綽號四大金剛，要他們赤手空拳的跟四個巨型人作戰，有甚麼辦法可以抵禦呢？可憐的兩個外來拳師，被拋到空中，由另外一個金剛接着，再拋過來，有如玩弄皮球一樣，四大金剛都是武功超卓的人，况且他們本身的體型非常高大，普通人絕非其對手，不到半個時辰，施斌和楊三眼就氣若遊絲，倒地不起。

收拾了這兩個拳師之後，多魯親王餘怒未熄，說：「沙塔爾，那天你曾說過，給宋酒鼻帶到長街找張千劍的，何以你沒有提及宋酒鼻呢？」

沙塔爾聽了說：「稟告王爺，宋酒鼻那天給阿七纏着打到外邊去，三拳兩脚，已經使他吐血身亡了。」

唯一的線索也中斷了，多魯親王覺得十分沉悶，却又無可奈何，想了想，他忽然心生一計，對沙塔爾道：「聽說張千劍是邪門劍客的

高手，那幫人未必是烏合之衆，也許有些聯絡，設法找到一名小卒，就可以從他的身上引渡找尋其秘窟，說不定姓張的傢伙在妓院躲起來，必須把他抓住。」

王爺說的話，誰也不敢辯駁，沙塔爾知道想捉張千劍，實在是不容易，但在多魯親王的面前，却無法推搪，只好連連點頭道：「卑職遵命！」

那晚他離開了王府，就到妓院走動，一來他想散散悶氣，二來他覺得王爺所說的話未嘗沒有理由，一向江湖上的好漢，有了銀両，多數把它在賭場妓院花掉，故此抱着試探心情到若干有名氣的妓院走動，一晚就到過五間妓院，終於在怡紅院裡面由一個名妓鶯兒的口中獲悉，張千劍以及那幫邪門劍客有一個道壇設在東門附近，靠近城墻那邊不遠的一條橫巷街裡面，有一座大屋，聞說道壇就藏在屋裡內，那些劍客俱全會施展妖法的，她暗示他切勿單身到那裡去搜索。

沙塔爾聽了，眉頭一皺，說：「如果我帶了幾十個武裝勇士前往，這樣做必然打草驚蛇，更加無法把張千劍找出來，這樣吧！妳在歡場中鬼混，始終不是辦法，女人總要找個歸宿的，我用銀両替妳脫籍，使妳變爲良家婦女，多花一些錢，不成問題，但却由妳探聽張千劍的下落，妳願不願接受這個差遣呢？」

鶯兒聽了喜出望外，說：「賤婢一定替將軍辦妥，三日後請到此地等候佳音。」

第三晚，沙塔爾再到怡紅院，見面就問及此事，鶯兒關上了房門，低聲道：「我的朋友當中有人知道那個道壇，壇主並非別人，正是張千劍，他躲在那一座大屋之內，屋內門戶森嚴，不易闖入，聽說那邊的佈置另創一格，稱做『奇門八卦陣』，如果你有本領闖陣，我就帶你去，你多帶幾個人入陣也可以，却不能超過十個。」

沙塔爾聽到這個消息，驚喜交集，喜的是知道張千劍的下落，吃驚的是這傢伙居然佈陣，還通過名妓之口，向自己挑戰，如果他沒有勇氣闖進奇門八卦陣把此人擒獲，那就英名盡失，反之，入陣挑戰，危機四伏，那時他們是主，自己是客，就算有幾個武林高手同行，仍是鬥不過對方的，因此，他不覺躊躇起來。

鶯兒說後，不再說及此事，改變態度，蕩態撩人，跟他親熱，又再纏着他喝酒。

沙塔爾終於想出一個辦法來，說：「鶯兒，請妳把那間屋的圖形畫下，我會帶二三個人進去跟他決鬥的，妳不必同行。」

於是，鶯兒畫下那條街巷的形狀，指出那間屋就是在橫街轉入小巷第三間，說完她還很鄭重的補充一句：「壇主就是張千劍，目前躲起來不敢露面，料想他整天都在道壇之內，還有一點，我查到那個道壇叫做百花壇，到時你如何跟他較量高下，你可以自行決定，恕我無法再奉告。」

沙塔爾聽了鶯兒這一番話，心中有點紊亂，無心欣賞美色，胡亂的喝了點酒，隨即告別離去。

回到王府，他就暗自盤算，此事絕對不能讓多魯親王知道，否則，他會傳令五百官兵圍攻奇門八卦陣，到時亂箭橫飛，就有許多老百姓遭殃，至於張千劍，未必跌進網裡，還是另想辦法好些。

他認爲如果四大金剛出面幫忙自己，勝算極高，根本上那四個巨人頭腦十分簡單，一向聽從他的命令，打定了主意，也準備了一切，翌日晚間，飯罷，他悄悄走到四大金剛那邊，對他們說，已經查到張千劍躲在甚麼地方，但因該處十分陰暗，路窄墻高，弓箭手也無濟於事，倒不如四個金剛一齊帶備鋼盾大刀，殺進那個道壇，問他們是否願意同行。

四大金剛聽了齊道：「我們願意接受大人的指揮，隨時奉命起行。」

沙塔爾喜形於色說：「那好極了，到了午夜，我們就從王府的後門出去，我們佯說到外邊巡視好了。」

四大金剛欣然點頭，到了深夜，四人結束妥當，帶備刀盾，尾隨着侍衛長沙塔爾從後門走了出去。

鶯兒說的地方，確是東門附近，那邊的街巷有闊有窄，俱是大街進入橫巷後再進就是小巷，沒有圖形是很難找到，因爲鶯兒繪圖送給他，按圖索驥，沙塔爾找到該處，看看那座房屋實在不像道壇，只是普通的民居而已，不過，又略有點不同，轉身向四大金剛，道：「我沒有命令之前，你們切不可動手，我先入屋，如果聽到我大聲呼叫，你們就立刻撞破磚墻直衝進來。」

四大金剛遵命，分別躲在大門外墻的兩邊，沙塔爾抓住門環，使勁拍打，一股錚錚之聲，傳入屋內，有人開門，向他望了一眼，門已開了一綫，微映照屋內，此人只是鬚髮皆白的老翁，沙塔爾看了不覺倒抽了一口氣。

老翁對他說：「客官深夜到訪，是何緣故呢？」

沙塔爾聽了就答道：「不瞞老丈說，賤內忽然着魔，倒地打滾，口吐白沫，故此登門求救，請老丈轉告百花壇主。」

他把每一個字都說得清清楚楚

，因爲老翁聽覺欠佳，他說了三遍，老翁才聽清楚。

老翁向他打量了幾下，然後說道：「如果你急着請求壇主幫忙，請你說出街巷門牌，讓我派人到府上驅邪。」

沙塔爾趕快哀求他說道：「賤內就快要斷氣了，請老丈帶我到壇主面前，求賜符咒靈丹，帶返舍下，至於驅邪之事，翌日再做，仍未爲遲。」

老翁行動遲純，很久後才明白他的意思，把那扇木門拉開了一點，迎他進內後，又把門關上。

沙塔爾剛剛置身大屋之內，便覺妖氣沉沉，到處陰暗，只是前面有些燭光，他仗着一身武功，腰間帶着寶刀，門外還有四大金剛等候接應，膽子頓壯，大踏步走到前面去。

那個道人盤膝而坐，他看不清楚，索性從地上拔出一條長長的蠟燭火來，借着燭光映照，看看此人的面目。

照沙塔爾的想法，那天圍捕張千劍，他雖沒跟對方交手，但他看見過張千劍的面貌，張千劍沒見過他，他不知道自己是誰，沙塔爾的蠟光剛剛投射在這道人臉上，他猛吃一驚，此人正是張千劍。

張千劍向他打量了一眼，道：「你是多魯親王的侍衛長沙塔爾？」

沙塔爾給他一口氣揭破了自己的身份，勃然大怒，說：「張千劍，今天你難逃一死了，我想看看你的劍術如何厲害，請你除下道袍，跟我一決雌雄。」

張千劍絕不慌張，冷然道：「沙塔爾，你已經走進了奇門八卦陣，難免一死，我用不着跟你交手。」

沙塔爾哼了一聲道：「這座房屋如此簡單，你居然說它是奇門八卦陣，太不自量力了，我看不出有何古怪！」

張千劍很冷靜的說道：「沙塔爾，你轉身看看，便即明白！」

沙塔爾聞言，猛吃一驚，以爲背後有刺客襲擊，立刻轉身，並閃電般拔出身上的寶刀來。

使他震動的是在他背後也坐着一個張千劍，模樣跟眼前的張千劍相同，他定眼看時，四方八面都有張千劍盤膝而坐，最少也有八個，他提起寶刀就劈，剛劈下去，給他看見的張千劍就化爲烏有，那一刀明明劈中，但都劈了個空，這時他才知道張千劍不是等閒之輩，不敢單獨應戰，索性大聲呼叫。

他練過武功，叫喊大聲，聲音非常响亮，夜間聽來更加刺耳，呼叫聲剛起，就聽到一片轟隆隆之聲，四大金剛果然依計行事用鋼盾推倒墻壁，直衝進來。

四個巨人似的金剛，一湧而入，且有寶刀鋼盾，一二百人，也非敵手，沙塔爾看在眼裡，喜出望外，加强聲响呼叫，使他們聞聲走近。

四大金剛衝到沙塔爾的面前，數人發覺那個地方只是一處大堂，只有屋瓦，並無旁人，對沙塔爾發狂的叫呼，大感詫異，問個明白，才知道沙塔爾剛才看見了八個張千劍，四大金剛說道：「侍衛長，你不是眼花吧，我們實在看不見屋裡還有別人。」

沙塔爾定一定神，向上下右左到處注視，果然是空空洞洞，看不見張千劍，他也覺得奇怪。

四大金剛接口問道：「侍衛長，是否要把屋子拆掉呢？」

沙塔爾還沒有回答，已經有一股神秘的聲音凌空而下，說：「最好你們替我拆屋。」

沙塔爾高聲向上呼叫道：「張千劍，快些滾出來吃我一劍。」

張千劍仍在暗裡說話：「沙塔爾，留下你這個活口對多魯親王說知，說張千劍已經領教，四大金剛死於天火之下！」

屋內本來是一片黑沉沉的，此言一出，景象突然變了，那些火自行流動，結爲火墻，厚達一丈過外，把四大金剛圍在核心。

四大金剛雖然勇武絕倫，而且有鋼盾寶刀，但却無法跟烈火相鬥，看着這種景象，驚慌到縮做一團，反而是沙塔爾有點英雄氣概，對着火光說話：「張千劍，有膽的走出來，有膽的讓我跟你作最後的一戰，作生死決定。」

他的話聲剛停，眼前焚燒的烈火忽然向左右兩邊分開，留出一條路，沙塔爾知道張千劍有心放他走，不再考慮，使勁直衝了出去。

他剛剛穿過火窟，火焰就燒得更加猛烈，把四大金剛圍在中心，至於沙塔爾，一口氣奔到全無火光之處，然後站着喘息。

黑暗中，忽然有人開口：「四大金剛誅殺漢人太多，應有此報，本來可以把你也燒死的，但因你對我仍有用處，故免你一死。」

沙塔爾聽了暗吃一驚，料想四大金剛無法逃生了，不覺黯然，繼而想到自己的安危未卜，心上一沉，就在這時，張千劍的神秘聲音忽然又作响了：「沙塔爾聽着，你們把我稱做邪門劍客，那是絕頂荒謬的，滿洲人說的邪門，實際上就是漢人說的正義，每次我施展借刀殺人之計，把拳師他們幹掉，就是想誅滅傾向滿洲人的走狗。」

原來漢人想賣友求榮，托庇於王府，尋求一官半職，在張千劍的眼中看來全是走狗，殺不足惜。聽了那番話，沙塔爾忽然明白過來，

說：「好吧！張千劍，你放我一命，十分感謝，此後各走各路。」

「張千劍並不滿意，說：「我留你在京師之內，遲早總會給你們抓出來，我放走你，希望你也放我走。」

「張千劍，我無權放你走的，你自己早就明白。」

張千劍說：「就快天亮了，在黎明之際，你帶我由東城走出，你身上有王府賜給你的令牌，隨時可以出入，多帶一人算是家丁，料想會闖得過這一關，不知你意下如何？」

沙塔爾心上一沉，稍停，向黑暗中開口：「張千劍，要走就走，現時，我可以帶你出關。」

張千劍即時現身，原來他就在他的前面五尺，不過隔着黑布，剛才張千劍穿了道袍，這時却穿着刀客的衣服，看來就像一個懂得武功的家丁，他向沙塔爾笑了笑，說道：「請侍衛長先走。」

沙塔爾知道在百花壇動手，太過吃虧，形勢危急，不再理會四大金剛的死活了，他索性依照心裡想出的詭計去做，點了點頭，說：「張千劍，你眞是爽快，跟我走吧！」

於是，兩人先到東城，沙塔爾大聲呼叫，自稱是乘夜搜索張千劍，知道他在東城門外三里叢林之內匿伏，立刻要出城追趕，叫兵士開城門。

他說完就出示令牌，守城的武將以前也是多魯親王旗下的武官，聽了不敢抗命，立刻把城門開啓，沙塔爾帶着張千劍昂然的走出城門，眼見城門關閉，兩人在城墻以外，一片蒼涼，他站定脚步，說：

「張千劍，剛才你是主，我是客，現在反過來了，這個地方，正是我們兩人交手的沙場，看來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請即發招，讓我看看你是否有一千把劍。」

張千劍笑了笑，說：「我的身上全無刀劍，你却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刀，叫我如何抵抗呢？」

「閒話休說，動手吧！我知道你是劍不離身的！」

說完，沙塔爾揮動寶刀，一片寒光捲住張千劍，連發數招。

張千劍始終沒有拔出武器來，避過七煞刀，然後說：「沙塔爾，請你聽我一句金石良言，你騙開城門，兩人出關，就算把我殺掉，你也無法回到王府復職了，四大金剛已經燒死，張千劍給你放走，你如何向多魯親王解釋？」

只是那麼一句，已把沙塔爾嚇呆了，他不知道如何應付，張千劍却有辦法替他解圍，說：「古人說得好，無法逞强，便該落草爲寇，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橋，不必纏着我打鬥。」

這句話傷了沙塔爾的自尊心，他不顧一切，再度發招，大聲說：「張千劍，我可以落草爲寇，但却要先行殺了你。」

說完人到刀到，那一手七煞刀是他榮膺侍衛長的本錢，照他想，張千劍手中沒有武器，絕非對手。

殊不料張千劍沒有劍也可以鬥得過他，只是無法進攻而已，他繞着荒地走動，由於體型輕便，且又沒有握刀持劍，奔走得更加靈活，沙塔爾亂刀砍劈，彷彿跟影子搏鬥，佔不了上風，一直劈到頭昏眼花力竭倒地爲止。

到了他覺醒來時候，張千劍已不知去向，他不敢進城向多魯親王報告此事，長嘆一聲，就此離去，此後也沒有再返京都了。

（完）

兩期完短篇故事／石中蓮・文　可飛・圖

兩劍客

鬥劍决生死　行俠分高下

十一月十一日。

大風雪連續下了幾天，鳳凰山嶺、山谷均成爲銀白，從衛輝來的大道，也已爲大雪封閉，無從分辨。

鳳凰山麓的潞王墓，已變成幾個大雪堆，墓前的翁仲、石馬也都被大雪所遮蓋，僅僅在下方露出點未被遮蔽嚴密的石跡。

一隻鳥從風雪中飛來尋找食物，疲憊的落在翁仲的頭上，踏落片片積雪。

大風雪捲過山谷。

那隻孤零的鳥又展翅飛走了。

它不是發現食物而飛去的，是因爲受了驚嚇，一條紅色的人影，騎在洒花駿騎上，從雪地飛馳而來，人和馬身上都洒滿雪花。

他停在鳳凰山下，觀望着山麓的潞王墓。

黃昏，沒有夕陽，潔白的雪光却反映得整個山谷毫無暮色。

潞王墓風雪寂寂。

他在馬上觀望了許久，終於下馬，向潞王墓急掠而去，身形之快，如同飛鳥，脚下輕捷，踏雪無痕，剎那間，已到了潞王墓前。

他展望左右，踏着有力的步子，進入雪擁着的翁仲之間。

他年輕得和臉上的絡腮鬍子頗不相稱，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倒正合上他那不凡的氣質了。

他停脚向四週掃視了一下，忽然放聲大笑起來，他笑聲震盪山谷，震落了翁仲的積雪，紛紛而下。

忽然翁仲行列中，有一雙眼睛在眨動。

從山下來的紅氅年輕人說道：「是你嗎？」

那人抖落身上的積雪，走到紅氅年輕人面前，溫文的道：「是在下，潮州來的浮江客的弟子楚一鋒。」

紅氅青年道：「俺是鏡花道人的弟子，兗州燕笑月。」

楚一鋒抬眼打量四週白茫茫的天色，默然不語。

燕笑月道：「來遲了！」

楚一鋒道：「是在下來早了！」

燕笑月道：「那是你自家願意早來的，俺可管不着。」

「是。」

燕笑月說道：「今天可是十一月十一日？」

「是。」

「那就沒有錯。」

燕笑月說罷，扯下身上的紅氅，往石馬上一扔，掃下一堆積雪，解下腰中的劍，「嗆」的拔出劍來，扔去劍鞘，用力的把劍往面前雪地上一插，指着楚一鋒道：「你說，怎麼樣？」

楚一鋒道：「你我既然都遵約而來，在下勢必要領教尊駕的『梅

花劍法』。」

燕笑月不耐煩的道：「你別來假客套，二十年前俺師父在這裡見識過你們的『虛雲十七斬』，夠厲害的，可惜沒有分出勝負，才留下二十年後今天的這個約會，這二十年你們一定創出不少新花樣吧！」

楚一鋒抱拳道：「不敢。」

燕笑月道：「你要就不來，來了，不敢也不行，怎麼辦？俺聽你的。」

楚一鋒道：「燕兄，你我雖然受師命來此踐約，却是初次相會，無恩無怨，對吧？」

燕笑月道：「你說得很對，俺却弄不清楚，你到底是甚麼意思？」

楚一鋒道：「我們在劍法上一決高下，不須以生死相搏。」

燕笑月道：「咦，稀奇！」

楚一鋒道：「燕兄怎麼說稀奇？」

燕笑月道：「誰都知道，刀劍是不長眼睛的，你想贏俺，俺也想勝你，那裡能保得住不傷人呢？俺是壞話說在前頭，你可別見怪！」

「好吧！」

楚一鋒無奈的拔出劍。

風雪依舊，天色却漸漸暗淡下來。

楚一鋒拱手，道：「請！」

燕笑月道：「你是要俺先出手？」

「是。」

「那俺就不客氣了，俺這第一招，是個虛招，算是領你的情。」

燕笑月說話之間，果然拿起劍，「流星趕月」，劍鋒遞進楚一鋒的心胸部位，招式快捷，却毫無勁力，果然是個虛招。

楚一鋒將身略偏，從容避過。

燕笑月道：「俺給你說，現在是眞的啦！」他話音方落，陡然劍鋒迴轉，橫掃楚一鋒的咽喉。

楚一鋒見燕笑月劍法極快，愕然大驚，飄身後撤，避過燕笑月的劍，乘隙「吳牛喘月」，劍鋒在沉揚之間，飄落如雲，點向燕笑月的靈台。

燕笑月感到身後冷森森的，已知楚一鋒乘他迴身之際吐劍，登時雙脚微點，擰腰撩起，轉身落地，却是楚一鋒的劍，飄忽不定點向自己中腹。

他横劍一擊，楚一鋒的劍却如雲隨風而逝。

燕笑月驚愕的道：「咦，俺師父說得不錯，你們這虛雲十七斬，眞不好對付，俺也得露一手給你看看。」

他話落之時，人已擰身凌空。

他一聲清嘯，抖動長劍，洒出朵朵劍花，向着楚一鋒蓋頂罩下。

楚一鋒見燕笑月劍勢凌厲，略露殺氣，不敢大意，劍勢虛作迎擊，脚下用力一點，人早已如脫弦之矢，滑出十數步外。

燕笑月劍勢下擊，揚起一陣雪花。

他的人幾乎不曾落地，一擊不中，「蜻蜓點水」脚尖在地上一點，擰腰飄向楚一鋒，劍勢如虹，直貫楚一鋒七坎大穴。

楚一鋒見燕笑月的劍勢，殺氣越來越重，自知難免生死一決，飄身避過，道：「燕兄，慢着！」

燕笑月收劍道：「怎麼，你認輸了？」

楚一鋒道：「如果在下認輸，便算解決，在下是願意認輸的，燕兄的梅花劍法神妙至極，武林中練劍者雖多，確是少見。」

燕笑月道：「不行！」

楚一鋒道：「在下也知道燕兄不會答應的。」

燕笑月道：「當然，俺怎麼能答應你，俺還沒有眞的贏你，你怎麼能認輸？」

楚一鋒道：「可是，你我力拚，死傷在所難免。」

燕笑月道：「當然。」

楚一鋒略作沉思，道：「我不想這麼早便死去！」

「你怕？」

「不怕！」

燕笑月道：「既然不怕，爲甚麼不想死？」

楚一鋒道：「沒有人會想死，除非他活得不耐煩，我活得很有意思，怎麼會想死？我還有要緊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燕笑月道：「如果你死了，豈不就省了事麼？」

楚一鋒道：「省不了，事情還在，只是沒有人去辦吧了！」

燕笑月恍然道：「噢，你說得對，你可是想起甚麼好主意，俺如能幫忙，一定給你幫忙，你這人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楚一鋒道：「有個主意。」

燕笑月問：「甚麼主意？」

楚一鋒道：「在下如有幸死在燕兄劍下，這件事就留給燕兄去辦。」

燕笑月道：「不行。」

楚一鋒道：「怎麼不行，燕兄不是願意幫忙嗎？」

燕笑月道：「姓楚的，你說的是好事，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如你說的是壞事，俺不能糊里糊塗的答應，你可知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嗎？」

「是。」

燕笑月道：「你要辦的是甚麼事情？你先說出來聽聽。」

楚一鋒抖落身上的雪花，打量漸已暗淡的辰光，風雪毫無減弱之勢，道：「燕兄，我們就在這山谷裡說吧。」

燕笑月道：「當然，你說完了，我們還要比鬥下去。」

「好吧！」

楚一鋒無可奈何。

燕笑月也微嘆道：「姓楚的，不是俺姓燕的欺負你沒有本事，你的劍法還眞不賴，不過這是師父交代過的，自不能不打，現在師父他老人家過世了，俺就是想說，也沒處說，你把事情交代完畢，咱就繼續比鬥下去吧！」

「謝謝燕兄。」

楚一鋒說話時，把劍往雪地一插，道：「劍本是兇器，之所以受到尊重，乃因爲用劍行俠，伸張正義，否則，劍還是會被人唾棄的。」

燕笑月道：「這話跟你要交代的事，有甚麼關係？」

「有。」

「擇要緊的地方說。」

「是，」楚一鋒道：「練劍的人都以劍俠期許，是吧？」

「不錯。」

楚一鋒道：「這『劍俠』二字，燕兄是重在『劍』還是重在『俠』呢？」

燕笑月道：「當然重在『俠』啦！」

楚一鋒抱拳道：「謝謝，現在我就說一件事給你聽。」

燕笑月道：「俺性子急，你要長話短說，別拐彎子。」

楚一鋒道：「在下所知不多，也只能簡略的告訴燕兄，那天在下來到衛輝府，夜裡經過府東十三大窪，在劉家店深夜聽得有唏嘘嗟嘆之聲，正好在下也要覓地方歇脚，就上前叩門，開門的是一位書生，名叫魯不愚，相詢之下，他的處境實在可憐！」

燕笑月道：「怎麼個可憐法？」

楚一鋒道：「魯不愚是個書生，家裡貧窮，自幼和史家的姑娘訂親，史家接他到劉家店來，不幸史家敗落，剩下他和史家姑娘，尚未成親，前些時劉家店的富豪劉天慶把史家姑娘擄去了。」

「擄去？」

「是。」

燕笑月大怒道：「這還有王法嗎？」

楚一鋒道：「王法是有，可惜不及於他；可憐這一雙戀人被人拆散了，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任人欺凌，公理何在？」

燕笑月怒道：「可恨呀！」

楚一鋒道：「如果『俠』字尚在，我們該不該主持這個公道？」

「應該。」

楚一鋒道：「燕兄，既然你認爲該主持公道，在下有一事相求。」

「說吧！」

楚一鋒道：「倘若在下死於燕兄劍下，有勞燕兄到十三大窪劉家店走一趟，爲魯不愚主持公道，因爲在下已經答應過魯不愚。」

燕笑月拍着胸脯道：「姓楚的，你放心去吧！俺一定會替你辦這件事。」

「謝謝。」

楚一鋒俯身拾起長劍，又道：「燕兄，請即賜招！」

燕笑月持劍道：「好，你接招吧！」

他雙手捧劍，擰身而起，取猛虎出洞之勢，突然又收住了力道，道：「不對！」

楚一鋒茫然的道：「燕兄，怎麼不對？」

燕笑月道：「姓楚的，你臨死還留些麻煩給俺，俺也要找你個麻煩，這叫做一報還一報了。」

楚一鋒道：「燕兄，有事儘管說，在下當盡全力，不負所託。」

「好！」

楚一鋒道：「燕兄，請說。」

燕笑月道：「俺到衛輝府來，路上也聽到一件不平的事，本想去管一管，又怕躭誤了潞王墓的約會，所以，一直擱在心裡。」

楚一鋒道：「不知是何事？」

燕笑月道：「俺來衛輝府，路經安陽，城南有個十里坡，十里坡有個大善人鄭同善，平日盡做好事，修橋、鋪路、施粥濟貧，可是有許多無賴偏要去找他的麻煩，害得他寢食不安。」

楚一鋒道：「這是人善被人欺。」

燕笑月道：「距十里坡五里，許家堡有個爲富不仁的傢伙許長貴，他從不做好事，偏偏無人敢惹，家勢日大，連鄭善人的田地要賣給他。」

楚一鋒道：「燕兄，不必抱怨，世間不平事甚多，爲惡是必有報應的。」

燕笑月道：「你說得對，如果俺不死，他就會得到報應的，可惜，你的『虛雲十七斬』不是虛有其表，咱們兩人還不知鹿死誰手，誰死誰活？」

他有些默然。

楚一鋒當然也感覺到，他心裡也有些難過。

天色更爲暗淡，如不是銀雪遍地，早已看不見東西了。

風雪更狂。

楚一鋒道：「燕兄。」

燕笑月道：「姓楚的。」

他們必須一戰，決定勝負，他們却提着劍黯然相對，風雪凄寒，似已不覺。

楚一鋒道：「你是條鐵錚錚的漢子，我不願殺你，我寧願死在你

的劍下。」

燕笑月也道：「俺也是不願意殺你，但俺不殺你又怎麼向師父交代？天黑了，風雪又寒，咱們還是快動手吧，早早了事吧！」

「是！」

他們二人又拿起劍來，劍鋒遙指對方。

他們的眼神相觸，互有不忍，因此，在劍勢上毫無殺機。

燕笑月急得跺脚，道：「姓楚的，你這個弄法，甚麼時候可了？」

楚一鋒道：「燕兄，我們一定要分出勝負嗎？」

「當然。」

「一定要在劍上見個高下？」

燕笑月道：「你只曉得說廢話，這比劍不在劍上分勝負，在那裡分勝負？」

「俠！」

「俠？」

「是。」

燕笑月道：「俠是要用劍的，無劍稱的是甚麼俠？」

楚一鋒道：「不爲行俠要劍何用？」

燕笑月想一想，「噗嗤」笑道：「姓楚的，你說得有道理，俺要問你，不用劍，在『俠』字上怎能分出勝負？」

「能。」

「俺倒要聽聽。」

楚一鋒道：「在下有一事託燕兄，燕兄是否也想以鄭同善之事託在下？」

「是。」

楚一鋒道：「這樣我們無須比劍。」

燕笑月道：「不比劍，比甚麼？」

楚一鋒道：「比行俠。」

燕笑月道：「姓楚的，你說話別省氣力，說得淸楚明白點些好不好？」

楚一鋒道：「我們也不要在劍上決生死，你去辦我的事，我去辦你的事，不許用劍，下月今天黃昏再來這裡聚會。」

燕笑月道：「新鮮！怎麼分勝負？」

楚一鋒道：「辦得妥善者爲勝，辦得不妥善的爲負，如何？」

燕笑月默然不語。

良久，楚一鋒又道：「同意不同意嗎？」

燕笑月收起長劍，仰天長笑，道：「姓楚的，你他媽的眞有主意，俺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

* * *

黎明。

霜凝大地。

燕笑月紅氅迎風，馳馬進入十三大窪，天還沒有大亮，路上行人極少，這一帶上下雖然滿是大大小小的村落，却不知那個是劉家店。

他正在躊躇間，遠處來了一個推着獨輪車、趕集賣棒鎚的老頭，燕笑月迎上去，道：「老大爺，打個問訊。」

老頭兒停下步來，說道：「小哥，有何指教？」

燕笑月道：「這裡可是十三大窪？」

老頭兒道：「上下三十里都是十三大窪，你要去那一條村？」

燕笑月道：「劉家店。」

「劉家店？」

「是。」

「遠啦！」

燕笑月道：「多遠？怎麼走法？」

老頭兒道：「劉家店把着十三大窪的北頭，你沿着這條大道，一直下去不轉彎，還有三十里，村頭上有座琉璃塔，金光閃閃的大頂子，那就是了。」

燕笑月道謝而去。

老頭兒忽然叫住他道：「小哥，你一個人趕路？」

燕笑月道：「是啊！」

老頭兒沒有說甚麼，推着車子走了。

燕笑月覺得老頭兒的話有點蹊蹺，拉馬趕上去，道：「老大爺，路上不乾淨嗎？」

老頭兒搖搖頭。

燕笑月道：「這路上定是有事故的，你是否不敢跟俺說呢？」

老頭兒道：「小哥，去吧，不要在五更趕路，東郊邊跑不容易的。」

他在想着老頭兒的話。

老頭兒已經去遠了。

* * *

寒冷的冬天，難得有這麼好的太陽，尤其在連日大風雪之後。

陽光照射在寶塔金頂之上，映出萬道的霞光。

燕笑月從老遠就看見那寶塔上的金頂，約莫是辰末時光，他總算找到劉家店。

雪後初晴，人們臉上也綻開笑容。

他騎着馬，走到街口，也不知書生魯不愚住在那裡，就向路旁一個男子拱手問道：「老兄，借問一下。」

那男子道：「問甚麼？」

燕笑月道：「打聽一個人的住處。」

那男子道：「不知問的是哪一位？」

燕笑月道：「書生魯不愚。」

「他？」

「是的。」

那男子白了燕笑月一眼，冷哼一聲，竟毫不理睬的走開了。

燕笑月火冒三千丈，本想破口大罵他一頓，忽然又忍住了，自言自語的道：「窮困落泊的人是常會被人冷落的。」

他下馬沿着街走去，見靠牆水井邊坐着個窮漢子，脫下棉襖找虱子，心想：「八成窮困的人是合得來的。」他拉馬走近，道：「請問魯不愚公子住在甚麼地方？」

窮漢子抬起頭來，打量燕笑月良久，道：「這劉家店沒有姓魯的。」

燕笑月道：「他是這裡史家的女婿。」

窮漢子連連搖頭道：「不知道。」

他竟然披上破棉襖走了。

「怪！眞是他娘的怪事！」

燕笑月正在納罕，忽然身後有人道：「喂，你要找魯不愚公子嗎？」

他回頭一瞧，是一個歪戴帽子的無行少年，心裡雖然有幾分厭惡，既然想問魯不愚的住處，也不得不和他搭訕，道：「俺是要找魯不愚。」

少年打量着他，道：「你認識魯公子？」

燕笑月道：「不認識。」

少年道：「找他有事嗎？」

燕笑月雙目一瞪，稜光暴射，嚇得那少年倒退三步，道：「你說的是廢話，俺沒有事怎會跑來這裡找他，你要是知道就告訴俺，不知道的就滾過一邊去！」

少年道：「知道，知道。」

燕笑月道：「在甚麼地方？」

那少年伸手一指，道：「你往前走，過去半條街，有個菜園子，菜園裡面有間木屋，那就是魯不愚公子的住處。」

「哼！」

燕笑月冷哼一聲，拉馬離去。

那無行少年被燕笑月嚇得鼠竄而去。

這是個連綿的村子，迤邐着里把長，燕笑月走過數百步外，才看到那菜園子。

菜園子有幾畝面積，一棵棵的大白菜高聳着埋在積雪裡。

兩棵老松樹的樹枝上也積滿了雪。

木屋就在兩棵老松樹的後面，他打量着那木屋時，忽然看到木屋後面閃着一條人影，迅即消逝，那人影很快，却快不過燕笑月的眼睛。

他已分辨出，正是方才指引他到這裡的無行少年。

他心裡突然起了個疙瘩。

燕笑月把馬拴在菜園邊的樹上，走過菜園。

木屋的門緊閉。

和暖的陽光，正晒着這間木屋。

他走近屋前，木屋的門突然打開了，露出一張朦朧未醒、黃得缺乏血色的面孔，一雙無神的眼透着懷疑，打量着燕笑月。

燕笑月道：「有位魯公子住在這裡嗎？」

「魯？」

「是，魯不愚公子。」

「你是……」

「楚一鋒的朋友燕笑月。」

「楚一鋒？」

魯不愚似乎已記不起楚一鋒的名字，唸了幾遍，恍然道：「哦，楚一鋒，是潮州來的楚公子，了不起，他是位俠客。」

燕笑月眼睛一直盯着他。

他這時才想到自己，連連抱歉的道：「對不起，昨晚深宵夜讀，今朝尚未梳洗，請兄台稍候。」

他說着退回屋子裡。

他却想不到，燕笑月却不同於楚一鋒。「嘩！」的推開木門，跟着已闖進木屋，粗聲粗氣的道：「你用不着梳洗，俺也不是來相女婿的。」

魯不愚看到燕笑月腰間佩劍，當然他也看得出燕笑月是甚麼樣的人了。

他閃身退在一旁，連聲道：「是。」

木屋裡地方甚小，分不出內外，竹架上凌亂的堆着些書本，塵垢盈寸的桌上，文房四寶任意擺放，床就在桌邊，棉被亂堆着。

木屋內只有一張椅子，椅子上放着一條褲子。

燕笑月沒有坐在那張椅子上，把床上的棉被一撩，坐在床沿，道：「姓楚的說，你在這裡受了委屈？」

魯不愚登時雙眉緊皺，道：「歷來讀書的人都是時運不濟的啊！」

燕笑月道：「你說的全是廢話，考中狀元的那一個不是讀書人，不要扯那麼遠了，你受了甚麼委屈，說給俺聽，你這檔子事，姓楚的交給俺辦啦！」

魯不愚道：「燕公子，你要怎辦？」

燕笑月道：「姓魯的，你把事情告訴我，怎麼辦那是俺的事，總要使你得到公道。」

魯不愚退身施禮道：「原來也是一位俠客。」

燕笑月把紅氅襟一甩，道：「你不要胡扯，快說正經事吧！」

「是。」

魯不愚這時才知道，燕笑月和楚一鋒的作風是有天壤之別的。

他愁苦的道：「魯某乃汴梁人氏，先父魯勤合和這裡的史文光世伯生前有深交，因此在幼年時，即

與史世伯之掌珠史月蘭姑娘訂下婚約。

「史世伯北來之後，先父母相繼病歿，家道中落，魯某一介儒生，難以自立，來投奔史世伯。

「史世伯待我甚厚，無奈我命運不好，一場無名大火，燒去史家莊院，史世伯傷心過度，一病而逝，可憐只留下我和月蘭姑娘。」

燕笑月道：「火燒了莊子，難道連地也燒了不成？」

魯不愚道：「史世伯與這裡的富家劉天慶生前原是深交，史世伯去世後，劉天慶存心吞沒史家產業，很多地產變成了劉家的，就連月蘭姑娘也被擄去他家中，害得我倆連見面的機會也沒有。」

他說着，竟然唏噓的哭了起來。

燕笑月道：「沒出息，男兒漢哭甚麼？」

魯不愚道：「魯某乃一介儒生，受此欺凌，除了哭又能如何呢？」

燕笑月道：「這件事俺替你出頭，你說的都是實話？」

魯不愚道：「魯某現在住的是史家的菜園，這樁事劉家店無人不知，不過，你若查問，却不會有人對你說實話，你就是問魯某的住處，也不會有人告訴你的。」

這倒是眞的。

燕笑月不解的道：「爲甚麼會這樣的？」

魯不愚向門外望了望，道：「劉天慶在劉家店是沒有人敢惹他的，史世伯去世後，我又是孤伶伶流落這裡的異鄉人，誰還敢理我呢？」

燕笑月大爲感動，道：「你有甚麼打算？」

魯不愚道：「魯某只要劉天慶放回月蘭姑娘，我賣這片菜園子作盤川，立刻與月蘭姑娘回開封故居，辛勤苦讀，明年還要上京考試呢！」

燕笑月豎起大拇指，道：「有志氣，你在這裡等着，俺去去就來。」

魯不愚攔阻道：「燕公子去那裡？」

燕笑月道：「去找劉天慶，我要他放了月蘭姑娘，還要他歸還史文光的產業給你。」

「你不要去。」

「爲甚麼？」

「你這樣一個人去，豈不是等於送羊入虎口！」

「哦？」

燕笑月一點也不信。

他不相信，憑他的武功，會是去送死。

魯不愚道：「他那莊院裡，護院、家丁不知有多少，你一個人去，如果和和氣氣、好好的談，縱然進不去，也還能出來，像燕公子你這樣……」

燕笑月大怒道：「俺怎麼樣？」

魯不愚道：「魯某情願自己受點委屈，不必連累兄台，你即使能獨力闖進去，也定然出不來的。」

「俺不相信。」

「你不能不相信。」

「劉天慶住在那裡？」

魯不愚道：「沿着這村子的大街，一直往南走，在那有金頂的塔邊，有一片深黃色的大院子，門台高起二十餘階的就是了。」

燕笑月道：「俺來的時候打從那裡經過，却不知道就是那片院子，你在這裡等我，俺馬上就回來了。」

魯不愚道：「燕公子眞的要去，也要客氣一些才好。」

燕笑月道：「俺偏偏不客氣，看他能怎樣？」

他轉身而去。

魯不愚道：「公子要小心啊！」

他壓根兒沒有聽到似的。

他已經步過菜園子去牽他的馬。

木屋的後窗上又出現那歪戴帽子的無行少年，道：「老大，怎麼樣？」

魯不愚道：「快告訴他們，立刻進行。」

「是。」

那無行少年很快的跑了。

* * *

正是吃午飯的時候，劉天慶深廣堂皇的大院子前，空空蕩蕩的，地上掃過留下來的雪漬，在暖陽下都溶化了，變成淡水。

家人黃大喜在掃門前階台上溶化的雪水。

幾隻喜鵲在牆角裡找尋食物。

四週寧靜而安詳。

忽然那幾隻喜鵲驚恐的振翅飛起，黃大喜心中一怔，抬頭一瞧，幾個少年已走至大門口，氣勢洶洶的登上石階。

黃大喜道：「你們被董師父打得還不夠，這會兒又來找死？」

少年道：「不知是誰找死呢？」

不由分說，抓着黃大喜便是一頓亂打，黃大喜那裡能抵得過這羣惡少，登時被打得口腫鼻青，逕自向大宅內高聲求救。

大宅內的人聽到喊叫聲，紛紛趕了出來。

那惡少道：「我們是來送訊的，有本事的在後邊，馬上就來，你告訴董威，要他把臉洗乾淨，恭恭敬敬的等着挨揍吧！」

說完一哄而去。

黃大喜已被打得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董威是劉天慶近日請來護莊的

師父，年紀只有三十多歲，武功却有相當火候，非一般莊稼把式可比，會跟名師習練過。

他從大宅趕了出來，惡少早已跑光了。

董威看過黃大喜身上的傷，道：「快抬到裡面去，我來給他治療。」

黃大喜連連搖手，道：「不，不，董師父，你不能離開，他們還會來的。」

董威劍眉微揚，道：「還會來？」

黃大喜道：「是，他們說還有一個有本事的人馬上就來，他們是來送訊的。」

董威道：「你不要擔心，抬進去療傷要緊。」

家人抬起黃大喜走進大宅院。

董威跟着進入，回身交代門口的家人，道：「你們守在門口，若有人前來，立刻進來報訊。」

「是。」

家人應着，有的叫道：「來人定非善類，快操傢伙！」

「快！」

他們如臨大敵一般，有的操着兵刃，有的手執釘鈀、鐵叉等農具，各據地勢，守在大門口。

他們剛佈置妥當，燕笑月便到達了。

他的馬走得很慢，神情也顯得很遲鈍，劉天慶的家人在大門前嚴陣以待，他視如不見，他從容的在大宅院旁下馬。

他把馬拴在扣馬的銅環上，脫下身上的紅氅，搭在馬背上，取下腰中的劍，掛在馬鞍之上。

家人只知他是個陌生的人，都未看出要來打架的就是他，因爲他是那樣的從容不迫，他是那樣的若無其事。

他臉上帶着笑容，這是罕有的。

他走近大門前。

他向攔在大門中的家人，抱拳道：「這是劉天慶住的地方嗎？」

家人答道：「是。」

燕笑月道：「叫他出來。」

他的話聲很低，這也是罕有的。

大凡人有決心要做甚麼事情時，却反會平靜而不張惶。

家人問道：「你要做甚麼？」

燕笑月道：「俺要找他。」

他大踏步走上石階，像一個巨人，雖然他身材沒有那麼高大，却是有那股氣勢。

「站住！」

他只登上一半，便被一個憤怒的家人喝住，道：「你當我們這些人是死的嗎？」

燕笑月道：「差不多。」

「攔住他！」

家人這一聲斷喝，兵刃、釘鈀全都阻在燕笑月跟前，阻住他的去路。

燕笑月冷冷一笑，道：「你們只能欺負魯不愚，要跟俺動手，還早呢？」

話聲方落，他迅急的出手，抓住近身的兩件兵器，輕輕一帶，登時把兩個家人掀起半天高，「叭達」一聲，摔在地上，忍不住連聲呼叫。

「撒野！」

「打！」

這一陣吶喊，兵刃、釘鈀齊上，衆家人圍着燕笑月亂打起來。

燕笑月從容不迫，退幾步站定在石階上，哈哈大笑道：「你們自己送上來的，可別怪俺哩！」

只見他抬腿、擧手，幾個招式，趴的趴，躺的躺，地上已經倒了好幾個，衆家人這時才知道，燕笑月果然不同於那些惡少年。

有人還在奮力的支持着。

有人在吶喊。「快進去，請董師父出來。」

燕笑月道：「請你們師父，請你們師祖爺也沒有用，不想挨打的，滾遠些，想挨打的，你就自己凑上來吧！」

說話之間，又有幾個家人躺在地上。

「住手！」

大宅院一聲喝，還能站着的家人，也來不及分辨是誰，紛紛躲到一邊去。他們心中明白，再磨菇下去，是討不到好的。

董威從大宅院裡出來。

他的眼神盯在燕笑月身上，踏着穩重的步子走下石階。

燕笑月怒視着董威。

董威在距燕笑月十餘步處停住了脚步，冷冷的道：「你是來找麻煩的？」

燕笑月怒道：「是。」

董威擺下了招式，道：「請出招吧！」

燕笑月道：「你接着吧！」

「刷！」

這一拳快得出奇。

他因爲董威既是師父，出招便要上路數，自然和那些家人動手時有所不同。

董威見燕笑月出拳，已知不是一般市井無賴，是有門派師承的，當下不敢怠慢，側身避過，吐掌印向燕笑月脅下，可惜他的掌慢了一步。

燕笑月見董威避過一拳，又道：「俺要試試，你小子能躲得幾招。」

「刷！」

回手一拳，掃打向董威的門面。

董威見燕笑月這一拳來的路數

怪異，力道威猛，立即收住發出的掌，封面門，想和燕笑月在功力上見個高下。

他立即又把封出的雙拳縮了回來。

他感到燕笑月的拳，力道渾厚至極，如果硬拆一招，未必能佔上風。

他是錯步閃身，從燕笑月拳下脫身。

燕笑月逼得董威無從出手，不禁放聲大笑道：「你有甚麼了不起的本事，原來也是稀鬆的啊！」

話聲未落，拳已到了董威身上。

董威閃身躲避，他却未料到燕笑月打得性起，一路拳下來，連環發出二十餘招，逼得董威找不到一點還手的機會。

董威額角上已沁出汗珠來。

圍觀的家人都替他揑一把冷汗。

燕笑月忽然飄身掠出圈外，拍拍手，衝着董威傻笑着。

董威道：「你笑甚麼？」

燕笑月道：「你心中明白，憑你的本事，想打倒俺是辦不到的，你的身手也不錯，俺也不想拆你的招牌，你站到一邊去吧！」

董威抱拳道：「在下董威，看尊駕也是光明磊落的漢子，武功超絕不凡，爲何竟和魯不愚那些小人混在一起呢？」

燕笑月道：「俺和魯不愚素不相識，你別瞎說。」

董威道：「既然素不相識，因何受他指使，到這裡來打鬥生事？」

燕笑月道：「天下不平的事，總得要有人來管的，俺是專程來抱打不平的。」

「抱打不平？」

「是啊！」

董威道：「誰不平啊？」

燕笑月道：「魯不愚。」

「他？」

「是啊！」

董威道：「尊駕一定不是這裡的人。」

燕笑月道：「俺是兗州來的。」

董威道：「這就難怪了！」

燕笑月道：「難怪甚麼？」

董威道：「魯不愚是個無賴，他訛詐劉大爺，整天找些市井混混到這裡來胡鬧，弄得劉大爺不能安心，劉家店附近無人不知。」

燕笑月道：「俺不信。」

董威道：「你打聽過就會信了。」

燕笑月道：「俺用不着打聽，他老丈人的產業被劉天慶霸佔了，他沒過門的妻子也被劉天慶擄到家裡來，有沒有這樁事呢？」

董威道：「有，但事情不是這樣的。」

燕笑月道：「是怎麼樣的？」

這時，劉天慶忽然排開衆人，走到燕笑月面前，先作自我介紹，抱拳道：「這樁事說來話長，燕兄，可否到舍下讓劉某人詳細奉告？」

燕笑月打量着劉天慶道：「姓劉的，你是不是知道打不過俺，想玩弄手段？」

劉天慶道：「劉某人決不敢。」

「你要俺進去聽你說，是嗎？」

「是。」

「好！」

燕笑月應着，轉身走到坐騎前，取起那紅氅披在肩上，鞍上摘下了長劍，道：「俺就進去聽聽你到底是怎麼個說法。」

「請！」劉天慶謙讓着。

燕笑月早已昂然直入，沒理會劉天慶的謙讓。

* * *

他們坐在大廳裡。

家人奉上香茶。

燕笑月把茶往桌邊一推，道：「俺還沒有弄清楚你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你這茶先擺到一邊去。」

劉天慶尷尬的笑着。

燕笑月道：「俺可不是怕你在茶裡下毒，若你是好人，下了毒的茶俺也會喝下去，若是壞人，山珍海錯擺在面前俺也不會嚐。」

劉天慶讚道：「果然是鐵錚錚的漢子！」

燕笑月道：「你用不着捧，俺不吃這一套的，有話你儘管說，沒有甚麼可說的，你就把史家的產業還給魯不愚，把史姑娘交給俺帶回去吧！」

劉天慶道：「讓我慢慢告訴你吧，魯不愚的老爹和史文光相交甚厚，當年史文光在汴梁居官，告老還鄉時，把膝下的獨女史月蘭姑娘許配給魯不愚。

「史文光離開汴梁後，魯不愚的父母相繼過世，留下的產業被魯不愚浪蕩得精光，史文光已有所聞，不願再理魯不愚，魯不愚却以投親爲名，投到史家來，史文光雖然不高興，却也不能不接納他。

「魯不愚安頓下來，故態復萌，身爲儒生不好好讀書，專結交村中的無賴、市井之徒，浪蕩終日，還吵着要和史月蘭姑娘結婚成親，史文光不允，他便邀了無賴，到史家胡鬧，直氣得史文光病倒在床。」

燕笑月怒道：「他當眞這麼壞？」

劉天慶道：「還不止呢！」

「啊！」

燕笑月氣得坐立不安。

劉天慶道：「他向史文光要銀錢使用，史文光不能如數給他，他

便擾嚷叫罵，不成行狀，史文光和劉某人交情甚厚，他爲防意外，把房地產字據，都寄放在我這裡，這是不假的。

「魯不愚知道了，懷恨在心，暗中放一把火，燒了史家的莊宅，史文光氣急而死。」

燕笑月罵道：「眞可恨！」

劉天慶道：「魯不愚來找我要房地產字據，我不交給他，他要和月蘭姑娘成親，帶月蘭姑娘回開封，他這樣的人，月蘭姑娘如何能嫁給他呢？」

燕笑月道：「當然不能嫁給他。」

劉天慶道：「他一個弱質女子，孤苦零仃的投靠到我家來，我又如何能不收留她呢？」

燕笑月道：「當然要收留她。」

劉天慶道：「我就是這麼做了，他就整天和我鬧個沒有完，無法可施，我才請來董威師父，替我維護着點，你說，這人間還有公道嗎？」

「這……」

燕笑月吶吶的無言可答。

然後他在桌上一拍，道：「照你這麼說，魯不愚這小子，眞是個混蛋！」

董威道：「這村中無人正眼看他。」

燕笑月道：「確實可恨！」

他突然雙眉微皺，道：「魯不愚是可恨的，不過，俺覺得這裡面還有兩個小問題兒。」

劉天慶道：「請教。」

燕笑月道：「這頭一條，你說的這些話，俺怎麼知道是眞的還是假的呢？」

劉天慶道：「這也不難，我請史姑娘出來，你可當面問她，如果我有半句假話，任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他立即吩咐家人，道：「去請史姑娘到這裡來。」

「是。」

家人應聲向內宅而去。

燕笑月道：「還有一條。」

「請教。」

燕笑月搓着手，道：「這一條就難了，俺是受朋友之託，來替魯不愚出頭的，眞像你說的這樣，俺還出個鳥，將來怎向朋友交代？」

董威道：「貴友定是受了魯不愚的騙了。」

燕笑月道：「那可不知道。」

「你有向貴友問個眞相？」

燕笑月站起身，猛的在屁股上一拍，道：「唉！眞是叫俺爲難，俺還和他打着賭呢？」

* * *

史月蘭出來了。

她不過十六歲，生得眉清目秀，只是蛾眉緊蹙，呈現出楚楚可憐之態。

她走進大廳，粉面低垂，隔着劉海髮蔭悄悄打量着燕笑月。

婢女扶着她，走到燕笑月面前。

燕笑月看在眼裡，我見猶憐，把一腔俠情化作憐香惜玉，悄聲道：「你是史月蘭姑娘？」

史月蘭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的，道：「正是。」

當然，在陌生人面前，她也免不了少女羞澀之態，一直不敢正視燕笑月。

燕笑月道：「俺問你，你可要老老實實的說，到底是誰欺負你？別怕，有俺替你做主的呢！」

史月蘭淚光盈盈，默然不語。

劉天慶道：「你別怕，是怎麼樣，你就怎麼樣的說！」

他指着燕笑月道：「這位是燕大俠，武功高得不得了，他是專程趕到十三大窪劉家店來，受友人之託，辦你們家的事。」

史月蘭掉下了眼淚。

燕笑月道：「月蘭姑娘，你快給俺說呀！」

史月蘭「噗」的跪在地上。

燕笑月驚訝的道：「月蘭姑娘，你是幹甚麼的？快請起來說話。」

他起身去扶她。

他又把伸到史月蘭姑娘身邊的手縮了回來，因爲，他忽然想到男女的身份有別。

史月蘭並沒有起來，她哀痛的飲泣着，道：「燕大俠，我求求您，我已經給劉大爺家帶來的麻煩太多了。」

燕笑月怒道：「這麼說，魯不愚那小子眞不是個好東西啦！」

史月蘭道：「燕大俠，魯不愚的行爲，在十三大窪劉家店是無人不知的，你一定是剛來的吧？」

燕笑月道：「俺正是剛剛來的。」

史月蘭道：「何不住下來，明白眞相之後，你再決定怎麼做呢？」

燕笑月道：「俺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俺在一個月內要辦完這樁事，回到鳳凰山，現在剩下的時間，不過還有二十天。」

董威問道：「你打算怎麼辦呢？」

燕笑月道：「俺是有個主意，總要史姑娘起來，才慢慢的說。」

劉天慶道：「你就起來吧，也好聽聽燕大俠說話呀！」

她飲泣着站了起來。

燕笑月道：「月蘭姑娘，如果你們說的是眞的，你當然不能跟着這個壞蛋，可是，你打算怎麼辦？」

史月蘭道：「我不能永遠住在

劉大爺家裡的。」

燕笑月道：「當然，姑娘家怎能長遠住在別人的家中。」

「倒不是爲了這個。」

「那又爲了甚麼？」

史月蘭道：「我已經說過，我給劉大爺帶來的痲煩太多了，只要我住在這裡，劉大爺永遠不會得到安寧的，所以我必須要走。」

「走？」

「是。」

「你走到那裡去？」

史月蘭潸然下淚，道：「我那裡也不能走，我只要一出劉家的大門，便會被那浪子把我擄去的。」

燕笑月道：「你有地方去嗎？」

史月蘭道：「有。」

「那裡？」

史月蘭說道：「到新鄉去，投靠我的姑母去。」

燕笑月思忖道：「你姑母會收留你嗎？」

「會。」

史月蘭心酸得止不住飲泣。

燕笑月道：「那你就去吧！」

史月蘭道：「那浪子有些狐朋狗友，我離開這裡，一步也走不了。」

「眞的？」

「是。」

燕笑月忽然臉上露出了笑容，道：「俺倒有一個主意。」

劉天慶道：「燕大俠，有何高見？」

燕笑月忽地站起身，不耐煩的道：「呸！你們這些是是非非，俺這根直腸子轉不過彎，俺乾脆不管了，俺去叫俺那朋友自己來辦吧！」

他昂然而去。

誰也留不住他，就如同他來時，誰也擋不住他一樣。

* * *

燕笑月騎着洒花駿馬，走過凄寒的街道，到菜園邊停下來，把馬拴在樹下，獨自走向魯不愚的木屋。

凜冽的北風，掀起燕笑月的紅氅，也捲起地上的積雪，吹過冰凍的大地。

木屋的門緊閉着。

燕笑月站在門口，揚聲喊道：「姓魯的，是否在屋內？」

屋內問道：「那一位？」

燕笑月簡短的答道：「我。」

木屋的門開了。

魯不愚出現在屋門口，手不釋卷的拿着一本書，臉上堆着笑，道：「哦，原來是燕公子，快，請進屋來坐吧！」

他打開木屋的門，退避在門側。

燕笑月道：「不用，俺來跟你說句話，就走了。」

魯不愚見燕笑月決意不進屋裡，只有迎出來，道：「燕公子，請指教。」

燕笑月道：「俺本是來助你的，可沒有想到你和劉家的事，還有許多曲折，是是非非，俺也鬧個不清楚，俺現在決定不管啦！」

魯不愚微訝道：「燕公子不管了？」

「是。」

「燕公子見到史月蘭姑娘沒有？」

他搖搖頭。

魯不愚唏噓之下，輕聲嘆道：「燕公子，你這一走，魯某人將無獲得公平之日了。」

「還有。」

「還有？」

「是。」

魯不愚道：「他財大勢大，魯某人勢單力孤，說甚麼都是沒有用的。」

燕笑月道：「俺回去告訴楚一鋒，要他自己來辦，他說話文縐縐的，想必是唸過書，頭腦一定比俺靈光得多。」

魯不愚道：「燕公子武功甚高，其實，你只要乘夜進入劉府，把史姑娘救出來就可以！」

燕笑月兩眼一瞪，道：「俺又不是古押衙。」

說完，轉身自去。

「古押衙？」

魯不愚自語着，忽然想到燕笑月看來是個粗俗的漢子，他怎麼知道古押衙？

他想着，沒有再挽留燕笑月。

他就是眞的要挽留燕笑月，也已經來不及了，燕笑月大步走出菜園，上馬去了。

他是個想來就來，想去就去的人。

木屋裡有人在魯不愚身後壓低嗓子道：「魯老大，他當眞走了？」

魯不愚冷笑道：「他走了我們還是一樣辦事情。」

木屋裡的人道：「當然，當他沒有來過。」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倩倩報復蕭丹後，對她只剩下愛，一時找不到蕭丹又爲她擔心，與旗女分頭逐個沙洲尋找去。蕭丹躲在蘆葦中見到倩倩尋她來，趁其不察躍下倩倩身前，挑碎其外衫，再剝去內衣褲，正在此時粗獷少年去而復返，嚇得蕭丹忙將倩倩藏在蘆花堆中。有意盤查少年身世讓倩倩聽清，原來少年即是鹿杖翁之子，蕭丹欲撮成一段良緣，對少年說將有美人兒出現眼前，自己便飄然而去……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 可飛‧圖

夢斷微山

再次充情俠 撮合好姻緣

「而且，」蕭丹道：「也指點了你的功夫。」

少年點了點頭，說道：「之所以，我只一握賢弟你的手腕，立即知道賢弟內功深厚了，原來，咱們……不，我應該說，忝列同門中人，不不，我應該說忝附驥尾。」

蕭丹道：「張兄何必過謙，令尊在我那莊上，時與家父印證武功，倒是有的。是了，鹿杖翁每年必有江南之行，我從不曾問得，這麼說是回家團聚了。」

「家父只留下三兩月，有時甚至只得一兩月，近年來我已長成，留下的時候更少了，而且，論道多於指點我的功夫，並不許我在江湖行走。」

蕭丹點頭，眞是喜不自勝，少年更是心花怒放，道：「却不料賢弟便是情俠希夷……」

蕭丹道：「張兄既不是外人，敢不把實情相告，不敢相瞞，當初我也和你相同，仰慕情俠希夷，非敢闖蕩江湖，不過尋訪情俠希夷而已，却不料在我離莊的第二日，竟被我尋訪到了。」

少年輕輕啊了一聲，似有些失望，道：「那麼眞另有其人？」

「此人姓胡名奇，」蕭丹道：「不，其實也非他的眞姓名，說來可話長了，將來慢慢告訴你，總之，就有那麼巧，不過，自那時起，我便成了情俠希夷……」

蕭丹說着，那眉兒登時就揚了起來，道：「於是，大鬧青州又揚州。」

少年目光烱烱，道：「是了，賢弟北來，又把那邯鄲古城，鬧得天翻地覆。」

蕭丹嘻嘻一笑，說：「那麼你已聽得傳聞了，之所以，我說情俠希夷並非一人，實不相瞞，大鬧邯鄲的，乃是我那兩個淘氣的丫頭，有樣學樣。」

「了不得，當眞羨煞人。」少年呵呵一笑說：「可眞是有其主，必有其婢了，賢弟瀟洒更風流，自當有艷婢侍候。」

蕭丹笑道：「張兄英雄年少，想必亦已有了紅粉知己，江南地毓秀鍾靈多美人，就像……」

倩倩對她的撫摸，已不像先前一般抗拒，也許是無法抗拒，也不敢抗拒，否則，必會被那少年發現了。不料蕭丹說着，又捏了一下，只不過輕輕柔柔的，那意思，自是說：就像這個美麗的肉蟲兒。

也許，那倩倩已知若然抗拒，該死的蕭丹只會更起勁的，或者被她摸來摸去，漸漸有了異樣的感覺吧，再說：這番被捏一下，即使重些，她又怎會抗拒，這是讚美呀，何況那麼輕輕柔柔，是以，反而

閉上了眼。

那少年見她停口不言，問道：

「就像甚麼？」

「啊，我是說……」蕭丹道：「我是說，就像我曾見到過個的一個美人兒。」吠！又，又捏了一下子。

「不是那些美人兒麼？」少年竟點了點頭，道：「當眞，賢弟既曾大鬧揚州，自然曾遨遊那春風十里的揚州路了。只不過我生性愚魯，知也無涯，學也無盡，有道是，莫等閒，白了少年頭，只會落得老大徒傷悲了，非但不敢惹草拈花，甚至連遐思綺念，亦是不敢的，又豈會有紅顏知己！」

蕭丹道：「好極了，張兒如雞羣之鶴，似當空的皓月，一般的俗粉庸脂，自不會放在眼中了。」

「好極了，」少年一怔，說：「賢弟，你這是怎說？」

蕭丹眼兒光彩，喜孜孜，笑呵呵，說：「我是誰？情俠希夷也，不僅要令天下的怨女痴男，有情人都成眷屬，張兄少年英雄，又豈能不配美人？」

「啊！」少年笑了，道：「便是賢弟所說的那一個美人兒？」

「這美人兒，」蕭丹先一揚了眉兒，這番不是擰，也不是捏，而是輕輕地在那滑膩膩的肌膚上拍了一下，說道：「嘿！說起來，可大大有名，乃是武林名宿，銀鬚叟之女，紫烟蘿……我是說，那個正主兒紫煙蘿之妹……」

「啊……」少年說：「而且還是個美人兒？」

「美得似花解語，似玉生香，張兒若然一見，必然會，幾疑羣玉山頭見，恍若瑤台月下逢，任你張兒眼界有多高，你這君子，必也會生好逑之念。」

「天下之間，啊！眞有這樣的美人兒？」

「而且，遠在天邊，近麼，就在眼前……」

蕭丹幾乎痛得跳了起來，那好一陣不會動彈的倩倩，又在她臂上擰了一下。

少年的一雙眼兒睜大了，道：「你！賢弟你……怎說？」

「我是說……」蕭丹道：「那美人兒本來遠在金陵的，但即會前來，早晚就會出現在張兒面前，你二人，一個美人，一個英雄，端的是天造地設，一雙兩好，妙極，妙極啦！」

「妙極……啦！」少年又搓起手來，原來他一興奮，就會不自覺搓起手來。

蕭丹的眼兒，也因喜極，發亮起來，道：「妙極了，紫煙蘿雖說有正主兒，其實，那齊女才當之無愧；這情俠麼，胡大哥在我面前，必也甘拜下風了。因爲他這位正主兒的情俠，還不曾撮合過美人英雄的大好姻緣過。」

蕭丹霍地站起身來，少年說：「賢弟你……要走？」

蕭丹反手一拍，不由倩倩不放開抓住的衣角，假裝拍了拍衣衫，把沾在衣上的蘆花拍落，道：「張兒忘啦，我說，那美人兒近在眼前，我是說：就會出現在你眼前……」

「不，」少年道：「我和她陌生不相識，你怎能走？」

蕭丹的眼角兒瞟了身後一眼，道：「你放心，那美人兒非你不嫁，而且是：非嫁你不可了。張兒你必然惜玉憐香，盼你好自爲之，我暫且別過，鵲橋相見時，你們必已儷影雙雙了，請了！」

蕭丹一拱手，只那麼一躬身，便已失去了踪影。

少年兀自在發楞，湖上已傳來了槳聲。

少年興奮得直搓手，近在眼前？那美人兒，眞會出現在眼前嗎？

原來這位賢弟竟就是仰慕的情俠，他如何不興奮？而且，所說的美人兒，顯然不是說笑，眞的嗎？似花解語，似玉生香，啊！幾疑羣玉山頭見，會似瑤台月下逢！

那一個成長了的少年沒有遐思綺夢，只不過美人難求，可遇而不可求，却不料，近在眼前，就會出現在眼前。

既然這賢弟匆匆離去，是因爲不妨礙那美人兒的出現，是以聽得水聲槳聲，明知去了，也不挽留。

他不但興奮得直搓手，而且在茅寮中不停地轉去又轉來。

咦！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每當他走近那蘆花堆前，那蘆花就震動起來？

不會呀，即使他轉動，走近了，也帶不出風來，但這蘆花怎會……

啊！少年喃喃的自語起來，說道：「這必是咬到那賢弟的肉蟲兒，我倒眞要瞧瞧，端的是甚肉蟲兒。」

心下却在想，若是那美人兒前來，自然倍常嬌嫩，也被咬了，那還了得。

不行，心想：非把這蟲兒捉住不可，却見挽袖一滑步，那知尚未走近那蘆花堆前，那蘆花陡然飛揚起來，而且傳出一聲驚恐之極的尖叫，叫道：「別……別走近來，你敢！」

那少年倒嚇了一大跳，急退了一步。

人！蘆花堆中，有人，而且還是個女人！

陡然之間，少年心花怒放，與

奮得臉兒也紅了。

美人兒，必就是蕭丹說的美人兒，原來早已藏在蘆花中，不怪說近在眼前了，敢情早已在眼前！

少年忙不迭躬身一揖，說道：「我知你是誰了，銀鬚叟之女，紫煙蘿之妹，便也是我爹鹿杖翁故人之女了，何不請出相見？」

茅寮能有多大，雖說退了一步，其實仍在近前，那倩倩自是瞪大了眼睛，無限驚恐的瞧着少年，那蘆花堆在她身上，怎會沒有縫隙，雖看不清楚，却模糊可見人影，少年躬身一揖，倩倩却以爲少年向她俯下身來，駭得倩倩又一聲尖叫，慌忙一縮身。

却怎能縮身，心慌、驚恐，這麼一手亂脚忙，那些堆在她身上的蘆花，倒飄揚滑落了，腿臂早裸露出來了。

少年也大駭了，一聲啊呀！慌忙後退，一雙眼兒睁得不能再大了。

倩倩驚叫道：「你你……還不轉過身，原來你也不是好人！」

一言把少年提醒，不但轉身，而且慌忙向門口走去。

那簡陋搭蓋成的茅寮，其實那來門戶，不過留下一個縫隙而已。少年只覺臉似火燒，心裡似有無數小鹿兒在亂闖。

却聽倩倩忽然又叫道：「你！別走啊！」

少年剛彎下腰去，不敢轉身，竟也忘了直起腰來，就那麼躬着身，惶急道：「我……該死，我不知道妳赤……赤……」

却是他自己的臉赤了，紅得發紫。

倩倩不瞬眼兒，一直瞪着那少年，見少年驚恐惶急，竟不下於她，才知先前人家盯着她瞧，不過是一時驚駭而已，自被她一喝，不但即時轉身，而且，確確實實，眞沒偷瞧她。倩倩從側面看得明白，而且，少年還閉着眼兒。

果然是個誠實守禮的少年，見少年這般惶急，倒有些不忍起來。

何況，雖然一時驚駭得手忙脚亂，裸露的，也不過只是腿臂，雖然已足以令她羞臊得無地自容。

一面忙忙把蘆花抓來掩蓋在身上，掩蓋得嚴密了，這才說道：「你，不能走。」

少年的聲音竟然顫抖起來，兀自彎着腰，閉着眼兒，說道：「我……該死，姑娘有話，只管吩咐。」

倩倩見他可憐巴巴，惶恐自責，放了心，聲調也柔和了，說道：「該死的不是你，是那個該死的丹丘生，是她把我的衣衫扯碎了，而且，你又不知我藏在蘆花中，瞧你，你是怎麼啦，還不直起腰兒來。」

少年才發覺敢情自己兀自彎着腰。

「是，」少年應聲直起腰來。忽聽一聲噗嗤，倩倩竟笑出聲來了，說道：「大概不叫你，你也是不敢睁開眼來的。」

「是。」少年規規矩矩地說。

不料恁地一個粗獷的少年，連丹丘生——她只知蕭丹名叫丹丘生，無名山莊從不爲外人所知，鹿杖翁也從沒告訴她，說丹丘生其實原名蕭丹。連丹丘生那麼放浪不羈的人，竟也讚這少年英雄了，她從丹丘生的聲調之中聽得出來，那是眞心的讚美，不料到了她面前，竟成了個怯小子。

她又如何不明白，這樣一個粗獷、豪氣干雲的少年，只因是在她赤身裸體之前，才成了個怯小子的，雖然見到她裸露的臂與腿，但已夠了，當然已知她全身裸露，却是因此，更可見他誠篤守禮，實是君子，這已足使她放心了。

不再驚恐，甚至，少年的惶怯，也消除了她的羞澀，鑽出頭來瞧了瞧，確信身子被蘆花遮掩得嚴密，這才說道：「現在，你可以轉過身來了。」

少年轉過身來，而且也睁開眼來了，但那敢瞧她，甚至不敢抬起頭來，道：「姑娘有何吩咐？」

「把你的衣衫脫下來。」倩倩說。

少年大吃一驚，不自覺一抬頭，只見蘆花中，露出一張清麗的臉兒，慌忙掉開頭，那臉兒又紅得發赤了，聲音又抖顫起來，道：「你你……說甚麼？」

「我是說。」倩倩醒悟過來，一時臉兒也臊紅了，道：「我是說，叫你脫下外衣。你你……你這人，是否蠢得不知我……」

「是是……」少年說。

慌忙把外衣脫下，倩倩切齒咬牙，說：「還有……」

嚇得少年拿着脫下的外衣，急退了一步，向自己的身上瞧，這這……這怎麼可以，他豈不也要赤身露體，怎麼可以！

倩倩雖然羞不自勝，但顯然已知少年又誤會，雖然難於啓齒，但已沒法兒，眞是又羞又恨，也慌忙轉過頭說道：「我是說，還有……我的……我的內衣褲，那該千刀殺，萬刀剮的丹丘生……」

「他他……他脫去了妳的……衣衫！」

像是一個晴天霹靂，他的心直往下沉，愣住了。

她，這美人兒，被他叫賢弟的少年，脫光了衣衫！

「喂……」倩倩沒好氣，道：「你想甚麼？她也是一個姑娘呀！」

少年瞪大了眼睛，又是驚訝，又是喜悅，道：「妳說甚麼？可是……眞的？」

他不但轉過頭來，而且睜大的眼睛，盯着她瞧。也才看淸楚了，雖然只露出頭臉來，但已可見眞是個淸麗之極的美人兒。

倩倩恨聲說道：「不怪你被她騙了，當初，我也被她騙過，你明白麼，就是……就是這麼回事，我越想越恨，故爾，以牙還牙！」

啊！少年大喜，心中也大樂，差點大笑呵呵，慌忙掉過頭去，總算把笑忍住了。

他明白了，原來是這麼回事，今日在那沙洲的茅寮中，初遇時不也相同？還道她是少年靦覥，敢情竟也是位姑娘！

倩倩却也瞪大了眼兒，不轉眼的打量這少年，當眞，蕭丹說的一點兒也不錯，這少年雖不瀟洒，更不風流，但更有男兒氣概。

而且，大有來歷，那該死的丹丘生說得不錯，還是她爹的故人之子。

倩倩把心一橫，嘆了口氣，道：「別發楞，也別站住了，出去找找看，那該死的丹丘生把我的……我的內衣褲，是否扔在枯葦叢中。」

「是。」少年忙應了一聲，雖不明白她爲何嘆了口氣，但禁不住喜上心頭，把手中的外衣扔了過去，鑽出草寮。

倩倩的褻衣粉紅翠綠，還不容易尋找麼！就在那墳台旁邊，幾乎是第一眼就見到了。

少年拾起那褻衣來，那是曾貼身穿在美人兒胴體上的，那麼柔軟滑膩，心上就起了異樣的感覺，簡直就像是觸到了美人兒的胴體，不明白，爲何臉會熱，心會跳，而且，蕩悠悠。

他必須深深地吸一口，又吸一口氣，讓海上吹來的涼風，把發熱，一定也紅了的臉兒冷却。

不，其實不是估，而是幻想，幻想那美人兒已從蘆花堆中站了起來，已然披上了他的外衣，這才紅着臉，那湖上吹來的冷風，非但沒有令他發熱的臉冷却，反而更紅了，心也更跳得厲害。

「姑娘，我……找……找到了。」

眞不明白，怎會木訥起來，豈僅不敢鑽進茅寮，而且，連望也不敢。

「不准……進來。」倩倩在裡面說：「守在門口。」

「是！」少年又應了一聲。

在這美人兒面前，他豈僅木訥起來，而且柔順之極，好像那話聲，有着無上的威嚴。

「喂！你這人……」

又傳出倩倩聲音，分明惱惱地，還跺了一下脚兒，竟嚇得他心兒發慌，心想：「我我……我怎麼啦。」

「既然找到了，還不扔進來？」

當眞，那柔軟又鮮艷的褻衣，仍握在他手裡，不敢轉身，不敢望，背着身子，伸出手去，那知他的手才伸入茅寮，褻衣立即被搶去了，分明是美人兒守候在門口，把褻衣搶了過去。

沒有聲音，連聲响也聽不到了，這不是初冬，西斜的陽光竟似春天的艷陽，照在他沒有外衣的身上，暖洋洋。

是的，這是冬天裡的春天。

* * *

在蒼煙深處，另一個沙洲上，春天的陽光，也照在冬天的沙岸上。

聰明的蕭丹，竟已掌握了划船的技巧，笑臉也像那溫暖的陽光一樣燦爛，一旦恨意全消，若然臉兒仍紅紅，已不再是爲羞而紅，而是爲了心花兒在朵朵開。

眼珠兒一轉，回到那沙洲，悄悄滑進枯葦叢中，藏好了小舟。

上得岸來，怎麼沒有聲音？即使她是齊女，嘿！敢情那姑娘，便是另一個紫煙蘿，不信沒了小舟，她們能飛渡遼闊的湖面。

她看見了，那旗女倚在茅寮門口，在向湖上眺望，眉頭兒皺了起來。

回頭，彎腰，那旗女向茅寮中望了一眼，喃喃地自語起來，說道：「你倒睡得香甜，那妞兒若是一去不返，怎麼辦，眞不明白，怎麼倩倩姑娘也一去不返？」

原來齊女睡着了。好哇，叫她妞兒，不用說，必是說了她不少的壞話兒。想到會令她羞憤欲死，這旗女也是幫兇，哼！又豈能放過她。

皺着眉頭的旗女，面現焦急，向水邊走去了。

蕭丹眼珠兒轉得兩轉，已有了主意，搶先繞到前頭，大大喝了一口水，躺在沙灘上。

一個內家功夫已到了火候的人，摒着呼吸，要裝死，連那臉兒也可蒼白起來，不但像，而且也容易之極。

她這裡才躺下，早聽吵吵聲响，那旗女已來了，顯然一眼便發現了她，咦了一聲。

走近了，一聲啊呀，俯下身來了，閉着眼兒的蕭丹，已感到了噴在她臉上的溫暖如蘭的呼吸，知道旗女在俯身查看，在……在試探她的鼻息了，可不是指兒觸及她的鼻端麼！

本就在忍住笑，何況，怪癢的，雖然忍住了沒笑出來，也沒笑在臉上，却忍不住，顫抖了一下。

只聽旗女啊了一聲，說：「原來是個落水的人，是了，夜裡風緊，必是被湖水冲上岸來，看來還有救。」

蕭丹忙放軟了身子，因爲旗女已把她上身扶了起來，蕭丹一張口，哇的一聲，把含在口中的水，噴出。

其實，那是冬天，她身上的衣衫，本就沒乾透，這一口水噴在身上，更像個落水之人了，那旗女更一掌向她背心上拍落。

蕭丹可裝得眞像，再又乾嘔了兩聲，把含在口中的殘餘水，也吐了出來。

「好了！」只聽那旗女大大吐了一口氣，說道：「你這條小命兒保住了。」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那旗女如何不得意，如何不安慰。本是想把她放落沙灘上的，那知旗女一鬆手，蕭丹一倒身，便滑落在她懷裡了。

只聽旗女又啊了一聲，說：「可……可憐兒。」

怎麼不言語，也不動了？蕭丹明知旗女必在睜大了眼兒瞧她，不敢偷看。

看啊，調勻了呼吸，蕭丹的臉兒自然也漸漸紅潤起來，既然齊女、倩倩對她一見鍾情，甚至神魂顚倒，這旗女，豈會不上當？

看啊，可惜是躺在她懷裡，不能賣弄風流，但旗女怎說？不是說她可憐兒麼，好，便裝得可憐兮兮，輕輕地、幽幽地，嘆了一口氣。

而且，悄悄地、偷偷地，抓緊了旗女的衣衫。

躺在她溫暖的懷裡，眞舒服，休想放落她來。

那旗女聽她嘆息出聲，驚覺了，雖然急於救人，但怎能把一個少年郎抱在懷裡，何況已醒了。

雖然，眞還……從沒見過這麼俊美的少年郎。

那知，被這少年郎，把她的衣衫抓得緊緊的。

可憐，旗女心想，他必然仍以爲遇溺，她自幼生長在湖邊，如何不知道遇溺的人，抓住甚麼，便是這般死命不放的，甚至到死。

旗女竟是沒有絲毫懷疑，道：「好了，你沒事啦。」

蕭丹睜開眼來了，茫茫然，嘿！要裝得眼前一片茫然，那還不容易，幽幽地，說：「這是那裡啊，可是陰曹地府？」

旗女噗嗤一聲，說道：「地府陰曹，可也浩日當空，我，豈不成了追魂索命的馬面牛頭？可憐兒的，你且看淸了。」

蕭丹的目光凝聚了，說：「啊！那麼，是溫柔鄉，仙山瑤台

了。」

眼兒又閉上了，初時，旗女急切救他，再加又沒清醒，是以任由他躺在懷裡，那知蕭丹竟然放肆起來，不僅靠得更緊，呔！竟一頭埋在她的酥胸上，那頭兒還直在她酥胸上揉，羞得旗女把她一推，站了起來。

蕭丹一聲噯唷，從旗女的懷中滾落沙灘上，那蕭丹竟噯唷連聲。

旗女一怔，當眞，也許人家還沒十分清醒，也許眞是無意的，這麼俏生生，秀秀氣氣的文弱相公，怎禁得起她大力一推，登時又不忍起來，上前把蕭丹扶了起來，說：「你這人……」啐了一口，紅着臉兒，說：「那知……這麼不……」

不中用？但繼而一想：却也難怪人家，剛從鬼門關回來，也還沒十分清醒。

蕭丹瞪大了眼兒，眞像是才看清了，說：「啊呀！我知你是誰了！」

旗女一怔，說：「你……知道我？」

「你必是……仙姑，不然怎會美若天仙，而且，我……」

蕭丹裝得眞像，眞像驚喜得目瞪口呆，讚她美若天仙，雖然蕭丹看來傻傻的，却又傻得愛煞人，忍不住笑啦，說：「你胡說些甚麼？」

「我沒胡說，我知道。」蕭丹眼中滿含笑意，但綳着臉兒一絲兒也不見笑，說：「昨日我見湖上有好多好多殘荷，一定是了，你一定是荷花仙子。」

「是麼？」旗女不自覺，摸着臉兒，醉醉地，陶陶然。就在這瞬間，忽聽有人說道：「好一個荷花仙子，我若是你，就順手給她一個嘴巴子！」

來者是齊女，不知何時走了來，旗女的眼兒睜大了，說：「他！是誰？你認識。」

「豈僅認識！」齊女笑道：「我怎麼警告你來，小心上她的當。」

氣得旗女一跺脚，恨恨地說道：「原來她……她就是……」

「死性不改的丹丘生。」齊女說：「是不是，令人愛煞，但氣也會氣得你半死。」

旗女霍地一旋身，一縷紫霞一閃，立即化作一篷紫烟，已當頭向蕭丹罩下。

那知蕭丹更快，一步橫跨，已失踪跡，但看來分明已被旗女倏地出手的紫烟蘿罩個正着，只一揚腕，已綑得結實。

旗女恨得哼了一聲，拍拍手兒，道：「她假裝遇溺，竟被她騙信了，可裝得眞像啊，若不淹她個半死，也不知道我的厲害！」

提起網兒，就要往湖裡扔。

齊女的眼兒可睜大了，叫道：「等一等，你倒是瞧一瞧，網着了甚麼？」

當眞怎麼提起來的網兒輕飄飄的？忙看時，敢情是一扎乾枯了的蘆葦，早見嘻嘻笑的蕭丹從齊女身後轉了出來，道：「多謝荷花仙子指點，」轉身對齊女道：「今而後，我再不怕你了，小娘子，你休想再欺負我。」

旗女好不驚愕道：「這這……這是怎麼回事？她說甚麼？」

齊女跺脚道：「罷了，連我僅有制她的一招兒，也被她破了，我不是對你說了，她是個鬼靈精。」

從沒人能破，也從未被人破過的紫烟蘿，竟然失了手，無所施其技，那旗女如何不驚駭，楞住了。說道：「我……仍不明白！」

「還有甚麼不明白的。」齊女說：「必是你把破紫煙蘿的法兒告訴了倩倩姑娘，昨日倩倩姑娘用她頭戴的竹笠破了，她當然已瞧得清楚，這鬼靈精自然也會了。」

旗女一笑，收了紫煙蘿，道：「金鳳姑娘疼她妹妹，你說，還有甚麼會瞞她的。却是……當眞，你把倩倩姑娘怎麼了？」

蕭丹色舞眉飛，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啊！不，替她……」

齊女道：「你趁早兒說了便罷，金鳳姑娘對這妹妹心存愧對歉咎，你知道的，金鳳姑娘孝慈倍於常人，吩咐我伴隨這妹子，仔細照料，若有差池好歹，你可小心些兒！」

蕭丹嘻嘻笑，道：「好教你們得知，當眞是，千里姻緣一綫牽，雖說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却也替她找到了一個如意郎君，成就了美滿姻緣。」

那旗女大吃一驚，蕭丹向左一晃身，那身子兒却向右滴溜溜一轉，躲到齊女身後。

那齊女見她分明不是說笑，也嚇壞了，只一縮步，右臂一圈，已扣住了蕭丹的手腕。

蕭丹叫道：「放開我……啊唷！」

幾乎同一瞬間，旗女駢指如戟，只一旋身，沉沙落雁，已點在蕭丹的腿彎上，噗通一聲，蕭丹可就跪下了。

被她戲弄也罷了，聽她恁地言語，那還了得，旗女心中一急，出手可重了些，偏是蕭丹的手腕被扣住了，如何躲得開。

那旗女便是資質稟賦皆不如齊女，說甚麼也非同凡俗，既然也是紫煙蘿，可知了得。

蕭丹嚷道：「不害臊，兩個打一個，以多爲勝，你們算甚好漢？」

齊女道：「咱們本就不是漢子

，有甚害臊的，那倩倩姑娘現在何處，你怎麼胡鬧了？」

趁齊女放開手，蕭丹早暗運眞氣，原來先前早防到旗女這一着，雖然手腕被齊女扣住了，却能挫腰，旗女其實並未點中穴，只不過痛得她咬緊了牙兒，騙得齊女放開手，蕭丹早趁勢一躍而起。

其實並未起立，假裝身子一倒，却就地一盤旋，左袖一拂！

齊女才聽得一聲小心，那旗女已雙膝一軟，跪在沙灘上了。

蕭丹得勢不饒人，尚未站定，順手已在旗女的臉兒擰了一把，說道：「這也是以牙還牙，瞧你們還敢不敢以多爲勝？」

齊女忙走了過去，替旗女解了穴道，扶起身來，說道：「連我也被她騙過了，咱們又上了她的當！」

那旗女非但不惱，倒笑了，道：「當眞氣死人，却也令人愛煞，倒是說正經，你把倩倩姑娘怎樣了？」

蕭丹一望西斜的太陽，只見西邊天際，陰雲密佈，那西風也漸漸緊了。揚眉再揚頭兒，道：「我已說過了，人家千里姻緣一綫牽，我還了她一個如意郎君，你們可認清了，我是誰？」

齊女沒好氣，道：「淘氣的小妞，鬼靈精，又何必問。」

「情俠丹丘生是也！」竟然得意洋洋，蕭丹道：「既是情俠，自然令有情人成其眷屬，湖上無香車，却可綵舟迎新人，你們若不想成落湯鷄，趁早兒趕去魯橋。」

當眞，那密佈的陰雲，已遮去了陽光，眞個是天有不測的風雲，西風更緊了。

齊女對旗女一點頭，道：「她話說有因，雖然淘氣些，重大事上，倒是有分寸。却是上了岸再說。」

蕭丹已從蘆葦叢中，拖出那小舟來，道：「有勞了。」

旗女抓起槳來，向岸上一點，小舟如箭矢一般，滑入湖心，立槳一翻，小舟登時劇晃起來。

齊女啊呀一聲，叫道：「八成兒那個淘氣的小妞，想再逛逛水晶宮。」

蕭丹抓住船舷，可不是已嚇得變了臉色。

齊女哼了一聲，道：「說！敢不敢再作弄人？」

「不敢啦，」蕭丹直眨眼兒，說：「情俠丹丘生對天發誓，必替美貌的荷花仙子找來一個風流更俊俏的如意郎君。」

悄不見，脚尖兒一踏一挑，已抓起一塊飛起來的船板，可就有恃無恐了。

氣得旗女直瞪眼，叫道：「你倒笑，還不也替我給她一個嘴巴子。」

齊女可不是樂得嘴兒也合不起來，道：「人家好心替你找如意郎君，謝人家還來不及，是不是，我說她淘氣起來，令人惱煞又愛煞，你想和她作對兒，那是自找苦吃！」

旗女慌忙把打起轉來的小舟穩住了，非但不惱，反而噗嗤一聲笑了，道：「不怪你丟下咱們，跟她去闖江湖了。」

齊女笑道：「還不坐下來，說正經，倩倩姑娘端的在何處，你把她怎麼了？」

蕭丹放下船板，道：「說正經，你們偏又不信，眞而又眞，我所說的，句句正經。」

坐下了，道：「你猜，那賊鬼老兒姓甚？原來姓張，從小兒陪我玩到大，今兒我才知道。」

齊女沒好氣，道：「你又胡扯甚麼？要你說倩倩姑娘，怎又扯到鹿杖翁。」

「原來那賊鬼老兒，倒生了個英雄了得，誠篤豪邁的兒子……你再打岔，我可不說了。」

齊女才知她話說有因，道：「好吧，說下去。」

「你們猜，我怎麼突然失了踪，便是那少年突然撞去了，只道我遇溺落水，帶我離開了那沙洲。」

都不禁啊了一聲，敢情蕭丹眞不是胡扯，便也不敢打岔了。

蕭丹繼續說道：「眞是個誠厚的少年，你們明白麼？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找不出像他那樣篤實的少年了。」

蕭丹瞟了兩人一眼，顯然兩人都不知道那少年撞去時，其實她仍赤身裸體，原來這就是她一再强調少年誠厚篤實之故，敢情白躭心了，繼續說道：「你們說……這不是千里姻緣一綫牽，有緣千里來相會麼？倩倩惱我騙了她，好啊，我就還她一個如意郎君。」

齊女再也忍不住了，道：「你附在她的小舟上，竟不現身和我相見，匆匆離去，我就知你有蠱惑，那倩倩姑娘怎是你這鬼靈精敵手。」

蕭丹咧着嘴兒一笑，道：「竟被你猜中了，我也以牙還牙……不不，總之你們別問許多了，現在，而今，她是非嫁他不可的了……」

小舟驀可裡一晃，是齊女急得驀可裡一跺脚，眞急壞了，道：「該死，必是你又惡作劇，胡鬧了！」

蕭丹却一揚眉兒，得意之極，道：「一個是少年英雄，一個是美人巾幗，難道又不是天作之合，一雙兩好，何況同是故人子女。」

蕭丹倒也正經起來，把經過說

了一遍。

竟會有這麼巧合的事？聽得兩人又驚訝，又是喜悅，蕭丹揚起的眉頭，也落不下來了，得意之極，說道：「他們二人雖不是怨女痴男，却必然一見鍾情，何況，那倩倩姑娘除了他，是再不能另嫁的了。」

「但你也淘氣了！」

「我不過是以牙還牙。」蕭丹道：「但你們放心，那倩倩姑娘感謝我還來不及，情俠丹丘生，可不是當之無愧啦！啊唷，你瞧，咱們的荷花仙子也只羨鴛鴦，不羨仙了，情俠丹丘生，早晚必也替你找來一位如意郎。」

聽得如醉如痴的旗女，啐了一口，紅了臉兒。

齊女笑道：「你怎麼停槳了，還不加點勁兒？」

不覺間，湖上竟已是烟雨迷茫。

* * *

密佈的陰雲擴展來，西風也遒勁起來，吹拂枯葦起伏如波，那茅寮也被撼得扎扎作响。

雨，點點滴滴，從那簡陋的茅寮上滴下來，滴在沙土上。

其實，那毛毛細雨，早已飄落了，站在茅寮前面，背對着那作爲門戶的縫隙，那少年衣衫已濕了，竟渾然不覺，寸步不移。

雨，點點滴滴，茅寮中的倩倩也聽到了，也才知道，原來變了天色，已下起雨來。

「喂！」

「姑娘，是妳……叫我麼？」

「你呀！你這人，敢是……」

沒有聲音了，倩倩把未說出的話嚥了回去，怎能說人家傻呀，人家不過是誠篤守禮，非但寡女孤男，而且，人家亦不知她是否已穿好了衣衫。

「進來吧，」倩倩的聲音低柔了，說：「天下雨，難道你不知道？」

「是！」

又是一聲是，眞不明白，在那該死的丹丘生面前，他何其爽朗，何其豪邁，甚至近於粗獷，而在她面前，甚至不當着她的面，竟然如是溫柔，簡直是柔順。

她分明由感激而生敬，因少年的誠篤守禮，這敬意也倍增，竟不明白，她爲何輕輕地嘆了口氣，道：「那麼，你還站在雨下做甚麼，進來啦！」

「是。」

又是一聲是，好像移動了一下脚步，但又站住了，甚至連身子也不轉過來。

那倩倩再也忍不住了，竟然噗嗤一聲，只不過即時掩住了嘴，道：「你的衣裳一定濕了，進來。」

進來，不過抬頭望望天，遲疑了一下，彎着腰兒，退了進來。

但仍然背着身子，嚅囁說：「請姑娘恕我無禮了，其實我不該……」

那倩倩可不是世俗女兒，既然少年如是誠篤，再說……現在，還有何說？道：「是我要你進來的……」又輕輕嘆了口氣，才又說道：「何況你把外衣給了我，地凍天寒，你衣衫單薄，啊呀！瞧你的衣裳，濕透了！」

不但濕透了，而且雨水從那簡陋的茅寮頂上，滲漏下來，點點滴滴，滴落在他身上。

那茅寮其實搭蓋得極其簡陋，除了把蘆花堆積作床的上面，頂上的枯葦也舖得較厚密，雨水不能滲漏外，並不能遮得較大的雨水。

「過來吧，」倩倩說：「現在，還顧忌些甚麼，聽到麼，我叫你……過來。」

遲遲疑疑過來了，雖不再背身，却仍然側着身子，其實是挨身過來，而且挪到倩倩的脚邊。

「坐下了。」

坐下了，坐在倩倩脚邊，始終不敢望倩倩一眼，眞的，連眼角兒也沒瞄一下。

却是倩倩反而不再難爲情了，面對着這樣一個過份靦覥的少年，反而消除了她的羞澀。

仍然是倩倩打破了沉默，說：

「喂！鹿杖翁，眞是你爹？」

「是。」少年說：「後來，自從在山東道上受了重傷後，便隱姓埋名了。」

天色陰暗下來了，茅寮中，自也加倍陰暗，也令他不再那麼拘謹了，說：「原來姑娘的令尊，便是大名鼎鼎的銀鬚叟？」

倩倩忽然笑了，道：「銀鬚叟在江湖上，可沒名兒，那不過是我爹隱遁在女山湖後的自稱，只怕除了你爹鹿杖翁外，再沒人知道了，怎說大名鼎鼎。」

「不然，」少年道：「大俠金豪，既然同是一人，當年仗義行俠，如雷貫耳，如何不大名鼎鼎？」

「好吧，」倩倩道：「算你說得對，那麼，咱們眞不是外人了，我爹自隱遁女山湖，知道的，就只有你爹了。」

少年點了點頭，道：「我爹自隱姓埋名後，知道的，也唯有令尊一人。」

「那眞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了。」倩倩道：「你不覺得太巧了，我們竟……相識在這茅寮中。」

倩倩話出口，才警覺起來，不禁臉兒紅了，還好人家少年守禮，始終以側面相向，但從側面，她也看得出來，少年分明面露喜容。

少年自然笑了，道：「正是，尚未請問，我一直稱她賢弟……」

「丹丘生。」

倩倩登時咬起了牙來，却又連自己也不明白，是羞，還是恨。

「原來姑娘早已相識了。」

倩倩哼了一聲，說道：「若不是你爹相告，我還不知她原來是女兒身，你說，有多可惡！」

少年綻顏笑了，道：「便是我，亦被她騙過了，何況姑娘！」

倩倩再也忍不住了，噗嗤一聲，這番笑出聲來了，說道：「早晚你見到你爹，可就知道了，他們一老一少，簡直沒老沒少。」

少年却肅容道：「江湖上傳遍遐邇，人人稱揚的情俠希夷，當眞便是她？」

倩倩啐了一口，登時臉兒紅了，掉過頭去，點了點頭。因爲少年不但轉過面來了，而且，盯着她瞧，顯然也和她一樣，都記起了蕭丹的話來，却又忍不住，紅着臉兒，溜了少年一眼，一見少年如醉如痴，痴痴地在望她，臊得她慌忙低下頭去。

天色更暗下來了，風蕭蕭，雨又瀟瀟，却掩蓋不了兩顆心兒的跳躍。

當眞是：此時無聲勝有聲，豈還有比那心兒跳躍的聲音更豐富的言語。

盡在不言中，也盡在那心跳中了，不知過了多久，那陰雨令天色更早地黑了下來。

「喂！」

少年一驚，是誰在說話啊？

原來是倩倩，說道：「你，冷不冷啊，我這裡蘆花厚些，也溫暖些，過來。」

「是。」

又是一聲是，昏暗中，少年的身子分明動彈了一下，却並無移近過來。

忍不住了，倩倩竟然輕輕地、輕輕地嘆了口氣，說道：「還顧忌些甚麼，我們……我們……」

「我，眞的，一點兒也不冷。」

少年說，倩倩的關心，令他連心兒也溫暖了，但不知那來的勇氣，也許，不願辜負美人的恩情吧，摸索着，少年移近了。

倩倩挪了挪身子，正想讓出地方來，那知，就在這瞬間，陡然眼前一亮，而且大放光明。

倩倩一聲啊呀！想縮入蘆花堆裡，如何能夠，那少年却一躍而起。

只見茅寮門口，不知是誰送進一支高燒的紅燭來，把茅寮照得通紅。

隨即傳進蕭丹的聲音，喂了一聲，說：「你說，這算不算得洞房花燭夜？」

「胡說，」是齊女的聲音，說道：「破茅寮，不能遮風雨，如何作得洞房？」

「你錯啦，」是蕭丹的聲音，道：「若是有情人，破寮亦勝過玉宇瓊樓，走啦，休要羞了人家新娘子！」

是齊女的聲音，笑道：「情俠丹丘生，又成就了一樁美滿姻緣，了結一樁情天公案，豈能不賀。」

聲未落，已漸遠了，那少年慌忙追出，那知幾乎和一人撞個正着，還幸都身手不弱，錯身一滑步，但雖沒撞着，却都把門口堵住了。

少年高聲叫道：「賢弟，慢走！」

原來那人是旗女，說道：「不用追趕，已走遠了，却有留話，那情俠言道：他日你們洞房花燭夜，必來討你們的一杯喜酒兒。倩倩姑娘，那情俠更有言語，不但送還妳一個如意郎君，更送上綵舟一隻，供兩位有情人，揚帆南下金陵。」

那倩倩顧不得害臊了，搶出一看，可不是搖曳的燭光下，水邊泊着一隻綵舟。

那煙雨濛濛的湖面，忽然傳來分明已在遠處，却極清晰也清脆的話聲，說道：「有勞荷花仙子，寄語金鳳姑娘：待她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爲期已不遠了。」

漸遠，漸杳，一時間，搖曳的燭光中，風也蕭蕭，雨又瀟瀟。

（本文完）

上文提要： 杜一非等到史府查史何道的行踪和以匕首爲記的帮會幕後人是誰，雖然查不到甚麼，但解開了一個謎：史何道跟尖刀會可能有關係，經過商議後，懷疑陸家、卜天闊和史何道都是一條線上的人，却不知葉三妹在那組織內担任甚麼職務。於是決定夜探卜府，卜天闊見勢不對，自殺身亡，可惜葉三妹已溜掉。下一步是明查陸府，派施、燕二人潛入暗中調查……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英雄夢

潛入陸府查探　獲知內幕眞相

杜一非忙道：「晚輩兩人也隨莊主去瞧瞧。」當下四人到了中院。那裡是一座庭院，兩旁只有幾張長長的供人乘涼的石櫈，旁有兩棵大樹，燕北漢正與葉三妹惡鬥。

葉三妹武功之强，出乎燕北漢之意料，但經過一番惡鬥，他仍能穩佔上風，雙槍如同毒蛇出洞，招招指向葉三妹之要害，可見他對她之痛恨。

葉三妹與他鬥了五六十個回合，逐漸不支，微弱的氣死風燈斜照在她臉上，只見滿額汗珠閃光。燕北漢咬牙道：「賤人，你也有今日，今夜不將你碎屍萬段，難洩某之心頭恨。」

葉三妹冷笑一聲，「你眞是個沒良心的，老娘陪你睡了幾個月的覺，你不念舊情，尚要殺我，天理良心何在。」

「呸，虧你還說得出口，你陪我……只是爲了達到你之陰謀，替你殺人，每次殺人都是你暗中動手的，却算在我頭上。」

葉三妹冷笑道：「那是別人的事，我可從來沒有說人是你殺的，你如此不分青紅皂白，把賬算在我頭上，是何道理？但不管如何，陸鳳鳴却是你親手刺死他的。」

燕北漢更怒。「臭婆娘，若非他先中了你之飛刀，又怎會躲不開我那一槍，楊展棠、沈又昇也是如此！」一頓又問：「我且問你，你既然欲殺陸鳳鳴，爲何又敢躲在陸家，到底是何道理？只要你說出眞相，老子便給你一個痛快！」他嘴上說着話，手底下絲毫不慢，說話間，已在她左肩上刺了一槍，誰都看得出，此刻燕北漢要殺她，實在不困難。

不料葉三妹仍道：「由此可見陸鳳鳴不是姑奶奶殺的。」

「放屁！」燕北漢怒不可遏，他粗中有細，問道：「你跟陸家到底有甚麼關係，陸雲龍跟陸老大陸金龍，又有甚麼關係？」

陸雲龍踏前幾步，道：「陸某不認識甚麼陸金龍陸銀龍，天下姓陸的人多的是，難道他們都有關係？犬子是被你倆殺死的，你們最好先解釋一下，否則休怪老夫跟你倆算賬。」

燕北漢道：「你兒子明明是被這婆娘殺死的，還有甚麼好說，要解釋也得等我先殺死她。」

陸雲龍怒道：「傻瓜，她死了不是死無對証麼？你還能洗脫罪名麼？」

燕北漢覺得有理，道：「好，我便看在你的份上，且讓這婆娘多活一陣！」說着便住下手來。

陸雲龍問道：「你是幾時進來寒舍的？是誰帶你進來的？」

「昨夜我看見她跳牆進來，是

以今夜進來找她。」

楊飛虹問道：「那閣下爲何昨夜不進來？」

「昨夜俺還未吃飯，能動刀動槍麼？」燕北漢瞪着楊飛虹。「你到底是想調查殺死陸鳳鳴的眞凶，還是想保護元凶？」

陸雲龍道：「請到我書房說話，叫幾個人來，提防他們再度聯手合作。」杜一非和鳳千千要跟着他，陸雲龍回答道：「兩位仍到花廳等老夫。」

杜一非道：「這件案子在下也很想知道眞相，而且咱們已花了不少心血。」

陸雲龍訝然問道：「此案與少俠何關？爲何這般關心？是有人出錢僱你調查麼？」

杜一非笑道：「江湖上誰不知杜一非好管閑事？莊主爲何怕被人知道此事之眞相？」陸雲龍不由默然。

鳳千千接口道：「當然，也許令郎跟葉三妹之間，可能有說不清之瓜葛，但這方面莊主已自己說了，咱們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秘密。」

陸雲龍强笑道：「杜少俠說到那裡去了，既然兩位有興趣，請進。」就在此刻，忽見人影翻動，只見燕北漢又跟葉三妹鬥起來，陸雲龍喝道：「你們兩個到底犯了甚麼毛病？難道眞的想死？」

燕北漢道：「這臭婆娘趁你們說話偷襲我，哼，幸好老子早知道她比蛇還毒，是以早有防備了！陸莊主，你如果再叫停，便有問題了。」

陸雲龍高聲道：「老夫有甚麼問題？簡直荒謬，你不等她申辯，便要殺她，分明是想殺人滅口！」

燕北漢怒火攻心，冷笑一聲：「咱們早已有証據，你跟葉三妹一定有關係。」

陸雲龍怒道：「有甚麼關係？你敢侮辱老夫，難道以爲寒舍全無能人？飛虹，找人教訓他。」

杜一非笑道：「莊主不怕這樣做，會被人非議，此案另有內情，而莊主欲殺人滅口麼？」陸雲龍冷哼一聲，只好袖手旁觀。

燕北漢放心進攻，適才葉三妹四肢完好，尚且非燕北漢之敵，此刻肩頭受傷，更加不濟，鬥了五六十招，又中了一槍。燕北漢喝道：「賤人，你若不供出一切，便教你遍體鱗傷，流盡全身鮮血才死。」

葉三妹大驚，呼道：「莊主快救我！」她見陸雲龍背對着自己，一動不動，又道：「難道你一點也不念舊情，眼睜睜地看着我被人殺死？」

陸雲龍頭也不回地道：「老夫與你有何舊情？你莫亂攀關係。」

「你不怕姑奶奶將你兒子和府上的事抖出來麼？」

陸雲龍倏地回首，咬牙罵道：「潑婦，你心腸好惡毒，難怪燕北漢非將你碎屍萬段不可，鳴兒已死，老夫還怕甚麼？嘿嘿，我對你們之間的事也知道一點點，要不要老夫也抖出來？」

「你知道咱們的事，實在太多了，抖不抖隨你，反正姑奶奶已經快死了。」

杜一非見狀連忙向燕北漢打了個眼色，着他且慢下手。燕北漢會意，乃將手脚稍爲放慢。陸雲龍淡淡地道：「還是你自己將臭史抖出來吧，你的事，老夫不管。」言畢甩手揚步，向內堂走去。

燕北漢怪笑道：「賤人，如今無人幫你了，你還是供出一切吧！」

葉三妹道：「好，你住手，我說出一切，但你能保証姑奶奶日後之安全麼？」

燕北漢道：「好，老子日後便負責保護你，快說。」

「你停手姑奶奶才肯說。」

「你別再耍花槍，老子不會中計，你邊招架邊說吧！除非你不要命。」

忽然外面有人呼叫：「陸榮陞！陸榮陞！」聲音越過圍墻而來。葉三妹一聽，嬌軀倏地一震，忽然反手握刀，燕北漢不知她意欲何爲，一槍刺進其脅下，但葉三妹鋼刀反手向自己胸腹間插了進去，哈哈笑道：「是我自殺的，你這飯桶還沒本事殺我。」

燕北漢大怒，一槍刺在她喉上，葉三妹登時氣絕，但他仍不甘心，舉槍在她屍體上又刺了幾槍，回首望去，只見杜一非和鳳千千正向墻頭飛去，乃呼道：「且等等我。」

杜一非頭也不回地道：「她是聽了有人呼陸榮陞才動自殺念頭的，咱們分頭追。」

燕北漢亦躍上圍墻，道：「陸榮陞是葉三妹之丈夫！」他見鳳千千和杜一非分左右跑去，遂畢直追去，此時夜漸深，街上行人已不多，燕北漢也不怕驚世駭俗，展開輕功急追。

跑了一陣，心中忖道：「咱們根本沒有看見人，如何憑聲認人？」想至此，雙脚登時放慢。

就在此刻，他眼尖見到橫街上有人在探首，那面龐他十分熟悉，是故大喜，跑過去，喚道：「駱大小姐。」

街角走出一個少女來，俏皮地笑道：「你弄錯了，我是駱二小姐。」

燕北漢笑道：「駱姑娘，你別跟我開玩笑了，你就算化了灰，我也認得你。」

「是眞的，我是駱尙慧，姐姐不在此，不過她要我轉告你一件事，立即返回陸家，提防陸雲龍溜掉。」

燕北漢半信半疑，但覺得對方所說極之有理，忙轉身而行，忽然再轉頭道：「不管你是大小姐，還是二小姐，終歸是駱小姐，駱姑娘，多謝啦！嗯，咱們何處再見面？」

「若不是姐姐叫我來，我也不會來，」駱尙慧言畢便又跑進巷內。燕北漢躍進圍墻，見到一位家丁，問道：「莊主呢？」

那家丁吃驚地道：「在書房內！」說着向前指一指。

燕北漢大踏步穿堂入舍，至書房前道：「陸莊主，陸莊主。」書房內無人應他，房門却是虛掩着的，燕北漢心想自己窩囊了不少時日，今番一定要好好表現一下，是以大膽推門進內。

桌上點着一盞油燈，一燈如豆，只見陸雲龍正坐在太師椅上，垂着頭似在睡覺，燕北漢又低聲喚了一句，見他仍不動，心覺有疑，用槍尖插進其髮髻內，將其頭提了起來，目光一及，不由怔住了。

原來陸雲龍胸膛上一片血漬，看樣子已經死了，就在此刻，忽然有人進來，緊接着一個女子的驚呼聲自耳後响起，燕北漢抽回短槍，轉身喝道：「你是誰？」

那女子年紀只有十七八歲，是陸雲龍之小女兒陸鳳仙，她吃驚地道：「你……你殺了我爹……」

「別胡說，不是我殺的。」

此時，陸家之家將左鵬恰好趕來，喝道：「燕北漢，你好大的膽子，殺了少爺，又殺了咱們老爺，老子跟你拚了。」他抽出一對短斧，推開陸鳳仙，走進書房。

燕北漢心中大怒，又知此時無從解釋，更不願不明不白地擔上罪名，乃喝道：「人不是我殺的，我去追兇手！」他虛晃一槍，斜飛而起，以肩胛撞開窗子，飛射而出。

「那裡逃！」左鵬亦自窗子躍了出去，呼道：「弟兄們，燕北漢殺死老爺，快抓住他。」

他剛追了幾步，斜刺裡飛來一個人，問道：「你說誰殺死陸老爺？」

左鵬惡狠狠地道：「杜一非，你來得正好，就是你那位好兄弟燕北漢，他如今逃跑了，別攔住我。」

「別急，你看清楚了？人是燕北漢殺的？陸老爺已經死了？萬一還有氣息，你這樣袖手不管，不是要害死他麼？快帶我先去看視陸老爺。」

左鵬對陸家忠心耿耿，只好帶杜一非再進書房，杜一非先將燈剔亮，再伸手一探鼻息，入手冰涼。最後檢視傷口，有經驗的人一望即知是被槍尖刺進心房而死的，一槍致命，誰有這個本領？

鳳千千進房問道：「是誰看見燕北漢殺人的？」

陸鳳仙泣道：「是本小姐親眼看見的。」

杜一非轉身道：「別急，你先將情況告訴我。」

「我一進房，剛好見到剛才那個漢子抽出槍來，我驚呼起來，他一轉身，槍尖又對着我……」陸鳳仙臉色煞白地道：「幸好左叔趕來，否則，否則……」說至此又哭了起來。

「杜大俠，你還有甚麼疑問？」瞧左鵬之神態，他連杜一非和鳳千千也懷疑起來。

鳳千千忽然心頭一動，問道：「楊總管呢？爲何不見了。」

忽聽楊飛虹冷笑一聲：「楊某去分派人員追踪凶手，兩位都是盛名的人物，最好交代一下，到底是否合謀人？」

杜一非和鳳千千費了無數之唇舌，方說服陸家上下，讓他們離開。兩人離開陸家，便向卜天闊老巢走去。走了一半路，背後有脚步聲，杜一非頭也不回地問道：「韓兄可曾查到剛才呼叫陸榮陞的人？」

韓先晋快走兩步，與杜一非並肩而行。「查不到，這並不奇怪，有人突然高呼六個字，這種情形又沒有憑証，只要他矢口不認，你有何辦法？」

杜一非道：「問隔鄰左右，一定會知道。」

「他喚了之後，換了個地方，有誰知道？除非花幾天工夫去調查。」

鳳千千却問：「韓兄可曾看見燕北漢自陸家逃出來？」

「有，他叫咱們替他阻擋追兵，他自己先回去。」

三人返回卜家，可是燕北漢並沒有回來，鳳千千不由吃起驚來：「不好，燕北漢會否落在陸家手中？」

杜一非沉吟道：「不大可能，也許路上有阻礙，」可是等了一夜燕北漢都沒回來，次日一早，只好派人去城內找尋，可是仍無所獲，杜一非皺眉道：「這可眞是怪事了，燕兄怎會無端端失踪？除非素倩、裴沅他們暗中潛了過來，悄悄將燕兄……」

鳳千千吃驚地道：「這倒也有可能！眞急死人。」

杜一非猛吸一口氣，「別急，陸家跟那羣人到底有甚麼關係？我相信陸雲龍不是燕北漢殺的，他是誰殺的？殺人之目的何在？」

鳳千千接道：「想想看，葉三妹臨死前說的話十分奇怪，看來陸家跟他們是有關係的！咱們不如再到陸家，弄清楚情況吧！」

韓先晋道：「但這亦可能是葉三妹之陰謀，不能作準，先考慮清楚，免得徒勞無功。」

鳳千千又道：「有人高呼陸榮陞的名字，爲何葉三妹便要自殺？燕北漢說陸榮陞是她丈夫，而據知陸榮陞已經死了，這裡面透着奇怪。」

杜一非沉吟道：「可能陸榮陞根本未死，葉三妹只是騙燕北漢而已，更可能他才是他們這羣人之首腦，是故葉三妹才會自殺，因爲陸榮陞最恨叛徒，且對叛徒之手段必然十分殘酷。」

鳳千千道：「既然如此，說明陸榮陞當時必在附近，否則若由別人假冒，葉三妹不會害怕，但爲何韓大俠又找不到他？」

韓先晋道：「說不定當時他是躲在屋頂上呼叫的，隨即又跳回屋裡，而且咱們又沒有搜屋，找不到他有何奇怪？」

鳳千千憂心忡忡地道：「若燕兄落在他手中，後果實在堪憂。」

韓先晋道：「不管如何，咱們還得監視陸家，並派人守住出城之各條街道，某估計他們此刻尙在城內。」

杜一非道：「我覺得楊飛虹態度有點奇怪，咱們可暗中跟踪他，說不定有收穫，可惜此時陸家防備必然十分森嚴，否則此時便應該入陸家。」

韓先晋心頭一動，道：「某去問一問，也許官兵中有人跟陸家有關係。」言畢長身大踏步而去。杜一非勸鳳千千回房休息，有事天亮之後再說，他自己躺在床上却閉不上眼。

燕北漢在這個時候失踪，十分危險，韓先晋爲何甚麼都不知道？三千官兵難道無一個知道燕北漢之下落？他無從得到答案，只希望明日有官兵看到。

次日一早，他便下床，一開門便見到韓先晋在外面練拳，忍不住問道：「韓兄，昨夜查到燕北漢之下落否？」

「有兩個官兵看見他自陸家出來，向桃花巷方向奔去，他倆跟了一下便失去其踪影。」韓先晋收了拳道：「今早某已派人到桃花巷內暗中調查，如今尙未有消息！另外埋伏在陸家外面的人，尙未撤回來。」

「小弟想再到陸家調查，可否運用官府的力量進內？」

韓先晋沉吟一下反問：「用官府名義進行，會收效麼？最棘手的是咱們完全沒有証據！」

杜一非一向自詡機智，但對此案，亦有如墜五里霧中之感，想了一下才期期艾艾地道：「但就此放棄，豈不可惜？錯過陸家，尙有何處可供調查？目前來說，這已幾乎是唯一的線索了！」

韓先晋只好道：「如此韓某替你去問一問，但你只能以江湖遊俠之身份出現，不可扯上官府！」

杜一非大喜，連忙拜謝：「這個小弟曉得！」

未幾，鳳千千也下床了，杜一非乃將情況告知她。鳳千千聞言即道：「小妹也要去陸家，不把此案查個水落石出，食不知味！」

官兵內有一位之表哥在陸家當伙頭，他答應想辦法帶杜一非和鳳千千偸偸進去。未至中午，那叫官秋星之官兵便從陸家回來了。

「情況如何？」

官秋星道：「我表哥說待傍晚送菜進去之時，請你們躲在板車下面，混進宅內，但行動必須小心，因爲自從陸莊主死後，宅內防衛甚嚴！」

「這個請你表哥放心，問題是他叫甚麼名字，咱們還不知道！」鳳千千問道：「他要咱們躲板車下面……」

官秋星快口道：「那些每日送菜進陸家的人，跟他甚熟，他午後會去找他們，屆時只要在外面等他就是，嗯，他也會跟隨板車回去！他叫嚴光祖。」

「如此甚好，一切拜託了！」杜一非大喜，送了一錠銀子給他，官秋星那裡肯收，杜一非方道：「你若不要，便請轉交給令表哥，讓他打點一切！」官秋星這才收下。

日間，韓先晋的人居然找不到燕北漢之踪影，杜一非急得如同熱鍋上之螞蟻，忙把施天青找來。

「施兄，昨夜燕兄離開陸家時，你可曾看見？」

施天青十分自信：「若小弟看見，還能讓他逃掉麼？今日小弟在桃花巷附近暗中監視，未見異常，不過丹徒城通往外面的大小道路，咱們都早已埋伏了人！兩位放心，料他未遇危險。」

「難說得很，對方十分毒辣！」杜一非嘆了一口氣道：「最重要的是咱們對他們知道得實在太少！」

杜一非在吃過午飯之後，自己蹩不住，便化了裝，自己在城內跑動，忽然心頭一動，折去穆雙雙家。他拍了好一陣門，裡面無人應門，但旁邊却有人探頭道：「你們找雙姑麼？她已搬走了！」

杜一非轉身而行，忽然閃過一個念頭：「我前天才來此，穆雙雙無意搬遷，今早便說搬走了，莫非……」心想至此，倏地一個轉身，飛身躍起，輕輕落在屋頂，先伏

在瓦上凝神靜聽一陣。

下面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杜一非大着膽子，縱身躍下去，他雙腳未站穩，一扇窗子倏地打開，向他洒來一把梅花針！

幸好杜一非一向仔細，人未落地，長劍已掣於手上，見狀忙不迭揮劍將梅花針擋落。「何方鼠輩偷襲，快滾出來！」他話音未了，身子已標前，一掌擊碎窗櫺，再一個閃身橫掠，飛起一腳，將房門踢開！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閃電，門一打開，杜一非探頭一望，房內甚麼也沒有，但向外的窗子在晃動，杜一非穿室、拉窗、提氣、縮身、縱跳，幾個動作一氣呵成！

窗外是一條狹窄僅可供一個人側身而過之小甬道，甬道之另一端，則是另一棟平房。杜一非不走甬道，躍上平房屋頂，居高臨下，見天井裡有一個少婦，正是剛才開門說雙姑已經搬走之鄰居。

杜一非遂一躍而下，把那少婦嚇了一跳：「別驚，請你老實告訴我，穆雙雙是幾時搬走的？」

「穆雙雙？哦，你問雙姑麼？她……」那少婦道：「她是昨天下午離開的，只帶了兩個包袱，說是去遠方探親……你是她甚麼人？」

杜一非冷笑一聲：「你剛才說她搬遷，如今又說她是去遠方探親，前後矛盾，是何原因？咱們一直守在附近，未見她離開過，嘿嘿，你居然敢欺騙老子，敢情是吃了豹子膽！快說，是誰要你騙人的？」

那少婦吃驚地道：「沒有沒有，您誤會了，是我嘴快說錯，她離開時，只說去探親！要一二個月後才回來！」

「老子才不誤會！剛才我已說過，咱們一直守在外面，從未見過她離開過！」杜一非抽出長劍，指着她的喉頭。「你到底說不說實話？」

那少婦打了個冷顫，倏地曲膝跪下，道：「壯士，我……我說實話，昨日有人給我一錠銀子，要我這樣說的……我根本不知道底細……」

「昨日甚麼時候給銀子你？那是個甚麼樣子的人？」

「是個二十來歲之漢子，人長得挺斯文的，說是雙姑之表弟，來接她去探親，今早便要出門。還要奴替他留神門戶……」

杜一非冷笑一聲：「如此說來，你根本沒見到雙姑離開！」那少婦稱是。杜一非心念電閃，再度振衣躍上屋頂，然後跳回穆雙雙家居內。他仔細地找了一下，屋內無人，且一切收拾得甚為整齊，說明穆雙雙主婢並未離開！

他心中自問：「既然穆雙雙未離開，為何不見了？是不是遇害了，事後屍體又被搬走？剛才躲在她房內，發暗器偷襲的人又是誰？」

再回頭一想：「莫非此處有地道？」一想至此，他精神一振，以刀柄敲打地上之紅磚，希望找到地窖或密室，首先自穆雙雙卧室開始。

疑念一生，無數問題，一個接着一個翻上杜一非之心間：燕北漢風評雖不佳，但杜一非乃相信他是位血性的漢子，應無欺騙自己之理由，且有事必會與自己商量，那麼他今日失踪，是否說明已經遇險？

陸雲龍之行為及言詞，頗令人生疑，他跟裴沅一黨是否有關係？楊飛虹在當中又扮演了甚麼角色？陸雲龍是被誰殺死的？

葉三妹在他們之間，份量如何？她跟陸家既然有關係，為何又要殺陸鳳鳴？為何她一聽到陸榮陞三個字，便生自殺之念？陸榮陞、陸金龍、陸雲龍之間又有否關係？

史重生因何會被人殺死？是他準備叛變？史何聖之弟史何道與此案是否有關？他跟卜天闊同黨？

是誰指揮得了卜天闊，要他殺死昔日朝中重臣夏言？目的何在？

這些問題一個個翻上心間，都沒有答案，但他已敲過了穆雙雙卧室之紅磚，毫無所獲，他不死心，又到另一間卧室敲打，可惜結果一樣，看來穆家並沒有地道之類的設施。杜一非考慮了一下，終於決定先返回卜家，先跟韓先晉商量一下。當他離開時，猛地覺得丹徒城是破案之關鍵地方，又隱隱覺得此案即將水落石出。

*　*　*

燕北漢一離開陸家，便向左拐去，因為憑其經驗判斷，剛才在外面呼叫陸榮陞的人，應該在那邊！他急馳進一條小巷，忽見屋頂上有人低聲呼道：「燕兄，快來！」

燕北漢抬頭一望，黑暗中依稀認得是駱尚賢，不由大喜，問道：「你怎會在此？剛才可曾聽到有人呼叫。」

駱尚賢低聲道：「別吭聲，且跟我來！」她長身踏瓦而去，燕北漢連忙振衣亦躍上屋頂，尾隨其後。但駱尚賢很快又躍落一條小巷，左穿右插，在黑暗中走動甚快。

燕北漢依稀認得這是去她親戚家之路徑，他上次曾經去過，也是在那裡認識駱尚賢的，果然很快便抵達，駱尚賢也不開門，翻墻而入，待燕北漢進去，再引他上樓。

駱尚賢先拉好窗帘，然後點上油燈，燕北漢急不及待地道：「剛才我在街頭上遇到你，為何你說是令妹？」

駱尚賢抿嘴一笑，道：「那的確是舍妹，她剛來探望舍親，我因不敢去卜家，又恐找不着你，是故教她幫忙。」

燕北漢仔細瞪了她幾眼，駱尚賢薄嗔道：「你看甚麼？難道我臉上刻着花不成？」

燕北漢嘆息道：「你們姐妹長得實在太像了，教人難以分辨！」

駱尚賢又嗔道：「你懷疑我麼？莫說是你，連舍親也常分不出來！你進了陸家可有何收穫？」

燕北漢乃將經過告訴她：「剛才是否聽見有人在呼叫陸榮陞之名字？」

駱尚賢想了一陣，道：「似乎有聽見，但沒留意！奇怪，為何葉三妹一聽到她丈夫之名字，便會自殺？你不是說她丈夫已經死了麼？」

「實際情況如何，其實我亦不甚了了，這都是葉三妹那婆娘一面之詞！」燕北漢問道：「這些天你都在何處？」

「哼，這麼快便開始要管我了？」

這話教燕北漢心頭猛地一跳，揣摸其含意：「莫非她喜歡我了？」想到此，不由拿眼望着她。燈光下，但覺她比日間長得更美，活脫脫是天仙化人，含羞帶嗔，更惹人遐思，燕北漢心頭怦怦亂跳。

過了半晌才乾咳一聲，大着膽子道：「我那敢管你！不過……我是關心你罷了，幸勿誤會！」

「誰相信你的話？」

一股熱血衝上腦袋，燕北漢忙道：「我的確是關心你的，若有虛言天誅地滅！」

駱尚賢乜斜着他。「你關心我甚麼？」

燕北漢忸怩地道：「甚麼都關心，就怕，就怕你討厭我……」說至最後，聲音幾乎低不可聞，就像犯了錯的孩子，面對大人那樣。

駱尚賢「噗嗤」一笑：「我若討厭你，還會三番四次暗中跟着你麼？不過不討厭並不代表着其他！」

「是……我沒有……咳咳，我有自知之明……」

駱尚賢又再「噗嗤」地笑了：「眞是傻子！不過你傻得挺可愛的！嗯，咱們還是說正事吧！你說陸雲龍被人殺死，而且是死於槍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亦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似乎任何人被殺，都會教人懷疑是我所為！」燕北漢又嘆了一口氣：「我也不知前生做了甚麼孽！」

「別胡思亂想，最低限度我便相信你！」駱尚賢頓了一頓又問道：「你認為誰是凶手？」

燕北漢搖搖頭，「恐怕連杜一非也得想破腦袋！嗯，陸家總管楊飛虹之為人，你可瞭解？」

「側聞此人城府深沉，不好對付！嗯，稍候你要去何處？還回陸家麼？還是不要去吧！那楊飛虹可不是省油燈，別自己送上門去！」

「不，我想回卜家，恐怕杜一非不見我回去擔心！」

駱尚賢緩緩地問道：「你此時回去，人家會相信你麼？說不定杜一非也懷疑你殺了陸雲龍！」

燕北漢一愣，道：「我為何要殺他？小杜對我一向都很信任！」

「所謂知人嘴臉不知心，你不防他，但敢說人家也不會防你麼？待查到凶手之後才回去，那就甚麼也不用解釋了！今晚便在此睡覺吧，明天我陪你去調查！」

燕北漢有點受寵若驚，駱尚賢不待他回答，又道：「你先洗個臉吧！」剛說畢，下面便傳來輕輕的叩門聲，她着他留在小樓上，自己盈盈下樓。

燕北漢似吃了迷藥般，乖乖去洗臉。半晌駱尚賢上樓，手上捧着一盆熱水，道：「先燙燙脚再上床吧！」

燕北漢吶吶地問道：「今晚我睡在那裡？」

駱尚賢「噗嗤」一聲笑：「你還能睡在那裡？當然在此睡，還不脫靴，像頭大笨鳥！也不知葉三妹怎會看上你。」

燕北漢雙手發顫地把靴子襪子解下，然後將脚伸進盆裡。駱尚賢道：「如此才聽話，我先下樓，你洗完脚便上床吧！」燕北漢有點渾渾噩噩，泡了脚之後，把外衣褲解下，想了一下，又將油燈吹熄才上床。

他躺在床上，那裡睡得着覺？腦海裡亂糟糟的，也理不出一個頭緒來。鼻端聞到被枕上傳來的幽香，心猿意馬，更難入眠，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聞樓下傳來一陣水聲，他心頭怦然而跳：「莫非她在下面洗澡？」

他恨不得飛下樓去，却又不敢，深知如此會冒瀆美人，可是實在躺不住，不由跳下床，在房內踱着方步。

忽然樓下傳來駱尚賢的聲音：「燕大哥，你下來幫我一個忙。」燕北漢心頭猛地一跳，長長吸了一口氣，然後下樓。

「是大哥麼？你怎不作聲？」

燕北漢又吸了一口氣，道：「是我，不知有何可幫你的。」

「我衣服放在外面椅上，你替我拿過來。」黑暗之中，澡間門微動，伸出一截雪白的藕臂來。

燕北漢一顆心又急速地跳動着：「這分明是給我一個機會！」他艱辛地嚥了一口涎沫，才搓搓手，抓起衣服遞給她，心中恨不得立即衝進去，但雙脚仍然穩穩地釘着。

澡間內傳來息息索索的穿衣服聲音，接着門便開了，駱尙賢道：「洗了澡舒服多了，你要不要洗一洗？裡面還有水。」

燕北漢結結巴巴地道：「好，好，我洗我洗……」

駱尙賢又「噗嗤」一笑，「傻瓜！」抬步上樓去了。

燕北漢幾乎暈闕，三兩下脫去衣服，匆匆洗了澡也上樓上，却見駱尙賢已躺在床上，她拍拍身旁的床褥，「睡吧，但君子動口不動手，你可得當個君子。」

燕北漢解下外衣，心驚膽跳地躺在床上，與駱尙賢中間留下一道「鴻溝」。駱尙賢笑道：「你又非未近過女色，因何老喘着大氣？」燕北漢支支吾吾，答不出話來。

駱尙賢忽然問道：「燕大哥，我有一件事問你，你可不能瞞我。」

燕北漢稍定下神來，「你問吧，只要我知道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駱尙賢眼珠子在黑暗中閃閃發亮。「燕大哥，你是不是有點喜歡我？」

燕北漢剛開始平復的心潮，忽遇颱風，波濤洶湧，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過了好半晌方道：「是……」

駱尙賢幽幽一嘆：「你不用緊張，男女相悅乃天經地義之事，我本來在大變之後，也不準備再許人，但……遇到你之後，心情一直沒法平靜……我也喜歡你的憨直敦厚，最近一段日子，小妹已將史重生忘記了。」

這幾句話給了燕北漢極大之鼓勵，他忍不住伸手過來，駱尙賢嬌軀立時一縮，「大哥，你又不是人間賤丈夫，請你保持尊嚴，哼；你以爲我是葉三妹之流的淫婦？適才早已說過，君子動口不動手。」

「是……」燕北漢窘得幾乎要找個地洞鑽進去。「對不起……下次不會了。」

駱尙賢又「噗嗤」一笑，忽然引頸在他臉上親了一口。「這樣才乖！」燕北漢心頭猛地一跳，一時之間，似失去知覺般，腦海內一片空白，只聽駱尙賢又道：「小妹要你幹甚麼事，你都肯麼？也不會後悔麼？」

燕北漢毫不思索地道：「肯幹，不會後悔！有甚麼事，你說吧！」

「暫時沒有……嗯，只求你由現在起陪着我，葉三妹已死了，你還去管甚麼撈什子的事？將來咱們找個無人的地方居住，管他甚麼江湖恩怨？你說是不是？」

燕北漢除了應是之外，還能說些甚麼？何況他此刻已想得很遠很多，駱尙賢說這幾句話是表示要跟自己雙棲雙宿？她準備隱居在何處？

「大哥，你是燕天翔的兒子？成過親否？」

「是……未成過親。」

「聽說燕天翔待你極好？」

「不錯，他待我恩重如山，我百死不能一報。」

「你眞是個孝子，」駱尙賢忽然縮進他懷內，燕北漢有剛才之經驗，不敢亂動，可是却睡不着覺，但過了一忽，駱尙賢已響起均勻、輕微之鼻息聲，燕北漢胡思亂想，直至天色將亮，方迷迷糊糊睡着，剛睡着又被一陣敲門聲驚醒了。

一睜開睡眼，駱尙賢亦已醒來。「大哥，你且不要動，小妹下去打發他們。」說着下床披衣，把秀髮放下來，匆匆梳了兩下，便下樓去了，燕北漢躺在床上靜靜地望着她，但覺伊人如同仙女下凡，直至她倩影已沒，目光仍然收不回來，只覺自己實是人世間最幸運的人。

下面傳來一陣竊竊私語聲，燕北漢妒忌之心，油然而生，披衣下床，恰在此時，駱尙賢走上樓來，見狀訝然問道：「大哥，你要去那裡？」

「沒有……我怕你有危險，先穿好衣服……剛才是誰來敲門？」

「傻子！」駱尙賢笑道：「在親戚家內，有何危險？家丁來問我吃甚麼點心，又告訴我說舍妹有事一早離開了！」

「她去那裡？」

「她一向野得很，我才懶得管她！」駱尙賢坐在鏡前梳頭。「大哥且稍候，待小妹梳好頭才洗臉。」她一雙手十分靈巧，很快便梳好了髮，描好眉，下樓去了。過了一陣，只見她捧着臉盆上樓，替燕北漢揉了毛巾，再遞給他，十足是位賢淑的妻子。

駱尙賢服侍了燕北漢，自己才洗臉，然後又下樓把早飯端上來，燕北漢此時已把杜一非、陸雲龍等人全忘記了。「大哥，你可答應過小妹，一直陪伴着我。」

「不錯，你打算去那裡？」

「去穆雙雙家。」

燕北漢又是一怔，問道：「去她家作甚？你認識她？」

「不，她已搬走，咱們兩個住在那裡比較方便！我每天燒飯給你吃！好不好？」

「好……」燕北漢乾咳一聲：「咱們爲何不離開此處，然後找個沒人知道的地方住？」

駱尙賢笑道：「傻子，官府的人，如今守住出城的所有通道，你一出現，人家便認出你來，你離開杜一非，人家會怎樣說？重色輕友

，更何況，家父尙未跟史家交代好小妹跟史家之婚約。」

燕北漢覺得她言之成理，乃隨她到穆雙雙家。穆家一切如常，只是被褥等有點凌亂，似乎她主婢走得十分匆忙，駱尙賢却溫順地把一切收拾好。

燕北漢道：「待我去燒點水。」就在此刻，有個漢子翻墻跳了進來，燕北漢問道：「誰？」

那漢子道：「表小姐，杜一非來了！」駱尙賢匆匆拉着燕北漢的手臂，由後窗離開，重又返回駱尙賢親戚家，駱尙賢因何如此害怕杜一非？燕北漢有點想不通。

駱尙賢問道：「大哥，你午飯喜歡吃甚麼，我去叫他們買。」她輕輕傍着他。「你昨夜一定睡不着，不如到床上躺一下吧？」她拉着他，雙雙倒在床上，燕北漢大着膽子，將手放在她頸下。駱尙賢問道：「聽說令尊藏有一本『玄眞子』的武功秘笈，可是眞的？」

燕北漢訝然問道：「你怎知此事？」這也難怪他奇怪，因爲江湖上知道此事的人極少。

駱尙賢緩緩地道：「小妹也是聽人說的，你只須答我是眞的還是假的。」

「是眞的，不過那本『玄眞子』秘笈，並沒有傳說中之厲害，否則我的武功也不止此境界。」

「但令尊當年武功在武林中可是頂尖兒，可惜他死得太早，否則在武林中之聲譽將更高，令尊死時，你年紀還小吧？」

「當時我只有十七歲。」

駱尙賢道：「也許你年紀太小，無人在旁指教，練來不得其法而已。」

「事實上家父臨終有遺言，不要我跟他兒子習『玄眞子』秘笈上之武功，蓋事倍功半，還說只須將他家的槍法學上手，已足夠稱雄武林。」

駱尙賢詫異萬分地問道：「大哥，你說話因何這般糊塗？小妹聽不明白，甚麼叫他兒子？難道你不是他的兒子？」

「我的確不是他親生的兒子，」燕北漢道：「說得明白一點，他只是我的養父，不過還沾點親戚關係。我生父昔時因避仇，躲在武夷山，養父有一年剛好去那裡遊玩，無意中碰到，那時生父已病重，而家內尙有許多兄弟，乃將我送給養父，那時我剛滿周歲。」

駱尙賢再問：「爲何江湖上無人知道？」

「養父成親三年，膝下猶虛，他夫婦雲遊四海，幾年後回來，多了個兒子，也無人生疑，又過三年後，養父方有了自己的親生子。」

駱尙賢不悅地道：「你爲何不早說！」

燕北漢反問：「我是不是燕天翔的親生子，很重要麼？會影响咱們的關係？」

「不！如今那本秘笈在何處？」

燕北漢道：「由舍弟保管，但他雖然習武，却不願成爲江湖人，一直隱在一偶，耕田度日，是故江湖上鮮有人知道我還有一個弟弟。」

駱尙賢噓了一口氣，道：「小妹在猜葉三妹待你好，可能是爲了那本秘笈！」燕北漢不由陷入沉思。駱尙賢忽然下床，道：「大哥，你睡一會兒吧，小妹去交代下人買菜，不要離開小樓，否則讓人看見，影响小妹淸譽，以後可別想小妹再理你。」

燕北漢支吾以對，駱尙賢稍事整理一下衣裙，便下樓去了，燕北漢忽然心頭一動，也悄悄下了樓。

* * *

杜一非返回卜家，却在卜家門外見到一個熟面孔的人史重義，他愕了一愕，問道：「史兄爲何在此？」

史重義笑道：「咱們昨天便來了，是莊主派我來的，請問杜大俠，可有效勞之處？」

杜一非心頭一動，問道：「你們來了多少個人？可熟悉丹徒的地形？」

「丹徒咱們熟悉得很。」史重義道：「咱們是次來了十六個人，均是寒舍青壯好手。」

「好，如此杜某就斗膽託史兄一件事，請到紅石巷最後一棟紅磚小院裡，悄悄調查一下……」杜一非乃附耳交代史重義一番，史重義喏喏連聲，急急而走。杜一非待他後影消失，方進卜家。

迎面見到鳳千千，兩人同時問道：「找到燕北漢否？」又同時搖頭。杜一非續問：「韓兄那裡亦無消息？」

「沒有，看來凶多吉少了！大哥，咱們還是得進陸家調查了。」

「先吃了飯再說吧！」

黃昏時分，杜一非和鳳千千匿在載菜板車下面混進陸家，板車推至無人處，兩人便悄悄落地，閃入暗處，陸家在陸雲龍死後，顯得一片凌亂，只見下人們來去匆匆，一片惶然。

兩人剛好匿在一根柱子後面，忽見楊飛虹帶着一位身材瘦削的中年漢急急走過來，未幾，便推門進入一間廂房，楊飛虹關門之前，先向兩旁看了幾眼，杜一非覺得他行動鬼鬼祟祟，心中生疑，悄悄竄前，伏在窗下凝神靜聽，鳳千千十分聰明，立在柱後把風。

只聽楊飛虹低沉的聲音道：「老蘇，一切打點好了？那小子可

有甚麼表示？」

「大少爺說要停棺七八天，待親友來了，再出殯！」另一個漢子道：「二少爺已有捎信來，說快者今晚，遲則明早到家！總管，別人還好對付，二少爺可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不好應付！」

楊飛虹冷冷地道：「不好應付也得應付！」半晌又沉吟道：「反正又不是咱們下手的，怕甚麼？何況可把罪名推在燕北漢那傻瓜頭上！」

老蘇囁嚅地道：「但當時有人看見燕北漢還在書房外……」

「哼，老頭被殺時，無人看見，他進房時，恰好小姐闖進去，這就教他無從解釋！」

老蘇道：「其實還有個更好的辦法，就怕總管不肯！」

「你且說來聽聽，我再掂量掂量！」

老蘇的聲音忽然變得陰森起來：「找人在半路把二少爺解決掉，則陸家以後便是總管你的天下啦！」

楊飛虹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可是有杜一非在一旁，他可是位討厭的人。」

「可否先將他解決掉？」

楊飛虹冷笑一聲：「說得簡單，做起來可就難了。杜一非可不是省油燈，如今風聲頗緊，弄個不好，搞出個大漏子來，誰也負責不起，更何況上頭未必肯幹，你還是另想辦法吧！」

杜一非在外面聽到此，一顆心已怦怦跳動起來，只聽老蘇嘆息道：「此時教我想甚麼辦法？時間太緊迫了，總管呀！可不能猶疑呀，艮機一去不復返！不殺二少爺，將來陸家一切，依然不可能是你的！」

楊飛虹喘着氣，就在此刻，鳳千千向杜一非拋來一塊小石頭，杜一非知道有人來，斜掠一步，再飛起匿在走廊裡的橫樑上。

只見一個家丁匆匆跑過來，高聲叫道：「總管總管，大少爺有事找你，請您立即到靈堂去一趟！」

房門打開，楊飛虹好整以暇地走出來，問道：「可知是甚麼事麼？」

那家丁表示不知道，楊飛虹便整整衣襟，跟他到前廳去了，杜一非待他倆轉過彎去，便自樑上跳下來，向廂房射去，恰好老蘇要來關門，見人影閃動，愕了一愕，杜一非眼明手快，一指抵出，已封住其痳穴，低喝道：「不許揚聲！」

老蘇見到杜一非臉色已變了，杜一非將門掩上，再將刀抽了出來，架在他脖子上：「老蘇，我希望你好好合作，除非你不想活命！先答我第一個問題，陸雲龍是誰殺的？」

老蘇結結巴巴地道：「我……在下不知道……」

杜一非手上稍微用力，刀刃便割破了表皮，血絲沁了出來：「你眞以爲我不敢殺你？」

「我眞的不知道……是上面派人幹的！」

「上面是甚麼人？」

老蘇道：「在下地位太低微，實在不知道……只知道上面是個大人物，甚麼事都罩得住，眞的……我不敢騙你！」

「上面派人來殺害陸雲龍，我不相信，你們不作內應，他會輕易得手，又能輕易逃逸！」杜一非冷笑道：「還有，上面爲何要殺陸雲龍？」

「上面認爲他有叛變之心，是以……」老蘇道：「接應殺手的事是總管負責的，在下的確不知道！」

「好，再問你一件事，葉三妹何時進來陸家？她是一人進來的？是誰包庇她？」

「是總管將她藏起來的，是前天半夜進來的，這也是總管告訴我的，還要我看着她，誰知那婆娘不知好歹，不聽艮言相勸，跑了出去，剛好被燕北漢撞着！」

「陸雲龍因何要叛變？難道他不知道上面的厲害！」

「大概是因爲三少爺被葉三妹殺死之故吧……三少爺生前，很得老爺疼愛……」

「聽你語氣，你知道挺多內情，爲何一到重要關頭，你便推說不知道？」

老蘇忙道：「有很多事，我的確不知道！」

「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上面是誰？」杜一非言畢伸手在老蘇小腹上打了兩拳：「楊飛虹有何野心？」

老蘇喘着氣道：「他想當陸家莊莊主，把陸家之一切據爲己有……不過他爲人優柔寡斷！」

杜一非吸了一口氣：「陸雲龍很信任他？他知道很多事情？」

老蘇嗯嗯連聲：「他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最後問你一次，你們有事，如何跟上面聯絡？」

老蘇爽快地道：「這個更只有老爺及總管才知道，連少爺都未必知道，何況是咱們這些小人物！」

杜一非氣他不過，又打了他一拳，出指封住其啞穴、暈穴，然後將他塞在床底下，悄悄出房。

鳳千千問道：「查到重要的線索否？」

杜一非搖搖頭，低聲道：「咱們到前面靈堂去看看！」兩人蛇行鼠伏前進，此刻天色已黑，行動倒方便不少，兩人很快便到前廳靈堂外，杜一非一看大廳外有家丁，便

向鳳千千打了個手勢，兩人同時躍上屋頂伏下，大廳內有人聲，可是那廳太高，相隔很遠，是故聽不清楚下面的人說些甚麼。

過了一陣，又見楊飛虹離開大廳，高聲道：「大少爺，你得節哀順變，還是先吃飯吧，餓壞了身體，以後還能當家麼？」

廳內有個男子的聲音，道：「別囉嗦，快派人去找老二，出了紕漏，唯你是問！」杜一非向鳳千千打了個手勢，悄悄躍下去，尾隨楊飛虹之後，只見他走進老蘇的廂房，順手將門關上，杜一非站在外面等候機會。

半晌，大概楊飛虹找不到老蘇，又開門出來，杜一非立即標前，飛起一腿，楊飛虹有點失魂落魄，冷不防吃了一腿，人即倒退進房內！

杜一非乘勢跳進去，一個後脚將房門踢上，抽刀向楊飛虹砍去！這幾個動作，疾如閃電，楊飛虹直至此時，方認出是杜一非！他手中沒有武器，只能閃避，口中喝道：「杜一非，你還不停手，老子便要高呼了！」

杜一非冷笑一聲：「你叫吧！老蘇正要指證你派人去殺二少爺陸鳳飛！」楊飛虹吃了一驚，手脚稍慢，杜一非一脚踢出，將他掃倒！可是楊飛虹也非省油燈，人在地上，雙脚連踢，把杜一非逼退，再一個鯉魚打挺跳了起來。

說時遲，那時快！杜一非又撲前，單刀已砍至！楊飛虹料他不會殺死自己，冒險稍蹲，盤腿一掃！

好個杜一非見他身子微蹲，立即吸氣躍起，雙脚凌空連環踢出，楊飛虹連中兩記，又仰頭摔倒！杜一非身子落下，踩在其身上，單刀一落，已架在其脖子上！楊飛虹猶在掙扎！杜一飛左手食中兩指在其腰上一戳，封住其痳穴。

楊飛虹怒道：「杜一非，你有種便殺了我吧！」

杜一非冷笑一聲：「杜某才不會那麼傻，要殺你也會交給陸鳳天！讓他手刃親仇，取你心房，拜祭陸雲龍！」

楊飛虹急道：「你不要胡來，陸雲龍可不是我殺的！」

「那是誰殺的，你只要跟我好好合作，對你只有好處，而無壞處！」

「對我有何好處？」

杜一非道：「最低限度會讓你活下去！哼，你反叛主子，欲霸人財產，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已無討價還價之餘地，快答我剛才那個問題！」

楊飛虹道：「殺死我家老爺的，是雲夢駱家二小姐駱尙慧！」

杜一非吃了一驚，脫口道：「胡說，駱家跟陸家有何仇恨，你不可含血噴人！」

楊飛虹道：「駱家跟陸家一樣，聽令於人，還有史家，他們都是一路人，但又要爭寵，因此互相之間，矛盾頗深，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杜一非心頭怦怦亂跳，再問：「他們聽令於誰？」

「這個在下也不知道，只知其人之代號爲『萬乘使者』！可以隻手遮天，這三家對他言聽計從，不敢稍違其令，唯有陸雲龍因兒子被殺，近來欲擺脫其控制，是以上頭派駱二小姐殺了他！」

「駱二小姐進出都是你在暗中給予方便吧？哼，難怪當時找不到你！」杜一非再問：「如今駱尙慧去何處？」

「她在殺死陸雲龍之後便走了！」

杜一非冷笑道：「你不可能不知道她的下落吧？她在丹徒鎭該有個落脚點！因爲咱們已將所有的出城通道全封死，她是還未離開這裡的！」

楊飛虹沉吟了一下，只好道：「我聽說她在本城紅石巷有個落足點，但我不知門牌！」

杜一非心頭一跳，再問：「陸榮陞、陸金龍和陸雲龍這三個人可有關係？」

「聽說他們是堂兄弟！陸榮陞是『萬乘使者』之傳令人，因此其他人都怕他幾分，蓋他人想見『萬乘使者』難比登天，生怕得罪他，讓他奏上一本，誰都吃不消。但陸榮陞其人在下尙未見過！」

杜一非道：「你別問一句答一句，乾脆一點好不好？索性把你所知的全抖出來吧！陸榮陞到底死了沒有！」

楊飛虹道：「好像還未死？」

杜一非不由猛地吸了一口氣：「你們這一黨的人，在丹徒鎭必有巢穴，在何處？」

「就是卜天闊居住的地方……其他的倒沒聽過！」

杜一非沉吟了一下，又封住了楊飛虹的暈穴，同樣將他塞在床底下，然後再去找鳳千千：「大哥，楊飛虹那斯招供了？」

杜一非點點頭，反問：「你這裡有消息否？」

「陸鳳飛正跟家人商量其父之喪事，沒有收穫！」

杜一非道：「咱們離開這裡，快！」兩人又雙雙踰牆離開陸家。

杜一非和鳳千千趕到卜家，只見史重義和韓先晋正在廳內等他。史重義道：「你倆怎麼現在才來！咱們已找到線索了！燕北漢跟駱尙賢在一起，在紅石巷內出現過！」

（未完・九）

上文提要： 江青嵐在洞中遇到的是大師伯空空兒，為他打通任督二脈，傳授「離合神功」和「彈指金丸」，在洞中短短練了三個月工夫，然後下山再找尋紅線。一下山不久，就遇到瀾兒，原來是個女的，被辣手郎君溫璜調戲，便協助她將溫璜趕走，用七星劍削斷他的青玉冰輪兩枚倒鈎，使他無法再鬥。二人便將別後情況相告，她的眞名叫蘭兒，侯長勝是她的師哥，她父母到底是甚麼人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雙紅傳

析城山作稀客　三怪傑動干戈

江青嵐經蘭兒一說黑衣崑崙是崑崙老人的傳人，再聯想到黑衣崑崙對崔文蔚說，自己是他師弟，後來又稱紅線姑娘是他師妹。

如今想來，敢情那晚自己在田承嗣府中，一連使用「乾坤一劍」，被黑衣崑崙瞧到，才認為自己是他師弟。那麼，教自己「乾坤一劍」的花白鬍子老人，準是崑崙老人無疑。

蘭兒看他一直低頭沉思，不言不語，心中忽生不安，她慢慢的把頭靠到他肩上，低聲問道：「嵐哥哥，你在想甚麼？是不是我說錯了話？」

江青嵐道：「沒有。」

蘭兒又道：「那你為甚麼不說話呢？」

江青嵐道：「我在想，我上一次碰到的那一個，可能就是崑崙老人。」

蘭兒奇道：「甚麼？嵐哥哥，你見到過他？啊，我以前聽爹說過，崑崙老人是近百年來，武林中第一奇人，你在甚麼地方見到過他的？」

江青嵐也並不隱瞞，把花白鬍子老人傳自己一招劍法，以及自己這招劍法，震退過獨角獸公孫無忌，一併告訴了她。

蘭兒聽得喜道：「啊，嵐哥哥，你連得崑崙老人和妙手空空老前輩兩位奇人青睞，福緣可眞大，難怪紅線姐姐要送你寶劍了。」

她還是念念不忘紅線姑娘送嵐哥哥七星劍這檔事。

一陣山風吹拂着她披散在肩上的秀髮，一股淡淡的幽香，似有若無，沁人欲醉。

江青嵐情不自禁的，用手替她整理着秀髮，一面笑道：「蘭兒，快晌午啦，你肚子餓不餓，馬上還有乾糧和臘肉，那是我在山洞內練功時，胡亂做的，恐怕不好吃。」

蘭兒笑道：「我一定愛吃。」

江青嵐從馬上取出乾糧和一大包臘味，兩個人就在大石上吃了起來。

蘭兒嬌臉上，不時泛起歡愉的笑容，敢情她從沒有過今天這樣快樂，吃得津津有味。忽然，她好像想起一件甚麼事來，嫣然一笑，問道：「嵐哥哥，你準備到那裡去呀？」

江青嵐微微的搖頭道：「沒一定，端午峭山之會，還早得很，我想不出到那裡去。」

蘭兒拍手道：「這才好啊！我因為找不到你，一個人沒有地方好玩，寂寞死了，才打算回家去看望爹娘，這裡離析城山不遠了，嵐哥哥，你到我家去玩幾天，讓我爹我娘瞧瞧你，然後咱們再一起下山，因為有你陪着我回去，爹娘就不會

罵我了，嵐哥哥，你說好不？」

她伸出手來，抓住他的手腕，輕輕的搖着，緊凝雙眸，臉上露出期待之色。

江青嵐瞧着她這副天眞無邪的神色，還是一個小孩模樣，心中那忍違拂？何況自己沒有一定的地方去。

析城山？以前好像聽展老夫子說過，可惜一時想不起來了。

蘭兒家學淵源，武功不弱，她爹娘自然是成名的前輩高人，自己有機會去登山拜謁也是好事，當下點頭道：「既然這裡離析城山不遠，自然應該上去拜見伯父母。」

蘭兒喜道：「嵐哥哥，你眞好，我想我爹娘也一定會喜歡你的。」

她突然覺得一陣羞澀，緩緩的低下頭去。

江青嵐微感心頭一凜，蘭兒忽地仰起頭來，又道：「嵐哥哥，那我們好走啦。」

她話聲才落，人早已一陣風似的，向林中奔去。

不多一會，手中牽着一匹馬出來，邊走邊道：「嵐哥哥，這匹馬還是你送給我的呢！要不然，我早已在半途上把牠丟了，眞煩死人。」

江青嵐也牽過馬匹，兩人上了馬，便由蘭兒走在前面領路，一路上，蘭兒不停的扭過頭來，咭咭呱呱的說這個，說那個，和嵐哥哥說個沒完。

走了半天光景，天色逐漸昏暗下來。

江青嵐初時以為蘭兒說離析城山已是不遠，至多也不過幾十里路，那知跑了半天，還不見到，不由問道：「蘭兒，析城山快到了沒有呀？我們已經走了不少路哩！」

蘭兒笑道：「還早呢，要明天才能趕到山下，啊！嵐哥哥，你累了，我們找一家獵戶人家，歇上一晚再走不遲。」

這就引着江青嵐到山脚邊一家獵戶家裡投宿。那獵戶和蘭兒好似素識，詞色之間，十分恭維，過了一會，端上一盤虎脯鹿腿等肉，和兩碗湯麵，兩人吃了，就各自安寢。

第二天清晨，蘭兒把馬匹寄在他們家裡，自己引着江青嵐，向山徑上走去。

路上，江青嵐問起昨晚投宿的那家獵戶。

蘭兒笑了笑道：「這附近一百里方圓，誰都認識我爹，我也時常來玩呢！」

兩人展開輕功，一路飛躍，直走到午牌過後，才到了一座巉岩陡削的山下。

蘭兒指着山上笑道：「到啦，到啦，這就是如意嶺，我們現在要上山了。」

江青嵐抬頭一瞧，這山高聳入雲，危岩壁立，雖然依稀認得出一條樵徑，但一望便能斷定，已經多年沒有樵夫行走，荆棘都長滿了。

岩石上的青苔，光溜溜的，可想像如果人的脚一踏在上面，必然會滑倒下來。

蘭兒看到了家，好像十分高興，當先躍起，一路足尖輕點，彎彎曲曲的往山上縱去。

江青嵐玄關已通，自然今非昔比，他不縱不躍，只是像平常走路一般，跟着蘭兒身後，輕飄飄的毫不費力。

約莫一盞熱茶光景，才走到半山中一處山坡裡，只見一所石屋，臨岩而築。

石屋的牆根和屋頂都佈滿了薜蘿，不走到近前，根本看不出這是一所房子，石屋周圍，有無數的參天古木，除了碧澗流泉，潺潺有聲之外，靜悄悄的幽靜已極。

到了這種清幽地方，不禁使人塵襟滌淨，心地頓覺通明。

江青嵐不由讚道：「好一個清靜所在，眞是別有天地，不是遁世高人，誰能享此清福？由這一點，就見伯父伯母不是尋常人了。」

蘭兒見他稱讚自己爹娘，又說這地方好，心中十分高興，笑道：「嵐哥哥，你既然喜歡這裡，就多住幾天好啦。」

說着，就穿林而入，向石屋走去，正待舉手敲門。

只聽得呀的一聲，門開了，走出一個六十來歲，滿頭白髮的老婆婆來。

一面說道：「蘭姑娘，你果然回來了，老遠就聽到你咭咭呱呱的說話聲音，一去就是這麼多天，眞把老婆子急煞。」

蘭兒急道：「我現在不是回來了嗎？石嬤，別說啦，還有客人呢！」

石嬤打量了江青嵐一眼，臉露驚喜的道：「啊，這位相公是誰？」

蘭兒接口道：「他……他是我的嵐哥哥。」

石嬤瞧瞧江青嵐，又瞧瞧蘭兒，好似會意似的笑了一笑，道：「啊！啊！相公，快請裡面坐！」

她兩手慌忙在衣襟上抹了一把，接着不迭地伸手肅客，形狀十分滑稽。

江青嵐進門之後，看這屋子，和尋常三開間的客堂房相似，祇是堂中並沒甚麼陳設，案櫈都很粗笨，勉強能坐人而已。

石嬤親手端了一把櫈子，讓江青嵐坐下。

蘭兒四下瞧了一瞧，問道：「石嬤，我爹、我娘呢？」

石嬤笑道：「你爹你娘還不是老樣子？整天的練功練功，這時在後面石室之中。」

她說到這裡，抬頭望了望天色，又道：「現在是未中，再過半個時辰就出來了，蘭姑娘，你爹要侯師哥找你去了，你們碰上了沒有？」

蘭兒搖頭道：「沒有啊，侯師哥幾時回來的？」

石嬤道：「他回來差不多快三個月了，說甚麼他師弟醉猴張老三，被崆峒派甚麼八臂劍客殺了，要你爹作主。後來又說甚麼今年端午，崤山一場大會，就是專爲八臂劍客而設。」

江青嵐聽得心頭一驚，暗想原來通臂猿侯長勝，上山請他師父來的。

蘭兒聞言，問道：「我爹答應了沒有？」

石嬤道：「因爲另外還有一個和尚同來，帶着崤山獨角獸的一封信，你爹礙着秦嶺面子，不好回絕，只說到時再看。」

江青嵐聽得稍稍放心，只見石嬤忽然好似想起一件甚麼事來，用手敲了幾下腦袋，笑道：「我眞老糊塗了，蘭相公……」

蘭兒白了她一眼，笑着問：「人家嵐哥哥姓江，你叫他甚麼？」

石嬤連忙啊了一聲，急急巴巴的道：「啊，江相公來了這麼一會，我還沒給他倒茶呢！」

說完，顚着屁股往裡面跑去。

蘭兒瞧着她背影，回頭向江青嵐嫣然笑道：「我從小就是石嬤領大的，她對我眞比自己親生女兒還好，不過就是嘮叨一點，她武功雖然及不上我爹娘，可也大呢。當年一柄短拐，力劈……」

「咳，蘭姑娘，你又在背後編排老身，別教江相公笑話。」

說着，石嬤已端了兩盅茶出來，放到几上，又笑孜孜的瞄了兩人幾眼，才轉身進去。

江青嵐被她笑得侷促不安，蘭兒粉臉上也紅馥馥的似羞實喜。

兩人沉默了一會，却聽一陣腳步聲響，從後堂轉出兩個人來。

男的年約五十五六，一張淡金色臉上，雙目深凹，三角眼中，閃鑠着淡金色的眸子，精光炯炯，鷹鈎鼻，尖下巴和疏朗朗的狠髭，生相奇突。

女的也五十左右，臉型瘦削，皮膚白晰，但已經刻劃了許多皺紋，中等身材，乾淨樸素，一望而知，是個十分精明的女人。

這一男一女，正是「銀拂金丸如意玉，量天寒尺毒冰輪」中的如意玉，析城雙兇天狠符奇立，天狐遲琇。

兩人本是同門師兄妹，後來結成夫妻，各使一柄白玉如意，武功別樹一幟，而且不論敵人多寡，他們都是夫妻搭檔，共同出手。你一個人，他們也是兩人同上，你來一百個人，他們也只夫妻兩個，而且出手狠毒，數十年來，從無敵手，平日爲人，也不辨是非，不分邪正，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以江湖上給他們安上了「析城雙兇」、天狠和天狐的外號。

他們數十年來，一直卜居析城山，很少在江湖走動，但提起天狠天狐來，却沒人不知道的。

蘭兒就是他們的獨生女兒，今年十七歲啦。

天狠、天狐差不多已把一身本領都傳給了她，因爲天狐只此一個女兒，所以非常溺愛。天狠身爲父親，有時也管不着她。

蘭兒自小嬌縱，小女孩貪玩成性。這回，她偷偷的跑下山去，幾個月不見爹娘了。

這時一見兩人現身，早已撲了過去，口中叫着：「爹！娘！」

天狠臉色微微一沉，道：「蘭兒，這幾個月，你跑到那裡去了？」

天狐一手把蘭兒攬入懷裡，一面叫道：「乖兒！」一面瞪了天狠一眼道：「蘭兒才回來，你又那麼兇，別再把她嚇跑了，女兒是我的，還不快去招呼客人？」

蘭兒回頭叫道：「嵐哥哥，這就是我爹娘。」

其實江青嵐見到兩人出來，早已站起身來，不用蘭兒說，也知道是她父母。

當下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伯父，伯母。」

天狠、天狐瞧着江青嵐玉樹臨風般一表人才，而且年紀輕輕，居然英華內歛，分明是武學已有相當根基之人，想必是那一門派的後起之秀，和自己女兒站在一起，眞是一對璧人，心中不禁暗喜，也就含笑回禮。

蘭兒望着兩人，又道：「爹、娘，他叫江青嵐，這一路是他陪我來的，還送了我一匹馬呢。」

天狠夫妻自然滿口稱謝。

一陣寒暄之後，天狠是個不善應酬的人，坐了一會，便獨自走出屋去，倒是天狐，一手拉着蘭兒，向江青嵐問長問短。從江青嵐的身世，一直問到練過何種武功。

江青嵐人本聰明，暗想方才聽石嬤口氣，侯長勝和一個和尚曾携了獨角獸公孫無忌的親筆函，前來邀請他們參加端午崤山之會。

那個和尚一定是花彌勒無疑，而且那晚府中捉到的兩名刺客之中，有一個叫醉猴張老三的，還是侯長勝的師弟，蘭兒父親的逐徒。

張老三夜闖節度使府，敢情已

被姨父按軍法梟首示衆，他們好像把這筆總帳都記到自己恩師八臂劍客頭上去了。雖然蘭兒的父母並沒答應赴會，但自己也不便說出恩師姓名。

是以天狐問他身世情形，他只說自己世居潞州，因父母早故，由姨母扶養長大，後來跟一位教書老夫子練了五年武功，約略說了一遍。

自然江青嵐說的也是實話，只聽得天狐頻頻點頭，並不懷疑。

蘭兒也把自己如何化裝了黑面少年，偷偷下山，如何中途遇雨，跌斷馬腿，如何和江青嵐訂交，蒙他贈馬分金，咭咭呱呱的說個沒停。但她並沒把那晚在田節度使府的事說出，顯然她也恐怕說出江青嵐的身份。

雖然醉猴張老三是父親當年逐出門牆的棄徒，但如果知道江青嵐是八臂劍客的門人，多少總會引起不愉快，所以也故意不說。其實她這時如果說了，天狐溺愛女兒，也就撇過，這一隱瞞，反而惹出事來，此是後話。

天狐聽完話後，心中對江青嵐更加有了幾分好感，因爲他接觸自己女兒之時，根本還不知道蘭兒是女的，足見他是誠樸君子。

但不知他武功如何？唉！跟一個教書先生練了五年，那裡練得出甚麼名堂來？

她眼看着自己女兒，對他十分關心，心中也暗暗打算，他既然父母早故，並無親人，就把他留在析城山。

憑自己夫妻兩人花上點精力，也不難造就他一身武功。

想到這裡，不由綻出一臉慈笑，望了蘭兒一眼，向江青嵐說道：「江公子遠來不易，不嫌簡慢，就多盤桓一個時期，咱們江湖上人，不拘俗禮，儘管和自己家裡一樣，喜歡練武，也好叫她爹指點指點。」

蘭兒喜道：「娘，那要你跟爹說咯。」

天狐笑道：「痴孩子，這個娘自然會和你爹說的。」

江青嵐倒不稀罕天狠教自己甚麼武功，只是覺得天狐愛屋及烏，慈愛可親，也連忙起身道謝。

這晚，江青嵐被安置在後進一間精舍之中，石嬤更是照顧他十分週到。

蘭兒差不多把平日自己用的東西全搬了來，像花蝴蝶似的，忙得不可開交，一會瞧瞧這，一會摸摸那，惟恐嵐哥哥不舒服，住不慣。

其實她是無事忙，臉上喜孜孜地，兀是穿進穿出。

江青嵐生長富貴之家，光是自己臥房中的佈置，比起這裡來，何止相去千百倍蓰？但天狐母女和石嬤三人，對自己照顧得無微不至，這份親切的溫情，乃是自己在府中，所無法獲得的。

這難道說，姨母對自己不好？不是，因爲富貴之家，使女傭人多了，一切都用不着自己動手，親情就會無形減少，所以天狐石嬤兩人對他噓寒問暖，關注起居，自然倍感親切。

一宵無話，第二天朝晨，江青嵐盥洗甫畢。

只聽蘭兒叫了聲：「嵐哥哥。」人已嬝嬝婷婷的跑了進來。

今天，她換了一身玫瑰紅的緊身窄襖，長長的秀髮上，也打了一個玫瑰紅的蝴蝶髻，越顯得紅若碧桃，婀娜多姿，不由看直了眼。

蘭兒嬌靨微紅，扭頭道：「我不來啦，你老是瞧着我幹麼？」

江青嵐道：「我瞧你這身衣服，顏色眞美。」

蘭兒嫣然笑道：「嵐哥哥，要是你喜歡啊！那我以後就多做幾件這種顏色的好了。」

她說來十分自然，也極爲柔婉，但江青嵐却聽得心頭一凜。

却見蘭兒又道：「嵐哥哥，我們快去吃早餐，等一會，我爹娘做完朝功，就要到練武場去呢！你也去瞧瞧。」說着，一手拉了江青嵐就走。

早餐之後，江青嵐和蘭兒回到房中，又坐了一會。

却見石嬤匆匆忙忙的跑了進來，向蘭兒道：「蘭姑娘，外面來了客人，你爹娘要你出去見見。」

蘭兒訝異的道：「來了甚麼客人？」

石嬤道：「我也不大淸楚，是你娘打發我來叫你的。」

蘭兒噘起小嘴，回頭笑道：「嵐哥哥你坐一會，我去瞧瞧就來。」說着，就向前面客堂中跑去。

剛走到屏風後面，只聽自己父親呵呵笑道：「祁兄也太客氣了，王屋散人，久著武林，我請還怕請不到呢！肯惠然光臨，愚夫婦正是求之不得。來，來，山居簡陋，祁兄快請坐下，這位令高弟也請坐了好說。」

另一個聲音洪亮的，却連聲：「不敢。」

蘭兒不由聽得一怔，來的是王屋散人祁天行。

啊，不好，前天嵐哥哥在他徒兒手上，削斷了他成名兵器毒冰輪上的兩枚倒鈎，自己亮出析城山牌子，不想今天果然興師問罪來了。

事到如今，自己只好硬着頭皮出去，反正有爹有娘作主，我怕他幹麼？何況那天又是他徒兒不對。

哼，他還有臉到析城山來問罪

呢！

小姑娘想到這裡，膽氣一壯，就昂然走了進去。

只見客堂上首，果然踞坐着一個面相清奇，身穿青袍的老頭。他身後還站着一個青年，那不是油頭粉臉的辣手郎君溫璜是誰？

一雙賊禿禿的鬼眼，發現了自己，就直勾勾的緊盯着不放。

天狼符奇立瞧見女兒出來，連忙用手指着王屋散人笑道：「蘭兒，快去見過祁伯伯，溫世兄。」

蘭兒板着面孔，生硬的叫了一聲：「祁伯伯。」

睬也不睬溫璜，就往天狼天狐身後走去。

王屋散人祁天行回頭問道：「徒兒，是不是她？」

辣手郎君溫璜點了點頭道：「還有一個男的。」

天狐瞧着女兒和王屋散人師徒的神情，不由暗暗納罕。

天狼還當自己女兒嬌縱慣了，不愛理人，不由皺了皺眉，笑道：「小女平日裡被她媽縱壞了，不諳禮數，還教祁兄笑話！」

王屋散人却連連點頭，嘿然笑道：「很好，很好，令嬡有符老哥符大嫂兩位調教，自然高明之極。」

天狼不明就裡，那會聽出他言外之意，連忙極口遜謝。

天狐到底是女人，比較細心，發現他似乎話中有話，其中一定有甚麼事故？

這就接口說道：「祁大哥和咱們隔山而居，數十年未嘗下山，毗鄰若天涯，這次賢師徒惠然光臨，想必有甚見教？」

王屋散人祁天行眼溜溜瞧了天狼夫妻一眼，突然精光暴射，呵呵大笑，洪聲道：「大嫂問得不錯，無事不登三寶殿，要是沒有重大之事，也眞不敢驚擾兩位。」

他一頓之後，又向四外瞧了瞧，問道：「符兄還有一位令高徒，何不也請出一見？」

天狼聽得微微一怔，暗想：難道侯長勝在甚麼地方，開罪了這個老怪物？

口中却笑道：「小徒有事下山去了，尚未回轉。」

王屋散人嘿嘿地冷笑了兩聲道：「如此說來，那符兄是有意包庇的了？」

天狼符奇立平日性烈如火，這時經他沒頭沒腦一說，不由倏然變色，猛的站起身來，大聲說道：「祁兄，咱們數十年交情，你上來不把事情說明，便說兄弟包庇門人，天下那有如此說法？」

王屋散人一見天狼起立，也虎的站起來。

客堂中氣氛立時變得緊張。

天狐一見兩人全都站起，也連忙跟着站起，向中間一攔，說道：「祁大哥到底爲了何事？總該說個清楚。」

王屋散人臉色鐵青，冷冷的道：「大嫂子是眞的不知道，還是故意折辱我祁某？」

天狼天狐一聽此言，更是一頭霧水，齊聲說道：「愚夫婦確實不知，小徒如何冒犯了祁兄，如蒙不棄，就請直說。」

王屋散人瞧他們這般光景，知道的確不知情，不由怒氣稍平，用手指着蘭兒道：「符兄請問問令嬡便知端倪。」

天狼天狐同時回過頭去，望了蘭兒一眼。

天狼喝道：「蘭兒，你侯師哥如何得罪了祁伯伯？快說！」

蘭兒橫了辣手郎君溫璜一眼，道：「他徒弟生着嘴巴，不會說？」

天狼厲聲喝道：「快說！」

蘭兒被他大聲一喝，受了委屈，不由眼圈一紅。

天狐連忙攔道：「你不准嚇唬她！」一面回頭溫言的道：「乖兒，你只管說出來，娘替你作主。」

蘭兒平日裡嬌縱慣了，那裡受過半句疾言厲色？今天湊巧天狼被王屋散人師徒尋上門來，聽口氣竟是侯長勝招來的麻煩。

而且蘭兒也知道這回事，那回山之後，爲何不早些告訴自己？心中有氣，所以才大聲喝了一句。

蘭兒當着外人，原來已是盈盈欲涕，這時給娘一撐腰，不由「哇」的一聲，撲入天狐懷中，指着溫璜道：「這個壞人欺侮我。」

天狼爲着顧全王屋散人面子，斥道：「蘭兒，你不准胡說八道，好端端的他怎會欺侮你？」

蘭兒雖然鑽在她娘懷裡，耳朵可聽得清楚。

聞言驀的抬起頭來道：「爹，你不信，我來問他好了，其實那不是侯師哥，是嵐哥哥。」

天狐輕輕的「哦」了一聲。

蘭兒掉轉頭向溫璜道：「你先罰個誓，如果回答我的話中，有半句謊言，將來就死在你自己手上的毒冰輪之下。」

她此言一出，聽得王屋散人師徒臉色大變。

原來王屋散人這柄青玉輪，乃是仿照五行輪等兵器改良而成，輪上還安了三十六枚倒鈎，專鎖敵人兵器。

他意猶未足，又花了十多年工夫，從深山大澤，採集了數十種劇毒之物，淬煉倒鈎之上。

任何兵器，只要碰上毒輪，奇毒之氣就會循着兵刃傳入對方，手臂立呈麻木，失去抵抗之力，被當場擊斃，即使僥倖逃出性命，那毒

氣也逐漸由手臂攻入心臟，十二個時辰，毒發身死，端的厲害無比。

更因有數十種奇毒，配在一起，其性各異，其毒愈烈，除了間接所傷，尚有解藥可解之外，如果直接被毒冰輪擊中，轉眼立斃，就算王屋散人自己，也無藥可救。

蘭兒因見辣手郎君溫璜手上捧着毒冰輪，所以順口說了一句。

那知恰巧說到王屋散人師徒心中最犯忌的事上去。

溫璜瞧着蘭兒滿臉嬌嗔的向自己說話，心中一喜，忙道：「我師父和符老前輩都在這裡，我焉敢打誑？」

蘭兒應了聲：「好。」

便向天狼、天狐道：「嵐哥哥送了我黃金馬匹，別過之後，我惦念着爹娘，就趕了回來。」

天狐摟着女兒，點頭道：「乖兒，你說下去。」

蘭兒掉頭望着溫璜道：「我在前山樹林下休息，一個人在唱着山歌，你來偷聽是不是？」

溫璜點了點頭。

蘭兒又道：「後來你就說着不三不四的話，欺負我，是不是？」

溫璜待要分辯，說自己只說她的歌聲好聽，就被她打了一個耳括子。但他只說出：「我只說姑……」

蘭兒攔着道：「我還沒說完，不准你說咯！我說得對，你點點頭，我說得不對，你搖頭就是。後來我沒有理你，返身走了，你一直跟在後面，我說你再跟，我要打你耳光。你一生氣，就撤出毒冰輪朝我砸來，是也不是？」

這話可聽得溫璜大急，當時她一連打了自己兩次耳光，才惹自己動怒，而且當時自己毒冰輪也不過是個虛招，主要還是想把她擒住，是以聽她一說，方想答辯。

只見蘭兒不待他說話，又急急的問道：「你當時是不是撤出毒冰輪，向我迎面洒來？難道我說得不對？你說呀！你怎不點頭？」

溫璜受不了蘭兒嬌嗔作態，似怒還笑的眉目挑逗，他傻了，兩眼發直，不由自主的又點了點頭。

蘭兒賴在天狐懷裡，嚷道：「爹，娘，你瞧，他不是全承認了，仗着毒冰輪欺負我。」

天狼聽女兒說一句，溫璜點一點頭，分明是這小子欺負自己女兒，還仗着毒冰輪驟下毒手，王屋散人不明是非，居然率領徒兒到析城山上門問罪。心中一怒，不由嘿嘿地冷笑了兩聲。

天狐道：「讓蘭兒說完了再說。蘭兒，後來呢？」

蘭兒聽得心中暗喜，又道：「他才使出毒冰輪向女兒砸來，恰好嵐哥哥趕到，攔在前面和他動起手來，後來削斷了他毒冰輪上兩枚倒鈎。」

天狐望着王屋散人冷冷的道：「原來祁大哥教出來的好徒弟，欺負了蘭兒不夠，你還幫着他趕上析城山來，欺負咱們老夫妻？」

王屋散人見蘭兒所說和徒兒跟自己說的大有出入，但他却頻頻點頭，一句也不辯白，心中已然有氣，不由惡狠狠的瞪了溫璜一眼，怒聲喝道：「她說得對不對？」

當然王屋散人的語氣是要溫璜趁機辯正，那知溫璜被師父厲聲一喝，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那裡還說得出話來？

蘭兒氣憤的叫道：「方才我問你的，你都承認了，爲甚麼不向你師父點頭？」

溫璜其實是嚇昏了頭，給蘭兒一嚷，果然又直着脖子點了點頭。

這可把王屋散人氣得滿面通紅，霍然轉身，一掌對準溫璜劈去。他雖然只是凌空虛斫，但勁氣怒嘯，辣手郎君慘哼半聲，手撫右臂，痛得身軀亂顫。

王屋散人一掌斫折了徒兒右臂，回頭向天狼夫妻說道：「孽徒冒犯令嬡，兄弟已斷臂示懲，小姑娘總該無話可說了罷？」

天狐夫妻不防王屋散人對他自己徒兒會驟然下手，劈斷右臂，這時瞧着痛得直冒汗珠的溫璜，心中怒氣不由消了大半。

天狼符奇立從懷中掏出一個磁瓶，傾了一顆其色如墨的藥丸，凌空拋與王屋散人道：「這檔事，令高徒雖有不是之處，但事已過去，不提也罷！這是兄弟秘製的『續斷丹』，對接骨生肌，特具靈效，祁兄快替令徒接上骨罷！」

王屋散人看了手中接得的「續斷丹」一眼，竟又把他擲還給天狼道：「符兄的『續斷靈丹』，在武林之中，固然無出其右，但孽徒不肖，斷肘罪有應得，兄弟自問還有法接攏，盛意心領。」

說着，也從懷中掏出一個磁瓶，傾出藥末，讓溫璜服下，一面又道：「小徒既蒙符兄見有，咱們揭過不提，不過兄弟還有一事請教。」

天狼道：「請說。」

王屋散人道：「那削斷兄弟毒冰輪上兩枚倒鈎的小子，既非符兄高足，不知又是何人門下？」

蘭兒接口道：「哼，還說揭過不提，怎的又問起嵐哥哥來？」

王屋散人沒理會，只是向天狼道：「這小子仗着手上利器，損壞兄弟兵刃，兄弟焉能輕易放過？還望符兄賜告，兄弟立即告辭。」

天狼冷冷的道：「不瞞祁兄說，這位江相公目前正在析城山作客。」

王屋散人突然臉皮一寬，笑道

：「如此說來，倒眞是巧極！咱們數十年交情，兄弟想請求符兄，把這小子交給兄弟，不知可否答應？」

蘭兒聽得心中大急，她怕自己爹不願開罪王屋散人，遽爾答應，方想開口。

天狐是知女莫若母，暗中拉了她女兒一下，攔着答道：「祁大哥倒說得簡單，別說江相公得罪祁大哥，是爲了救護咱們女兒，就是沒有此事，他身在析城，便是符家佳賓，也不能讓祁大哥隨便帶走。」

王屋散人明知江青嵐和析城多少有點牽連，天狼夫妻未必便肯答應，可是却料不到天狐口氣會如此堅決，又回答得恁地快法，因此不由聽得一怔。

天狼見妻子這般說法，也接口道：「祁兄，拙荊所說，也是實情，總之此事既由小女而起，方才祁兄也答應大家揭過不提，這樣自然最好，否則，也請衝着愚夫婦面上，暫且放開如何？」

王屋散人霍地跳起，冷嘿着道：「如果那姓江的小子削斷你們的玉如意，兩位又待怎樣？此事恕兄弟難以應命。」

他說到這裡，回頭朝溫璜問道：「徒兒，你告訴兩位老前輩，咱未來之前，是怎麼說的？」

符奇立夫婦不知他在未來之前和他徒兒曾說過甚麼，是以目光都向溫璜瞧去，只見他朗聲說道：「師父說過，有人損毀毒冰輪，就是等於折辱我祁某，無論如何，非要找到那姓江的小子，把他廢了不可。如果有人和咱們爲難，就是咱們的敵人，師父，我說得可對？」

王屋散人連連點頭道：「對，對！」

一面向天狼、天狐道：「符兄，雖然兩位和祁某已有數十年交情，但這件事，兄弟斷難放手。這樣罷！咱們還是手底下見個公道，就用姓江的作賭注，要是兄弟輸了，自無話說，如果兩位肯讓兄弟一招半式呢，你們也得放手。」

天狼冷笑道：「這樣最好不過，祁兄請！」

王屋散人見符奇立夫妻已經答應，便當先走出石屋，向半山上的空地一指道：「咱們到那邊去罷，地方平坦一點，夠兩位聯手合擊。」

天狐冷笑道：「祁大哥早知咱們夫妻向來都是兩人一起出手的，早就該約個幫手同來，免得吃虧。」

蘭兒巴不得爹娘早些把這老頭打跑，她偏着頭問道：「娘，要不要拿玉如意來？」

天狐搖了搖頭，就跟天狼站在一起。

王屋散人瞧了兩人一眼，道：「咱們用兵器，還是用掌？」

天狼道：「祁兄是客，愚夫婦主隨客便。」

王屋散人道：「好，那麼兄弟就在掌上領教兩位高招。」

天狼點頭道：「祁兄請罷！」

說着左脚微退半步，雙掌抱胸，凝神待敵。

王屋散人瞧得暗暗點頭，對方身手比從前果然大有精進。

再瞧天狐，這時已躍開了七八尺去，跟她丈夫一樣。

兩人一左一右，凝神而立，夫妻同用一式。

王屋散人喝道：「如此，兄弟有僭！」

話聲一落，身形如電疾射，向符奇立夫妻對立的空間之中欺了過去，雙掌一分，呼的一聲，左擊天狼，右擊天狐。

一招兩式，居然同時分擊兩個敵人。

他數十年修爲，掌勢一出，兩股強猛無比的潛力已像潮水般湧出。

符奇立夫妻早已潛運功力，蓄勢以待。一覺風聲，不待王屋散人招式用實，立即雙雙旋身，右掌跟着拍出。

那知兩人剛剛發招，王屋散人擊出的雙掌忽地一收，足尖點處，人從兩人之間迅疾後退，又落到原來站立的地方去了。

原來他方才一招兩式，竟然是個虛招。

符奇立夫妻對面發掌，王屋散人這一退，一招打空，變成了夫妻相對。兩人心知上當，要想收招，已是不及。兩股勁風撞在一起，「蓬」然一聲，直震得山谷齊應，回響不絕，兩人各自後退了半步。

王屋散人大聲讚道：「賢夫婦掌力沉雄，確實不凡！」

天狼符奇立一掌打空，上了對方一個大當，已是羞慚無地，再受王屋散人這麼一說，眞比挨罵還難受，心中大怒，猛喝：「祁兄再接兄弟這一招！」

人隨聲起，只見一條黑影像一條直線般飛來。

掌分上下，勁風颯然，一抓肩窩，一取心腹，兇猛凌厲，銳不可當。

天狐遲琇一見丈夫急起直撲，那還怠慢，身形橫跨，一掌也向王屋散人身後劈去。

兩人這一動作，勢如閃電，配合得當。

王屋散人腹背受敵，如果他硬接天狼的這招「上下交征」，斷難逃過天狐的「鴉背斜陽」。

當然，他們夫妻倆一向是聯手合擊的，出招攻敵，不是一前一後

，便是一左一右，所取部位，又都是對方必救之穴，使人無法兼顧，也無法封架。多少武林高手，就傷在他們聯手合擊之下，否則也不會叫他們「析城雙兇」了。

但王屋散人是何許人？功力精深，經驗老到，當然不肯和符奇立硬拚，左足一甩，身形斜轉，左手右封，右手後掉，前門拒狼後門拒狐，招式未接，身子又倏地後退出去了四五步。

要知這三個都是曠世高手，大家住得又近，彼此都深知對方功夫，是以誰都不敢冒險急攻，三個人虛虛實實，攻守兼用，打得十分小心。

經過幾度攻撲，雙方都知道對方功力大非昔比，更是各懷戒懼，暗暗心驚。

這一場搏鬥可說十分慘烈，雙方都是出手如電，掄掌如飛，進退撲擊，力渾勢猛，二丈方圓，只覺潛力四溢，掌風呼呼，轉眼工夫，已打了一二百招。

但還是和開始時一樣，攻拒之間，誰都沒有佔到半點便宜。

這三人中間，論功力，天狐遲琇比兩人要稍遜半籌，時間一長，漸漸有點不耐，連發幾招，又全被對方躲開。

如非自己變招快速，還幾乎傷了丈夫，心頭更覺有氣。

口中冷哼一聲，雙掌驟緊，對着王屋散人潑風般攻去。

王屋散人面對兩個強敵，那肯硬接硬碰？

他以守爲攻，盡量保存自己的氣力，非到萬不得已，不和兩人接實。

這樣又打過了二百多招，激得天狐怒吼連聲，幾乎被他氣死，掌上的力道，也運足十成，每一出手，都是勁風橫掃，足以裂石開山。

須知這種打法，最耗眞力，二三百招之後，天狐已經覺得有點氣喘了。

但她享譽數十年，這口氣如何嚥得下，是以依然雙掌連綿，全力攻出。

這可正是王屋散人求之不得的事，敵我三人，功力全在伯仲之間，自己以一敵二，雖然不至落敗，但要想佔得上風，又談何容易？

天狐首先沉不住氣，像這樣形似拚命的打法，消耗眞氣，時間稍長，一定會比自己兩人先支持不住，對方兩人只要退下一個，自己以一對一，就不怕了。

想到這裡，就越發不肯和她對招，只是趨避遊走。

猛聽天狼狼嗥似的長笑了一聲，喊道：「蘭兒的媽，這回該輪到我了罷！」

呼呼兩掌，對着王屋散人直劈而出。

天狐自然聽得出丈夫的意思，要自己保持實力，讓他去攻。心雖有氣，也只好勉强忍住，依言轉攻爲守。

天狼符奇立却早已目射精光，繼妻子之後，雙掌如輪，奮起全力，猛攻而出。

這回比起適才天狐的攻勢更爲猛烈。

天狐雖然攻勢稍懈，可沒有退下，她還是配合着丈夫的攻勢，乘隙進招。

這一來，幾乎逼得王屋散人措手不及，自己方才想得好好的，先盡量消耗天狐眞力的計劃，至此已完全失望。不但如此，自己還中了天狼夫婦的狡計。不是嗎？他們一個採取攻勢，一個就配合着採取守勢。

這回守的改守爲攻，攻的就立時改攻爲守，這是他們聯手合擊的車輪戰法，是在消耗自己的內力。

王屋散人想到這裡，心中也着實吃驚。

這一對老怪物，眞不愧一狼一狐，像這樣你攻我守，你守我攻的打下去，時間一長，誰能支持得住？

難怪江湖上多少人都敗在他們手下，方才如果不是天狼開口，自己還沾沾自喜，以爲消耗了天狐的體力呢！

「哈哈，賢夫婦這手車輪戰法，眞夠高明！」王屋散人剛稱讚了一句。

天狼符奇立接口道：「祁兄也高明之至！」

天狐遲琇却閃到王屋散人身後，嘿然冷笑道：「你現在才知道？好，接我一招！」

他們三個人一面動手，一面講話。

蘭兒這時站在鬥場邊上，早已看得怵目驚心。

雖然他們說的話清晰傳入耳中，但三條人影兔起鶻落，那裡分得清楚？

她最近偷偷下山，在靈岩古刹曾和花彌勒動過手，雖然自己功力比不上人，但也相差無幾。在輕功上，自己却勝得過那些江湖上成名已久的人物。

可是此時竟然瞧得眼花撩亂，連三個人的身形都瞧得不大清楚。是以她睜着一雙大眼睛，連霎也不霎，心中想着嵐哥哥，他那天和辣手郎君溫璜交手，武功比以前高了不知多少。

這時可惜沒有出來，否則他一定可以瞧得清楚。

不，他如果瞧到這場曠世無匹的三個高手動手過招，一定可以得益不少。

（未完・八）

上文提要：龍翔等三人追踪白骨令主，險遭暗算，幸得斷腸夫人與天殘老人暗中保護，才安然離開臥龍崗。斷腸夫人告知龍翔，雷氏兄妹即雌雄雙使，但不必急於揭其眞相，欲徹底揭曉白骨令主之丈夫是誰，需先利用雷氏兄妹傳播假消息，斷腸夫人再暗中返臥龍崗追查。三小回到住處，驚聞頭號人物鳳城主鳳嘯天失踪並屍橫絕命谷……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可　飛・圖

龍的傳人

天嘯鳳魁罪揭曉　鳳女重逢親生娘

斷腸夫人道：「她是鳳嘯天的女兒，沒錯，死者却並非鳳嘯天本人。」

鳳凰大驚失色的道：「夫人，這種玩笑可開不得，不能隨便亂說。」

「本夫人句句實言。」

「死者眞的不是家父？」

「不信妳可以檢查。」

「檢查甚麼？」

「檢查他的右腳。」

「右腳怎樣？」

「妳是他女兒，應該聽得懂。」

這話彷若醍醐灌頂，鳳姑娘猛然省悟過來，道：「我明白了，家父的右腳從小只有四趾。」

脫下死者的鞋子，大家有目共睹，死者的右腳五趾俱全，一個不少，果非鳳嘯天本人。

三小臉色大變，鳳凰更驚更駭，一個頭變得有八個大，惶聲道：「這是怎麼回事？死者是誰？兇手何人？我爹又在那裡？爲甚麼會這樣？」

斷腸夫人道：「最好去問妳娘，鳳女俠是唯一有資格回答這些問題的人。」

「可是，晚輩迄未與家母見面。」

「武林一枝花鳳仙女俠已決定與你相會。」

「時間決定了嗎？」

「後天晚上，月出之時。」

「地點？」

「就在龍少俠住宿之處吧。」

鳳大小姐瞄了阿翔一眼，道：「會選在龍哥住處？」

「妳娘認爲那裡比較安全。」

「意思也就是要龍哥也參加？」

「是的，鳳女俠對龍城一向信賴。」

「家兄要去嗎？」

「暫時不要。」

「奇怪，我們乃同胞兄妹，一母所生，這……」

「這是妳母鳳女俠的意思。」

「原因何在？」

「她沒有說。」

「那麼，關於家父未死，有人頂替的事要不要告訴家兄？」

斷腸夫人想了想，道：「不可以，絕對不可以，除你們四人之外不得告訴任何人，就當死去的人是鳳嘯天，一切收殮、安葬、祭拜之事照常，該哭的時候就哭，該流淚的時候就流淚，千萬不可露出馬腳，壞了鳳女俠的大事！」

＊　＊　＊

鳳凰有理由相信，斷腸夫人來頭不小，是以對她臨走時的交代絲毫也不敢打折扣，仍按照原來的計劃，將這個不知其爲何許人的假鳳嘯天，隆重而又哀榮的安葬在小土丘上。

添完了最後一鏟土，燒完了最後一張紙，行禮完畢後大家隨即分手。

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回到農莊，又有狀況發生，大家都病了——拉肚子。

其實這事昨夜就發生了，只是人數並不多，情況也並不嚴重，僅有少數幾個人肚子不舒服，半夜起來拉肚子。

然而，到了今天下午，便如野火般地蔓延開來，人數越拉越多，情況也越拉越嚴重。

人人都在拉肚子。

個個都在跑一號。

包括阿翔、莫愁、小丁在內。

也包括農莊的男女老幼在內。

這一來問題就大了，不是個別事件，亦非偶然發生。

病從口入，這個道理人人懂得，先從飲食方面追查病源。

吃的方面大家的食物不盡相同，不可能同時發病。

如說水土不服，也不能成立，因爲當地的百姓同樣照拉不誤。

最後大家一致認爲，毛病出在飲水上。

經過打聽，方知村民飲用之水全部取自一條小溪流。

而這條小溪流源頭則在卧龍崗。

事情已經挑明了，是白雲飄在水中下了毒。

提到毒，阿翔立刻想到寒蟾，馬上與莫愁、小丁跑到城隍廟去，找到胡百威，一開口就說：「想向城主借一樣東西。」

神州一霸沒來得及開口，被胡小狂搶了先：「只要不借我老婆，其他可以商量。」

胡小蘭亦道：「老婆早已換了，恐怕少城主沒有多少寶貝可資交換。」

小丁不悅道：「閉上你們的嘴，我家少城主和胡城主說話，少來瞎攪和。」

胡百威面無表情的道：「少城主欲借何物？」

龍傳人直言道：「想借寒蟾一用。」

胡小狂的話冷而硬：「不借！」

小蘭的語氣與兄大不相同：「除非……除非……」

她本想說：「除非你娶我爲妻」，但她一個女孩子家却羞於啓齒，只好嚥回去。

胡城主的語氣則相當平和，道：「不是不借，而是根本於事無補，少城主欲借寒蟾想必是爲了醫治拉肚子這個怪病吧！」

莫愁正容道：「不錯，晚輩三人正是爲此而來，寒蟾可醫百病，相信定有解毒止瀉之功。」

胡百威道：「寒蟾神效，確有解毒止瀉之功，但此時此地却派不上大用場。」

龍傳人道：「城主此話怎講？」

神州一霸慢條斯理的道：「將寒蟾含在口裡，確可解毒止瀉，但取出之後便告失效，除非從此不吃不喝，而且……」

「而且怎樣？」

「人數這麼多，寒蟾只有一粒，實在無補於事，本城的人同樣大瀉不止。」

莫愁道：「再找一處水源，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胡小狂譏諷道：「妳想得倒美，我們已經打聽過了，小溪是唯一的水源。」

小丁靈機一動，道：「咱們挖一口井如何？」

胡小蘭嗤之以鼻：「哼，沒水準，你忘了古人的一句話：勿臨渴掘井，可能等不到水井完成咱們都拉到姥姥家去了。」

阿翔忽然想到一個絕妙良策，道：「將寒蟾放在溪水中，我想便可徹底解決這個難題。」

胡百威不以爲然：「溪水太多，一顆小小的寒蟾不可能發生大作用，況且三寶彌足珍貴，本城主可不願引起女魔乃至天下英雄的覬覦，成爲衆矢之的。」

這話言之成理，龍傳人不敢强人所難，退而求其次的道：「依城主之見該當如何？」

神州一霸胡百威一本正經的道：「想要治本必須另覓水源，或在水中投下大量解毒藥，服藥則可治標，以免病情加重，虛脫而亡！」

一語提醒夢中人，張五彪乃名醫莊主，開了兩張藥方，立又馬不停蹄的來到唯一的一家藥舖。

村子小，藥舖也不大，櫃上只有一個身穿藍衫的中年人，正在爲村民抓藥，小丁一進門就嚷嚷道：「喂，掌櫃的，這裡的人都在拉肚子，你知道嗎？」

藍衫中年抓好了藥，將村民打發走後才說：「知道當然知道，今天一大早生意就特別好，剛才這位鄉親就是來買止瀉藥的。」

阿翔上前一步，道：「貴寶號可有解毒藥？」

藍衫中年大搖其頭道：「小號只有止瀉藥，沒有解毒藥。」

龍傳人無奈，只好留下解毒藥方，將止瀉藥方交給他，道：「就照這樣抓吧。」

藍衫中年定目一看，大加讚賞道：「高，高，這位處方的郞中很高明。」

小丁道：「名醫開的，當然高明。」

莫愁道：「有藥嗎？」

藍衫中年道：「有。」

阿翔道：「全不全？」

「全！」

「那就照方抓吧。」

「抓幾帖？」

「三百帖。」

「這麼多？」

「我們人多，三百帖還不一定夠用。」

藥舖開張以來，可能從來也沒有做過這麼大的買賣，藍衫中年樂得連嘴都合不攏來，笑呵呵的道：「可否請先付帳？」

莫愁道：「多少？」

藍衫中年伸出來三個手指頭，道：「三萬兩銀子。」

小丁聞言跳了起來，道：「你再說一遍。」

藍衫中年斷然道：「白銀三萬兩！」

啪！小丁猛一拍桌，大聲喝斥道：「豈有此理，這藥方裡面並無百年雪蓮，千年何首烏，萬年人參王，只是幾味止瀉藥，剛才那位仁兄你只收了他幾個銅板，爲甚麼一帖要算我們百兩白銀，這簡直是敲竹槓嘛！」

藍衫中年道：「那位是本地鄉親，你們是外來客，所以價不同。」

龍傳人怒不可當的道：「生意人講究的是童叟無欺，外來客也不能敲竹槓呀。」

「價格是我們東家訂的，區區也沒辦法。」

「噢，你後面還有東家？」

「是的，區區只是一名夥計。」

「你東家是誰？」

有一個粗獷的聲音接口道：「是我！」

應聲從後面大搖大擺的走出來一個人。

小丁一見是庥八，不由臉色大變，道：「怎麼會是你？」

庥八搬來一張椅子坐下來，氣定神閑的道：「這家藥舖本來就是庥大爺開的，何必大驚小怪。」

阿翔道：「庥八，你不是打獵的嗎，怎麼又開起藥舖來了？」

庥八哈哈一笑，道：「打獵是庥大爺的職業，開藥舖是副業。」

莫愁咬着銀牙道：「不管是正業或副業，做生意就得講究商譽商德，貨眞價實，公平合理最重要，不能一意孤行。」

庥八報以一聲冷哼，端坐如故，連正眼都沒瞧她一下。

阿翔道：「庥八，說，一帖藥你到底打算賣多少錢？」

「白銀百兩。」

「太貴，太離譜了。」

「不貴，不離譜！」

「也太過分了，君子愛財，取之以道，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你要這麼多錢財幹甚麼？」

庥八理直氣壯的道：「庥大爺生平無所好，最好女色，討了三十個老婆，婢僕無數，開銷大得很，自然要廣闢財源。」

小丁的鼻子都氣歪了，咆哮道：「你娘，養小老婆想發財也不能亂來呀，幾個銅板的東西再怎麼狠心狗肺卑鄙無耻，也不能暴漲到白銀百兩，這簡直是敲詐、勒索，比江洋大盜還狠毒。」

笑罵由你笑罵，庥八依然如故，從容不迫的道：「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嫌貴可以不買，庥大爺不會强賣。」

莫愁望了阿翔一眼，道：「白雲飄在水中下毒，庥八在此賣藥，會不會是狠狽爲奸，彼此勾結，故意跟天下英雄過不去？」

庥八的面部表情有了變化，顯得很生氣，道：「要買就買，不買拉倒，休將老夫扯進狗皮倒灶烏煙瘴氣的江湖紛爭裡去，庥八爺與臥龍崗上的人八竿子也打不着，別混爲一談。」

小丁詰問道：「笑話，既非女魔同黨，你怎會選中這個鬼地方落地生根？」

庥八答得妙：「老子高興！」

「媽的，你高興敲竹槓，我們可不願意被勒索，非減價不可。」

「這是不可能的事，不二價！」

「非要每帖百兩不可？」

「不錯，每帖百兩，嫌貴可以不買。」

庥八態度强硬，擺出了高姿態，話出口後，人也跟着站起來，準備離去，表現出一副沒有絲毫妥協餘地的神態。

明擺着是敲竹槓，三小乃俠義中人，却不能硬搶，偏偏此地只有這一家藥舖，別無分號，到別處去買，時間上又不許可，思忖再三，在有病不能不治，藥不能不買的情形下，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花了一萬兩銀子，買了一百帖止瀉藥。

臨走前，小丁丟下了一句狠話：「大庥子，咱們醜話說在前面，這藥如果無效，或是動了手腳，小心砸你的藥舖，燒你的房子，要你的老命，把你的小老婆一個一個的全部賣到花街柳巷去！」

* * *

一百帖藥阿翔、莫愁、小丁如何能用得了，原打算買三百帖是準備分給各門各派的，如今因爲庥八惡性勒索，又恐其中有詐，故而數量減少，仍照原計劃分配給大家試用。

價格雖昂，藥材却不假，試用結果的確有效。

然而，毒源未斷，又不能不喝水，沒多久便舊疾復發，照瀉不誤。

銀子算是白花了，白白的便宜了庥八。

阿翔痛定思痛，決定不再花這種寃枉錢。

情況也因而更普遍，更沉重，有的人已經倒在床上爬不起來了。

三獅、五彪、七猴、八燕與阿翔斷然決定，由張五彪帶領幾名年輕力壯的高手，下山去買解毒藥，却不料通路已被白骨門封鎖，羣豪變成了甕中之鱉，根本出不去。

* * *

在人心惶惶，情勢危急中渡過了二日一夜，終於挨到了與鳳嘯天之妻，鳳凰之母，素有武林第一美女之稱的武林一枝花鳳仙見面的時候。

鳳大小姐老早就來了。

天已大黑，四個人齊集在院子裡，翹首東望，靜待月姐露臉，鳳仙現身。

好準時，月姐甫自東方露出來半張臉，斷腸夫人便如一縷輕烟似越牆而至。

鳳凰朝她身後一望，道：「我娘沒來？」

斷腸夫人道：「已經來了。」

「在那兒？」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哦，原來……」

斷腸夫人沒讓她說下去，拉着鳳凰走進屋裡去。

三小緊隨在後，拉下窗帘，掩好房門，點上燈。

夫人主動取下面紗，露出一張姣好、清麗、大方而又充滿高貴氣質的臉，果然正是鳳凰朝思暮想，日夜企盼的親娘。

「娘！娘！娘！」

「孩子，我可憐的孩子！」

多少離情、多少思念，一肚子的委屈全部化作了熱淚，母女倆馬上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流淚眼對流淚眼。

斷腸人對斷腸人。

久久，久久之後，母女二人的情緒才漸漸平靜下來，大家相繼落座。

鳳凰就坐在母親一旁，一隻手摟着鳳仙花的腰，頭依在胸前，彷若依人小鳥般，抬頭望着親娘道：「娘，當時的事，我記得很清楚，眞的已經死了，後來怎會還魂復活？」

斷腸夫人鳳仙做了一個深呼吸，藉以緩和一下激動的心緒，道：「是的，表面上看來娘當時確已死亡，但不是眞死，而是自行閉氣假死。」

「娘爲何要裝死？」

「因爲那天晚上發現有人在爲娘飲用的茶水中下了毒。」

「娘喝了嗎？」

「沒喝，倒掉了。」

「既然未喝，何必要裝死？」

「裝死的目的是想看一看下毒的人到底想幹甚麼。」

「娘快說下毒的人是誰？」

武林一枝花鳳仙女俠的情緒突然變得激動起來，咬着銀牙恨聲道：「是妳爹鳳嘯天！」

這六個字宛若六把刀，刺在鳳姑娘的心坎上，驚駭、錯愕、痛苦、哀傷等各種表情都可以在她的臉上看到，一雙妙目瞪得好大好大的道：「娘，眞的是這樣嗎？」

鳳仙女俠肅穆鄭重的道：「孩子，事實確是如此，絕無半句虛語。」

「爹爲甚麼要這樣做？」

「爲了鳳家龐大的產業，爲了鳳城在武林中的崇高地位。」

「不害死娘，爹也照樣可以擁有這些呀！」

「鳳嘯天可不是這樣想，他大概認爲自己只不過是鳳城招贅的一個女婿，不論如何皆無法取代爲娘在江湖上的身份。」

阿翔插言道：「夫人還沒有說，鳳嘯天本來姓甚麼？」

鳳仙道：「姓雷，叫雷嘯天，最近才查清楚。」

莫愁道：「姓雷？難不成是雷峯、雷蕾的生身之父，白雲飄的丈夫？」

鳳女俠道：「沒錯，事實就是這樣，這個寡廉鮮耻的東西與白雲飄結縭在前，生下了雷峯、雷蕾，然後又改姓投先父門下，千方百計的成爲鳳家的贅婿。」

小丁驚「哦」一聲，道：「怪不得大小姐的面貌與雷蕾眞有幾分相似，雷峯的長相也有點像鳳飛少爺，他們原來是一父所生。」

茲事體大，鳳大小姐不敢完全置信，道：「娘，這件事情太嚴重了，不能有絲毫差錯，妳老人家何敢如此肯定？」

斷腸夫人鳳仙瞧一下阿翔、莫愁、小丁道：「前天晚上，與三位小友分手後，老身又二上臥龍崗，曾親眼目睹雷嘯天以及雷峯、雷蕾在一起開圓桌會議。同時，爲娘的手中還有物証。」

鳳姑娘追問道：「是何物証？」

探懷取出一張紙來，鳳仙小心翼翼的攤開在桌上。

龍傳人立刻認出是貼在徐光祖胸前之物，上面血漬已乾，斑斑刺目。

夫人沉聲道：「凰兒，看清楚，這是誰的筆跡？」

鳳凰一眼就認出來了，脫口便說：「是爹爹的親筆字。」

小丁罵道：「奶奶的，那時候雷嘯天還假仁假義的裝蒜，如今回想起來在絕命谷內時就是他在搗鬼，李四叔、趙二叔、胡二城主、徐光祖的這幾條命，都是他一個人幹的。」

莫愁道：「雌雄雙使已返，老魔此刻何在？」

鳳女俠道：「已與雙使同返。」

「甚麼？也下山來了，莫非……」

「莫姑娘猜對了，就是那個駝背老頭，本夫人曾親眼見他改頭換面。」

小丁恨聲道：「媽的，這個老小子眞會裝，又啞又駝，不知底細的人眞會被他唬住。」

阿翔道：「夫人可知死在農莊外的那個假鳳嘯天是何許人？」

斷腸夫人鳳仙道：「只是姓雷的老賊找來的一個與他面貌相似的替死鬼。」

「雷嘯天爲甚麼要這樣做？」

「這要從兩方面來說。」

「請夫人明示。」

「一方面可能是想藉此恫嚇，使大家在心理上造成恐慌；另方面則是欲借機脫身，以便另行部署。」

莫愁道：「另有一事，衆皆不解，老魔夫妻的白骨爪從何學來？與白骨魔尊可有淵源？」

鳳女俠想了想，道：「事實究竟如何本夫人也不甚了了，想必與白骨魔尊定有相當牽扯。」

龍傳人道：「事情已經很清楚，龍城是毀在雷嘯天、白雲飄之手，晚輩之所以能劫後餘生，純粹是老魔想利用我，如今回想起來，八成是想藉龍、鳳二城聯姻之事拉攏龍虎兄弟，進而抬高他的地位與份量。」

斷腸夫人思索一下，道：「老賊另外還有一個目的，想利用聯姻之事好表演一下，讓大家都不會想到是他幹的。」

小丁叫罵道：「可惱！可惡！又可恨！這個老小子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簡直壞透了，後來怎麼會又改變計劃，雌雄雙使以淬毒的白骨令打傷我家少城主，致使鳳大小姐揮淚改嫁胡小狂，活生生的拆散了一對鴛鴦，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

這事不提還好，一提鳳姑娘就痛徹心脾，剛剛止住的眼淚又流下來。

鳳女俠安慰了愛女幾句後道：「此事也許只是單純的突發事故，或者是出自老賊的預謀。若是後者堪稱是一條毒計，他想借此機會在龍城、鳳城、霸王城三城之間取得主導地位，事情的演變雖未盡如雷賊的希望，將霸城、龍虎兄弟拉到他身邊去，却也使胡城主近乎無情的倨傲作風更加凸顯出來，阿翔、趙莊主等人反而對他更加敬重。」

回過頭來，輕撫着愛女的秀髮，又含淚道：「只是苦了凰兒，受盡委屈，把一生的幸福白白犧牲了，可惱當時一切尚混沌未開，如果爲娘的確知一切，說甚麼也要出面阻止。」

鳳凰拭乾了眼淚，道：「娘，這些事已成過去，不必再提，老實說小狂對我蠻不錯的，處處讓着我。且說妳老人家安葬之後是如何脫困的？地方那麼大，土又那麼多，一個人怎麼挖呀？」

斷腸夫人喟歎一聲，道：「爲娘發現姓雷的要害我，未自行閉氣以前，便已將此事悄悄的告訴了幾名心腹婢僕，命他們轉告幾位武林好友，暗中相助，是以下葬未久便將墓穴挖通。」

鳳凰埋怨道：「既已返魂復活，爲甚麼不立即返回鳳城。」

「姓雷的居心叵測，暗中經營已久，羽毛已豐，連妳的外公都有可能是被他害死的，爲了便於追查他的眞實身份，以及陰謀毒計何在，也爲了自身的安全，所以決定不回鳳城，讓鳳仙花就此死去，以斷腸夫人的身份重現江湖。」

「最低限度也該跟做女兒的說一聲呀，害得人家日裡夜裡不曉得哭了多少遍！」

「孩子，爲娘的苦衷妳應該瞭解，妳固然是我十月懷胎，親生的女兒，但是，雷嘯天也是妳親生的爹呀！」

微微一頓，鳳女俠換了一副嚴肅的臉孔，接着又道：「鳳凰，妳說實話，是站在母親這一邊，還是你爹那邊？」

鳳凰毫不考慮，馬上痛痛快快的道：「女兒站在母親這一邊！」

斷腸夫人笑了，笑得熱淚盈眶，激動不已，將鳳凰緊緊的摟在懷裡，久久不放。

待這一陣激情過後，阿翔道：「這裡的人都在拉肚子，夫人知道嗎？」

「早已得知。」

「可有解救良策？」

「天殘老人與黑面俠正在設法。」

「噢，你們在一起？」

「經常保持連繫。」

「黑面俠是誰？天殘老人又是那位？」

「別急，謎底很快就會揭曉，還是由他們自己來宣佈吧。」

莫愁道：「雷嘯天，白雲飄在水中下毒，大家都在拉肚子，白骨門的人却並未公然現身，他們到底在打甚麼主意？」

鳳女俠道：「本夫人親耳所聞，這一對狗男女是準備在羣豪精疲力竭，功力盡失之際才公然露面，然後挖一個萬人塚，將天下英雄全部埋葬。」

小丁氣虎虎的道：「好毒的心腸啊，他們究竟想怎麼樣？」

斷腸夫人道：「想獨霸江湖，稱尊武……」

「林」字未出口，乍然改口大喝一聲：「誰！」

與此同時，人已一躍而起，打開房門。

快極了，快到毫巓，門外之人還沒有弄清楚狀況，已被斷腸夫人扣住右腕脈門。

不是妙書生雷峯。

亦非玉觀音雷蕾。

更非駝背老頭雷嘯天。

赫然竟是鳳仙自己親生的兒——鳳飛。

此人的出現，令全場皆驚，斷腸夫人一把將他拉進屋裡來，雙目如電，迅捷四下一掃，見再無別人，這才關好房門，轉過身來，將目光投注在鳳飛的身上。

鳳飛的臉都嚇白了，怯生生的叫了一聲：「娘！」

在這種情形之下母子相會，場面顯得十分尷尬，鳳仙的面部看不出絲毫喜悅之色，道：「你在門外多久了？」

「有一會兒了。」

「我們的話你都聽見了？」

「差不多。」

「這樣也好，免得爲娘再多費唇舌，本來就想找一個機會跟你談一談。」

「談甚麼？」

「談你打算站在那一邊？」

「我……我……」

這是一道難題，鳳飛臉色數變，言詞閃鑠，不肯表明態度。

斷腸夫人鳳仙却不答應：「你非說不可！」

鳳飛期期艾艾的道：「一邊是爹，一邊是娘，孩兒無法選擇。」

「你非選擇不可！」

「孩兒兩邊都站。」

「不行，只能站一邊，跟娘？還是跟爹？」

「孩兒誰都不跟。」

斷腸夫人聞言大怒，眸中兇芒一閃，心頭殺機陡生，迅雷閃電也似的出手連點了鳳飛三處大穴，接又運足一掌眞力，貫頂而下，欲大義滅親，除此禍根。

「母親掌下留情！」

「夫人手下留人！」

鳳凰、阿翔睹狀大駭，雙雙捨身撲救，一個護衛業已趴下在鳳飛身前，一個强行將鳳仙花的掌招架空，驚險萬狀的救下鳳飛的一條命。

虎毒不食子，斷腸夫人儘管餘怒未消，雙目盡赤，並未再度出手，以命令的口吻道：「龍少俠，拖出去，把他斃掉！」

龍傳人望着鳳凰，一動不動。

鳳凰上前哭求道：「哥哥又沒說不站在母親這一邊，妳老人家又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斷腸夫人怒冲冲的道：「事實已經很明白，不表明態度就表示跟他那魔鬼老子一個鼻孔出氣。」

「哥哥也是娘親生的，給他一點時間考慮，相信哥哥一定會幡然悔悟的。」

「爲娘的早已在暗中觀察他很久，他對那個魔鬼老子的全盤瞭然於胸，與雷峯、雷蕾相識已久，經常來往於卧龍崗與鳳城之間，把白雲飄當作親娘看待！」

怒視着昏迷的鳳飛，又一字一咬牙的道：「正因爲他行爲不端，與雷賊狼狽爲奸，所以爲娘的未約他參加今夜之會，想不到這個孽障賊性難改，居然膽敢在暗中偸聽，說甚麼也不能放過他。」

立又重申前令道：「把他拖出去，斃掉，此賊不除，後患無窮！」

鳳凰忽然噗通一聲，跪倒在母親腳前，聲淚俱下的哀求道：「千錯萬錯，千不該萬不該，哥哥畢竟還是娘親生的兒，假以時日，定會省悟，無論如何一定要給他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龍傳人也在一旁幫腔道：「是啊，給他一個機會，在夫人的精神感召下會改過自新的。」

鳳女俠依舊態度强硬，毫無轉寰的餘地：「你們這是婦人之仁，純粹感情用事，須知大敵當前，危機四伏，饒他一命，無異縱虎歸山，必將率鳳城親信公然背叛，與羣豪爲敵，在我方陣營中興風作浪，將何以向天下英雄交代？」

莫愁道：「夫人教訓得是，大敵當前，是該採取非常手段，但也不一定非要置他於死地不可。」

斷腸夫人一怔神，道：「莫姑娘有何高見？」

莫愁道：「可以軟禁起來，使他與雷嘯天、雌雄雙使、鳳城親信完全隔離，然後再視他的表現如何，另行發落。」

鳳凰欣然色喜道：「莫妹妹之言面面俱到，萬望母親俯允。」

阿翔、小丁也在一旁猛敲邊鼓，鳳女俠本非鐵石心腸之人，欲手刃親兒，乃爲大局着想，怎禁得起四人的輪番苦勸，卒告回心轉意，道：「好吧，姑且暫留他一條狗命，以觀後效，但鳳城高手如雲又當如何處置？」

小丁道：「這好辦，乾脆幹掉算了，一了百了。」

莫愁道：「集體屠殺太殘忍，其中有些人可能並非十惡不赦之徒，不如派人封鎖祠堂，將他們軟禁在內。」

鳳凰道：「這個主意好，如此一來他們就發生不了作用了。」

龍傳人却大唱反調道：「不好，這樣消息很快就會傳到雷嘯天、白雲飄的耳中，不僅使雌雄雙使失去了利用的價值，我方喪失了主動的地位，而且封鎖祠堂所需人力龐大，必將大大減弱我們的力量，乃下下之策。」

斷腸夫人道：「依少俠之見該當如何？」

阿翔道：「保持現狀，派人暗中嚴密監視即可，這樣鳳城一舉一動俱在咱們掌握之中，定可立於不敗之地。」

鳳凰望着仰卧在地的鳳飛道：「我哥哥交何人看管？」

龍傳人道：「暫時先留在此地，稍待可交由幾位大叔派專人看管。」

* * *

事情就這樣敲定，甫將鳳飛安頓在屋內，鳳女俠正要離去，忽又有人夤夜造訪。

是一位貴客。

一位不速之客。

更是一位稀客。

乃胡百成一口咬定是他的老情人寒梅，莫愁爲其親生的養心庵主、了凡師太是也。

確是一位貴客、稀客、不速之客，阿翔、莫愁、小丁皆喜形於色，表現得相當熟絡，武林一枝花鳳仙搶先說道：「老身正在想，師太今夜不來，明早必到。」

莫愁愕然一楞，道：「原來兩位認識！」

斷腸夫人牽着了凡師太的手，笑容可掬的道：「早已相識，本夫人當年遭難，閉氣埋葬前後，師太曾大力相助，厥功至偉。」

「阿彌陀佛！」了凡師太雙掌合什，回報了一聲佛號。

（未完・廿四）

慾海五壯士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三個殺手聚於滬　接獲幫主新任務



上文提要：丁當祥護送白鳳姑娘去尋找兩位兄長的途中，渡口上遇到三光門于在山衆人截殺，寡不敵衆，正處危急之際出現了滿天星。滿天星、丁當祥兩人分頭擊敗了于在山一夥，扭轉了局勢，安全地將白鳳送到紹興府歸元寺。白鳳果然見到了兩位兄長白蛟與白龍，還認回了舅舅古風和尚。原來古風和尚聞悉龍幫之慘變，决心助之……

白龍怔怔的道：「誰不知道龍幫是爹四十年心血得來的，石敬山他能嗎？」

白鳳道：「三大龍堂已有兩堂在不得已下點了頭，唯有黃龍堂的白堂主，他總是爹的堂弟，還未點頭。」

白龍道：「我們馬上回去。」

一邊的古風和尚，道：「別急，等你們把那幾招保命絕藝學成，你們想留下也不成。」

白蛟道：「舅，跟我們回太湖吧！」

古風和尚道：「我不想再遊傷心之地，我……」一頓又道：「老酒鬼不就是你們的守護神嗎？」

不料張天艮道：「去你的，我喝酒還差不多，如今他兄弟的傷已好，我也該走了。」

白龍忙對張天艮道：「張大叔，和我們回太湖，這一輩子有你喝不完的酒。」

張天艮道：「你們說得我心癢癢，可是很抱歉，我也身不由己！」

古風道：「可憐的老酒鬼呀，你的日子並不比我和尚好嘛！」

張天艮道：「雖然身不由主，却也盡喝好酒，只要酒不斷，身不由己又何妨？」

古風道：「眞會自我安慰呀！」

丁當祥對白鳳道：「白姑娘，你已經看到你的兩位兄長了，我這裡是否出個餿主意你聽聽。」

白鳳道：「我聆聽指教！」

丁當祥道：「爲今之計，白姑娘應盡早返回太湖洞庭山把消息帶回去，至少打消龍幫重立新幫主的企圖，只不過你可別說你的兄長在甚麼地方。」

不料古風却道：「別急於回太湖，我古風要證明一件事情。」

白鳳道：「舅……」

古風和尚道：「我突然想通了，我此生遊戲人間，虛度着寶貴的年華，在這即步入暮年的日子裡，總得爲我那老姐做些甚麼。」

白鳳又叫了一聲：「舅……」

古風和尚伸手不讓白鳳說下去，他如今變得十分莊重的樣子，又道：「我欲獨自走一趟太湖洞庭山，去看看我那多年未謀面的老姐，最主要的還是要認識一下那個叫石敬山的人。」

他說完話，便對白龍與白蛟二人吩咐道：「你二人暫住歸元寺內等我回來，望你二人學習有成！」

白龍、白蛟忙應是，同時也低下頭來。

古風和尚這才對白鳳道：「我帶你回去太湖洞庭山，我的外甥女，你離家太久了。」

白鳳道：「舅，三光門的人欺人太甚了。」

古風和尚道：「三光門乃是海上一羣海盜，這幾年他們被官家追剿才一變成立三光門，要說眞有功夫的，也不過七八個殺手而已！」

張天艮道：「喂，酒肉和尚，我們三人怎麼辦？跟你一起上太湖？」

古風哈哈一笑，道：「我猜想你們的任務已完成了，你們的組合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判斷我這外甥女能把三位找來護駕，大概出了不少代價。」

丁當祥怔了一下，心想：「這和尚不醉，他比清醒的人還清醒。」

古風却又道：「不論出的甚麼代價，只要龍幫基業不落外人之手，都是值得的，我和尚這裡先謝了！」

滿天星看看白鳳，他的心中在激動。

白鳳很想約滿天星同回太湖，但聽了古風的話，她也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事。

她有些黯然了。

而古風和尚這時候匆匆的走出大殿，他進入禪房中，正遇上那位八旬老僧在喝粥。

「師父，我請幾天假。」

「你有長進了！」

「師父，我有凡心動了！」

「你有長進了！」

「師父，弟子老姐有難，我必需走趟太湖。」

「你有長進了！」

「師父，我辦完了事立刻回寺陪師父。」

「你有長進了！」

「師父，你一直說弟子不長進呀！」

「古風，你過去出門是不向我說的，今日不同，所以你長進了。你誠實的說你凡心動了，這又是你的長進，你爲救你姐於苦難而奔波，這是你的長進，因爲你過去的日子活得迷糊，再說你不是一去不回頭，所以你長進了！」

老僧白眉一挑，又道：「快去吧，古風。」

眞是禪語深奧，令人佩服。

於是，古風對老僧深施一禮，舉步便往禪房外走去，他的心情反而是複雜的。

* * *

大殿外，張天艮迎上來，問道：「你去那裡了？」

「見我師父呀。」

張天艮笑道：「幾次出門，你都不打招呼，今天你怎麼變得禮貌了？」

古風道：「出遠門就不一樣了。」

他把那小和尚叫過來，吩咐小心侍候白龍與白蛟二人，便與張天艮幾人連夜又往紹興府走去。

他們來到紹興府正記紹興酒館中，果然只憑張天艮一句話，以後古風和尚吃酒免費了。

兩個嗜酒如命的酒仙當即把各人的酒袋裝滿之後，便往北走去，他們只有兩匹馬，拉着馬走回頭。

那古風和尚對白鳳道：「再走七十里，那兒有小河捷徑，小船也通往太湖，這樣咱們躲開杭州灣，免被三光門的人碰上。」

滿天星道：「還是大家走在一起，如何？」

張天艮道：「小滿呀，你不擔心有事嗎？」

滿天星怔了一下，他不開口了。

丁當祥道：「白姑娘，咱們已經帶妳見過妳的兩位兄長，而且意外的又找到妳的舅，雙方也算完成交易了。」

白鳳道：「是，這筆交易完成了。」

他看看滿天星，又道：「有一天希望你上太湖洞庭山，我會歡迎的。」

滿天星愉快的笑了。

只白鳳這幾句話，就令滿天星高興極了，如果不是張天艮提醒他，怕幫主另有任務，他會跟着上太湖的。

他對白鳳笑笑，道：「白姑娘，你多保重，若有需要滿天星效勞之處，你就找我！」

白鳳幾乎想伸手去拉滿天星了。

* * *

便白鳳騎的馬也留給滿天星，分手了，四更天他們就雙方分手了。

白鳳與古風和尚在天未明的時候便僱了一艘小舟，順小河而下，他二人便在開船不久就躺在艙內睡了。

白鳳不煩惱了，她面帶微笑的睡了，那古風和尚一邊打坐，垂目不慈祥，臉色很凝重。

* * *

丁當祥、張天艮、滿天星三人如今快要過那運河渡口了，只不過渡口上的船不見了。

丁當祥心中納悶，怎麼遠近沒渡船？

張天艮道：「我看八成三光門在搗蛋。」

滿天星道：「如今白姑娘不在，咱們三人怕誰呀，叫船吧！」

丁當祥道：「沒船吶。」

便在這時候，從蘆葦深處駛來一條快船。

蘆葦駛出的快船上盡是漁人打扮，夾襖之外頭戴斗笠，還披着蓑衣，但一個個彪形大漢，赤足踩在船板上，好像還有兩張網托在兩個

大漢的手臂上。

看上去是網魚的，要不然船頭上還落了兩隻碩大的漁鷹。

再看那漁鷹鈎鼻如刀，兩爪似匕，炯炯的眼神不看水下，却盯上了岸上來的三個人。

張天艮猛喝一口酒，招呼道：「老鄉，送我們過河吧？」

船上人回答：「沒空。」

張天艮道：「也沒魚呀，何不方便一下，咱們不會少給你銀子的。」

他摸出一塊銀子晃了一下，又道：「半兩銀子如何？」

一邊的丁當祥道：「太多了。」

張天艮道：「錢如命捨不得，我捨得。」

那船靠岸了，船老大吃吃笑道：「這年頭給人方便也是給自己方便，三位上船吧！」

張天艮把銀子塞在船老大手上，笑道：「多日沒過運河，怎麼渡船不見了？」

船老大嘿嘿一笑道：「修理去了。」

於是船離岸了，船上人還眞不少，一共是八個，八個大漢面皮緊，圍聚在一起打商量。

滿天星却在想別的。

他想他的星與白鳳，那白鳳已令他心中升火了，白鳳臨走時對他說，望他去太湖的洞庭山。

滿天星想着星，他的心就猛一沉，爲甚麼總是陪他一半天，人就回快活幫總堂，而不能永遠的陪着他。

就好像方中天也有這樣的想法。

方中天就覺得被汪玉人吊足胃口一般。

這光景誰也怨不得他們另外去偷嘴，方中天找了個小玉兒。

兩人還眞是一對，而滿天星現在就在打主意了，他的主意便是白鳳。

只有席人鳳，他天天在東山坡上等月升，那當然也是在等他的阿月出現了。

* * *

快船行駛到河心，前後兩個船洞眼突然忽嚕嚕的一聲大响，兩隻竹篙把船定住了。

這舉動不用問，這條快船是三光門的船。

自從上一回三光門沒法捉住白鳳與丁當祥之後，雙方正幹得凶殘，忽然出現滿天星，他們打跑三光門之後上了渡船過了河。那渡船再回頭，大護法古月靈本來舉刀要殺那船老大，却見船老大面前的船板上品字形的三隻金錢鏢，他這才放過船老大一馬。

於是，古月靈設計了，他相信這幾人必然會再經過這裡的，於是他趕走了渡船，自己率人裝扮成打漁郎就在這渡口等上了。

三光門一共分三路等，均守在渡口上，如今滿天星只一出現，快船上的人準備幹了。

三光門的人幹過海盜，大海上他們可以在浪濤裡搏鬥，如今在這運河中，他們就像大鯊魚，只要大伙滾入河水裡，天大的本事也等着挨宰。

古月靈幾次搏殺之後，他便把力量移在河中了。

三光門的送殯大船由于在山率領着，送葬去了三門灣，他至今未回來。然而三光門的人也不簡單，他們遠去括蒼山搬請兩個大魔頭前來助陣。

這二人曾是三光門門主錢唐老友，也可以說是情同手足，那括蒼山就在三門灣南方不過百里遠，當年錢唐在海上幹買賣，有好處總不會忘了這二位老友。

如今錢唐被刺，說甚麼他二人也得出山。

這二人一個叫做「大天二」任斗，另一人乃是「海裡蹦」武成光。

這二人在沿海出了名的凶殘，那任斗一雙護手鈎，他的絕活便是切過肚皮鈎出腸，活人心他可一口吞下。

那武成光更是狂，棱子鏢專門往人眼睛抛，只要弄出敵人眼珠子，他養的一對漁鷹立刻會撲過去吞入腹中去。

江湖上行走本就是一個「狠」子訣，他們狠的事蹟多了，便也被人稱做魔……

* * *

三光門把請來的這兩位錢唐的老友也分乘在兩條快船上，那古月靈率領着三光門七煞中兩人，埋伏在三里外的渡口上，而「大天二」任斗却在下游五里遠。

眼前的這條船上，正是那「海裡蹦」武成光。

兩隻長竹篙狠狠的把快船穩在河中央，只見有個半百老者沉聲問道：「何三元，就只他們三個嗎？」

有個怒漢取下斗笠，丁當祥一見便悄悄的對滿天星道：「小滿，這他娘的是埋伏呀！」

滿天星冷哼一聲不回答。

於是那半百老者站起來了。

他的身材不高，勉强算是中等吧，他只一站起來，身邊的兩隻漁鷹已分站在他的兩肩頭。

從腰裡取出棱子鏢，鏢子發出叮噹响，慢慢的抬頭看着滿天星三個人，道：「何三元，怎不見那個姑娘呀，你不是說有個女子和他們一起嗎？」

何三元道：「武老爺子，他們原是兩男一女過了渡口的，不知怎的姑娘變成個酒鬼了。」

張天艮還在悶聲不吭的大口喝着酒，他就像沒事人似的，眞愜意。

此刻他聽到何三元的話後慢慢的站起身來了。

張天艮問身邊的滿天星道：「你在外怎麼不學好，惹得這批雜碎盡找你麻煩！」

滿天星一怔，道：「人在家中坐，禍由天上來呀！」

張天艮又道：「還來個錢如命，辦甚麼事都拖泥帶水，越活越回頭了！」

丁當祥也楞了一下，他走近滿天星，道：「小滿，他說咱們不成材呀！」

滿天星道：「那就看他的了，咱們一邊站着，他有甚麼三長兩短，王八蛋才會出手救他。」

這話出口，武成光仰天哈哈笑了。

他嘿嘿的道：「你們三個也別要嘴皮子了，老夫出手，只怕你們一個也休想偷閒。」

張天艮道：「癩蝦蟆打哈欠呀，好大的口氣。」

丁當祥道：「奶奶的，我看這老小子是屎克郎上茅房，他在找屎(死)了。」

武成光却冷冷的對何三元與另一煞李大膽道：「你們給我準備好，人只一倒認準了砍頭。」

何三元忙橫跨一步，對武成光恭敬的道：「武老，咱們這是在河中央，他們已是甕中鱉了，何不問個明白，他們把姓白的姑娘藏在何處了，因爲姓白的姑娘太重要了，至於他三人，狗屎，一錢不值。」

李大膽也接道：「何兄說得對，大護法一心要捉拿的就是那丫頭，問清楚再送他三人上路。」

上路，當然是指要殺死滿天星三人了，三個人聽得一瞪眼。

武成光道：「老夫不屑於出口和這些將死之人聒噪，有甚麼話你們問吧！」

何三元忙點頭，道：「是，你老怎會與這些雜碎們多費唇舌呢？」

他跨了一步站在張天艮面前，揮揮手道：「一邊站，一邊等着挨刀吧，我問的是他們兩人。」

張天艮呵呵笑道：「你想問甚麼，我比他二人知道得更多！」

何三元怒叫道：「滾一邊去！」

張天艮一瞪眼，却又搖搖頭，他無奈似的對丁當祥道：「娘的，他們問甚麼呀？」

丁當祥站起來了，他掌上的大制錢抖得「嘩嘩」响，笑問何三元道：「喂，想問甚麼呀？」

何三元道：「只你手中的金錢鏢，爺們認定你上回護走的那個丫頭正是你這可惡的東西幹的，至今咱們還有幾個兄弟在養傷，說，你們把那姑娘送往何處去了？」

丁當祥哈哈笑道：「轉彎抹角的只問這一件事呀，何不早問，我告訴你吧，連我也不知道她在甚麼地方。」

何三元罵道：「你放屁，那丫頭是跟你們逃走的。」

李大膽已掄刀吼道：「宰吧，娘的皮！」

丁當祥道：「宰甚麼，無怨無仇的有甚麼好動刀子的？咱們動刀也要有個動刀的理由吧？」

何三元道：「求和呀！」

丁當祥道：「王八蛋才想殺人！」

李大膽吼道：「你罵老子王八蛋？我砍了你。」

他揚刀，丁當祥忙往後閃，搖手道：「好，好，你厲害，我告訴你實話吧！」

「說！」何三元急問。

那李大膽更咬牙道：「不說實話就宰人。」

丁當祥道：「是這樣的，我們也是路上碰見那姑娘的，她求我們送她找親人，人到紹興府不見了，那姑娘呀，沒良心啊！」

何三元道：「一派胡言，混帳王八蛋！」

李大膽再舉刀，但站在船頭的「海裡蹦」武成光已忍耐不住了，他暴吼一聲道：「看你三人這種嬉笑怒駡目中無人，顯然還不知道死活的樣子。」

丁當祥吃吃冷笑道：「老小子，你咋唬甚麼？奶奶的，我看你養了兩隻漁鷹怪新鮮的，只不過我可得提醒你，如果你放鷹傷人，只怕你會後悔莫及。」

武成光咬牙嘿嘿笑了。

他那黑蒼蒼的臉上好像在出油水，亮晶晶的，他的雙目與雙肩上的鷹目差不多。

只聽他一聲厲叱道：「閃開！」

三光門的大漢們立刻分別站定在船尾與船頭上，仔細看，船尾上站定了三光門與另外三個大漢，其中一人臂彎上還托着網，看來只等往人身上罩了。

再看船頭上，那李大膽提刀要砍人，也有個手臂上托着魚網的大漢，齜牙咧嘴的站着，只要有人倒下去，或往水中落，大概很難會逃過他的一網兜。

這種陣式好像他們早經練習多次了，照上面，準備就是一擊而中了。

除了漁網之外，兩個大漢各自還橫着兩丈長的竹竿，竿子一端套着鐵鈎，想跑就難了。

從這條快船上，也可以想到另外的快船上大概也是這樣的安排了。

* * *

快船上，張天艮與滿天星却仍然坐在那裡，只有丁當祥一人面對着武成光。

武成光冷眼一瞄，冷笑了。

「好小子，你們不一齊出手嗎？我以爲你們只有一綫機會，但你們却不聯手，可惜呀！」

丁當祥這時候冒火了。

他咬牙一聲吼罵：「去你娘的老皮，你是他娘的甚麼玩意兒，眞把自己當成萬夫莫敵，而將你家丁大爺我當成跳樑小醜不是？」

他一口中原土罵，早把武成光罵火了。

只見武成光雙臂猛的一聳，雙肩上送，大吼一聲：「殺！」

眞叫玄，只見兩頭漁鷹雙雙直往丁當祥撲擊過去，鷹翅如蒲扇般遮住丁當祥大半視綫，而就在這時候，一點寒星拖曳着銀光直往丁當祥的肚皮上扎去。

那是武成光的鍊子棱，棱長八寸棱角尖利，一看就知道是穿腹利器。

這架式還眞少見。

丁當祥這是頭一回遇上，只不過他也不是省油燈。

快活幫的大殺手，如果沒有獨到的武功，汪玉人是不會聘在她的麾下的，因爲每次出任務均是一宗大批銀子的進帳，她的招牌也更重要，誰會砸自己門面？

* * *

武成光這是三殺合一殺，雙鷹直往丁當祥抓去，尤其一支尖尖的鷹嘴照準着丁當祥的雙目啄去，而最厲害的一招便是那穿腹一棱。

只聽到，「噲噲噲」之聲響起，丁當祥的大制錢擲出手的刹那間，左手下阻，發出「卡」的一聲脆響。

丁當祥的金錢鏢打得雙鷹帶血斜往空中飛掠，不過他的頭髮還是被鷹爪抓下一撮來。

他本來可以閃過兩鷹一抓之勢，只不過他看到了中盤有光焰，那才是要命的一擊，他不能不保命，於是左手大制錢猛的一阻，棱子鏢那麼準的穿進大制錢的四方孔中卡住了，差分毫未刺破丁當祥的手掌心。

武成光用力收回棱子鏢，他瞪眼了。

他撮唇吹哨，空中負傷的兩隻漁鷹又飛落在他的雙肩之上了。

他急忙愛惜備至的摸着雙鷹受傷地方，有血在流，一隻在翅膀根部，另一隻却在鷹腿上。

丁當祥嘿嘿笑了。

他摸摸頭頂，對坐在他一旁的張天艮道：「老酒鬼，我需要一頂帽子了！」

張天艮道：「先保命吧，人家要下毒手了。」

果然，只見武成光撫摸着肩上鷹嘿嘿道：「王八蛋，你敢傷了我的神鷹呀！」

丁當祥叱道：「它們是你的神鷹，但是在丁大爺眼中却是兩隻扁毛畜牲。」

他伸手往搭褳中又摸出了一把制錢，他的制錢不是普通的，他的制錢鋒利得如刀一般，圓周磨得亮又光。

「嘩啦啦」制錢在手中晃，丁當祥道：「老小子，看得出你很珍惜你的這兩頭扁毛畜牲呀。」

武成光道：「你們三人加起來也不值我一頭鷹，王八蛋，你就要爲你的行爲而付出極大的代價了！」

丁當祥道：「娘的，別盡在嘴皮子上說狠話了，放馬過來吧！」

武成光道：「你小心了，我說……」

他叫罵着再一次聳肩抖閃，口中厲吼：「殺！」

「嘩嚕嚕」一陣風響，兩頭漁鷹又往丁當祥飛撲過去了。

那武成光的棱子鏢却縱橫疾抛，看不出他指向何方，果然神出鬼沒。

不料丁當祥厲吼一聲騰空而起，金錢鏢剛打出手，雙手便抓住兩頭漁鷹的脖子，人在空中猛一掄間，丁當祥的面皮與上衣也破了，鮮血流出來了，但兩頭漁鷹却被他暗運掌力活活捏斷脖子。

丁當祥就把兩頭死鷹擲向下面正在擲棱子鏢的武成光。

武成光收鏢急退，他見兩鷹已死，不由大聲痛惜的狂嗥着：「操那娘，你們今天死定了，我要活剝了你這個北地佬呀！」

丁當祥落在張天艮身邊，他滿面是血，上衣也破了。

張天艮哈哈一笑道：「眞是萬幸，也是巧合呀！」

丁當祥叱道：「甚麼意思？」

張天艮道：「傷在你的面皮上，便多留下個疤，若是撕破小滿的臉，那他的小白臉就變成小花臉了，你說是不是萬幸？」

那邊，何三元已走至武成光面前，道：「武老，圍殺吧，何必同這三個臭小子在河中央乾耗！」

武成光撫摸着兩頭死鷹，低呼道：「十年相聚在一起，你二位爲我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呀，你們這是爲我盡了忠、全了義，眞的兩肋插刀了，放心吧，我必把你們帶回括蒼山去厚葬。」

他把兩頭死鷹往船板下放去，一副如喪考妣的表情站了起來，棱子鏢在他的手中提得高高的。

何三元與李大膽打了個招呼，道：「武老失去寵物，我們都難過

，只不過仇人仍然在，咱們便破釜沉舟，也要把這三個頑徒送入水龍宮去！」

張天艮吃吃笑了。

「娘那皮，聽聽，好像爺們是泥巴捏的呀！」

滿天星這時站起來了。

「眞令人不耐，錢如命，省省你的那幾個銅板吧！咱們別淨在這兒閒扯淡了，過河走人了。」

何三元大笑，道：「走？那得把命留下來！」

滿天星大眼一瞪，道：「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我看你是武大郎怒打西門慶，活得膩了？」

何三元大叫：「兄弟們，把咱們演練過的全使出來，今天就在這河面上賭一賭各人的造化了。」

那邊，李大膽也吼道：「備網！」

另五個大漢拉開架式就要出手了。

那武成光的棱子鏢已繞臂旋動得「咻咻咻」作響，他一步一聲嘿的往滿天星逼去。

於是滿天星迎上去了。

「殺！」

「殺！」

「喲唷！」

這一連三聲如同一聲，星子鏢出手便是三枚，而迎面打來的棱子鏢也自滿天星的左耳下刺過，帶起一條小小血口在滴血。

只不過武成光的雙肩頭各中了一枚星子鏢，兩個肩井穴各中一記。滿天星發鏢打穴，這乃高招，一般打鏢只要打中敵人身上就成了，但滿天星乃打鏢高手，武成光立刻痛苦得難以伸臂了。

他暴退，且大吼：「殺！」

「殺呀！」

兩片大網已自前後往空中撒出來了，如果被網罩住，天大的本事也難以施展出來了。

丁當祥一見，立刻往船邊滾去。

張天艮與滿天星二人也一樣滾向船邊，只見他三人雙手扣住船邊，身子却平靠在船邊而不沾河水。

「嘩！」

兩網罩在船面上，竟然罩了個空。

李大膽大聲吼：「殺！」

「颼」聲連響，兩個撒網的人大叫着歪倒往河中摔下去了，水花四濺，立見河水一片紅……

滿天星第一個挺身站在船上，他不出星子鏢，兩肩一晃間閃過李大膽劈來的一刀，橫肩肘頂，撞在李大膽的肋骨上，只聽李大膽「噢」的一聲，他大概肋骨斷了，痛得他彎下腰去。

那邊，張天艮見何三元向他殺來，他大叫：「我請你喝酒！」

緊接着「嘩」的一聲，一口酒已噴得何三元大叫着伸手在臉上抹了一把鮮血。

張天艮飛起一腿，便把另一大漢踢落水中了。

於是「嘩嘩」之聲響起，快船上面受傷的武成光也往河中跳了。

快船上只剩下滿天星他們三人了。

便在這時候，快船已在晃動了。

河水無浪，顯然這些三光門的人在河中動手脚了。

張天艮冷冷的對滿天星與丁當祥道：「拔篙，咱們過河了。」

滿天星與丁當祥立刻自船頭與船尾拔出竹篙，也不見他們去撐船，三個人併肩站，三個人運功在雙腿上，只見那平底快船「颼」的便往對岸移去，倒見船底下水動，幾個大漢吃驚的冒出頭來了。

船快近岸了，滿天星第一個騰空而起，落在岸上了，那丁當祥却拾起兩頭死鷹，也飛落在岸上了。

他抖着兩隻死鷹往河中晃着，道：「姓武的老小子，你這兩頭扁毛畜牲抓破丁大爺的臉皮，丁大爺就拿牠們下酒了，哈哈！」

張天艮笑道：「漁鷹肉最有營養，我出酒，哈哈！」

河中的武成光聽得清楚，不由厲罵：「操那娘的，死鷹也不放過呀，我必爲牠們報仇。」

滿天星回敬一句，道：「不來你是龜孫子！」

於是，張天艮三人愉快的走了。

* * *

快活幫門中有規矩，規定只爲銀子而殺人，這樣子別人快活他們更快活。

快活幫的殺手如果出刀就殺人，那麼今天這一快船上的人就看不見明天的太陽了。

汪玉人就曾經不只一次的說過，眞正偉大的殺手是不會隨便出刀的。

眞正的殺手也要有武士精神，如果以爲自己了得而亂殺人，這個殺手就命不長了，弄不好就會死得莫名其妙，死得不值得了。

快活幫中的殺手各據一方，他們只聽命於一個人，那就是汪玉人。

* * *

走在三岔路口上，滿天星站住了。

張天艮道：「小滿呀，我們這就要分手了，臨分別我勸你一句話。」

滿天星淡淡的道：「別爲我操心了，喝你的老酒去吧！」

丁當祥道：「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滿天星道：「我說二位，你們一個敲銅鑼，一個打邊鼓，幹甚麼呀？」

張天艮道：「我們年紀比你大上十多二十歲，看的自然比你多，野狗翹屁股，拉屎撒尿我清楚，你是不是喜歡上太湖龍幫的白鳳了？」

滿天星道：「是又怎麼樣？」

丁當祥道：「不可以！」

滿天星道：「爲甚麼？」

丁當祥道：「你已經有了阿星呀，如果阿星知道會不依你的。」

張天艮道：「快活幫中要快活，別弄些不快活的事情，幫主不高興你就慘了！」

滿天星惆悵的低下了頭。

是的，他是有些喜歡上白鳳了，但他又想到了汪玉人，幫主眞的會不高興的。

丁當祥拍拍滿天星肩膊，道：「小滿，我老丁拍着胸脯對你說，我和老酒鬼二人最關心的是你，至於方中天與席人鳳兩小子，我就不大和他們在一起的。」

滿天星道：「方中天不是也找了個姑娘嗎？他都可以，我爲甚麼不行？」

張天艮道：「方中天色膽包天了！」

丁當祥道：「小滿，那不一樣，白鳳乃龍幫公主，咱們幫主認爲是財神爺，不能亂來的。」

滿天星不由得嘆口氣，他揮手，道：「二位，我回去了，你們好走。」

他連多一眼也不再看的抄小路回他的小屋去了。

快活幫的殺手是獨住的，沉浸在孤寂中，他們只有在任務完成了，才會有他們喜歡的女人陪上他們幾日。

汪玉人的手段高明極了！

* * *

滿天星已經看到他的那條小舟了。

看到小舟自然也看到了他的小屋子，他看得吃了一驚，也許是驚喜吧，因爲小屋中冒出一縷青煙來了。

冒煙自然是有人在裡面，這時候也快吃飯了，他回頭看看夕陽，唔！夕陽無限好呀，美人必在屋裡面了。

滿天星立刻長嘯一聲道：「星……」

他飛躍着過了小河，直往小屋奔去，於是小屋那面閃出一個苗條女人來，這女人正是滿天星期盼的阿星！

滿天星就在這一刻忘了白鳳，他張開了雙臂，用力的緊抱着投入懷中的星。

阿星，她當然是個假的，因爲眞的阿星早已死了，只不過如今的阿星一切動作完全像眞的阿星一樣。

滿天星抱起阿星，他低頭吻着。

阿星撒嬌，也回吻，口中發出急切的聲音。

滿天星就是喜歡撒嬌的女人，就如同方中天喜歡又抓又咬的女子一樣，而席人鳳却最愛嬌柔女子了。

滿天星懷中的女子阿星嬌滴滴的開了口。

「小滿哥，你也應該回來了，我爲你清蒸了一條太湖肥鱸，還有剛撈上來的肥蟹十斤哪，都煮好了，而且我還調了薑蒜鎭江陳年老醋，咱二人對坐剝着吃，你一定高興，是嗎？」

滿天星大步走向小屋，對懷中的阿星道：「你眞體貼我，我眞的成了天下最快樂的人了，哈哈！」

阿星道：「可是我昨天一早就來了，你怎能亂跑呀，害我爲你擔心死了。」

滿天星道：「我去了個很遠的地方。星，我在一路上都在想着你，眞可惜，我們爲甚麼不能常相斷守在一起，我也不懂，你怎麼忍受得了分離之苦？」

阿星道：「你怎麼忘了，咱們快活幫是爲了快活呀，你想想，我們每天相處一起，日子久了便自然會產生一種厭煩感，那是誰也避免不了的，倒不如偶然聚一起，永遠新鮮，快樂無窮呀！」

滿天星抱着阿星走進屋內。

果然，有一種清香之味飄過來，那正是阿星爲滿天星做的海鮮美餚。

滿天星看着桌上大肥蟹，冷天大蟹長得肥美而且蟹黃最營養，但滿天星却不同意阿星的話，道：「星，如果你天天守在我身邊，我會更努力爲快活幫出力。」

阿星拉住滿天星往桌邊走，道：「天天美人陪，英雄必喪志，夜夜都春宵是會傷身子的！」

他把滿天星按在椅上，又道：「快活幫的事情多，咱們都要去幹活。小滿哥，我們都是重要的人啊，怎好天天躲在小屋享受呀！」

一隻肥蟹撕開來，蟹殼下的蟹黃發出清香味道，阿星蘸着蒜汁與香醋，然後送入滿天星的口中。

滿天星張口咬，他也叫阿星一齊坐着吃。

這二人關上了房門坐在燈下剝肥蟹，還有一盤是一條斤半重的太湖鱸，這是太湖中除了蝦之外最可口的水產，阿星也弄來兩斤陳年紹興酒，她熱在熱開水中，如果用火在下面燒，陳年紹興酒便會跑味的。

如今酒也上桌了，滿天星也開心了，這二人對着碰杯還帶調笑，這一頓直吃到二更天，桌面上堆的盡是肥蟹的殼子。

也不用收拾了，因爲當阿星用洗面水親自爲滿天星拭面、擦手之後，滿天星便把阿星緊緊的抱住了。

燈在手上端着，滿天星愉快的往內室中走，那阿星則嬌柔不勝的發出嗯嗯啊啊聲。

滿天星只要一聽到女子這聲音，他的慾火便燃燒起來了，他就是喜歡懷中的女人叫。

只有如此，滿天星方以爲自己是位頂天立地、勇氣百倍的大男人。

滿天星也是位憐香惜玉的人，當阿星帶醉似的躺在床上的時候，滿天星並不像餓虎擒羊般壓上去。

滿天星總是先表現出文靜而有耐心的君子模樣。

他先是低頭，輕吻，稍伸舌頭再輕舐。

從阿星的雙目舐起，然後是面頰、耳朵、鼻子直到嘴巴，在這之後，他才慢慢的坐直身子，阿星伸手了。

阿星爲滿天星解着衣衫扣子，床上棉被已展開了。

滿天星握住阿星的兩手，他把阿星推進棉被下，阿星發出嚶嚀的笑，也有人叫這笑聲爲淫笑。

但滿天星聽了却很受用。

他的阿星就會這種叫男人衝動的淫笑聲。

於是，滿天星全身熱血沸騰了。

他幾乎是扯拉開自己的衣褲般，立刻和身滾入被中了。

那阿星甚會撒嬌，她發出呻吟聲，也扭動着柳腰，那圓圓的光臀在旋動着，好像怕被上面的滿天星壓中似的。

這眞是愉快的一刻。

在即將採取行動之前的那一刻是愉快的，滿天星很珍惜這一刻，所以他並不急於上馬馳騁。

他任阿星在他的懷下面扭動着，好美，好光滑，她的體香令人迷醉。

兩個光溜溜的男女，裹在被下面雖未正式交戰，那情形仍然會令人慾火焚身的。

滿天星就氣喘了，他像是在摸索甚麼。

他摸向阿星的肚皮，然後用力的把阿星抱在身上反壓住了他，於是，滿天星心中一痛。

他當然心痛，因爲他到此刻方才明白一件事情，兩箭穿心是活不成的。

他的眞的阿星已經死了，幫主汪玉人只不過是把另一個姑娘易容之後，成了第二個阿星而已。

滿天星爲甚麼此刻才知道？

那當然是因爲他遇到了白鳳，因爲白鳳的嬌柔中帶着剛强，烈女溫柔乃是能令男人注意的。

有幾次滿天星以爲白鳳比他的阿星更令他着迷。

滿天星與白鳳相處十多日，他的腦筋清醒多了，他已不像過去那樣陷入半瘋狂的狀態中了。

他既然腦筋清醒，首先就想知道他的阿星是怎麼能死去又活過來。

他摸着阿星的肚子，也摸阿星的背後，於是，他確定懷中的人不是阿星了。

* * *

已經光溜溜的蓋在一張棉被下了，滿天星開始有了一定的行動。

愉快的動作帶着幾許節奏感，配合着輕聲的呼喘與低吟，小屋中已升起了高漲的情慾之火。

就在半個時辰之後，滿天星才大喘一口氣，他淡淡的鳴金收兵了。

阿星抱他很緊，也吻着他，不讓他即起。

滿天星不動，但他開口了。

「阿星，你可以說實情了吧！」

阿星吃吃一笑，道：「我們剛經過一番實情呀！」

笑笑，滿天星道：「阿星，我不是說咱二人相悅之事，我很滿意你的一切，當然包括剛才你給我的快樂，那眞是十分細膩生動的。」

阿星道：「除了令你快樂的實情之外，你還想需索甚麼實情？」

滿天星嘿然一笑，棉被裡抱緊了阿星。

他抱得阿星幾乎要忍不住的叫起來。

「你要悶死我了！」

滿天星却撫摸着阿星那光滑如夷的背上，低聲在阿星的耳畔，道：「我記得很清楚，你的背上，嗯，應該在這地方吧，會被利箭穿過。」

阿星道：「已經好了呀！」

滿天星笑笑，他又摸着阿星的肚皮，滑溜溜的摸得阿星想笑，道：「你又想蠢蠢欲動了？」

滿天星道：「不，我只是要証明一件事情。」

「甚麼事需要証明，小滿哥，我們不是很快樂嗎？」

滿天星道：「我記得有兩支利箭從肚皮射穿。」

阿星道：「哎呀，你是怎麼了？我不是說過嗎，已經醫治好了呀！」

滿天星忽然把被子掀開來了。

他手按着欲起的阿星，燈光之下看得清，阿星的肚皮上一點傷疤也沒有。

他猛用力又把阿星翻轉身，他拍拍阿星的背，冷冷一笑，道：「你甚至連個傷痕也不留，天下沒有如此神奇的醫術，你並不是阿星！」

阿星掙扎着坐起來了。

她的一雙尖峯顫巍巍，她的一雙妙目更加明亮，她的雙手却放在滿天星的肩上，低笑道：「小滿哥，你以爲我不是阿星？」

「你根本不是阿星。」

「那麼我比阿星怎麼樣？」

「行動上差不多，你盡量的在模仿阿星的動作，以便取悅我，是嗎？」

「小滿哥，你說對了，我不是阿星，我也並不比阿星差呀，如果……」

「如果怎樣？」

「如果我不以阿星的動作，而以我自己的反應，我相信你會忘掉阿星的。」

滿天星吃驚的道：「怎麼說？」

阿星道：「你想見識嗎？」

滿天星道：「當然。」

阿星笑了。

她緩緩的起身，而且披上外罩，自我介紹的道：「小滿哥，我也是咱們快活幫中十二金釵之一，我叫……」

她在斟酒了。

滿天星道：「你的芳名叫甚麼？」

「我叫阿柳，柳樹的柳。」

滿天星道：「阿柳，阿柳，柳葉小柳枝柔，風搖柳枝不開聲，你必定可人。」

阿柳道：「十二金釵中只有我稍像阿星，所以我奉命爲了取悅你而易容阿星。」

滿天星接過酒杯喝着酒，那阿柳立刻取來一盆溫水，只見她把一張粉臉泡在溫水中。

一次，二次，她一共換氣泡了七八次之多，然後才用雙手掌按在她的面皮上。

這些動作完全看在滿天星的眼中，看得滿天星也不得不睜大了眼睛嘖嘖稱奇。

只見阿柳緩緩的自臉皮上搓下幾片人皮來，溫水拂面數次之後，阿柳忽然回轉身來了。

滿天星幾乎驚呆了，果然，阿柳長得相當可人，那俏麗的面龐絕不比阿星稍遜，她的面皮紅潤中有着花瓣的韻味，細細的脖子細細的腰，纖纖的十指還妙不可言的比劃着甚麼，這光景滿天星怔住了。

阿柳擺動柳腰，她款款的動作果然更把滿天星看呆了。他伸手招着，道：「你已經不像阿星了。」

「我本來就不是阿星呀，我叫阿柳。」

滿天星道：「你怎麼願意改變成阿星呀？」

「當然爲了叫你喜歡呀。」

她已往被子下移去，又道：「他們說你自阿星死了以後就快要發瘋了，幫主不想你發瘋。」

滿天星道：「我會發瘋！」

「你幾乎發瘋。」

「如今你看我像個發瘋的人嗎？」

「你好多了，因爲你終於知道我是冒牌阿星呀！」

滿天星哈哈笑了。

他再一次的扯住阿柳，笑道：「你可以証明你的招式比阿星還要絕妙麼？」

「你就會知道的。」

滿天星道：「一個刻意學別人動作的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你爲了我而免爲其難，難爲你了！」

阿柳在被中有所行動了，她果然與阿星的動作大爲不同，她的四肢好像沒有骨頭，她的身軀動得相當粗野，宛似狂風刮得柳枝狂擺亂甩似的。

她還有淫聲傳來，這些都是滿天星頭一次所領略的妙味，他心悅而又誠服了。

滿天星享受到另一種不同的遊戲，阿柳是狂浪的，她不稍歇，不知那裡來的力氣，不久，便上面覆蓋的被子也滑落了。

滿天星的心中漸漸的把阿星的影子忘懷了，代之的便是阿柳，阿柳的美與妙才叫滿天星忽然明白，女人並非只有阿星才會令他愉快，也許白鳳也有另一種表現。

* * *

滿天星至此才明白，爲甚麼快活幫幫主汪玉人要他們分別住在荒坡草林中了。

汪玉人當年曾說過，殺手要盡量的自身隱密起來，殺手也應自我約束，更不許廣結江湖朋友，爲的是自身的安全，行動之後沒人知道，才是最安全的方法。

汪玉人的手段果然高，她不會叫她的殺手寂寞的，她會爲他們安排他們喜歡的，只不過她也不會叫她的殺手們壯志消沉於酒色財氣之中。

* * *

阿柳在被子下方使出了渾身解數，滿天星得到了奇妙的享受，他無力而又滿足的睡下了。

但阿柳却起來了。

阿柳在穿衣裙，她一邊穿一邊還對滿天星笑笑。

「你怎麼天不亮就走呀？」

「我向你傳個口訊來的。」

「甚麼口訊？」

「你去上海，找錢通去。」

滿天星道：「先施賭坊的冬瓜錢通？」

「不錯。」阿柳說這話的時候，

她已走到門外了。

她好像並不留戀甚麼。

阿柳走了，而滿天星却睡不着了。

如果二人在折騰過後，雙方又睡在一起，滿天星當然會酣睡一天也無所謂，然而，阿柳輕移碎步搖風擺柳似的走出去了。

滿天星明白一件事，那就是阿柳走得快，這表明他也得馬上去上海，這事有些急了。

滿天星也知道阿柳來他這裡兩天了，她等了兩天，睡半夜立刻就走，不知上海出了甚麼事。

滿天星也弄不懂，方中天與席人鳳二人距離上海那麼近，爲甚麼幫主却把他派去。

但不論怎麼樣，他還是非去不可。

於是滿天星睡不着了，他起身，一切收拾妥當，便在五更天剛到就出山走了。

* * *

滿天星趕往上海，他並未騎馬，兩匹馬早被張天艮與丁當祥二人騎上走了。

雖然無馬騎，但滿天星走得快，他老弟沿着黃浦江邊走，第二天過午便到了上海。

事情眞叫巧，因爲他正在過外白渡橋時，迎面過來兩個人，滿天星一見吃一驚。

來人也一怔，因爲來人不是別人，正是方中天與席人鳳二人併肩過來了。

滿天星不開口，他等着方中天開口。

席人鳳却低聲道：「昨日你該到的！」

滿天星道：「我來晚了！」

席人鳳道：「找個地方再細說。」

三個人往橋下走着，方中天低聲道：「我帶二位去個地方。」

滿天星道：「我要不要先到先施賭坊見見矮子錢通？」

席人鳳道：「先商議之後再去不遲。」

滿天星心中在疑問，不知爲了甚麼事呢！

快活幫三大殺手聚在一起，那是從未有過的事，他三人甚至也不常見面。

滿天星道：「老酒鬼與錢如命也回來了，他們兩個是不是也會來？」

方中天道：「他二人呀，再說吧！」

於是方中天在前面走，滿天星與席人鳳二人緊跟着，那方中天左轉右彎的到了一條小巷中，只一看便知道那是江大姐住的小屋。

方中天叩門，開門的正是小玉，小玉見方中天來了，立刻伸手拉，但見方中天身後還有兩個年紀與方中天差不多的男人，她靦覥的笑笑，道：「請進！」

屋中，江大姐坐在椅子上吃點心，她見方中天帶來兩個年輕人，笑笑，道：「小方呀，可以介紹嗎？」

笑笑，方中天道：「滿天星，席人鳳，我的好友，也是同行。」

江青並不吃驚，她笑笑，伸手拉住小玉，道：「走，咱們船上討生活去。」

其實江大姐老江湖了，她只一看就明白方中天必有大事商議，如果在客棧，雜人太多，她這地方最偏僻，不會有閒人前來的。

小玉跟着江大姐走了。

方中天也不攔阻，他把舊板門關上了。

三個人在小屋中各自拉了一把椅子坐下來了。

方中天看看滿天星，再看看席人鳳，他低聲道：「有件怪事是我們一輩子也想不到的。」

滿天星冷然不開口。

席人鳳也不開口，他二人等着方中天說下去。

方中天臉色灰慘慘的道：「咱們幫主是個怪人吶。」

席人鳳道：「怪？」

方中天道：「她寧願被一個雜種糟蹋，你們不知道那雜種多可惡，上了床又打又抓還用鞭子打。」

「幫主打雜種？」

滿天星怔忡的問着。

方中天搖頭道：「你猜反了。」

滿天星驚道：「難道那雜種敢對幫主不禮貌？」

方中天道：「下了床才稍好些。」

滿天星怔住了。

席人鳳急問：「你是怎麼知道的？」

方中天道：「我親眼所見呀！」

滿天星道：「在甚麼地方？」

方中天道：「就在上海。」

席人鳳道：「你敢走近看？」

方中天道：「二位，我以爲最近咱們可能不會出任務。這麼辦，咱們暫住此地，等我再發覺幫主去會那雜種的時候，立刻帶你們去看。」

席人鳳道：「也許他們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我們何苦插一腿？」

方中天道：「當初我也這麼想過，所以並不在意，但最近我却發現事情有些不大對勁了。」

滿天星道：「你看出甚麼不對了？」

方中天道：「他們在遊戲過以後還爭吵着，吵些甚麼，我聽不到，但兩人却出招對了幾掌，娘的，那雜種還眞不好鬥。」（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陶叔君是有名的「三手大聖」，暗中幹了姦殺擄掠之事，被「霧中人」獵頭客湯堯和「一把抓」魚得水送去黃泉，這血賊應有這個下場，爲何有這報應，原來魚得水是湯堯的霧夜「影子」，也是一名不吃官餉、只領獎金的「捕快」，這就難怪二人聯手狙殺了血賊。現在又要另辦一件案子，還有兩個助手小郭、小熊，追查「叟」的下落，他是在潞王府中盜去名人字畫和「鐵卷丹書」的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小妞大膽精明　揚言弄錢本領

姑娘不再說話，卻深深地嘆了口氣。

魚得水深感事難兩全，食畢到廂房中去了。

晚膳時，姑娘一反早、午餐之冷淡，且準備了豐盛菜餚，還有燒酒半斤，道：「魚大俠，小女子敬你一杯！」

「魚某公務在身，本不能飲酒，姑娘盛情，卻之不恭，就陪姑娘一杯！」

二人各乾了一杯，姑娘道：「大俠如就此離去，下次光臨，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姑娘的苦心，小可豈是鐵石心腸之人，可惜魚某不敢私而忘公，我心之苦，非我所能形容。」

「據本姑娘所知，大俠並非公門內編制中的捕頭，不過是一半義務一半取得酬勞的工作，也不必那麼認眞……」

「魚某作事，講究職業良心，如果是小罪，可以不舉，如此巨案，在下不敢包庇……」

姑娘不再說話，這頓飯吃得也十分彆扭。

深夜，魚得水躺在床上諦聽風雨聲，忍不住回味着姑娘的一言一行和一顰一笑，不由長嘆一聲。

現在他一走了之，還不算太遲，他能這麼作嗎？

這工夫風雨中似有呼救聲，最初他以爲是錯覺。或者潛意識中本就有這種英雄救美的幻想，傾耳靜聽，確有呼救之聲：「救命啊……色狠！救命啊……」

魚得水來不及穿上外衣，蹬上鞋子，開了門，聽到是正屋左邊明間中發出呼聲的，他穿窗而入。

幾乎在此同時，一個背影自後窗外一閃而沒。

這屋中孤燈搖曳，地上有個大木盆，木盆中熱氣騰騰，只是木盆還不夠大，一個人坐在盆中洗澡，必須把雙腿伸到盆外。

在燈火搖曳之下，那晶瑩、細緻、白中透紅的胴體，泛出脂玉般的光澤，是姑娘在洗澡，色狠尚未得逞吧？

小魚是君子，但君子也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眼睛，他的視覺上爆出火花。當他正要自後窗追出去，卻發現姑娘似乎嚇昏過去，自然還是先救人要緊。

姑娘仰身盆中，下身蜷曲，當然，那緊要部份是視覺的死角，但下半身卻是一覽無遺。

他急忙把浴巾蓋在她的胸前，呼叫着：「姑娘……姑娘！」

似乎沒有反應，只好抱起她放在床上，這工夫她才醒來。

「我好怕！」她忽然抱住了他。

這是多麼動人的場面，設若魚得水不是一絲不苟的人，「織女初弄舊玉笛，牛郎再彈新琵琶」是極爲可能的。

他掙開來，道：「魚某重責在身，希望在下的自重，不至傷了姑娘的自尊……」說畢，回到廂房中去了。

他很矛盾，也很痛苦，但不願違背自己的良知作事。

* * *

深夜，父女在客廳中相對良久，少女道：「爹，您就迴避一下好不好？」

「爹是何等身份，怎麼可以要女兒作那種事？」

「爹，那是大嬸的意思，但女兒以爲，他總是女兒的……」

「住口，事已至此，爹也只好接着！」

「爹，因不論你們誰勝誰敗，其結果仍是可以想象的。」

「爹暫時避而不見，正是給他改變主意的機會。」

「爹，至少他是公事公辦！」

「甚麼公事公辦？他是官方建制中的一名捕頭嗎？不過是出鋒頭而已。芝兒，爹一生沒有讓過一個人，只有他例外。」

這工夫客廳的門「吱喲」一聲被推開，走進一個人來。

他正是那個只有十八歲卻混了個「一把抓」神捕名頭的魚得水。

兩人互視一眼，老人道：「今夜沒有霧，你這『霧中人』，自忖有幾成把握？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們的把戲？」

「刷」地一聲，後窗中又射進一人，竟是湯堯。

他們是好友，他也是魚得水的影子。

對付這等曠世罕見的大敵，他怎能不來，道：「我們也知道，『霧中人』的把戲瞞不了你的……」

「你們找老夫何事？」上次在『三手大聖』屋上窺伺的正是叟，也許是另一個人。

魚得水道：「三年前你自潞王府中盜去名人字畫三十餘幀，還有御筆『鐵卷丹書』，如果書、畫仍在，交還失主，可以大事化小！」

「不成，老夫是受人之託。」

「受何人之託？」

「你是『霧中人』的傀儡，不配聞此事。」

魚得水道：「你不說我也知道，必是福王唆使，那『鐵卷丹書』乃是御筆恩賜，此寶失落乃大爲不敬。可見福王居心叵測，爲了儲君之事，旨在陷害，但朝中大臣，無不知福王有：貪淫、酗酒、不孝、暴虐，不讀書及干預官司等七項劣跡。忠臣如張愼言及呂大器等人都反對立福王，只有鳳陽總督馬士英及魏忠賢餘黨阮大鋮等人，知福王昏庸，便予控制利用，非立福王不可……」

「叟」揮手打斷了他的話，一張精瘦的臉上毫無表情。

此刻，正是明朝莊烈帝崇禎十七年，流寇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時候。

事已至此，話已說絕，金大嬸忽然出現，代主人出手。

湯堯一接，就知道她不行，但也非泛泛之輩。

此刻魚得水才想通，所謂金大嬸的丈夫病重，她必須回家探望，只是暗示魚得水，家中只有他們二人了。

只要魚得水要，也許甚麼事都可以發生，那包括眞的投懷送抱，以換取其父的罪案，或者來一次「仙人跳」，在緊要關頭「叟」出現，使主辦此案非放手不可。

當然，以「叟」的身份來說，他不大可能這麼作的。

此刻他認出，那金大嬸的鞋子和紮褲腳的帶子，所謂色狠，當然是金大嬸女扮男裝表演的，以便造成魚得水的英雄救美，進而掉落粉紅色的陷阱中。

她們的用心，也無可厚非。

湯堯在第九招上，弄斷了金大嬸一隻胳膊。

「爹，他們的操守廉潔，值得敬重，可否網開一面？」

「不成！」

「況且魚得水不過是湯堯的影子，在爹面前，等於不會武功，過去辦案逮人，都是假湯堯之手，暗中相助。」

「老夫故意迴避，給他們機會和面子，他們不知好歹，這能怪誰？姓湯的『霧中人』，你可以出手拿人了。」

湯堯的「桃花」出鞘，一片粉紅寒芒，向叟罩去。

叟飄逸無常，根本未把他放在心上。

果然是盛名不虛，頂尖中的頂尖。

叟，當然有名也有姓，別人不知，魚得水自然知道。

叟的本名叫白雨亭，他的女兒叫白芝。

叟未亮兵器，赤手相搏，在「桃花」的粉紅色芒燄中穿梭，二十招過去，不論湯堯如何賣力，始終扳不回攻勢。

當然，叟要擊敗湯堯這位使刀的名家，三五十招內也辦不到。

粉紅色刀芒有如一片粉霧，湯堯以剖開燭芯之準的奇妙刀法和速度，居然碰不到叟的衣角，只隱隱看出，叟的一襲藍衫，一會緊貼身上，形同蔴稭，時而膨脹開來，有如飽帆滿篷。

一丈五六方圓內每一寸之地都遍佈刀芒，卻傷不到叟一根汗毛。

乍看飄浮的藍衫中似無血肉之軀，但又像是無所不在。

只聞「啪」地一聲，「桃花」名刀被震落，湯堯的右半邊身子被震得幾乎不能動彈。

魚得水上前扶住他，道：「小湯，怎麼樣？」

「老魚，死不了。不過咱們『霧中人』帶不走人犯，還不如死了好！」湯堯從不如此洩氣，可見他自知和人家相差太遠。

魚得水比他少七八歲，他叫「老魚」却十分習慣了。

「先不要悲觀，我身為捕頭，明知不行，也要試試看……」說着，已經赤手攻上。湯堯用「桃花」名刀都不成，這小子居然徒手，眞是玩命。

湯堯大聲道：「魚得水，你要是活膩了到處都有歪脖樹，乾脆吊死算了，你只是我的影子，我都不成，你……」

這工夫雙方已經折騰了五、七招，湯堯瞇着眼觀戰。

他開始不信任自己的眼珠子。

乍看魚得水的招式頗似莊稼把式，樸拙有餘，靈巧不足，按理在十招之內就該挨幾下或者被打倒才對。

十五招過去，二十招也過去了。只不過魚得水拖泥帶水，有點手忙腳亂。

乍看起來，叟的攻擊有如狂風驟雨，駭浪驚濤，而魚得水就像滔天巨浪中的一葉扁舟，隨時都會翻覆或散開。

怪事，這種土把式居然也能在叟的手下拖過八十招。

金大嬸的神色由篤定變為焦灼，白芝由焦灼而變為平靜。

湯堯欣賞地連連搖頭，也許是自嘲，這才知道，他們二人誰是誰的影子，更服了他的裝憒扮傻的本領，當然也十分震驚他的愛妻，她似對魚得水的一切知之甚深，甚至比他還深。

一百五十招都過去了，魚得水開始挨了一拳。

叟瘦小但掌力雄渾，把魚得水震出三步以外。

白芝尖叫着：「爹……」

白雨亭恨魚得水裝態，居然被他騙了兩三年。

裝傻可以造成對方的低估，而且一邊苦練奇技。

在白雨亭的看法，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又能厲害到那裡去，即使魚得水是「松竹梅菊」四絕的傳人，也不例外。

一百八十招過去，「蓬啪」聲中，魚得水又中了一拳一腳，栽出七八步，撞在墻上，但叟却不免也齜牙咧嘴。

他的拳掌和腳擊中魚得水，就像吃辣椒，辣辣地發燒而疼痛一樣，只不過吃辣是舌辣喉辣或唇辣，擊中魚得水，不但拳掌和腳辣，渾身無處不辣。

渾身辣痛，燒熱，好像身上起了火。

打鐵趁熱，叟凌空下擊，銳不可當。

這一腳要是被跺實，必然骨碎肉糜，魚得水一扭身，磚墻被跺了個透明窟窿。

湯堯脊樑上升起一股寒意，魚得水就算藏了拙，比他高明，其結果只怕還是一樣。

過了三百招，魚得水挨得更多，幾乎每三五招必挨一下，但叟却是大汗淋漓，面孔赤紅，而且呼呼牛喘。

被打不好受，似乎打人的也不輕快。

他沒見過這等武功，打中後會使打人者渾身像發生潑過水一樣灼熱奇辣難當，而且體力消耗也很快。

任何人都有吃辣椒的經驗，有一種奇辣的米椒(由於顆粒小，所以稱之為米椒，湖南產此椒)，只要吃下一顆，口中像冒火，要拿扇子煽，渾身的衣衫會濕透。

魚得水挨的有輕有重，重的會倒下。

任何一次倒地，都以為他半天也爬不起來。

只不過每次這想法未畢，他已經爬了起來。

武林中沒有人能挨叟三四十下而仍能爬起來再出手的。

眼前就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

白雨亭上氣不接下氣，他見多識廣，能挨的很多，但挨打之下能使對方像泡在辣椒水中渾身灼熱痛極的却絕無僅有。只有一人例外——四絕之一或其傳人。

五百招將近時，天已經亮了。

叟畢竟是叟，一位老高手，打了五百招，而且是拳拳到肉，全力施為。倒下的魚得水居然還能爬起來。

湯堯不知多久未流過淚？即使看妻子為他受苦，三餐不繼，也不曾流過淚，現在，他淌下了淚水。

白芝淚眼模糊道：「爹爹，你如果不想跟他去投案就走吧！」

在呼呼牛喘中，白雨亭砸出了決定性的一掌。

魚得水倒地，白雨亭退到門框處猛喘。

如此對敵，是他畢生中最奇特而痛苦的經驗。

現在，沒有人相信魚得水還能爬起來，因而白芝掩面，湯堯悲嘶，而且正要上前查看他是否還活着？

「姓湯的……」白雨亭揮揮手，道：「把屍體弄走，這……這不能怪我……是他不……不自量力……」

這工夫魚得水又顫巍巍地爬了起來，口鼻血漬殷然。

湯堯含淚歡呼，白芝激動得含淚而笑了。

白雨亭却呆了，他以為這小子必有邪術。

以人類的體能以及挨打的承受力來說，不可能到此地步。

天下沒有百打不死的人。

白雨亭羞怒交集，罄其所有的氣力，吼嘯着在魚得水身上不同方位上砸出三掌、兩拳及跺出一腳。

只有一拳未中，魚得水的身子破窗而出。

即使奇蹟出現，也不會有人相信魚得水會再爬起來，因為重擊別人的叟，早已力盡，退到墻邊，順墻滑坐地上，眼前金星迸射，虛脫無力，張口猛喘，似嫌喉頭不夠寬敞。

就算叟今天勝得太吃力，畢竟還是勝了。

「爹……」白芝悲呼着奔上，正要扶起白雨亭，却聽到門外傳來了沉重的腳步聲。此刻魚得水鼻眼紅腫，口鼻淌血，步履蹣跚地進入客廳，道：「還要不要打了？」

白雨亭信心一瓦解，事實上他連站也站不起來了。

湯堯心想，這小子的武功是甚麼名堂？

世上那有憑能挨而把對方累倒而心服口服的？

就在這時魚得水掏出一副銬子，上前銬上白雨亭，對白芝道：「白芝，如果僅是前述的罪案，盜字畫和『鐵卷丹書』，那還是小事，只不過是皇家勾心鬥角，兄弟鬩墻，老實說，江山在風雨飄搖之中，他們兄弟還爭權奪利，不知攜手合作，共赴國難，實是咎由自取。加之宮廷腐敗，君耽於淫樂，臣上下其手，賣官鬻爵，那有不敗之理，我之所以堅持大義滅親，主要是因為白雨亭曾一度附從降將吳三桂……」

此言一出，無不失色，白芝却大聲道：「此說難以令人信服！」

白雨亭往年是明將吳三桂的密友，吳的愛姬陳沅，又名圓圓，本為李闖所擄，李闖入據京城，聞吳三桂來攻，立將吳三桂之父吳襄殺死，將所有金銀鑄成金餅，每餅千兩，用騾車載運先行，又放火焚宮。吳三桂入宮第一件事就是到處找陳圓圓，後有一小民送上一麗姝，正是愛姬陳圓圓，原來李闖怕吳三桂追上，就採納了陳圓圓的計謀，留下她可止追兵，因吳三桂最重視的是她，這一手果然生效，吳三桂為了一個女人向滿清借兵而導致清兵入關，白是出主意的人物之一。所以說，明如亡國，白是罪魁之一！當然，這是後話。

白雨亭連連搖頭道：「明如敗亡，乃是皇家自亡，誰……誰也不能埋怨，就以弘光帝(即福王由崧)來說，酒色無度，暗派內使四出挑選美女，見有姿色的女子，就以黃紙貼在女子額上，聲明當今選中，無人敢抗。終日淫樂，而且命令太醫鄭三山，製造及搜羅春藥，如『黃雀腦』及『蟾酥』等，一時價格大漲。而阮大鋮又討好上面，以烏絲闌絹寫，編成一部燕子箋，作為舞劇樂曲，史可法痛陳時弊，奏章上去却如石沉大海……」

魚得水道：「你是吳三桂的至友，沒有錯吧？」

白雨亭默然，白芝道：「魚大俠，可否看在我的面上，放過我爹？」

魚得水搖搖頭道：「白姑娘請原諒我的苦衷。」

湯堯搔搔頭皮道：「你這小子可眞絕，這幾年來，我一直在作你的影子，別人却以為你在作我的影子，看你和白雨亭父女，絕非普通交情，你們到底是甚麼關係？」

魚得水眼眶潤濕地道：「他……他是我的岳父……」

白芝道：「這門親事取消了。」

湯堯陡然楞住，半天才道：「你小子簡直絕透了，你這一手怪功夫又叫甚麼名堂？」

「這叫着『梅花操』，意思是冰節寒操，堅忍不拔，我師兄弟多人，都因一天到晚被機器人毒打，受不了而放棄，只有我咬牙強忍，略有小成……」

湯堯道：「這門武功違反人類生理構造呀！」

「不違反，忍人之所不能忍，挨人之所不能挨的打，能使對手氣餒而鬥志瓦解！」稍後，帶走了叟。

* * *

湯堯對魚得水佩服得五體投地，道：「老魚，白雨亭說的却也沒有甚麼不對，明室自己不爭氣，才會有李自成和張憲忠之崛起！」

「對，明廷是不爭氣，將來一切後果，他們要負責，可憐的是百姓，迭受兵荒馬亂的塗炭，李自成佔據京師，入居大內，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等，居然帶領百官入賀，上表勸進，文中居然有這等肉麻兮兮，不知羞恥的字句：「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這些投機小人的下場更慘，李自成對他們百般拷打，抄家，且叫他們列出名單，照單追脅獻金……」魚得水道：「但無論如何，吳三桂該懂血濃於水的道理，引狠

入室，罪不容誅。」

當天走出約兩百里，傍晚入鎭落店。

好歹白雨亭是他的岳父，一切飯食起居，都不馬虎，還爲他每餐來點小醉一下，現在三人又在一家酒樓上用膳。

白雨亭道：「魚得水，你要把我送到何處？」

「送官法辦。」

「不對！」

「有甚麼不對？」

「如要送官，府衙即在附近，如要送福王（即弘光帝）或潞王處，去的方向也不對，魚得水，你不必轉彎抹角，我已入你手，你可以任意處置我！你到底要把我送給何人？」

「兵部尚書史可法！」

白雨亭不由一震，又一笑而止。

飯後回到客棧，魚得水暗中和湯堯商量，好歹白是他的岳父，不忍點他的穴道，既有手銬，二人輪流看守即可。

湯堯不反對，湯叫魚上半夜先睡，但魚得水被叫醒時，却說白雨亭已脫銬逃走，也只是在他入厠小便時間內逃走的。

二人立刻追出，直到天亮毫無結果，立刻急急趕回白家，宅中空空，連白芝及金大嬸也都不見了。

鋼銬完好無恙，是縮骨功助他遁走的。

如果白雨亭要向他們施襲，只怕難逃毒手。

看來白雨亭還有他起碼的身份。

湯堯道：「老魚，怎麼辦？」

魚得水道：「小湯，這又要看你的了，你是出名的耳報神（包打聽），此事交給你，只怕誤了你的醫生行業。」

「抓國賊比賺錢救人更重要些。好在內人這些年來跟我學得差不多了！她也會看病，也許不比我差。」

「那就好！她不但會醫，似乎也會武功吧？」

「不會，老魚，有件事眞可怕！」

「甚麼事？」

「你媳婦宣佈退婚，我看她既美又慧，太可惜了！」

魚得水道：「白芝是個好姑娘，可是她袒護她爹，知耻近乎勇！這一點她還是不夠。只不過某些地方她很大膽。」

＊　＊　＊

五十里外野林中，三人正在歇息，也在爭議。

這三人正是白雨亭父女和金大嬸。

白芝道：「爹，你眞的和吳三桂是死黨？」

「爹認識吳三桂也有過錯嗎？」

「這麼說，魚得水的話十之八九可信了！」

「甚麼可信？那小子恃技凌人，欺負我老了！」

「爹，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這不是假的吧？」

「他要造反與爹何干？」

「他說爹是吳的智囊，果眞如此，爹該勸他取消那衝動而又愚蠢的行動才對，由此推研，爹盜寶……」

「盜寶？」

「對，也就那御賜福王（後被推爲弘光帝，史可法等少數忠臣反對亦無效）的『鐵卷丹書』。」

「妳是說……」

「爹受命盜寶，自潞王常芳府中搜出。不僅是兄弟鬩墻，可能是受命吳三桂，自搖搖欲墜的明朝兩王之間製糾紛，加速其敗亡，而吳三桂也可能是受命於清朝重臣多爾袞……」

白雨亭揚手就是一個耳光，打得白芝牙齦出血。

金大嬸道：「老爺，小姐此話也是爲老爺好！」

「好甚麼？她犯賤，只想跟那小子走。」

「果眞如此，老爺，小姐爲何聲言自動退婚？」

「嘴皮子上聲言退婚，見了面還可以復婚……」

白芝掩面狂奔而去，金大嬸追了上去。

白雨亭舉手要呼喊，又放下手來。他冷冷一笑，道：「那小子知道的不少，却也不算多，等着瞧吧！好戲還在後頭呢！你以爲『梅花操』可以獨步天下嗎？你要是見到了『菊』，哼……」

他竟向相反方向馳去。

這一幕竟被一個少女看到，她追上了白芝和金大嬸。

這少女也就是在「熱被窩」中趁機取走銀票及金條的人。

她也是湯堯殺「三手大聖」後魚得水出現，魚爲湯算命，在屋上窺伺那個人。她追上白芝時却是男裝。

白芝被摑了一個耳光，左頰上還紅紅的，和金大嬸在一家酒樓上用膳，金大嬸道：「姑娘有甚麼打算？」

白芝道：「在這江山行將不保之下，又有幾個人能爲自己打算的。」

「總不能在外浪蕩！」

「大嬸，妳如不願，我給妳點錢，回原籍去吧！」

「姑娘，我是看着妳長大的，我會讓妳一個姑娘家在武林中流浪，除非姑娘嫌我累贅。」

「大嬸，那怎麼會？我只是以爲妳還有丈夫子女……」

「他們都很好，不須我照料了。」

就在這時，梯口走上一位風流俊逸的公子，也不過十七八歲光景，手中一把摺扇却很大，扇骨是天山實心竹製成，堅如鐵石，扇面是天蠶絲所製。

這公子四下一打量，立刻緩步走到窗前桌邊，道：「此座位甚好，可以欣賞街景，不知小可是否可以與二位共桌用膳？」

金大嬸道：「男女諸多不便，又不相識。」

白芝道：「不妨，這位公子請坐。」

於是又添了副杯筷，這公子還叫了三道菜，抱拳道：「在下姓李名悔，不知姑娘的芳名和大嫂的芳名可否見告？」

金大嬸道：「我比白姑娘大一輩，你最好客氣點！」

「眞抱歉！大嬸原諒。」

金大嬸道：「你說大名叫李甚麼來？」

「李悔，十八子李，後悔的悔！」

金大嬸道：「這名字可眞別緻！」

「名字嘛！都有點特別的義意！」

「是甚麼意思呀？」

李悔故作未聞道：「白姑娘的芳名是……」

「白芝，芝蘭的芝。」

「好名字，在下能與二位結識，十分榮幸。」

白芝道：「小女子也感到榮寵。」

「不知白姑娘此去何處？」

「隨意走走，歷練一番。」

「正好，在下也是初出茅廬，想出來閱歷一番。」

雙方說得頗爲投機，金大嬸看着有點厭。

她以爲這個丫頭根本不像初出茅廬的人，不但精明，而且油滑，簡直就是個老油條，很不願姑娘和他來往。

就連名字都怪裡怪氣地，她們主僕已看出她是女扮男裝。

飯後住入客棧，依李悔要同住一房。

金大嬸極力反對，對房而居就行了，李悔也未堅持。

李悔道：「小兄只想與姑娘多聊聊，覺得和姑娘一見如故。」

半夜，金大嬸出房入厠，向對面房中望去，差點驚得大叫，甚至以爲是不是睡意未消看花了眼？

對面房門未關，只是虛掩着。

一個人完全赤裸地呈「大」字型躺在床上已經入睡。

由於屋內有一盞油燈，可以看出，正是自稱李悔的人。

無怪他時顯女兒態，果然是個女人。

也無怪金大嬸看出此人油滑，正經女人會赤裸睡覺？身上甚麼也不蓋，且呈「大」字型仰卧着？

金大嬸回房立刻把白芝叫醒。

「大嬸，妳……」

「妳來看看。」

「怎麼，大嬸是不是害怕，要我陪妳入厠？」

「妳來看看嘛！」

白芝披衣下床，二人輕輕掩到李悔門外，向內望去，白芝看清了之後，立刻掩面而退，二人返房，白芝還在發楞。

「小姐，妳還敢和她同行？」

「的……的確，怎麼有這種女人，而表面看來，又像是大家閨秀，扮男裝則風流儒雅。」

「小姐，此人絕對不是正經路數，快走吧！」

二人收拾一下，悄悄離去。

＊　＊　＊

魚、湯二人遇上了小郭和小熊。

小熊道：「今天晚上有一次盛會，讓大家開開心。」

魚得水道：「又是甚麼鬼名堂？」

小郭道：「他沒有甚麼好點子！」

魚得水道：「小熊，我可要再警告你一次，不要太離譜！」

「不……不會太離譜的。」小熊道：「在你們二位面前，一位是『獵頭湯』，一位是『一把抓』，我敢嗎？」

魚得水道：「到底是甚麼把戲？」

小熊道：「到了晚上就知道了！」

二更稍過，小熊帶路來到此鎭後街一個民房門外叫開了門。小熊道：「我們是任大俠的好友，特來致賀。」

小熊還揚揚手中提的禮物，一共是三大盒。

司閣人皺皺眉頭道：「家主人的喜事根本沒有宣佈，更未發出喜帖，四位貴客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小熊道：「這就叫着交情不同啊！」

「是……是的，除非交非泛泛，家主人是不會說的，請進來吧！」於是把四人讓入客廳之中，還送上茶點。

小熊道：「老哥，你暫時也不必驚動大清兄，待會他們兩口一度春風之後，我們再去鬧新房，給他來個意外驚喜。」

司閣人信以爲眞，自去弄了幾

道菜和一罐名酒送上自去。四人就吃喝起來，湯堯道：「這是幹甚麼？」

小熊道：「先喝幾杯再說如何？」

魚得水道：「不知是甚麼臭味，一直不散！」

小郭道：「沒有呀，我就沒有嗅到！」

他和小熊是穿一條褲子的，花梢百出，也可以說是偏激過火。

魚得水道：「這兒的主人姓任？」

「對！」小熊道：「他叫任大清。」

湯堯道：「他不就是『雲中龍』任大清？」

「對，就是他！」

湯堯道：「小熊，你的交際很廣呀！任大清雖不是甚麼一流高手，在中原一帶，却也頗有些名氣。」

小郭道：「小熊攀上高枝哩！人往高處去嘛！」

魚得水道：「此人有點名氣，却是『茅厠坑吹喇叭——臭名在外』。」

就在這時，內院中傳來了爭吵聲，顯然是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在爭吵，老的是男的，少的是女的。

這時小熊抹抹嘴道：「各位，是鬧新房的時候了！」

衆人莫名其妙地跟入內院，而且登堂入室。

這是個新房，還點着龍鳳燭。男的五十左右，女的十七八歲，兩人上身都赤裸裸，正好這時男的在女人臉上吐了一口痰，道：「我討的是一個俏妞，怎麼會變成一個醜八怪？」

女的道：「我雖醜，配你這老甲魚也湊合哩！你剛才不是還摟着我說我是小寶貝，小心肝嗎？」

這少女一臉銅錢大的紫痲子，一眼大一眼小，兩片嘴唇上下翻飛。

就在這時，四人入屋，任大清一驚道：「你們是……」

小熊道：「鬧新房的！」

任大清道：「可是我不認識你們。」

小熊道：「我們認識你就成了，而且還帶來了禮物，請你當場品嚐……」小熊示意叫小郭打開禮物盒子，送到床前。

任大清一看，連忙掩鼻，道：「小王八蛋，你八成是活膩了吧？你知不知道我是甚麼人？」

小熊道：「你不是『雲中龍』任大清嗎？」

「既然知道，你還不快滾？」

小熊指指魚、湯二人道：「你知不知道他們二位是誰？」

任大清道：「我管他們兩個鳥人是誰？」

小熊道：「一位是『一把抓』魚得水，另一位是『獵頭湯』湯堯。你看這兩個鳥人比你這個鳥人又如何？」

任大清面色驟變。

這正是所謂：人的名，樹的影。

一般人不知箇中秘密，只知道「獵頭湯」的名頭很大。

尤其是一些作過虧心事的人。

任大清道：「原來兩位名人在此，任某失敬了！」

湯堯道：「好說！」

任大清道：「幾位何不請到前面喝幾杯？」

小熊打了個飽嗝，道：「爺們已經叨擾過了！是門房臨時做了幾個菜，還有一罎紹興酒，吃飽了才來鬧新房的。」

任大清道：「在下以前不認識幾位！」

「現在不是已經認識了嗎？」小熊道：「你老兄的萬貫家財是怎麼來的？大家心照不宣，今夜要談的，是你玩女人弄小老婆的事！」

「姓任的家當與別人何干？」

湯堯冷冷地道：「如說無干，却也有干，你開了一家妓院是不是？」

「這……」任大清不怕魚得水，反怕湯堯，道：「是又如何，只要是官家許可作的生意，誰都能作。」

小熊道：「對！只不過，你却利用這妓院把弄來的女人玩過之後送入院中零賣，好的留下作妾，你已有小妾七人，玩過送入妓院的有沒有五七十人？」

任大清也不是好惹的，他的容忍已到了盡頭，「獵頭湯」雖然唬人，他却也不便太窩囊，道：「有又如何？」

湯堯道：「既然有，我們就沒有白來！」

「沒有白來又如何？」

「叫你的脚後根朝北——難(南)看！」

「狂妄！你以爲姓任的是塊泥巴，高興怎麼捏就怎麼捏？」

湯堯笑笑道：「差不多！」

任大清自床上躍起時，竟自枕下抽出長刀，凌空砍了五刀。

「雲中龍」當然是以輕功見長，這五刀在空中砍出，快得好像只有一刀，他本是砍向湯堯，接刀的却是魚得水。

魚得水接刀，任大清更加有把握。

雖然有把握，五刀全被人家閃過，而且遊刃有餘。

任大清瞇着眼，又連掃七刀，最後一刀突然掃不動了，原來刀背被人抓住，怎麼用力拉扯也抽不回來。

任大清的一張臉變成紫醬色。

小熊道：「你任大俠眞健忘，他的綽號就叫『一把抓』呀！」

魚得水手一鬆，任大清「蹬蹬蹬」連退五步，坐在床邊上。

乖乖，連姓魚的都這麼厲害，這「獵頭湯」還了得？

剛才幸虧是姓魚的出手，要是姓湯的……

小熊道：「姓任的，你這塊料子只配這位姑娘，所以你應該遣散所有的小妾，把這位姑娘扶正爲大老婆……」

「你……」任大清大驚。

小熊道：「你聽我說，先不要急嘛！你一生玩的女人太多，黑的、白的、肥的、瘦的，可以說嚐遍了天下的『三鮮』！再嚐嚐這道素食『痲婆豆腐』，一定別具風味，由於你剛才行兇動過手，所以你除了必須娶她之外，還要在這三盒禮物中各嚐一口！」

任大清氣得渾身發抖。

嚐盒中的禮物，和他必須娶這痲面醜女爲老婆是同樣地無法忍受，也可以說作不到，可是……

他怕「獵頭湯」，他雖然未必會獵他的頭，把他弄殘了，也和死了差不多。剛才是八九分醉，上了床就幹，折騰了近一個時辰，酒醒了一半，才發現是個醜女。

小熊道：「由於尚未聽說你强姦女人，只是花錢買來，玩過往妓院一送，罪不至死，所以不獵你上面的頭！」

任大清吶吶道：「你……你說甚麼？」

小熊道：「上面的大頭雖然可以免獵，下面的小頭嘛！」

任大清眼珠子都紅了，他何時受過這氣？

但俗語說：好漢不吃眼前虧，眞的下面被「獵」了！活着還有甚麼意思？他知道八成是這小子爲他換了個醜女。

小郭道：「任老兄，你可別以爲這是開玩笑，你要是不娶這姑娘，也不遣散那些小妾，下次非但要獵你的『小頭』，還要你吃下三大盒『禮物』！」

任大清沙啞着嗓音道：「我……我答應！」

「那麼就請在三盒禮物中各嚐一口吧！」

這禮物怎能吃，任大清的五官都移了位。

小熊道：「任大俠大概是寧願被獵去『小頭』了！其實在你的小頭來說，這輩子可眞是吃盡了山珍海味，就算被獵了，也夠本哩！」

小郭手中拿一把剃頭刀，還在用拇指刮着刀刃。

任大清可算是倒了八輩子血楣，本來弄了個俊美的小妞，要玩個痛快，沒想到被人掉了包，換了一個痲女。

這還不說，硬要他吃盒中的禮物，一盒吃一口。

這是三種「米田共」，有牛的，羊的和人的。

以「米田共」的濃味來說，自然是人的最濃，那是小郭的。

任大清要是有志氣，就該起而力戰，到戰死爲止，也不能吃這個，因爲一旦傳出，名譽掃地，一文也不值了。

當然，開妓院的人還有甚麼自尊和人格可言？

他首先抖着手，自一盒中捏起一顆羊矢納入口中吞下。

這是比較容易下嚥的一種，因羊矢頗硬，不會散開。

第二是自另一盒中捏起一點牛糞，正要納入口中，小熊道：「太小了，至少也要拇指那麼大的一塊。」

任大清心道：「你們這些小王八蛋可別落了單，一旦落了單而被我逮住，嘿……」他反正已經開始吃了，也不差那一點。

他吞了牛的，最後人的是最難吃的了。

他準備了一海碗的水，抓了一把，用水送下，然後把一海碗水灌了下去，當然，不一會又都嘔吐了出來。

臨去時小熊道：「任大清，你要記住，你今生已玩過太多的女人，也該知足了，自即日起，資遣所有的小妾，只留這姑娘一人，明年此刻，我們要來看看她生的孩子。」

任大清道：「看……看孩子？」

「不錯，如果你把她風乾起來，她會生孩子嗎？」

任大清道：「我照作就是了。」

「如果口是心非，明年帶來的禮物不用盒裝，而是用桶。」

* * *

在魚、湯、熊、郭之中，以湯堯的年紀最大，也不過二十七歲，老實說，雖然有的作了捕頭，有的是大夫，却仍童心未泯。

離開此鎮，四人迎着朝陽，魚得水道：「這麼胡搞，我以爲很無聊，國家到此地步，咱們也該出點力才行。」

小郭道：「咱們殺賊去。」

小熊道：「殺哪一撥賊？」

「當然是李闖李自成了！」

小郭道：「還有滿人呢？」

魚得水道：「小湯，我以爲懷宗(即崇禎帝)已死，還有潞王及福王尚有可爲，咱們該爲他們出點力。」

湯堯道：「史可法本擁潞王，却扭不過馬士英及阮大鋮，只好勉

強擁福王由崧，如由崧能力精圖治，也許仍有可爲，而他們目前最缺的却是糧餉。」

「對。」魚得水道：「有了糧餉才有兵源。」

小郭道：「咱們要去弄錢。」

這工夫忽然有女聲自林中道：「那要看你們要弄大錢還是小錢，弄小錢容易，弄大錢嘛！非我不可！」

小郭道：「姑娘好大的口氣！」

這工夫林中走出一人，正是李悔，道：「口氣大沒有用，要亮出一手才行。」

魚得水當然認識此女，這是故意弄斷褲帶那個，對她自然不欣賞，却覺得可惜，這麼好的外貌，行爲却是如此之差。

魚得水道：「姑娘似乎不會有甚麼正經點子。」

李悔道：「魚大哥，你們的點子正經嗎？」

小熊道：「甚麼點子？」

「你們整任大清的點子就光明正大嗎？」

小郭道：「妳也是女人，任大清是個玩弄女人的淫魔，玩了就送往妓院，妳居然還會同情他，那你何不找他玩玩！」

「小郭，你過來，我告訴你一個弄錢的秘密！」

小郭不疑有詐，走了過去，李悔揚手就摑了他一個耳光。

小熊大吼一聲撲上，因爲他們二人交情厚，不甘好友被打。

魚、湯二人却知道，李悔和熊、郭二小一樣，走了偏鋒，但她不會重傷二人，似乎她的身手也不怎麼高。

二人對付李悔，十五六招也不見勝敗。

魚得水道：「算了，不要打了！」

湯堯也道：「小郭罵人，挨一巴掌也是罪有應得的。」

三人停手，小郭道：「臭丫頭，妳欠我一巴掌。」

李悔道：「誰也不欠誰的了！」

湯堯道：「妳說你能弄大錢是不是？」

「多少才算大？」

「你以爲多少才算多？」

湯堯道：「如果用之於一人或一個家庭，百萬即爲大。」

「要是用之於數十萬大軍的軍糧軍餉呢？」

「數千萬兩也不算多！」

李悔道：「咱們就去弄數千萬兩。」

湯堯道：「姑娘的口氣的確太大了些。」

「口氣大不大，不是一試便知嗎？」

小郭道：「我看連試也不必試，妳只是個女賊！」

「對！我是個女賊，甚至我是吃喝嫖賭抽，坑騙拐帶偷，樣樣都來。但這『嫖』字却只能用到男人頭上。」

小熊道：「妳在魚、湯二位面前，最好少玩噱頭！」

李悔道：「要是爲了你和小郭兩個，請我來也不來。」

小郭道：「少拍馬屁，魚得水看不上妳這爛貨！」

李悔道：「小郭，你最好留點口德，我的行爲偏激，我承認，却絕對不濫，甚至到現在還是……」

「原封未動？」

「當然！」

「試試看如何？」

「你還差得遠，只有魚大哥可以！」

小熊道：「妳的臉皮眞厚，魚老大會看上妳？」

「那可不一定，別看他的未婚妻白芝長得不錯，要是講究趣味，她不如我，一朵花不但要香，還要解語。」

湯堯道：「閑話少說，妳的弄大錢妙法是甚麼？」

「跟我走就是了！」

小郭道：「跟妳是八成要倒楣。」

「要是不倒楣反而弄了大錢，你叫我一聲乾娘好不好？」

小熊大笑，道：「妳這小騷貨眞絕！」

李悔道：「魚大哥，你走不走？」

「去哪裡？」

「一家大賭場。」

「怎麼樣？」湯堯道：「我就知道，她不會有好點子。」

魚得水道：「妳會賭？」

「老實說，我是一等一的郎中！」

魚得水掏出三枚骰子向空中一丢，一把抓住放在地上，只是手還捂在骰子上，道：「猜猜看是幾點？」

李悔不假思索，道：「豹子！」

魚得水點點頭，道：「果然有一套。」

李悔道：「這是皮毛，要考就要深一點。」

魚得水再次丢起背身接住三骰。李悔看不到小魚接骰子，道：「猜猜看是幾點？」

李悔哂然道：「你右掌下只有兩枚，是另一枚七點在左手中。」

魚得水放開手，果被猜中，由于是背向李悔，他左手接住一骰，十分技巧。李悔猜點子更難，因爲背身擋了李悔的視線，只是看到骰子在高處的下落形態，但骰子落到小魚身子擋住處，還會轉動。

（未完‧二）

廣西玉林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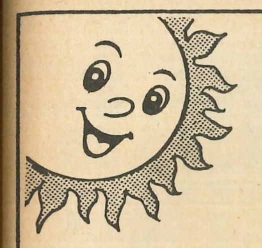
金裝 正骨水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污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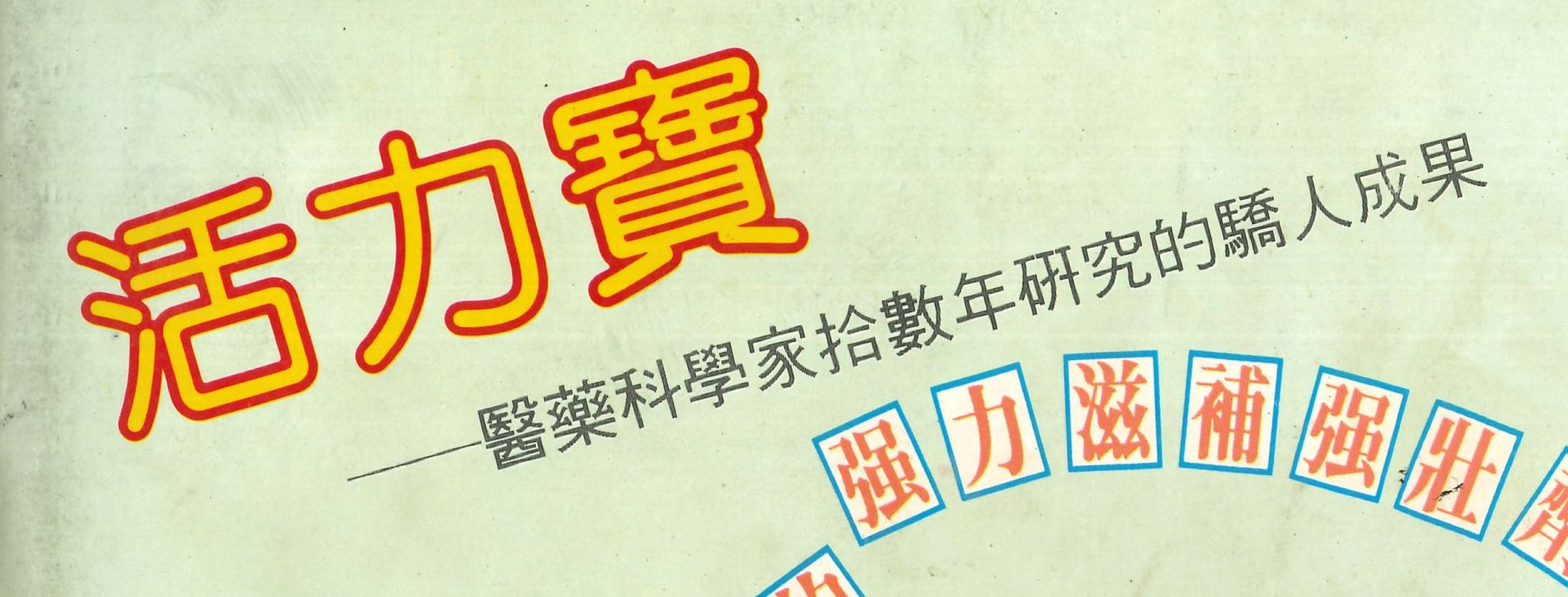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牙齒發炎
・嘴嚼無力
・牙根鬆動
・牙肉酸軟
・牙根出血膿腫
・牙週袋深
・牙齒鬆脫



高級神經細胞的

醫藥學界推崇備至，
功效卓著；
飲譽日本、南亞、歐美，
舉世知名。

適應範圍：
用腦過度、失眠健忘、神態倦怠、夜卧多夢。脾腎陽虛、體弱乏力、腰膝痠痛、力不從心。



純天然製劑
絕無副作用
男女均適合
可長期服食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